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中)

著 聶培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芒

書叢本基學國

義 正 禮 儀

(中)

著 翬 培 胡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儀禮正義

卷十五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楯如初。司馬。司馬正。於

是司馬師亦〔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命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尙未視。獲未數。賢獲未告。中坐乘矢。算未釋。豐未設。射爵未舉。侯與有事於侯者未獻。而汲汲於此何也。以此時儀節甚繁。閱時甚久。

而司馬與司射所掌之事。與所用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際。使有司各供其事。並行而不相悖。賓諸公卿大夫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茂而有閒。此其可驗者也。

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疏〕正義曰。數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氏曰。此文

主於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中者也。盛氏曰。異束之者。人一束也。束之。亦於楯上。卒。束畢也。敎云衍。非。章氏協夢曰。束。亦束其上握也。鄉射記。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云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者。賈疏云。公卿

皆異束。但言大夫者。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云尊殊之。云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者。郝氏曰。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後進不束之矢於楯。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盛

氏曰。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楯南北位。此宜亦知之。委矢于楯。北括。束茅於矢。上握。則束矢之處於撫矢者爲近矣。既撫而復親束之。乃云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束則於當楯之位又少進也。郝氏云。進所束之矢於楯。然則未

進之前。實諸公卿大夫之矢。豈皆委之於地耶。其說蓋不可通矣。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疏〕正義曰。注云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者。釋官曰。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爲矢。不預射事。與此別。章氏協夢曰。矢人。猶謂執矢之人爾。非遂以矢人

之官目之也。注猶未盡善。胡氏肇昕曰。此篇如質侯釋獲者獲者之類。多以事目其職。此矢人即有司。而云矢人者。以器名其官。猶以事目其職也。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者。方氏苞曰。再射。實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之取也。舉實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與射者。皆授有司弓矢。故不列數也。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疏〕正義曰。注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樞者。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弓反位。卿大夫臣委矢於樞。〔疏〕夫即升就席。是其升在小臣委矢之前。以上文類言如初諸事。故至此始特言之。

右射訖取矢

司馬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

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算為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古文縮皆作暨。每

委異之。易枚。〔疏〕正義曰。枚。徐本、通解。俱作校。陳闔監、葛、俱誤作效。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

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比於〔疏〕北。正義曰。比。校勘記曰。徐、陳、通解俱作北。○敷氏曰。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坐兼斂算實于

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案釋獲者在中西。東面

故此數右獲。則注云少南就右獲。數左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之

算也。執之者。〔疏〕正義曰。北而告于公。校勘記曰。陳闔監、葛、俱脫告字。○盛氏曰。齊而取其餘。〔疏〕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曰。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入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疏〕
正義曰。實八算于中。校
作實。○盛氏曰。此算獲及飲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以習禮樂而
非別賢。否可見矣。若果爲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右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無面位。案司宮士位在北堂。司射宜由堂東至北堂下東面命之。司宮士奉豐。由西

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疏〕正義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盛氏曰。蓋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之。韋氏協夢曰。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豐。故先俟于堂西。復位。則復西方位矣。釋官曰。司宮士。以僕人士例之。亦司宮之屬。府史胥徒也。勝者之弟子洗。升

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疏〕正義曰。盛氏曰。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者。射爵猶罰爵。略之。韋氏協夢曰。勝者之弟子。卽燕禮所言之庶子。周官

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中。如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以有事爲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散。其亦旅酬下爲上之意與。方氏苞曰。鄉射禮執弓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大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解本未執弓也。案義疏云。鄉射禮言勝者之弟子洗。解酌散。此乃言酌散者。鄉射一尊。故無所別。此君禮。有膳有散。故于酌射爵之始。明之。下僕人師繼酌不言散。以此準之。亦酌散也。及賓飲公夾爵皆酌散。惟公爵酌膳。其義可知已。故經凡六酌方壺。獨載其五。注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者。賈疏云。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兒。司射袒

執弓。挾一个。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疏〕也。右手挾弦。

正義曰。司射袒執弓。校勘記曰。袒上。唐石經。徐本。楊。敷。俱有遂字。○敷氏曰。司射袒亦決遂。文省耳。東面命之。于次中。方氏苞曰。出師之禮。司徒搯扑北面誓之。故鄉射禮司射搯扑北面于三耦之南。以三耦州之子弟。

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士。而公卿大夫並列射位。故司射之而位必異。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

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疏〕正義曰。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以射畢之時降堂。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疏〕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更袒決遂。

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三耦公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疏〕正義曰。賈疏云。大祭。今若在于不勝者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射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盛氏曰。疏為此說。以護注耳。其實非也。算獲既以左右計之云。其數中不數中。亦孰從而辨之哉。褚氏寅亮曰。鄉射之三耦及衆射者。先止于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于射位。此則射畢而即已立于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

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疏〕正義曰。勝者先升。升堂少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疏〕右。校勘記曰。升。通解不重。○方氏苞曰。鄉射曰一耦進。以立于中之西南也。此曰一耦出。以位在次中。注云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者。相飲之禮。謂獻酬之禮也。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褚氏寅亮曰。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爲之。亦諸侯官多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解。不祭。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禮也。右手執〔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解。左手執弓者。上云。卻左手。右加弛弓于解。左手執弓。〔疏〕其上。是受罰爵手未釋弓。執解于右手爲便。故知左手執弓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降而少右。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耦次在洗東南。鄉射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禮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彼射者州之學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降階而經適次。於禮乃宜。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疏〕正義曰。退俟于序端。校勘記曰。俟誤作次。○敦氏曰。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自此以下。辯爲之酌。〔疏〕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

〔疏〕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自此以下。辯爲之酌。

〔疏〕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自此以下。辯爲之酌。

〔疏〕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曉尊也。〔疏〕正義曰：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不升，則立於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朱大韶曰：賓，字之衍也。賓與公爲耦者也。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鄉射曰：大夫飲則耦不升，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得云不升。此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者，尊諸公卿大夫也。下云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者，著賓及諸公卿大夫飲之節也。此賓涉下而衍。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

〔疏〕正義曰：洗升實觶，校勘記曰：賓，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實。○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亦授之於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若飲公，則待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待射，實也。飲君則不敢。〔疏〕正義曰：岐曰：角觶，賈疏以爲以兕角爲之。對下文飲君象解而言，仍是三升之觶。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盛氏曰：賓將自飲，故用角觶。云從致爵之禮也者，凌氏釋例曰：凡大射飲公，略如賓饗爵于公之禮。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

饗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饗觶，與惟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惟飲公之禮，公卒此觶。饗觶之禮，公取此觶爲士舉旅。爲小異耳。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饗觶于公之禮是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聽公也。〔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以下，此與饗觶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公卒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疏〕禮以下，此與饗觶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方氏苞曰：公酬賓，賓再拜稽首。

儀禮正義 卷十五

五

儀禮正義 卷十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公荅一拜。至飲射爵。賓致爵。則荅再拜者四。不惟荅賓之親獻。及夾爵陰。以事有未當。雖尊者宜為禮屈。重自抑下。所以養成其德性。俾凡事不敢自是而求助於賢臣。所謂各釋己之鵠也。又曰。公卿大夫飲射爵。亦於西階。所以示法行於貴。而後可以齊衆也。君則卒禪於阼階之位。貴有常尊也。公卿大夫之飲。耦不升。君則賓親獻而夾爵。上下之辨則然。而飲不勝之爵與衆耦同。又使君知罰。不敢行而躬宜自責也。注云夾爵亦所以敬公也者。韋氏臨夢曰。凡飲罰爵者。皆不勝者自飲。而勝者不飲。此賓復酌自飲者。嫌公獨飲。有示罰之意也。注未當。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者。張氏爾岐曰。注未引鄉射文。若云。若飲君用燕禮致爵之法。其異者夾爵耳。賓坐不祭

卒禪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席為篚。今文席為筵。〔疏〕筵者。胡氏承琪曰。周

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筵筵紛純。加纒席藎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于奧。是也。然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琪案。筵席散文固通。然此經上下文多言席。惟上文司正以命升賓之升復筵。彼古今文既皆作筵。即不必破為席。此即古文作席。故疊今文不用也。又見士虞禮記。若諸公卿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為耦。而〔疏〕曰。尊下徐本。楊氏俱有與

卑二字。通解無。注云此耦亦謂士也者。敖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為耦者。此諸公卿衍文。韋氏協夢曰。耦亦謂卿與公為耦。大夫與卿為耦。士與大夫為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褚氏寅亮曰。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為耦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除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為大侯獲者設

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疏〕正義曰。敖氏曰。為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中車設尊。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疏〕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

一靈字耳。兩靈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略。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曰。敖說當矣。注以此尊專爲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此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是亦有玄酒矣。獻獲者而有玄酒。以祭侯。故重之也。韋氏協夢曰。此卽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鄉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至既獻。乃布之也。注以此尊與前爲二尊。此洗與前爲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有是理乎。褚氏寅亮曰。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朱氏大詔曰。侯。字之衍也。鄉射大射奠獻獲者與釋獲者。此獻也與獻工同。非爲侯祭也。考工記梓人曰。祭侯則爲位。經不言爲位。知非祭侯也。云服不。云貢侯。云獲者。異名而同實。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貢侯。以其唱獲。謂之獲。以其執旌背侯而侯。謂之貢侯。大射則謂之服不。舉其官也。下文獲者適右个。卽服不也。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貢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案經言實一散。下服不祭侯云司馬師受虛爵。虛爵卽此散也。蓋同馬正但獻服不。其二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下文所云洗獻隸僕與巾車獲者是也。司馬正所獻者。祇服不一人。以其通稱。故云獲者耳。篇首云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卽此云尊于服不之東北。大侯之乏。卽服不之位也。篇首云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卽此云設洗于尊西北。尊卽獲者之尊。篇首目其事。此則當事而設也。尊爲服不設。非爲侯設。故疑爲衍。案義疏云。此經大概與鄉射同。其異者鄉射一洗一尊。釋獲與獲者共之。此獻釋獲與鄉射同。獻獲者則侯之西又別有尊及洗。其尊上下仍有等焉。又鄉射一侯。此用三侯。則獲者亦三。以靈言之。經明兩獻酒。東面南上。有上則有下可知。上者尊。則下者卑。又可知。服不司馬皆尊。以司馬正而獻服不。則應酌上尊。隸僕人與巾車獲者則卑於服不。司馬師又卑於司馬正。其獻也應酌下尊。此兩靈之別也。又云。此設尊洗之處。近于侯之閒。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望礙。故侯時而設。非關君。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疏〕正義曰。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張氏爾岐曰。服不卽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之者。洗酌皆西面。〔疏〕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敖氏曰。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

正獻亦異之。獻時蓋亦西南面。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近其所

〔疏〕正義曰。注云近其所為獻者。張氏爾岐曰。服不為獻。以侯之故。則侯是其所為獻也。故近侯而

不近。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不侯卒爵。略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

〔疏〕正義曰。敎氏曰。既拜送而反位。亦為其不拜既

獲者亦反東面。張氏爾岐曰。此注可疑。當以經文為正。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韋氏協夢曰。注非也。服不為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為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其徒雖為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千侯之獲者等耳。豈可與服

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籩。服不卒爵之後。司馬師即受虛爵獻。僕中車與獲者。司馬正復用何爵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正獻之。而其徒則與參侯千侯之獲者皆受司馬師之獻也。

宰夫有司薦庶

子設折俎。

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疏〕正義曰。敎氏曰。薦於服不之東。俎在薦東。注云宰夫有司宰夫之

司。故謂之有司。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審。杜注。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即此大射

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引鄉

射記者。以此經俎實無文。故引此以為證。盛氏曰。獲者之俎。折以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

卿之餘體。獲者而有俎。亦以祭侯故也。鄉射禮曰。俎與薦皆三祭。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

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

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放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張氏爾岐曰。信如注。司馬正皆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籩。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

人。其徒則司馬師獻。僕中車後乃獻之。盛氏曰。案上下注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之相代。司馬正獻服不訖。即獻其徒而后反位。亦非謂二人並獻也。但玩前後經文。負侯及獲者三侯皆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即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惟服不之長一人。其參侯千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注說之誤了然矣。云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者。敎氏曰。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錯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方氏苞曰。司馬獻服不。薦俎錯焉。亦非為侯設也。服不祭睟而適右个。不敢以已之餘

祭侯也。終則仍設薦俎於乏南。明獲者雖以祭侯而薦俎。本爲獲者設也。禘氏寅亮曰。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北面之位。薦南面。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是也。

獲者左執爵。右祭

薦俎。二手祭酒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視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

射女。彘飲糝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如於北面人焉。北誤作此。故抗而射女。射。陳閻監。坐祭也。二手祭酒。爲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爲節也。禘氏寅亮曰。亦爲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

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注引天子視侯者。周禮梓人文。方氏苞曰。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奸宄。聽斷於士

師。其阻兵倡亂。敢爲不寧者。皆臨橫之諸侯。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寧侯。使貴賤少長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隳

之義。義取於不寧侯。而又祭之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考工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

攻說也。燕義所稱。則諸侯燕射樂歌。非祭侯之辭。師禱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爲祭黃帝蚩尤。祭黃

帝。則禱祈也。祭蚩尤。則必以攻說之辭。記曰。禡於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爲成。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適左个

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卽之至中。若神在〔疏〕正義曰。注俎與薦。校勘記曰。薦誤作俎。

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疏〕正義曰。注北鄉。校勘記曰。北。徐本。楊。敷。俱作

盛氏集編。正作此。作此是也。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者。以獻服不受獻之時。在侯西北面。此東而不北面者。敷氏曰。變於受爵之時也。卒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設薦俎。立卒爵。不

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疏〕正義曰。引鄉射禮者。以獲者亦薦右東面而立也。敷氏曰。司馬師受虛

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福。隸僕人壻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千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

者。此自後以〔疏〕正義曰。敷氏曰。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每獻皆洗矣。隸僕人與巾車皆聽命於司馬。故亦司馬并獻

云及參侯于侯之獲者。盛氏曰：獲者，謂參侯于侯之獲者也。三侯之負侯者亦存焉。於是乃統言獲者，亦其事相聯也。釋官曰：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侯于侯之獲者也。云隸僕人中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者。賈疏云：隸僕人中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也。吳氏廷華曰：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曰：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矣。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得僅言成功於大侯。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張侯之時，量人在中車之先，及君射而隸僕人婦侯道。隸僕人中車得獻者，自後以及先也。經雖不言量人，其得獻可知也。敖氏曰：不言量人，或不與此獻。方氏苞曰：注與敖說，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士以及士旅食者，庶子皆受獻。隸僕人中車參于二侯之獲者職卑事統，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人制婦庸與鬯人舉竿灑，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士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隸等同獻於侯側，非其倫矣。

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疏〕正義曰：司馬下。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有。獲者皆執其薦。庶

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為復射妨旌也。隸僕人。〔疏〕正義曰：盛氏曰：獲者，謂三侯之獲者。及負侯者以其事同也。吳氏廷華曰：獲者居乏，故設於其南。若中車僕人，未嘗居乏，何必亦設於乏南。且經第言獲者，則隸僕人等雖同時獻之，或別獻於三侯之前，而薦於其位，未必有俎。未必有三祭，所謂如者，特大概言之耳。服不復負侯而俟。〔疏〕正義曰：盛氏曰：此負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徒。兼之也。周禮：服不氏下

右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去扑者，扑不升堂。〔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司射適階西，適誤作釋。注辨中，辨，徐本、通解、楊、敖、俱作辟。也。少南，辟中。〔疏〕注云：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者。釋獲者為大史，是又與獲者是式不同也。韋氏協

夢。曰不言獻大史，而曰獻釋獲者，容小史亦獻也。小史佐大史，大史獻，亦當獻之。猶獻服不而并獻參侯于侯之獲者，其禮與服不同，則獻小史亦與大史同矣。釋官曰：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

亦當及也。敖氏曰。洗觴升實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方氏苞曰。不近酌獻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別設獻獲者之尊。以祭辭稱不寧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明矣。云少南辟中者。張氏爾岐曰。獻釋獲者於其位之南。欲其稍遠乎中。與獻獲者近侯有異也。薦脯醢折俎皆有祭。惟祭一為異。〔疏〕正義曰。服不之俎與薦。皆有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釋獲受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算。亦辟俎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右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實諸公。大夫。〔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既射矣。聞之可知。〔疏〕第三番射以樂為節之儀。射前有諸公。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三耦及衆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為異。其餘並如釋獲之射。○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龜之升者。有為為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盛氏曰。初。謂第一番射。如初者。謂其請射之辭也。敖以為衍文。非。方氏苞曰。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初。謂如初之請於階下耳。韋氏協夢曰。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案義疏曰。初請射時。本自階下。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是言〔疏〕正義曰。敖氏曰。執弓序。互言耳。〔疏〕亦右挾之。序。謂每耦

以次而。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卷〕正義

出也。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龜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

〔卷〕正義

注反次外西面位。位。楊氏作立。三耦未有次外位。徐本無外字。通解有與疏合。云彘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者。謂第一番射時。但言司射反位。不言先。以三耦未有次外位故也。盛氏曰。三耦祖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南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西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耦之祖決遂而即反位也。注誤。方氏苞曰。方命三耦取矢。即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不先反位也。再射時。大夫韃士始即事。恐其或愆於儀。故就次中監視之。至三射。則次中之儀皆前見矣。而諸公卿始繼三耦而出就楅。與衆耦同拾取矢。司射命三耦後。宜先反庭中之位以待事。且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於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稽氏寅亮曰。此時三耦尚未拾取矢。注中挾矢二字。衍也。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位。疏。正義曰。三耦。校勘記曰。三誤作二。○敖氏曰。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也明矣。盛氏曰。上云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之之辭。非謂三耦已爲之也。司射命訖反位。於是三耦皆自射位適次南少東。祖學遂。執弓右挾之。反射位。而后小射正作上耦取矢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祖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爲衍。誤矣。注謂以小射正代司射。亦臆說也。韋氏協夢曰。初取矢時。不見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取矢之前。退其文於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凌氏釋例曰。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此篇第二次射事竟。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摺扑適次。命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即位之位也。又云。與耦人于次。皆祖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正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得經意。敖氏以爲衍文。則更非矣。胡氏肇所曰。凌氏此條甚精。足正鄭氏敖氏之誤。盛氏雖駁敖氏。而其謂上經爲文闕。仍無異敖氏謂此經爲衍文也。得凌說。而諸家之解皆爲贅矣。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云適次而已者。兼深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者。見其深入也。先言適。乃言入若次中者。則皆先淺而後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盛氏曰。適次入次之辨。敖氏論之詳矣。而其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后各就楅西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既就楅東之位而后說矢束。說之亦西面者。大夫爲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奈何混而一之邪。褚氏寅亮曰。先言如初位。後言入于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注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者。張氏爾岐曰。注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如初。謂從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故不再命之也。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再射言爲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相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即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射之儀。實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於再射。禮重又繁。無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敘於三射。亦列事之義法宜然。褚氏寅亮曰。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取

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塊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疏〕正義曰：敝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大夫既反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

脫耳又此上下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張氏爾岐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於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

相待也。稽氏寅亮曰：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繼拾取矢。繼誤作既。

右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候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

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

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疏〕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楊氏俱有也字○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射復

釋獲者謂第二番射復用樂行之者謂此第三番射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總上三番射言教化之漸也孔子以下禮記射義文引以證射用應樂爲難之意也

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正義曰：注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

則直云樂正爲大樂正可知周禮大樂正王大射令奏驪虞諸侯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大射亦當大樂正令奏狸首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

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疏〕正義曰。校勘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疏〕記曰。北面

上射。眡。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視。案釋文於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於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常从目。今从耳。非也。注不得不和。不得上徐本。通解。楊氏。俱有五聲二字。是也。○引學記者證鼓亦樂節之意。

射節。是也。引周禮者。射人樂師職皆云。天子騶虞九節。諸侯狸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芣。皆五節。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投壺篇在禮記中。其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牛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是也。引周禮者。射人樂師職皆云。天子騶虞九節。諸侯狸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芣。皆五節。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閒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師之樂章使奏之也。狸首之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疏〕正義曰。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者。以狸首是逸詩篇名。曾孫其章頭也。因亦謂之曾孫耳。云狸之言不來也者。解詩篇名狸之意。狸與來古音相近。不來。即狸之合聲。猶終葵之為椎。邾婁之為郟也。云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以狸為不來首為諸侯不朝者。故其詩因以名篇。中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故用其詩為大射樂章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言。知為此詩章頭。故後世又名狸首為曾孫。云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言。明其所以為諸侯射節之意也。盛氏曰。狸首之詩。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以騶虞采蘋之類推之。亦必其首章有此二字。而取以名之耳。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數語。未知其果是與否。即使果是。亦未必其章頭也。鄭君諱所不知。而強為之說。妄矣。又案大戴禮投壺篇。未亦載曾孫侯氏之詩。比射義特詳。又雜以考工記祭侯祝辭。有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言。或鄭說之所本與。凡以樂節射者。但取其節。而不取其詩之義也。今案大小戴記所載曾孫侯氏之詩。皆序射事。與騶虞采蘋之類不協。疑非狸首本篇也。大戴禮既言曾孫侯氏。又云于侯既亢。尤屬不倫。蓋其所拊捨者麗矣。韋氏協夢曰。騶虞。采芣。采蘋。皆未嘗明言射事。而射節以之。狸首之詩。應與三詩相類。詎必拘拘以射為辭乎。射義曾孫侯氏之云。蓋後人附會而為之說。注既以狸首為逸詩。而又以曾孫侯氏當之。殊不必。又云劉氏敵因篆文狸形鵠首似巢。謂狸首即鵠巢。騶虞采芣采蘋皆二南篇名。則狸首亦必其儔。劉氏之說。非不可從。但無明文可據。不免穿鑿。仍從注作逸詩為長。

儀禮正義 卷十五 一五

注說原本射義。考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凡取以爲節者。皆有其義。盛氏謂以樂節射。但取其節。不取其詩之義。顧與記文相悖。又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饗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詳釋記文。此節明言諸侯相與盡志於射之事。所引詩言。亦與樂時會之義合。是此詩爲狸首之詞甚明。故鄭得據以當狸首之詩。非鑿空而妄說也。盛氏韋氏駁之。非是。劉氏說別自爲說。謂狸首爲鶉巢。取其與騶虞采蘋采芣皆二南篇名。夫不顧其義。而惟取於二南之中。則二南豈止此四篇乎。且篆文狸首。鶉巢形并不相類。何得妄取而當之。此真遠不知蓋闕之義也。云閒者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張氏南岐曰。聲之疏數。必使勻適如一。以射禮所重在於能循此節也。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

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疏〕正義曰。校勘記作後。注辟不敏也。葛本無也字。意所擬度也。擬。徐本釋文俱作人。與單疏述注合。○賈疏云。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惟作樂爲異。敷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合。亦恐非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盛氏曰。稍屬當從敷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爲句。非。方氏苞曰。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亦所以使自循省。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胡氏肇听曰。稍屬仍謂授矢于公耳。不言授矢者。省文耳。注云辟不敏也者。以君之遲速與樂節相應。不以樂志。則不見其不敏。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傳文。引以證志爲意所擬度之意。吳氏廷華曰。注謂不必應樂。於文似矣。若以理論。則比禮比樂。君臣皆然。以諸侯而不必應樂。則狸首爲虛奏矣。或云。公自以樂爲志。臣下尊君。不敢必君之以樂志爾。存參。卒爵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疏〕正義曰。敷氏曰。卒射如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於階西之儀。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

位。指衆射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右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樂射後取矢數獲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疏〕正義曰：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朱氏大詔曰：敖說是也。命設豐者。司射是也。設豐者。司宮上也。實解。則弟子也。上經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勝者之子弟洗解升酌。是也。司射但命設豐實解。乃弟子爲之。無符司射之命。若不重設豐二字。似以司射命設豐實解作一句讀。失之矣。唐石經脫。各本因之。當據鄉射補。通解反於鄉射。刪下設豐二字。則失之甚者也。

右樂射後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疏〕側持弦矢曰執。而猶倚也。兼矢於弦。尙鏃。將止懸於射也。
正義曰：注云側持弦曰執者。上文皆云挾一个。注云：方持弦矢曰挾。此云執一个。是側持弦矢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不挾。亦謂執〔疏〕正義曰：吳氏廷華曰：卿

大夫升就席〔疏〕正義曰。敖氏曰。不言諸公者。可知也。嘗公卿大夫既就席。則士亦當反西方之位矣。

右樂射後拾取矢

司馬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

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疏〕正義曰。敖氏曰。退楅亦于次。司馬正於此命解綱。則器亦命擊之明司馬師無司馬。胡氏承瑛曰。案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為司正。不為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退旌師者。正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吳氏廷華曰。此下當有司馬復為司正語。文省。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

其薦〔疏〕正義曰。敖氏曰。亦小臣執中。大史執算也。退中與算。亦於西堂下。既則大史小史俱復位於門東。盛氏曰。大史當復於侯東北之位。

右三番射竟退諸射器將坐燕以終禮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疏〕正義曰。此一舉觶。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為射故也。陳氏暘曰。燕禮工歌之後。笙奏之前。即為大夫舉旅。大射至射畢為大夫舉旅者。主於射故也。吳氏廷華曰。此是長饗之第三觶。褚氏寅亮曰。前饗三觶。公舉其二。餘其一。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疏〕正義曰章氏協夢曰鄉射

徹俎亦當以司正李氏賓之謂司馬正當作司正今從之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

者于門外自其從〔疏〕正義曰如賓禮謂亦如鄉其席大夫降復位門東北〔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夫雖無俎

堂故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者謂初小臣納鄉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敷氏曰復位于門東者以諸庶子正徹公俎

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降而立于西階下盛氏曰復位門右少進之位庶子正徹公俎

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疏〕正義曰敷氏曰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上

俎不皆正可知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疏〕正義曰敷氏曰入門入自闈東也入門而不

升宜近之盛氏曰東面北上與燕禮鄉大夫降位同蓋近西階下也敷說非吳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

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舜命以我安臣於君倚〔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差庶羞進也

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肝腎狗注炮鼈膾鯉炮殿本作魚釋文云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

鼈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雞兔鶩注炮鼈膾鯉炮殿本作魚釋文云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

羞謂肝腎狗鼈醢也云或有炮鼈膾鯉雞兔鶩注炮鼈膾鯉炮殿本作魚釋文云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

或亦有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敢於盛成禮者盛指獻時賓及公卿皆於獻司正升受命皆

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舉其位

〔疏〕正義曰。注云興對必降席者。賈疏曰。經直云興對。不言降席。鄭知降席者。以為反坐故知降席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者。賈疏云。司正監酒。此將獻。士事未訖。亦如鄉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吳氏廷華曰。言皆命。則北面總命之也。

右徹俎安坐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主人拜送。獻士用饌。士賤。士賤也者。對者賤。用小者尊。士賤宜用解。故今文作觶。鄭不從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拜受爵。乃薦司正與射

人于饌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司正。射人上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疏〕正義曰。賈疏云。案燕禮薦司

一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正與執事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事者二人。文不具。盛氏曰。此言射人而不言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於東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有事也。不言司正者。以其為士中之尊。不可位於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事者。執事者非士也。凡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為文不具。非。方氏苞曰。司正即大射正也。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射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義不兼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況司正與執事者。疏謂文不具。非也。又案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編薦於司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饌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蓋說俱難通。燕以示慈惠。故井及司正與執事者。大射以辨名位。程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釋官曰。大射以射為主。故司射與射人特薦。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射人或諸公。彌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于公。以直云射人。則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揆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為長為貳。故特著之也。司射不著為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已有明文。從可知也。自後皆言擯者。司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不復言射人。此又云薦司正與射人者。

以射事既畢。無須辨其長貳。故總言射人。見有事於射者皆得薦也。司正仍云司正。不總屬射人者。以是後司正猶有事。故從其設立之名而別言之也。此射人一官稱名錯出之故。於此求之。可以得其緒矣。又案射時雖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而始終皆司射主其事。如初次射請射。命納射器。位畫物。比三耦。命取弓矢。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第二次釋獲之射請射。比來耦。命拾取矢。作射。請釋獲于公。命設中。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獻釋獲者。第三次樂射請射。命拾取矢。作射。請樂于公。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命拾取矢。命釋獲者退中與算。皆司射事也。大射正惟公射時授弓受弓。以矢行告。小射正惟作升飲。作取矢。及公射時贊決拾授弓於大射正而已。張氏憲言曰。士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以爲既獻士乃薦司正。非也。褚氏寅亮曰。以齒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射指爲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射正爲之。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者。以鄉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辨獻乃薦〔疏〕正義曰。釋官曰。此經與燕舉獻薦之。略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其長明矣。注云祝史門東。北面東上者。釋官曰。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敖氏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彘已受獻。盛氏曰。祝史位在千侯之東北。注非。韋氏協夢曰。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降等。亦當有其半。射禮釋獲用大史小史各一人。皆於釋獲時獻之。其不主釋獲者。至此始受獻。張氏憲言曰。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大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於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於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案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其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晉其位。量人中車隸僕人注晉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中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視滌。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隸僕人皆婦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屬。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

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於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於膳宰可知也。量人中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有司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西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西方土南可知。服不事在於乏。宜在乏後俟事。三官得獻。次服不。則其位在門西。旅食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爲擯者。擯者位在中庭。又將爲司正。小射正籥之亦在解南。則未爲擯。及未爲司射時。大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爲司正。一小射正爲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爲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於大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入。小臣正恆近君。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於祭禮之祭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階下。公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士。其始入在土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大史之佐。經云大史在千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大史位在中西。司射命大史。大史則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大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土南。有司不與射。關人守門。鐘人守鐘懸。賓賜脯於門內鬻者。蓋鐘人往受之。非樂懸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解南。及射時不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司正惟有二位。堂下位。解南。堂上位。在西序端。先時工人梓人畫物。射正莅之。是司正在堂。或者即在序端乎。又僕人正及師與士相工者隨工遷東。陪於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西懸北。爲士舉旅。僕人師升酌是也。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疏無也字。與疏標起訖合。○方氏苞曰。應射之射事及獻薦。弟子所共實多。國君官備。燕與大射。獻酬射事。皆官共之。庶子惟設折俎。弟子惟洗射爵酌奠而已。庶子執事有列而門內無位。士旅食者一簋所事。而位在土南。特爲設尊繼士而獻。則爲升於司馬之士。司士作之以從會同賓客者無疑矣。蓋士旅食者及庶子。即他日之命士彌大夫也。猶應射之弟子即他日之學士可實與者也。使之觀禮。則志氣有所感興。使之習事。則政事日以練達。所以成其德。達其材。即於是乎寓焉。至於祭祀之有旅餽。所以盡實主之敬。又以使族姻鄉黨情意周洽。而潛消其怨爭鬪辨之萌。燕大射之有旅餽。所以溥君公之恩。又以使少長尊卑分誼詳明。而即是爲協恭和衷之本。聖人緣情制禮。徧布周密。本末兼該。而一以貫之如此。又云。燕禮有士旅食。而庶子弟子所未見而宜早知者。燕則君臣相樂。惟將仕者使觀禮可矣。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主人獻士及旅食

賓降洗升媵。饗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解。

為觚。公答再拜。〔疏〕

正義曰。注云。今文公答再拜無再拜者。校勘記曰。無再拜。拜字疑衍。姜氏曰。答再拜者。蓋賓致爵。拜。無再拜。與臣異。而既徹俎安坐。又與其前異。當以古文為正。方氏苞曰。燕禮公答賓。主人媵爵者。卿大夫皆再拜。大射皆一拜。惟答賓前後兩再拜。於飲射爵。見救過之道在自下。於賓媵。見禮賢之義當厚終也。然賓始升。及卒爵答再拜。而奠爵仍答一拜。輕重之衡寓焉。外此惟始媵。卒。媵後答再拜。以此解乃代公飲酬爵也。無算爵。受賜爵者答再拜。以受者非賓則公卿。亦禮厚於終之義。胡氏承琪曰。案燕禮云。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反位。席也。此

觚當為〔疏〕。正義曰。公答拜反位。校勘記曰。反上。唐石經。徐本。通解。要義。敖氏。俱有賓字。石經考文提要。解。云。上云。賓升成拜。升與反位相承。注云。此觚當為解者。賈疏云。凡旅酬皆用解。獻士尚用解。故知觚當為解。下經觚亦當為解。胡氏承琪曰。疏說是也。又案疏云。下經觚亦當為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所媵觚而言。今十行本則作公坐取賓所媵解。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觚也。公坐取賓所媵觚與

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再拜。乃就席坐

行之。坐相勸酒。若今〔疏〕。正義曰。受酬之禮。校勘記曰。酬譌作成。有執爵者。士有盥升。惟受于公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

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均。欲令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司正以酬士命大。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

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下。與上坐者異。〔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士立堂下。徐本無士字。通

解有。與上坐者異。異下徐本通解俱有也字。與單

儀禮正義 卷十五

二三

疏標目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視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

無執爵〔疏〕正義曰。注云無執爵者。對上者。文卿大夫有執爵者而言也。

右賓舉爵爲士旅酬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疏〕正義曰。敖氏曰。命。君命也。不猶未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於禮華後無事。〔疏〕正義曰。中行。故其節在未獻庶子前也。張氏爾岐曰。士旅酬後。當

獻庶子等。如下節所陳。若復射。則暫止。俟射畢乃獻。盛氏曰。此又因燕而射也。燕禮射於獻士之後。今移於此者。以前有三番正射。其節宜少閒也。韋氏協夢曰。不獻庶子。非謂終不獻也。蓋不獻庶子。即行復射禮。既復射。然後

獻之。司射命射惟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疏〕正義曰。敖氏曰。以其非正射也。人之力量弱也。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疏〕正義曰。或有至是而不欲射者。故以惟欲命之。

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於士無有不與射者矣。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疏〕正義曰。敖氏曰。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疏〕降拜。拜君命也。

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氏曰。皆降拜者。拜君復射之命也。雖將不與射者亦拜。賓亦在焉。而公不辭之者。以其非與公爲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

公皆不辭其下拜。敖說非。案義疏曰。命復射而拜。非爲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爲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多。尙歡〔疏〕正義曰。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

獲勳記曰。注而和者亦多。亦。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益。與疏合。尙歡樂也。歡。陳本作勳。○上文惟公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燕後復射禮殺。臣與君同。故云和者益多也。尙歡樂也。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以卿大夫士因矢揚觸。

或有中非其侯者。亦皆獲也。敖氏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惟公則離維綱揚觸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郝氏曰。壹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盛氏曰。此著其禮之異者。其

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鍤既鈞是也。敖氏郝氏皆以爲惟發一矢。恐非。壹發中三侯皆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疏〕正義曰。注惟意所勸。張氏勸作歡。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席下。〔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公爲賓舉旅。再拜稽首。公答一拜。則爲卿大夫舉旅皆答一拜可知矣。而無算之受賜者獨答再拜。示君之待臣。宜厚於終也。猶燕禮公命徹幕。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而不復升拜。示臣之事君。於終彌謹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

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疏〕正義曰。

曰。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惟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士不

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亦如大夫之不拜而飲。飲畢遂實爵也。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

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幕者。公意。〔疏〕正義曰。北面東上。校勘記曰。石經補闕誤作北北東上。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

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于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無算樂。升歌開合無次數。惟意所欲。

右燕末盡歡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燧也。甸人。掌共薪蒸者。

庭大燭。爲其位廣也。〔疏〕正義曰。候賓出。校勘記曰。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奏。咳。該。夏。爲。作也。作燭候賓出。〔疏〕候。徐。陳。通解。俱作候。

樂章。

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霽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該夏。卿大夫皆出。從賓出。

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嫌克禮也。公入。驚。驚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疏〕正義曰。注云。射宮在郊。以將選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

射者。射宮在郊。以將選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者。鄉射記。於郊則閣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云大射在郊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是燕於路寢也。敖氏曰。入謂降而入於內也。驚上似脫奏字。燕禮

不言公入。此言公入。爲奏驚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驚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遠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盛氏曰。公入當依鄭解。後儒據此而謂大射亦在公宮。非也。然此言於卿大夫皆出之後。則公

之自大學而歸也。蓋獨後於羣臣矣。亦可見公之勤禮而不倦也。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驚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驚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

奏驚。猶賓出之奏該。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褚氏寅亮曰。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又曰。此篇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右賓出公入

儀禮正義

卷十六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疏〕正義。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疏〕正義。

曰。相問之禮下。毛本無也字。釋文。集釋俱有。於五禮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云大問曰聘者。聘之與問。對文異。散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也。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是聘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曰聘。對下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於。猶厚也。言聘爲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猶知大聘使卿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廬。孤卿建廬。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瓊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寶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爲侯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云小聘使大夫者。以大聘使卿。明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又下其卿二等。故知使大夫也。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禮大行人文。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擘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今案。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間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爲中。鄭注

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晉文霸時所制。兩注聘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于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昭三年左傳曰。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間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畜。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禮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禮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禮經釋例云。凡聘問觀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又云。几筵既設。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俛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宗觀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觀皆受之於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士相見禮。非問卿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於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卿、

圖之。周禮大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注。上大夫曰卿。王制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傅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吉羅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謀出聘之人。即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卽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卽正朝也。其三。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皋門。外朝亦在庫門外。三朝唯路寢燕朝有堂。治朝外朝皆無堂。論語。攝齊升堂。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對路門內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江氏永云。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宇。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路門內朝。又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常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在燕朝也。及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寢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則是外朝。其餘行禮在治朝外朝者尙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大射爲射朝。不知大射在射宮。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誤。云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者。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蓋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得揖。卿西面。大夫少進。北面不改。鄭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事在燕朝。故約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

而也。江氏永云。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
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階階西面。見檀弓疏。遂命使者。遂、猶因也。既謀其人。正義曰。因命之也。聘使卿。疏注云遂猶

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此使者卿也。在謀事之中。故因與謀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曰遂。是進與因義
通。云聘使卿者。姚氏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

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等。皆卿。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正義曰。敷氏云。使者則使卿。正也。吳氏廷華云。變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也。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正義曰。敷氏云。使者

親命之。故拜而後辭。異於傳命之儀也。又云。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君不許。乃退。退、反位

者必。疏正義曰。不許者。不許其辭也。云退。反位也者。言此退是反其西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是反位者。
進。疏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違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違其位。況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惟君所

使。雖懼弗勝任。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疏正義曰。蔡氏云。上介。大

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注云戒。猶

命也者。儀禮內言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上介。亦是命之為上介。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云已
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

皆逆命不辭。宰、上卿或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氏淳

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單疏述注。無大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大宰。
有大字。下注無。○宰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衆介者。衆介卑。君不親命之也。注云宰。上卿或君事

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爲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
卿之稱。冢卿。即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為宰者。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
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

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省。惟置一人。一小司馬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為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傳云。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二十五年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為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衆介者。士也者。衆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為之。則上介為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為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為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為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為介之文。以證衆介為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質也。云遂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遂。迎也。禹貢同為逆河。鄭注音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衆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衆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為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三卿。經言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右命使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疏〕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授幣之事。注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經所云之文。各稱其邦而為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鄭氏敬云。幣。所齋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玉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敖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命宰夫官員。宰夫。宰之屬也。命之。〔疏〕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故此主書幣也。使衆官員幣及所宜齋者。張氏爾岐云。命之者。宰也。宰既書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官員之。吳氏廷華云。官員。謂衆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注既云使衆官員幣。而又云及所宜齋。則官員者。不獨幣而已。齋與資道。下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

注。腐、行道之財用也。是凡出聘所宜用者。皆使其所掌之官具之。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徽令。又曰。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以官具命之也。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

聘。〔疏〕正義曰。期、行期也。敖氏云。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具齋幣。治行李。庀家事。容有旬日。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

當在此時。今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氏以夕幣二字為題下事。其說是也。注云及。猶至也者。鄭注燕禮大射。俱云及。至也。此云及。猶至也。義同。云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者。案下云。厥

明。釋幣于禴。是行日。此夕。是先行一日之夕也。高氏愈云。厥明。將受幣啓行。故先於夕。展數而示使者。重其事也。方氏苞云。視幣必以夕。何也。陳之即戰而舍于朝。明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晉不宿于家。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疏〕正義曰。此夕。為暮見于君之名。左傳。右尹子革夕。是也。與上夕字陳幣視之。故注云視其事也。盛氏云。案此暮夕於君。而君臣皆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玄端。云古文帥皆作率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率領之率作達。云先導也。後世達衛

二字。廢不用。而佩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為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段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為率。鄭司農云。率當為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案。鄭於經字則皆

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今案。覲。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

禮。帥乃初事。注亦云。古文帥作率。嚴本不誤。詳覲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

外朝也。古文管作〔疏〕正義曰。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下記曰。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

官。今文布作敷。〔疏〕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

云。左傳。楚公子圍聘于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即館人。其職掌館

舍明矣。故鄭云管猶館也。又以此經管人布幕。謂為掌次舍帷幕者。賈疏云。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

事。則張幕設案。掌舍云。為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帶授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釋官云。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聯職。或當如賈所云也。喪大記曰。管人汲。又曰。管人授御者沐。是掌沐浴亦其職也。此經釋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喪大記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簫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則所傳異也。云布幕以承幣者。張

氏鬻岐云。此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爲藉者。今案。陳幣必先布幕以爲藉。不敢襲也。云寢門。外朝也者。此寢門。卽路寢門。路寢門外爲治朝之地。故云朝也。云古文管作官者。惠氏棟云。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性義作館。據此。則官與管通。鄭不從古文者。以此記及上喪禮。禮記喪大記諸文。皆作管。不作官也。云今文布作敷者。詩。敷于下土。毛傳。敷。布也。又書。敷重蔑席。說文首部引作布。是敷布二字通。鄭以此經布席字多作布。故此布幕。亦從古文作布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命。奉。謂東帛及

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疏〕正義曰。注馬言則者。校勘記云。則。徐本誤作用。○賈疏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云。官陳幣者。卽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于地。官陳幣于

其上。敷氏云。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王氏士讓云。皮北首。馬北面。皆鄉君。左皮。皮西上者。今案。馬言面。馬。生物也。皮北首。故

以西爲左。皮西上。則馬亦然。此官陳幣三字。總皮馬東帛言。下乃別言陳皮陳馬之法也。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東帛及玄纁也者。案享時。皮馬皆在堂下。使者親奉東帛加璧。升堂致命。享夫人。則奉玄纁加琮。故謂東帛玄纁

爲奉也。賈疏云。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今案此夕幣時。圭璋亦不陳。故楊氏復云。圭。聘禮之重者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明日受命于朝。于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吳氏廷華云。不陳玉者。重器不鑿于外也。

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有皮之國主用皮。無皮之國乃用馬。故經先言陳皮之法。而後言陳馬之法。於馬言則。以見非皮馬並用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馬不可陳于幕上。故在幕南而北面也。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

前。則字直貫下七字。奠幣之幣。卽指東帛玄纁言。蓋東帛等可加于皮上。不可加于馬上。故用馬則奠于馬北幕上也。馬北面。以北爲前。故云奠幣于其前。云皮馬皆乘者。物四曰乘。賈疏云。下賓觀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

皮。是皆乘也。云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者。胡氏承琪云。據雜記注。束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也。馬言則者。賈疏引下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故鄭

亦不從。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也。既受行。同位〔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左。西方也。東上。則使者

也。位在幕南。〔疏〕在上介東。次介在上介西。注云既受行同位也者。

常時在朝。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此既受出使之命。則皆北面。故云同位。下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是也。云位在幕南者。以經云北面。故知在幕南。於視幣便也。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大夫西面。〔疏〕正義曰。此獨大夫。謂處者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辟使者。面。乃辟之而與卿同西面。故云大夫北面。辟使者也。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入告。入路。〔疏〕正義曰。敖氏云。具。謂所陳者已具。今案出門左者。由闕東也。注史讀書展幣。史幕東。西面讀

門面告。〔疏〕云入告。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在路門外。故知入者。入路門也。注書。買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者。謂取幣一校數也。賈疏云。幣謂官具之者。

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疏〕非直所奉而已。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買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者。謂史依

書讀之。買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與否。恐有遺忘也。儀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

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者。以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西面讀之。是欲其俱見之也。賈疏云。買人當在幕西。東面讀之。亦欲俱見之也。敖

氏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褚氏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

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今案。褚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圭。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

乃言買。則夕幣無買人可知。今案。敖氏以展幣爲有司。是也。但當西面。不北面耳。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

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選授宰。宰既告。〔疏〕正義曰。盛氏云。告備具者。言其幣一一與書符。

以書選授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西面讀書。展幣畢。史乃以書選授宰也。云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者。賈疏云。宰以書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而向君故也。李氏云。據下文。宰授使者圭。

授受同 公揖入

揖禮畢 〔疏〕正義曰。入者。入路

以展幣舉故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

待且行

〔疏〕正義曰。此朝。即寢門外朝

云。官。從行之官。入竟展幣之有司。是也。敖氏云。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

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蔡氏云。舍于朝者。公幣不可以入私家也。注待且行也。謂俟厥明。實受命

之行也。乃隨。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疏〕正義曰。官載幣。而上介監視之。重其事也。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

也。出。謂退歸。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所受書。即前上介所受於使者之書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

至彼國境上。當復展也。○王氏士讓。方氏觀承。俱謂此及上二條。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物及所受書。驗其相符否也。今案。上讀書展幣。已是驗其相符與否。彼時上介亦同視。則不必再驗矣。此二節注設極明。無庸更易也。

右授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

○厥明。夕幣之明日也。禰。父廟也。朝服者。賈疏云。禰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注云。告爲君使也者。象生時出必告也。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者。此賓即使者。以其將爲賓于他國。故謂之爲賓。以尊異之也。又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客。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大夫出使。宜稱客。此篇多稱賓者。對文異。散則通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又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鄭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是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也。大夫三廟。道其禰而已。辟天子諸侯也。方氏苞云。古者五十命爲大夫。至爲卿。則年必長矣。故出釋奠。反獻薦。皆曰于禰。道其幣也。下記賜饔餼一尸。若昭若穆。上及于祖。該其變也。蓋閒有篤老而父尚存者。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云凡非一之辭。蓋兼觀禮言也。陳氏祥道禮書云。觀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幣于禰。子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今案釋幣。有幣無牲。告而不祭。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孔疏引皇氏熊氏之說。諸侯以下無牲。天子則常用牲也。然釋幣雖不祭。亦必設洗盥如祭時。以執幣奠幣。須盥手致潔也。去夫祭設洗盥。詳少牢饋食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

祝告。告以主〔疏〕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詳少牢禮。敖氏云。室中。與也。筵亦東面而右。主人將行也。主人在右。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於鬼神。宜變於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不拜。辟君禮。吳氏廷華云。祝習於神。故先入右。祝之北。禰主東鄉。告者西鄉。注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案。特牲。少牢。皆稱主人。是主人爲廟中之稱。故上云賓。而此更云主人也。云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者。其辭當云。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國。以某日行。致奠幣告。釋幣制玄纁束奠於几下出。三。纁居二。朝奠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之也者。據曾子問。君夢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東帛。告曰。某

猶脯十脔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十端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

儀禮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玄纁束。既夕禮曰。公則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又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凡用玄纁者。皆玄三纁二。故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玄三纁二。

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曾子問疏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然則玄三纁二。據五

兩言之也。云朝賀禮。純四只。制丈八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猓。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爲

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猓與。彼疏引鄭志。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猓。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

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案。此注云朝賀禮。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

賈氏既夕疏云。朝賀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

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曾子問云。制幣一丈八尺。注既夕禮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卽十

端。五合卽五兩也。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之爲一兩。束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合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

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爲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

昏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爲節。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尺二寸者異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疏〕正義曰。敖氏云。其立東西相鄉。高氏愈。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疏〕卷以實于筭也。埋于西階東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反必告。設

筭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云西階東。卽兩階間也。筭詳士昏禮。敖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斲之。今案。又入緊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敖說是也。曾子問。小宰

升舉幣。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間。舉而下。卽此經所云。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諸侯官多也。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疏〕故不蒙如之也。注云。告將行也者。以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謂古有始教行之人。後遂祀為道路之神。其名未聞也。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也。云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是大夫亦有常祀也。但出行則又告之耳。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者。檀弓曰。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軍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燔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案。檀弓以此為殷道。則周道不如此矣。故既夕篇不言毀宗躐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彼據喪禮。故以廟門言。若常位當在大門外之西。其說似可從。餘詳下記出祖釋。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案祭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遂受命者。實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為況也。遂受命者。實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者。斯時釋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廟。〔疏〕正義曰。盛氏云。衆介亦常有與行。〔疏〕告禱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右將行釋幣告禱與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外。待也。待於門。〔疏〕正義曰。自此至斂。言實介往朝受命即行之事。○方也。注云。東面北上者。賈疏云。依賓客門外之位也。使者載。帥以受命于朝。為。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文。纛皆。〔疏〕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敖氏云。受命于朝。亦且下事之言也。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為。〔疏〕門外。是也。注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敖氏云。此載。為將受君命以行也。使事于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兩引周禮。皆司常文。李氏云。纛。通以絳帛為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者。案。朝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之。庫門。朝之外門也。天

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禮器言經之子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此為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今案。江說是也。又戴氏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併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精妙。又宋劉氏敞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云。至于朝門。謂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為皋門外。誤。敞氏以為雉門外。亦非。云古文禮皆為膳者。胡氏承琪云。說文。禮為飾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禮。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

儀禮皆作禮。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

〔疏〕正義曰。敞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夫與卿同四面。避賓。下文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開命者。進之

有命宜相近也。〔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而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也。盛氏云。經云。上介接。猶續也。立子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衆介猶在故位。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近。便於開命也。釋文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賓立接西塾。注云。接。猶近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

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生義。廣雅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開命也。敞氏云。上介必接開命者。為使者或有故。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

〔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記云。賈。楊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璋圭。言八寸者。彼疏云。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今案。此經是侯伯之禮。則璋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氏永云。大夫聘執璋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與封圭不同。封圭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所用之圭。下子封圭一等。所謂璋圭也。禮。藏玉之器。李氏云。禮。函也。論語曰。龜玉毀于楨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託玉傳信。必而命使者。然後授之。賈人西向跪取。敬也。不起。跪授也。敖氏云。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故代君授受。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少儀。臣致謹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廐馬。大入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爲府史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云纁所以藉圭也者。李氏云。纁者。以韋依木。畫以雜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綵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垂或屈之。垂者。垂之向下。屈者。屈之于手。凡言屈垂者。皆據組言之。今案。李氏謂屈垂據組言。是也。但組與韋版同一物。不得分爲二。故經云垂纁屈纁也。敖氏則謂纁以帛爲之。與鄭異。詳下記。皆玄纁繫長尺絢組。下指其或拜。則奠於其上者。據禮記奠圭于纁上言之。是釋纁所以藉玉之義。蔡經之所謂有藉則褻。無藉則襲者。乃指束帛言。非謂纁也。疏家每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誤。辨見凡執玉無藉者襲下。云今文纁作纁者。胡氏承琪云。周禮司几筵。加纁席畫純。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率之藻。典瑞注同。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纁義。不破從藻。故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纁。今文作纁者。說文玉部云。纁。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纁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纁。而以纁爲釋繭之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與纁皆九寸。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纁。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觀禮。奠圭于纁上。注云。古文纁作纁。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爲〔疏〕斂之者。謂斂重者而持此古文。疑今文之誤。

之於手。下注云。屈纁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為敬也者。謂一垂一屈相變也。江氏筠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人凡四授受。垂纁與屈纁相間。鄭注謂禮以相變為敬也。敖君善謂蓋相變以為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紫超說曰。垂纁以示文。屈纁以示敬。筠謂此所以一垂一屈者。卽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啓纁取圭。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背視之。則斂纁以授使者。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訖。卽以示上介。上介既審視。則屈授賈人。命藏諸櫝。賈人之所以必垂纁授宰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審之也。宰之所以屈纁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宜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也。使授上介。垂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背視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實不視。其行聘時。實但受上介圭。繫執之而纁不垂。介實有代賓展視之義。故其授時宜如此也。其聘時。賈人垂纁授上介。上介屈纁授賓者。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纁北面者。垂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辱。猶賈人執展。鄭注。謂持之告在之意。幸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迨賓受上介璋。則亦垂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敝氏謂實纁執圭。不言垂纁。可知。郝氏謂執璋屈纁。璋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為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啓纁取圭垂纁者。非以為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為儀也。使者受而垂纁。于君前並見之。亦以為儀。然纁與纁為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授使者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垂授之。既授之而君〔疏〕正義曰。云同面者。宰就使者。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

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案吳氏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卽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圭乃出命者。以命藉圭而通也。楊氏復云。受命莫重于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情誠也。敝氏云。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謂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禮。主入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失誤。楊倒。○使者受命。又重述之。以備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圭授上介。或謂宰述之者。非。上介受圭。屈纒。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賈人將行者。在〔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此圭。宰與使介遞相授。而終以屬賈人。賈有所專也。吳氏廷華云。出授門外。北面。非衆介事。故不從。今案。上介出授。還入待使者出。乃隨出也。多注云。賈人將行者。以其從

行。故以圭授之。使藏諸櫝也。賈疏云。對上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王氏士讓云。賈人取圭授宰。受享。束帛加璧後。即起。以櫝出而待藏。則一賈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北面者。李氏云。如使者門外之位也。受享。束帛加璧

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緋也。夫人亦有

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璋圭璋璧琮以親聘。〔疏〕釋文作妃。云。木亦作配。集釋作妃。規。葛本。集釋。

俱作類。今案。類是也。○束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則三者亦皆有纁矣。張氏爾岐云。束帛玄纁。前授幣時已授矣。此復言者。

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玄纁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得之。敷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注云享。獻也者。爾

雅釋詁文。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

惠也。觀禮。既覲後。則行三享。較聘爲尤隆。云帛。今之璧色緋也者。緋爲帛之總名。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緋也。賈雨疏俱未能選出實據。秦氏薰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爲與璧色同。亦未詳何色。

盛世佐以爲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敷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蓋以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色。於享君不言玄纁。享夫人乃言玄纁。舉後以包前耳。其實一也。云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

爲國小君也者。夫人與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已同體。故聘享及之。敷其君以及其夫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判白。何注。半

圭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白虎通曰。半圭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圓中牙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取陽全陰半之義。璧圓以享君。琮

方以享夫人。是取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特達不用束帛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云束帛有加、往德也者。有加、謂以束帛為藉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用束帛加琮。不用束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二王後享用圭璋。于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用琥璜。詳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遂行舍于郊也。曲禮曰。凡為君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遂行舍于郊也。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使下。楊氏有者字。○郊、近郊也。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者。案下言不宿於家。君〔疏〕經。使者歸。及郊。朝服載旌。歸及郊而衣朝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舍朝服者。下祀。歸使衆介先。注云。吉時。道路漢衣。明在塗不服朝服矣。或以舍為止舍。非。引曲禮者。釋遂行之義。蓋實是日自朝服告廟。入朝受命即行。至是乃改服漢衣也。斂旌。此行道耳。未有事〔疏〕正義曰。初時入朝。載旌以表其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特〔疏〕

正義曰。自此至執奠立于其後。言過他邦假道之事。○過邦。謂道所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與境通。經典多作竟。朝、外朝。即所過國君之朝也。敖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此朝謂大門外。吳氏廷華云。使次介者。上介貳實警衆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徑。以明敬也。注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者。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我。晉以驂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

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云將。猶奉也者。郝氏敬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帥。猶道也者。道與導同。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正義曰。下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幣也。李氏云。言遂者。容其中有辭讓略。且不欲久。幣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稽過賓也。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疏正義曰。稜勸記云。注秣。徐作秣。誤。羣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馬。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疏正義曰。餼之。謂所過邦餼之也。上賓。即使生牲也。下歸饗餼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是也。服注左傳餼牽竭矣。以為腥曰餼。蓋對牽言之。此聘禮篇內所云餼。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餼。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餼。猶稟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為稟。稟者。受也。于主人為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簡之尊卑為等殺也。吳氏疑義云。假道致餼。其禮無考。鄭以此經歸餼及餼賓二禮約言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餼賓禮也。云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是主君歸餼禮也。米設于中庭。亦據歸餼言之。但歸餼禮。士介米百筥。設于門外耳。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者。亦歸餼禮也。羣介則牽羊馬。又大夫餼賓禮也。云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為說也。禾以秣馬。詳下段殽饋門外米米皆二十車下。李氏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心傳云。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教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若是。所以降于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為不厚矣。張氏爾岐云。介但有餼無積。今案經文。上賓大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衆介言之。二李氏及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芻米。是專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考主君歸饗餼。士介無芻禾。豈過邦餼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邪。以是知上介衆介皆無積矣。○又案。注云。上賓禾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饗餼。而大夫餼賓又無芻禾。故約設殽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盡。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士爲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

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敎告士衆。爲其犯禮。曷掠也。〔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殿。徐本。敖氏。俱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疏〕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筴。今案。說文。策。馬箠也。下从束。顏氏家訓。五經文字。皆以筴爲策之說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爲筴。而戴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誤使。校勘記云。殿。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史。盧氏云。勅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警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常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吳氏章句以爲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有上介衆介。至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籛。鑿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爲君聘。則司馬當爲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此司馬。蓋其類也。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竟之後者。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爲既出竟乃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時。卽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也者。以士衆從行在外。傳賓爲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衆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衆皆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衆共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卿出從行甚衆。恐有犯禮。曷掠之事。故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言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書在而法隨之。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肄。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疏〕正義曰。自此至不習私事。言將至豫習威儀。○校勘記云。壹。釋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丕烈云。張本改壹爲一。據陸也。段曰。

一、是。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竟。則已至竟矣。云肆。習也者。以此云肆。下云習。其義一也。說文亦云。肆。習也。盛氏云。壹肆。謂一次習而已。對下展幣。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逐一也。非。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壇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疏〕正義云。壇。謂委土爲壇壇。然則壇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觀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也。則無外宮。其壇。張氏以壇爲壇名。與敷同。恐非鄭意。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者。鄉。即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也。習禮須明所鄉。今帷其北。則所鄉自明。可憑依以肆習也。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者。鄭注觀禮云。宮。謂壇土。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疏〕正義曰。敷氏云。必言朝服者。嫌肆聘儀。則當知聘服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不敢襲也。徒習其威儀而已。〔疏〕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盛氏云。道路常服深衣。至是乃易朝服者。以習儀重之也。不皮弁。下於聘也。敷說非。注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以主人是主國之君。位尊。不敢以人象之也。云不執玉。不敢襲也者。玉重器。不敢襲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之。無所執也。敷氏云。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今案下云習。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疏〕正義曰。此專習聘可知。鄭言玉。不言帛者。聘時圭特故也。敷說未的。介皆與北面西上。古文與作豫。〔疏〕正義曰。放氏云。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注云入門左之位也者。謂下正聘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習享。士北面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于此。然則所習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與爲豫者。詳士昏禮。習庭實。士。七介也。庭實必執之。〔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也。敷氏云。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也。注云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爲皮也。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又實升致命張皮。是其有攝張之節也。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疏〕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注云公事致命命者也。私事。謂私觀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

君禮。不謂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廬誓。國也。至也。張廬。明事在此。〔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竟。言實至竟。謁關迎入之事。○張氏爾岐云。道不張廬。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云張廬。謂使人維之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禮。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縵。鄭司農云。維持之。明此張廬亦然。但人數未聞耳。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義。釋文作譏。云。本亦作譏。集釋亦作譏。○周禮司關曰。凡關。以譏異服。譏異言。〔疏〕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鄭注。謂朝聘者也。斂關。猶謁關人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士為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為之。賈疏謂司關為都總。居在國都。每關二人。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為之告王。據經謁關人而後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章注引周禮司關及此經為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猶天子有司門。諸侯謂之門尹也。注云。謁。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者竟上為關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上之門。是關在竟上也。賈疏謂天子十二門。有二關。據魯廢六關。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譏異服。譏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鄭注。關。竟上門。譏。呵察。孔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為異言之。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為有〔疏〕正義曰。防姦僞。察非違。據此。則異服上常有禁字。或注本脫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司當共委積之具。〔疏〕曰。校勘記云。注共。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云。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注云。欲知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少。故知其從人之多寡。即知其為聘為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用。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是皆有司所當共者。以介對。以所故欲知人數。且為備委積也。敖氏云。欲知其人數。所以防奸人。今案關人之問。蓋亦兼有此義。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此以對者。孰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謙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即為聘為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知。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疏〕正義曰。經義述聞云。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也。遂以實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實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注云問所為來之故也者。上關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敷氏云。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即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遂至于竟。疑此士即訝士也。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廬。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疏〕正義曰。自此至賈人之館如初。言入竟三度展幣之事。注云復校錄幣。是因舍展之也。郝氏敬云。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齋持疎虞也。云斂廬。變於始入者。始入時張廬。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至郊斂廬。注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是也。故云變於始入也。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清也。側。〔疏〕正義曰。布幕。亦布而坐。乃開。〔疏〕於地也。李氏云。賓

警則南面。專衆也。展幣則西面。將命也。吳氏廷華云。賓立于幕東。西面。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西面故也。盛氏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衆並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注云拭。清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清也。敷氏云。拭圭者。就橫拭之。故下乃云執。云側幕而坐者。謂坐於幕邊也。開櫃取圭。遂執展之。持之而立。〔疏〕正義曰。云持之而立告。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疏〕正義曰。經無進退圭。圭璋尊。〔疏〕正義曰。敷氏云。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視圭進遠位。以言退知之。不陳之。〔疏〕藏之於櫃。注云圭璋尊。不陳之者。謂執展

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壁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疏〕正義曰。敷氏云。退。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者。爾雅釋詁文。謂今亦合而陳之。盛氏云。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日。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言首。幣不得言首也。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上。楊作南。○案。經云其前。謂馬前也。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至此。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

與授幣時陳之之法略同。唯有璧爲異耳。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於賓。上介不視。賤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上介二句。專指展夫人之聘享言之。故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云云。上介不視。賤於君也。敷氏謂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則兼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駁上介不視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視乎。褚氏云。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人告而轉告于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注義亦長。今案。褚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轉而南面。告賓。則上介轉而東面。以賓西面故也。放而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文。禮器文。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文。禮器文。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蓋兼問鄉而鄉問大夫而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者。此有司。卽前官載其幣舍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展之。并自告實也。○賈疏謂私觀。私面之幣。皆實介自將已物。非公家所給。其說非。方氏苞云。實與上介私齎幣馬。義雖未安。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云。使者所用私觀。實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以曲護已說。誤矣。江氏永云。私觀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惠氏棟。吳氏廷華。張氏憲言。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疏〕正義曰。皆辨之。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集釋無也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注云郊。遠郊也者。以下云實至于近郊。知此及郊爲遠郊也。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是也。云遠郊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者。大司徒職曰。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夫天子畿內千里。而遠郊百里。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里。遠郊三十里。子二百里。遠郊二十里。男百里。遠郊十里。是其差也。若如譌本注文。謂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則是合侯與伯子與男爲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廣狹爲制。豈有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爲一之理哉。賈疏申鄭義云。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尚未譌脫也。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爲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據此。亦是申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之說。知李作集釋時。此注亦尙未譌脫。與孔邢二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甸。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可知。近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失之。或曰。尙書大傳分郊制爲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云近郊各半之者。鄭注尙書君陳序云。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五十里。則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十里。伯十五里。子十里。男五里也。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自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

〔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自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館再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輦。尙埃頓憾。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類展也。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案遺人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廛。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鄭以賓尚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館。故以遺人候館解之。候館五十里即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言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吳氏廷華云。環

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勞。並須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一館矣。○蔡氏云。館。國中舍也。即後卿所致者。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氏云。展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贖也。此云

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車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之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廡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賓入。言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賓之事。○賓至近郊張廡。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親郊勞。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為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次如此。敖氏謂請行。為速之行。積氏云。尙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為得。盛氏亦以敖說為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謂士請事。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特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

例云。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至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償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栗棗栗棗。賓之受如

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償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栗棗栗棗。賓之受如

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償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栗棗栗棗。賓之受如

初禮。僮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觀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
帷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
授几。用束帛乘馬僮使者。使者再拜受。此侯氏僮使者也。此則觀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朝服。觀禮郊
勞用皮弁。聘賓僮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僮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遭喪不郊勞。注。
子未君也。小聘曰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上介出請入告。
者遂以寶入。謂入朝也。觀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並同。

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而告寶也。每所及至。皆（疏）正義曰。注者與。

今注疏本作與。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巾箱統
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云。者與。音餘。蓋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
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複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今案褚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
非誤。今仍之。注云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卿所以來之事也。云入告。入北而告寶也者。寶在舍。
有主道。故出門西面者。出闔東也。入北而告者。寶當在阼階西面也。敖氏云。寶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寶辭
告。勞者復傳言而入。寶乃出迎。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即廡宿市之類。塗中所
以止客者。故所至皆有。其有事來舍者。無不出請入告。即上士請事。大夫請行。是也。云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
彌錄者。謂前此不言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寶來益近。則益尊禮之。其儀文之記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
魯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寶。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疏曰。正義
敢辱郊。使致館。辭曰。敢辱大館。王氏士讓云。此禮至春秋時猶可見也。勞者不答拜。不常其禮。疏曰。正義
人迎于門外再拜寶不答拜下。寶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疏也。正義曰。寶揖先入。導之
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
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僮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
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晉升堂。決之。其注司儀。亦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彼疏云。聘禮。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東面鄉。〔疏〕正義。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方氏苞云。受勞不升堂。當以此經為正。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東面鄉。〔疏〕正義。曰。此在舍。勞者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也。致命。致其君命。注云東面鄉賓者。以斯時賓在舍門內西面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命。若君南面然。少〔疏〕正義曰。注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主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儼若君在然。秦氏薰田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授老幣。老賓之〔疏〕正義曰。此老賓之家。出迎勞者。欲償。〔疏〕正義曰。少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授老幣。老賓之〔疏〕正義曰。此老賓之家。出迎勞者。欲償。〔疏〕正義曰。注未集釋。有也字。○敖氏云。勞者出。俟于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迎。而告以欲償之之辭。吳氏廷華云。出迎償之。受命後不即償者。不以臣事于君命。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乘皮之設為庭實。則當在庭。乃設之於門內。費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賓用束錦。償勞。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也。賓用束錦。償勞者。言償者。實在公館如家。〔疏〕正義曰。敖氏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之義。亦以來者為實。〔疏〕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禮。則謂之禮。不用禮。則謂之償。詳上昏禮納采。問名禮畢。擯者出請禮賓下。今案。此郊勞後行償禮。以勞者為實。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疏〕正義曰。注。實為主人。故注云言償者。實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實。勞者再拜稽首受。國賓也。〔疏〕云。稽首。尊。國賓也者。賈疏云。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聘禮。聘賓償郊勞。及歸饗。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實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償勞者。此償幣。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方氏苞。王氏士讓。說略同。今案如惠。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賓再拜稽首送幣。

受送拜皆北。〔疏〕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李氏云。若鄉飲酒。賓受爵。而象階上。〔疏〕主人送爵。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

放借于堂之禮也。今案。此儀禮雖行之於庭。而賓主皆北面拜。有似於堂上。主在階上北面拜。賓在西階上北面拜。敬云象階上。李敖之說得之。賈疏以受爲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褚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

句。言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賈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誤矣。盛氏世佐張氏惠言並同。褚說是也。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疏〕正義曰。

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勞者出。執皮者從之出。勞者之從者謂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在西故也。敖氏據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謂此亦北面揖之。褚氏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

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盛氏世佐說同。○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篋方者。器

之。狀如篋而方。如今寒。〔疏〕正義曰。篋。校勘記云。唐石經。殿。除。聶氏。集釋。敖氏。俱作篋。注同。釋文具篋。篋者圍。此方耳。〔疏〕作篋。云。本或作篋。外圓內方曰篋。內圓外方曰篋。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俱作篋。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觀禮疏引此經。並作篋。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篋。圓曰篋。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篋。黍稷方

器也。篋。黍稷圍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篋者釋之。故云篋音甫。或作篋也。然據鄭注本作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篋方。是篋字。非篋字也。況唐石經作篋。蘇

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之。亦作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戴氏震校集釋。亦云。據鄭注。當以作篋爲正。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云。賈疏曰。凡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

注。受斗二升。依旅人篋實一般之云。是賈本作篋也。宋刻單疏本作篋字四見。不作篋。今本皆改爲篋。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說文篋字云。許謂篋方篋圓。鄭則云篋圓篋方。不同者。師傳各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

曰篋。圓曰篋。周易二篋可用享。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篋象。已上可證鄭確謂篋爲圓器。今案篋圓。而竹篋不圓。故云方。若篋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又鄭義既以篋爲圓器。倘經本作篋。鄭必破篋爲篋。今

鄭不破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篋。後人因說文篋方篋圓之訓。誤改爲篋耳。此字當從鄭義爲長。鍾本亦作篋。○李氏云。大夫對廂爲下大夫。夫人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被。表也。玄被纁裏。竹篋方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笄

儀禮 正義 七 卷十六

五五

繡被繡裏。此玄被繡裏。蓋夫人與士婦之差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已也。今案考王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為證。彼疏云。玄被者。以玄繒為表。被。聘禮。諸侯夫人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又有案。棗栗亦盛於竹簋也。注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者。簋本以木為之。又有以瓦為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為之而方。故云狀如簋而方也。宮亦以竹為之。故云如今案具簋。漢時宮以盛寒具。與竹簋盛棗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餽。汪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第五倫傳注引華蟻書。人有遺母一箇餅者。箇。宮屬也。云宮者。箇。此方耳者。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籩。猶兩也。右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烝。○其實。謂實於也。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鄭互異。稽氏云。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授不游手也。經云。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左手執者。設于東耶。未可據以難注。今案。稽說是也。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疏〕正義曰。受謂實不游手。謂不空一手。是慎之也。義并詳上。賓之受如初禮。如鄉勞。饋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實遂不〔疏〕正義曰。注請道。毛本作導。校勘記云。嚴。徐。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道。○饋之如初。謂如饋鄉拜也。注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夫人使以棗栗。實饋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入。入國門也。注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者。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實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辭。故知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也。云然則實遂不拜者。此注似可疑。上僎卿。勞者出。明云實遂再拜。則此遂之亦拜可知。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使大夫戒。實不拜送。遂從之為例。不知彼無僎禮。與此異。觀禮。侯氏僎使者。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遂分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

○以上夫人使人勞實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

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疏。正義曰。自此至祭介皆少牢。言賓初至。不即行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禮。主人致館設煢之事。○至于朝。此外朝也。外朝在庫門外。故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門為庫門。則消買之誤。辨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門在外。故曰外門。王氏士讓云。賓未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云先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就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羊傳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讓。不敢以已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拚。釋文云。灑掃也。少儀。掃席前曰拚。說文作叁。云。埽。除也。拚是借掃之名。渾言之。則拚是掃席前之名。渾言之。則凡掃皆可云拚也。此經云拚。蓋謂廣掃廟之內外。不止席前也。注云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上以賓入者。既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者。案。下行聘享時。皆稱公。此變公言主人。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以經言既拚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敢稽延也。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者。周禮序官。守祧。奄八人。鄭注。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守祧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又祭法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一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此鄭言祧之義。但據守祧注。似有三祧。以后稷廟稱大廟。故止二祧也。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又謂文武受命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之內。皆與鄭異。王制疏及守祧。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曾子問。禮器。皆言七廟五廟。

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鄭所本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商書偽古文七世之廟。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為詳。云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祧亦與廟同。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祧者。以祧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為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祧也。魏氏了翁云。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今案。廟與祧對文異。散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祧。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說未可易矣。

賓曰俟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正義曰。注齊戒。校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齊。嚴、徐、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曰。齊。側皆反。蓋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齊。則不必音矣。○賓曰。對辭也。散氏云。閒。暇也。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逮也。卒亦促遽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息遽迫主人。故答以俟閒。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俟閒。未敢聞命者。言未敢遽命而卽行大禮也。命。謂既拊以俟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曰拊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俟閒。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所以安。〔疏〕正義曰。散氏云。大夫。卽帥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之也。於賓也。郝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語云。司里授館。章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者。言大夫道賓至館後。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故重其禮。注云。張氏爾岐云。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借耳。郊勞用束帛。則此致館亦用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借致館。如初儀。則亦有借矣。今案。鄭言不借者。亦據此經決之。以下文卿致命。卽云卿退。賓送。再拜。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餼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言借之。是無借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餼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

〔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煇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之儀節也。卿致命者。敖氏云。致其君致館之命也。不兼煇說爲是。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注云。卿不俟設煇之舉。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致館使卿。設煇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注云。不俟設煇之舉。此釋經退字。謂卿致命即退耳。言不用束帛致者。因致館用束帛。故兼束帛言之。其實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空以辭致煇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彼注云。不言致煇者。君子聘大夫不致煇也。又引此記。煇不致。實不拜爲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云。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煇。此致館下。不云致煇。故云君子聘大夫不致煇。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煇也。其義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空以辭致之臆說邪。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者。對下致饗饈爲大禮言之。此煇爲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也。胡篇三禮補義曰。案。注初無兼致煇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氏士讓云。設煇。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廷華云。卿不俟設煇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則在門內矣。致館有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又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親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償之。束帛乘馬。此親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夫朝服設煇。是致館後即設煇。觀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俟使者。親禮。賜舍後。侯氏則償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今案。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曾子問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鄭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下記曰。鄉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盡壞其館之垣。昭。宰夫朝服設煇。食不備禮曰煇。詩云。不素煇兮。〔疏〕正義元年。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爲公館矣。昭。宰夫朝服設煇。春秋傳曰。方食魚煇。皆謂是。〔疏〕曰。周禮宰夫職。掌饗賜之煇。鄭注。煇。客始至所設禮。是煇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注云。食不備禮曰煇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飪而無醢。又饌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煇。掌客注云。煇。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饌煇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煇兮。春秋傳曰。方食魚煇。皆謂是者。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然食曰煇。鄭彼箋則云。讀如魚煇之煇。是鄭以素煇之義。與魚煇一也。案宣六年公

羊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勇士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此魚飧之事。案。勇士以食魚飧為儉。是所食者唯魚。無多物耳。詩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然則素飧魚飧。皆不備物之謂。故云皆謂是也。或曰。飧。夕食也。此周禮宰夫注鄭司農之說。則後鄭已不從之矣。或據毛傳然食曰飧。謂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飧也。案下。注亦有新至尙熱之說。義可兩存焉。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熱也。熱在西。腥在東。象春秋

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饋。羞鼎則〔疏〕正義曰。敖氏云。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今案掌

客職曰。饗饋死牢如飧之陳。案。下歸饗饋實飪一牢。腥二牢。此則飪一牢而腥止一牢者。降於諸侯相朝也。飪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羞鼎三。臠臠臠。腥鼎七者。無鮮魚鮮腊。餘與飪鼎同。注云中庭之饌也者。言

此皆饌於中庭。故云中庭之饌。對下堂上及門外言也。云飪。熱也。熱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者。言秋物熟。故在西。腥之言生。象春物生。故在東。云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所陳。如陳饗饋者。言其鼎中所實之物。與陳之次序。皆如歸饗饋也。所實之物。即上牛羊豕魚腊之類。餘詳下。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者。此經云羞鼎。而下歸饗饋云陪鼎。恐人疑其有異。故釋之。二者名異實同也。左傳曰。飧有

陪鼎。陪此。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鏞兩簋。八〔疏〕正義曰。堂

堂上也。此館在廟。云西夾六。公食大夫禮亦在廟。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顧命在寢。云西夾南嚮。則廟寢之制。皆有東夾西夾矣。下歸饗饋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西夾之西有墻。則東夾之東亦有墻矣。又云六

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東陳在北墻下。則夾之北有墻矣。竊嘗考之。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東夾之北為東房。西夾之北為西房。中有墻隔之。與房不相通。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

即東也。右即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為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為室。近南者為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北三面皆有牆。故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牆。近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為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為達。或專以東西堂為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編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誤矣。近舊氏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為東。西堂為西。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為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培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性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黨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籩銅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下。又下歸饗饋云。饗于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夾六。則無東夾之饗。殺於饗饋也。吳氏廷華云。在西夾者。廟中尊西也。注云八六者。豆數也。凡饗以豆為本者。李氏云。凡饗皆先設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銅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銅兩簠。六壺者。皆與饗饋同。鄭蓋以鼎同堆而知之也。故又云。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饋。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稟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本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注牢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今俱從嚴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稟者曰禾。又於稼字下注云。全體為禾。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致積。設殯。歸饗饋。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殯禮死牢二。而來禾皆二十車。饗饋生牢二。死牢三。而來禾皆三十車。知惟視死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據下饗饋。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之楊作上所。注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饋者。謂薪言也。薪芻倍禾。陳。亦如饗饋。〔疏〕從米芻從禾也。郝氏敬云。供饗曰薪。飼馬曰芻。今案說文。芻。刈草也。象束草之形。又云。芻。草薪也。舊說多以芻為養牛馬之用。然上經積唯芻禾。鄭但云禾以秣馬。不兼芻言。詩。詢于芻蕘。毛傳云。芻蕘。采薪者。然則芻以飼牲。亦可供饗。當兼二用也。上介飪一牢

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饗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疏〕正義曰。李氏云。鼎七者。賓西夾同。西夾無饗。盛氏云。上介之牢。西鼎減二。則東鼎。堂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豕。腸胃。上之饗亦減二。無西夾之饗。米禾薪芻皆半於賓。此其殺也。魚。腊。新至尙熟。堂上之饗。四

豆。四簋。兩脯。〔疏〕正義曰。注云亦飪在四。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者。案有羊豕而無牛謂之少牢。此用少牢而五鼎。四簋。無簠。〔疏〕是又殺於上介也。李氏云。承上文飪。知衆介亦飪也。少牢饋食禮五鼎。此少牢。故亦五鼎。彼有膚無腸胃。此有腸胃無膚。今案彼是大夫自祭禮。此是人君待客禮。故同。玉藻朔月五俎之食。以示別也。云新至尚熟者。下歸饗饋。士介但有饋而無飪。知此不用饋而用飪者。以飪是新至之禮。尚熟故也。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脯。四靈。無簠者。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四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四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氏云。歸饗饋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韋氏協夢云。經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饌矣。無堂上之饌。下於上介也。二說似亦可從。○盛氏云。米禾薪芻實共百二十車。上介牛之。衆介則無。通百八十車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侈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賓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以儉嗇將之者。且遇凶荒札喪。則又有殺禮之義。見於掌客。制禮者豈漫無樽節於其間哉。

右致館設殮

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賓不顧。皆主國廟中所行之禮。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為私禮者有二。賓私觀一。介私觀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今案四節者。一。聘享若有言。二。主國禮賓。三。私觀。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厥明。賓至館之明日也。注云此訝下大夫也者。上帥至于館。是下大夫。故知此訝賓于館亦下大夫。非掌訝之官也。周禮掌訝。中士爲之。其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

迎賓于館之訝。據云卿有大夫訝。此聘使卿。則訝爲下大夫明矣。餘詳下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下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者。此訝是君使之。故云以君命迎賓也。訝與逆同。爾雅釋詁。逆。迎也。又通作御。詩。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云亦皮弁者。下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行聘時君與賓皆皮弁。故知此訝賓者亦皮弁也。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視朝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辨也。次在大門外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辨。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西。以帷爲之。亦外朝也。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

次在大門外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辨。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西。以帷爲之。亦外朝也。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

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服。今相朝聘。用皮弁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觀天子服冕服。其朝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視朝皮弁服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弁服尊於朝服之義。云入于次者。侯辨也者。鄭注土相見禮及特牲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次暫止。以待諸事備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卽外門也。此次爲實而設。主東賓西。故知在西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又掌次職有大次小次。鄭注。次謂幄也。則次之制與帷異。此云以帷爲之者。蓋謂用帷布爲之。乃陳幣。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實立接西塾。在廟門外。而買之也。如展幣焉。圭璋。買人執櫬而俟。

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云如展幣焉者。謂其陳幣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買人執櫬而俟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櫬。執而俟者。俟事至乃出之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

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

敏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辱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疏〕正義曰。擯謂毛本謂作爲。校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微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

〔疏〕勸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作謂。與疏合。亦相去三丈。毛本三說二。則鄉受之。毛本鄉作鄉。嚴、徐、陳本、集釋、及禮記聘義疏引。俱作鄉。又反面傳而上。毛本而誤面。嚴、徐、葛本、集釋、通解。及聘義疏引。俱作而。又此三丈。毛本三說二。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三。○此三擯陳于主國大門外。與賓之介同陳。分爲東西兩行也。敖氏云。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後多類此。注云擯謂主

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注土冠禮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司儀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此注兼之以釋擯。義精矣。云紹繼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是釋經名承紹紹擯之義也。云主君公也。則

儀禮正義 卷十六

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聘義亦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孔疏。承副上擯也。紹謂繼續承擯。又引此注及大行人文。謂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李氏云。案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已擯數以爲已國待賓之擯數也。敖氏則謂諸侯待聘賓。不論尊卑。擯者皆三人。褚氏云。鄭據大行人推之。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數制爲新論。竊所不取。今案聘使之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人數既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之擯人數亦當依爵等而分。且朝則交擯傳辭。聘則旅擯不傳辭。待聘客與待朝賓已有區別。則擯之人數與天子待諸侯者同可也。云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此引以證主賓各立擯介之義。云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所辱者。啓發以進之者。言賓不敢所辱言與主君行禮。故使擯者出請事以啓發之也。云於是時賓出從。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謂門外上擯與賓南北相去之遠近也。斯時主君立於門內南面。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卿禮下其君二等。故知公使者七十步。侯伯使者五十步。子男使者三十步也。云此旅擯耳。不傳命者。謂但陳列擯介而不傳辭。司儀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是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者。謂次介在上介北。末介在次介北。皆東面。末擯在承擯南。亦西面。所謂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在門之東西兩旁。其相去三丈六尺也。賈疏云。注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案此辨極明晰。蓋是時賓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介略在賓西而向北直陳。承擯等略在上擯東而向南直陳也。鄭必謂上擯在闔東。不在門東者。以便於出入傳命也。若兩君相朝。主君出迎于大門外。交擯傳辭。則君當在闔東。上擯當在門東。與承擯末擯等並列矣。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者。案注云進南面揖賓。進者前行之謂。蓋交擯傳辭。則上擯傳於承擯。以次傳於賓。如注下所云是也。此旅實不傳辭。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故須揖賓使前。李氏云。上擯入北鄉。受主君命出。南面遙揖賓使前。上擯南行。至末擯南。西面。賓北行。至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乃請所爲來之事。賓既對。遂入告于公是也。褚氏云。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

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覲傳命。即觀禮。禮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觀禮曰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傳擯即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所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實之末介鄉末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末介。於是末擯鄉末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法。鄭并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觀禮注。案聘用旅擯不交擯。而聘義云介紹傳命者。孔疏云。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永云。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鄉來聘。意其爲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氏詳校云。徹轍通。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步廣六尺。二步一丈二尺。合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今文此節殘闕脫落四擯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無擯者二字耳。○江氏永云。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實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實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實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所謂旅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略。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慤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雜旅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后傳命。鄭注。此實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實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聘禮實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此云廟門。誤也。案司儀疏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已。即本聘義注爲說。但聘義三讓在傳命前。故鄭據實言之。司儀疏言三辭。則當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

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據司儀。諸侯來朝。大夫。總無別也。於是賓主人皆楊。〔疏〕。公當迎之于大門外。今臣來聘。迎之于大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禮

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事。上云卿為上擯。言納賓則其為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

則上大夫為卿。散言之。則上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今各依文釋之。云於是賓主人皆楊者。李氏云。未執玉。尚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

言楊襲。故注明之。敖氏云。納賓。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疏〕。正義曰。入門。入大之辭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入門左。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門也。入門左。由闈

西也。敖氏云。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又曰。公事自闈西。亦謂此時也。注云內賓位也者。謂賓入而位于門內也。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謂不敢與賓並立。少退於後也。據此。則賓亦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

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敖氏於上納賓云。上擯出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於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門而右。意謂承

上擯紹擯初時未出也。其說非是。云。公再拜。南面拜〔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于上擯進相君者。以公將拜故也。公再拜。迎。入門右之處明矣。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相見禮。

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今案注云南。賓辟不答拜。辟位遶過。不〔疏〕。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而拜迎。義已詳上。敖氏以為西面。恐非。賓辟不答拜。致當其禮。〔疏〕。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闕。

葛本。通解。楊。敖。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客。案下賓三退負序疏引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注云辟位遶過者。說文。遶。復也。遶。遷也。段氏注云。復。往來也。遷。遷延之意。遶過。今之遶

巡也。儀禮鄭注用遶過十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不答拜之義。曲禮曰。君若。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則還辟不敢答拜。謂此。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者。以相

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鷹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

敬也。介與擯者鷹行。卑不踰尊者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入。楊氏入誤作立。卑。監本誤作畢。○賈疏云。述。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

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闔門亦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今案公揖入者。入雒門也。諸侯三門。庫、雒、路。庫門爲大門。雒門爲中門。廟在中門內。此爲定說。賈疏之誤。後人多辨之。繩軒讀經記云。案上文已云賓入門左。此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此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雒門矣。賈以爲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每門每曲。本爲兩事。每門相揖。每曲相揖也。賈云門皆有曲。亦非。又劉氏敵。戴氏震。金氏鷄。皆以廟爲在中門之內。劉氏說詳觀禮。戴氏三朝三門考云。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雒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雒門。是以雒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曰。問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金氏鷄廟在中門內說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疏謂經三闕門乃至大祖廟。江慎修極稱其說。鷄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廟。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晉孫毓謂外爲都宮。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門。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闕門可知。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閹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廟在雒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則每門爲庫雒二門甚明。賈以爲闕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雒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於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每門。金氏以爲庫雒二門。甚是。蓋公迎賓于庫門內。賓入庫門。公拜賓。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雒門。既入雒門。公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外爲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爲廟中三闕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爲是。賈說爲非。王氏士讓。吳氏紱。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竊謂廟即並列。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無門。而必由西二廟闕門側入之理。此其逞臆說經。決不可信者也。注云每門輒

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者。賈疏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例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俟考。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為聘賓。與主君尊卑不敵。故入必後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云介及摺者隨之並而鷹行者。謂上介與上摺並。次介與次摺並。末介與末摺並。各隨賓與君行。而上介上摺在前。次介次摺未介未摺以次在後。略有參差。如鷹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既入門。則介左摺右。亦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樞與闔之間。士介拂棖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鷹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摺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闔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闔。門限。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摺介隨入之儀也。李氏云。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闔。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棖。棖闔之間謂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西。各由中門而入。摺介隨之。鷹行參差於其後。上摺近西。上介近東而拂闔。大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棖。聘賓入門。遷依為君介時近東而拂闔。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也。云介與摺者鷹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者。此申言介拂闔以下之義也。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摺拂闔。後於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摺者。謂玉藻拂闔以下。雖止言介。其實主國摺者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闔。楊氏復云。玉藻疏云。闔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闔。爾雅。概謂之闔。注云。門中之概名闔。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為正。張氏惠言云。案聘禮疏先云聊為一闔言之。下乃申二闔之說。則一闔為古說。二闔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言闔東闔西。而不言東闔西闔。則其無兩闔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可從。近盛氏世佐。雋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詔詳辨之。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

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於大門內。廟大夫以下入廟。疏。正義曰。注公迎賓下。毛本無于字。殿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即門。即位而俟之。大祖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疑為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為西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西塾。不言入。則此時公揖賓先入可知。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是言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是也。云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曲禮請入為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既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

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言云。此君所立中庭。與後楊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霤。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而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而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疏頗支離。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類。問行一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致同君之行而踐其踪也。意略近之。又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西。今不於兩楹之閒。而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侯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賓事有宰及宰夫等官。是君未入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卽位而俟矣。故鄭明之。李氏云。卿大夫先卽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疏〕正義曰。此門外之西塾也。餘詳士冠篋與席具饌于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疏〕正義曰。此門外之西塾也。餘詳士冠篋與席具饌于命。俟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禮也。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將有出命。故俟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實在廟門外西塾之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張氏惠言云。介西上。則賓在幣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而授賓也。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此後不見上擯入廟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時隨入可知。言東上者。明承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常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氏云。依。本又作辰。注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右彫几。〔疏〕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几筵有爲人設者。有爲神設者。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有几下。此受聘於廟中。宜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塾。下云几筵既設。是賓至廟門。

乃設之也。司宮詳燕禮。依詳觀禮。儀禮釋官云。案。下經曰。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疑亦宰夫。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几席。可證也。云席西上者。下禮實注云。賓席東上。此為神布席。故西上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几筵既設。摺者出請命。又聘享畢。宰夫徹几改筵。觀禮但云。天子設屏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不去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右几。使者玄端。至事畢請醴賓。

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者。猶諸侯之聘賓。故其儀略如聘禮也。又昏禮親迎。壻至于外門。主人筵于戶西。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壻至女家則為賓。故亦設几筵也。亦有不几筵者。聘禮。聘遣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曰問。主人不几筵。注。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故聘禮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為神位。又聘禮賓問鄉。鄉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摺者請命。注。不几筵。辟君也。又士冠禮賓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客之禮也。云上摺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待。謂待設几筵也。命。謂聘君所命使來聘之命。至此請受之。不敢稽賓也。敖氏云。請命。請致其君命也。亦通。前此但云請事請行。未敢必其聘已。至此始云請命。是言彌信也。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右影几者。此引以證所設者係用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敖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

五字。詳公食大夫禮。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賈人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

楊襲者。賤不楊。〔疏〕正義曰。注鄉。釋文作彘。張氏曰。釋文云。彘。許亮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之。以也。纁有組繫也。〔疏〕二音考之。對鄉之鄉從鄉。彘彘之彘加日。此彘彘之彘也。宜加日。後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

從釋文。今案戴校集釋改彘。從之。○賈人東面坐啓櫝。與在國四面異者。主賓之地殊也。敖氏云。玉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注云。賈人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是時賈人即東面俟。彼不言而於此言之者。以其啓櫝有事。故就此著其面位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者。以其坐啓櫝。即坐以授上介。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上介為禮也。云不言楊襲者。賤不楊也者。江氏永云。楊襲所以分別文質。實事用襲。文

事用楊。實又有三。一是禮盛為質。一是輕略為質。一是父黨無容。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上介北面受圭。不為質。此云賤不楊者。亦是輕略之意。云纁有組繫也者。詳下記。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纁。并持之也。〔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尊卑之節。注云上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及授賓皆東面。褚氏云。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而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買人在賓南。備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訝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者。以執圭行聘是實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實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玉者必襲也。屈繼義詳前。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束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尚質。裼者禮差輕。尚文。寶執玉。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琮。所謂有藉者則裼。今案鄭引此者。證執圭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在於己也。若以垂纁爲有藉。屈繼爲無。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藉。則此經明云執圭屈繼。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互詳凡執玉無藉者襲下。賓襲執圭。爲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疏〕正義曰。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疏〕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孔疏。寶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寶。寶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寶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寶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言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寶前此不襲可知矣。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平時以盡飾爲敬。今執圭盛禮。其敬有異於當時。而又以盡飾爲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尙文飾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卽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爲敬也。以質爲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玉藻文。引以證執圭宜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孔疏。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揜也。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擯者入告。出辭玉。入告公以寶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贊之重。〔疏〕正義曰。注云擯者上揜也者。以相禮是上揜之事。故知擯者爲上揜也。前後言擯者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放此。云圭贊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卽圭璋璧琮之屬。是圭爲贊之重者也。此圭。璋圭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爲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爲省文。見前。敖氏

則云。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闕西。〔疏〕正義曰。前云賓入門左。大門也。此入門左。廟門也。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

引以證入門左之為入自闕西也。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疏〕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止於此。今文無門。〔疏〕上云賓入門左。此云介皆入門左。明介隨賓入自闕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擯者有相禮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西上者。上介在西。次介

介以次並立而東。必西上者。賓入門。至門內嚮。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為上也。云今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佑也。每門止一相。獨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為國客。謂相聘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為兼擯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入。謂唯主

君之相得入。而聘臣之相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三揖。君與賓也。入廟。又云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與此不通。當闕。然則必欲牽合二經為一。非矣。

曲北面。又〔疏〕正義曰。注云君與賓也者。謂君與賓揖也。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揖。當碑揖。〔疏〕印本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

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錯誤不可讀。更申

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嚮者。非矣。至于階三讓。〔疏〕正義曰。詳

階三讓。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及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疏〕正義曰。下云

則公初時升堂西嚮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為與主君相嚮也。敖氏云。西嚮西。言其東西節也。擯者退中庭。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正義曰。公左還北嚮。校集釋改。今從之。注云龜公所立處者。即龜者公揖入立于中庭之處也。云退者以公宜親受賓賓致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

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

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

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

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

公左還北鄉。當拜。〔疏〕正義曰：公自西鄉轉而北鄉。故云左還。凡堂上之拜，以北面爲擯者進。進阼階西，相公

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論語：趨進。翼如也。即在斯時。江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即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書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公已

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持臂，難其容。故

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

玉，卻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

驪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僂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剡澤，將款，涉扞授衛侯之手及挽，衛

侯怒，王孫賈趨進，此五事皆有辭無常者也。凡發足向前爲進，又云，趨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衛

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趨

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西者，以下云公當楣再拜，則公斯時在東楹西可知，此進爲贊公

拜，且代公釋辭，宜近公，故知在阼階西也。此云進而

不云升，則位仍在堂下可知，公食記所謂擯擯由下也。公當楣再拜，拜也。冕，惠賜〔疏〕正義曰：褚氏云：當

楣下少南。注云拜也。冕，惠賜也者。以當楣之拜爲拜也。而又轉釋冕字之義也。聘義曰：北面拜也。拜君命之辱，

所以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也。言主君所以拜取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然則此拜爲拜

聘君之命，敷氏云爲將授玉，非矣。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郭注。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還也。不言辟

門戶上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間橫梁也。詳士冠禮賓升當阿致命下。賓三退負序者，以執圭將進授之。

〔疏〕正義曰：李氏云：序，西序。敷氏云：公再拜之閒，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

拜雖非爲已，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至也。注云遠遁，義詳前。云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者。李氏云：

司儀職曰：拜客三辟。凡爲人使者不答拜。褚氏云：退即辟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辟而云退，以對下

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賈疏誤。今案鄭注司儀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則固明以二經義同。褚說是矣。公

臣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言獨之獨。要義作側。可知也。單疏要義無知字。案賈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二〔疏〕則無知字明矣。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知字。仍存之。云側猶獨也者。秦氏蕙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

不獨聘禮為然。盛世佐以側為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一厭醴下。云言獨。見其尊實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案大射儀。小臣正贊公襲。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實也。凡執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

凡襲於隱者。謂凡襲宜於隱處。云公序拈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喪襲於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拈。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拈北。今案此可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

尊實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賈疏申鄭。謂于當楹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閒者。必有兩

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為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閒為更侵東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為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寶與主君

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觀受幣當東楹。觀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為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為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觀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中堂東西當兩楹之中。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楹之西。二者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疏〕正義

也。此二說較為得之。君行一。臣行二。詳前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下。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非。江氏琦云。案公曰。此廟門內之東塾也。負之者。北面。下禮賓節亦有擯者退負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琦云。案公受玉而擯退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賜降立。即出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外。今案經云擯者退。不云出則在門內。明矣。江

說極得經意。注云反其等位無事者。李氏云。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款本無等字。或遂以為衍文。非也。賓降介逆出。逆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闕。葛。俱誤作質。○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為君使也。逆出。由便。〔疏〕出。後入者先出。蔡氏云。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由便也。今案惟其逆出。下云實出。實出。聘事。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疏〕正義曰：授。毛本誤受。○云側授者。無贊也。宰。大宰也。則俱出矣。賓出。舉。公側授宰玉。於序端。授〔疏〕下同。鄭知授宰玉使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知授於序端

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楊降立。為敬。禮尙相變也。玉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又曰。黼裘青紵。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楊降立。為敬。禮尙相變也。玉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又曰。黼裘青紵。

絞衣以褐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裘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檀褐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褐皆作賜。〔疏〕注。陸氏曰。本又作衷。檀。張氏曰。監本以檀爲禮。於。楊本作如。云。褐者免上衣見褐衣者。凡服內外之次。冬則親身有禪衫。又有襦袴。外有袍繭。袍繭之上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中衣。夏則不服裘用葛也。亦無袍繭。葛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春秋則服袷褶。袷褶之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汪氏綱云。冬則裘上爲褐衣。春夏秋即以中衣爲褐衣。論語邢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繭之內又有中衣。失之矣。邢疏冬時內有袍繭。而此節賈疏只言襦袴而無袍繭。亦其疏略處。知中衣爲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賈疏之疎矣。今案衣服內外之次。邢疏與賈疏殊。禮記玉藻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者。上衣卽上服。謂行禮時所服於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褐與麤對。租去上服。以露褐衣。謂之褐。掩其上服。不露褐衣。謂之麤。上服內卽是褐衣。褐衣內卽是裘葛。別無一重麤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褐。孔疏謂褐衣上有麤衣。麤衣上爲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云凡當盛禮者。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美也。見美也者。此引以證褐爲見美。麤爲充美也。李氏云。褐衣皆象其衣服與裘之色。江氏永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褐衣內。褐衣與裘同色。見褐衣。則知其是某裘。孔疏謂見褐衣之美。非是。云又曰。麤裘青紵。絞衣以褐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鄭既引玉藻麤裘青紵。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褐衣雖有絞素之殊。而裘則同用麤可知。以皮弁色白。麤裘亦白故也。麤係鹿子。論語作麤。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褐也。租而有衣曰褐。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褐衣象裘色也。孔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其在國視朝。則素衣麤裘。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褐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今案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說爲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爲褐。使臣用絞衣爲褐。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謂君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用青紵。是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製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爲溫。服之所以禦寒也。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愛其毛也。然則常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外則製。故必表之表之。

謂裘外有襦衣。且有上服也。云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見裘葛皆有襦也。王氏士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襦之宜。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製襦。而不言製裘。襦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製襦。誤矣。江氏永云。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襦。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裘言之。非冬月服裘時。則但取禮尙相變耳。云凡檀襦者。檀與祖同。說文作但。云。但者。襦也。祖則訓爲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祖襦字皆用祖。亦作檀。此注與觀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祖義同。禮事即吉凶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祖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祖出左袖。士喪禮。主人左祖。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祖也。言襦。或連言檀襦者。祖而有衣也。覲禮。侯氏請事。右肉祖。與尋常左祖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祖右祖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祖。爲呂氏右祖之說。鄭注玉藻。祖而有衣曰襦。合之此注。凡檀襦者左。可知祖襦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祖。曰襦。曰襲。祖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襦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祖而襲之。或在衣曰祖。在裘曰襦。故襦有祖義。祖有左右。襦則左右皆襦。祖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祖纁纁祖朱纁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祖也。襦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纁衣羔裘。纁衣謂朝服。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纁衣羔裘。卽玉藻羔裘纁衣以襦之。言襦之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襦用纁。是襦衣與正服異。今云纁衣爲朝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襦。文質相變。云在裘云襦。是以襦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祖。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祖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祖。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祖。公祖朱纁。卒祖。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以纁於纁上。射所以必祖者。袖寬恐礙弦。故祖而以拾纁於纁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祖纁纁。君在則肉祖。惟祖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纁。肉祖則內不著纁。以拾纁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礙髮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襦之衣曰襦。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襦者。今案蔡說多憑臆斷。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至江氏謂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祖也。然射禮言祖朱纁。祖纁纁。是祖而有衣。何以亦單言祖乎。又據鄭注謂祖而有衣曰襦。然詩鄭風祖襦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爲肉祖。則祖而無衣。何以亦稱襦乎。

案說文。但、襦也。襦、但也。二字轉相訓。則或言祖。或言襦。或連言祖襦。其義正同。不必過爲區別。惟有見體之祖襦。詩祖襦暴虎。及孟子祖襦裸程是也。有見衣之祖襦。內則不有敬事不敢祖襦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祖襦本不同。有去衣之祖襦。有加衣之祖襦。去衣之祖襦。如射禮祖決。喪禮祖括髮。鄭詩祖襦暴虎。郊特牲肉祖割牲。左傳鄭伯肉祖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祖。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祖襦。則衛風衣錦綢衣。裳錦綢裘。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襦衣。但又加一衣。祖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襦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祖襦之而美見。襲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襦裘而弔是也。去衣之祖襦爲襲。加衣之祖襦爲敬。明有分別矣。今案毛氏謂祖襦有不同。其義甚精。但以去衣加衣爲說。則猶未確。祖襦皆是去衣。惟去衣而見體之祖襦爲肉祖。故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也。去衣而見衣之祖襦爲文飾。故鄭此注云免上衣見襦衣也。祖襦襲之義。互詳鄉射禮司射適堂西祖決遂下。云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者。謂降而立於庭。以待賓入行享也。前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故知此立亦于中庭也。云古文襦皆作賜者。胡氏承琪云。賜。古文假借字。朱氏大韶云。賜疑緇之誤。從衣從。擯者出請。不必實事。〔疏〕正義曰。聘之系之字多通。故古文借緇爲襦耳。今案賜與襦聲義皆不相通。疑朱說是。擯者出請。之有無。〔疏〕正義曰。聘之敢必其有無。故出請耳。褚氏云。行聘之期。訝實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爲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既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遺料爲實必無事而遽行禮實之禮。謙之至也。至私覲已行。眞無事矣。然猶未敢必實謂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實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疏〕正義曰。凡聘觀皆行享禮。禮經釋例云。聘禮。賓楊奉束帛加璧享。又云。庭實皮。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云。四當爲三。此親舉行享也。皆禮之盛者也。諸侯使人於諸侯。但一享。諸侯見於天子。則三享。觀禮又盛於聘禮也。至於問鄉之禮。則擊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擊而已。無庭實。又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無庭實也。皆禮之殺者也。餘互詳覲禮。注云許受之。謂許受其禮也。敖氏云。許。許其入也。非。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疏〕正義曰。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疏〕集釋注或

以馬下有也字。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天下歸己。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鄭據下文右首而言。故以爲右手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又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昏禮爲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爲正。右首之說詳後。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時。始張皮見文。故此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纏也者。謂左手纏右。右手纏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者。昏禮設皮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知此亦然也。云書則者。或以馬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馬相閒可也。是知有用皮者。有用馬者。故經書則。以見非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寧、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疎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觀用馬。介觀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閒之義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獮贈。如觀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麋鹿皮。此皆用麋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爲擊。與庭實不同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張之也。士昏禮記曰。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爲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爲節也。故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疏〕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子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者。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爲右。受皮者在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自前西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皮者之前過西而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於出也。下私覲時。經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覲文補之。故云亦也。

〔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云。士初受皮。仍如前張之。及賓出。公側授宰幣皮。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常對也。注云象受於賓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

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擯贊也。昏禮受皮者適東。此云而東。蓋亦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皆東。藏之內府。

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左。此受者東行。立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此與昏禮逆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案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為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今

上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

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為左首。聘禮為右首。敷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為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為長矣。釋例又云。聘賓問鄉。庭實設四皮。問下大夫如鄉受幣之

禮。郊勞僎使者乘皮設。其執皮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觀饜皮。入門左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上介而鄉。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於中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敷氏云。聘

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

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有所問也。張氏曰。監本無有字。云有言。有所告請。則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

束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

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敷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

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敷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證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嚶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嚶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今案經但云束帛。不云加璧。又似無璧矣。
章氏云。不用圭璧。不敢褻也。不用庭實。禮簡也。
命之禮已畢故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疏〕正義曰。敷氏云。上云請

右聘享

儀禮正義

卷十七

賓奉束錦以請覲。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正義曰：自此至訝受馬，言實請私覲。主君不許，而

享也。江氏永云：私覲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今案周禮校人曰：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

使者所用私覲。江說是也。注云：覲見也者，爾雅釋詁文。荀子曰：私覲，私見也。云：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

鄉當作羸，謂羸者行聘享公事，未伸其私敬。今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周禮大宗

伯曰：鄉執羔，大夫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見他

國之君鄉亦執羔也。此因行聘出使而見，與特來異，故不用羔也。禮經釋例云：案覲禮享後無覲者，諸侯親見于天

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覲也。聘禮享後有覲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覲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

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

覲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覲也。又云：不敢私覲，

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于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之義。擯者入

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覲也。今以禮經證之，覲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鄭孔之說，悉與經合也。〔疏〕正義曰：告出辭，客有大禮，未〔疏〕正義曰：以賓行聘享大禮，未有以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也。〔疏〕正義曰：有以待之。〔疏〕正義曰：欲先禮賓，故辭其覲也。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也。〔疏〕正義曰：告贊許。〔疏〕正義曰：諸氏云：冠禮昏禮注讀醴為禮者，從此經也。教氏力欲異。宰夫徹几改筵，幸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為醴，詳上冠禮。幸夫徹几改筵，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廟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緇布純，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疏〕正義曰：重修監本，純誤作紳，加萑席。

尋。崔。陳本注作勞。疏作崔。闕本注疏俱作勞。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實饌薦豆脯醢皆宰夫掌之。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者。上

几筵既設。是為神設。此為人故徹之改之而更設也。云賓席東上者。凡設席。為神西上。為人東上。上昏禮云。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荏席。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者。案公食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荏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引以為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

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形几者。司几筵文。云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故以此為筵孤。又因孤用形几。謂卿大夫用漆几。案周禮五几。

一玉几。二彫几。三形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與

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公食記推而言之。其周禮注未及改耳。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

〔疏〕正義曰。敖氏云。出。出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鄉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今案上行聘

迎者。己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賓。故享不出迎。而禮賓出迎。是己之禮更端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疏〕正義曰。側受

几於宰夫。無擗相也。注云。今文無升者。鄭以此經宜有升字。故從古文也。授几之禮。詳有司徹授尸几下。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墜。坊尊者。

〔疏〕正義曰。注墜坊。釋文云。坊或作被。○李氏云。內拂几。拂之向己也。坊。被也。敖氏云。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謂橫執之。凡執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盛氏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

几蓋西北鄉也。敷云南面授公。非。注云內拂几。不欲墜。坊尊者。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觀禮記几俟于東箱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振袂中攝之。進

西鄉。進就賓。〔疏〕正義曰。外拂几。拂之向外也。敖氏云。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

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間。此中攝之。君禮異也。注云。就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省文也。賓在西楹西東面。故知進西

謂爲就。擯者告。實以公。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疏〕正義曰。賓進。進至筵前受几也。東面

謂几未設也。賈疏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爲梧者。惠氏棟古義曰。公食大夫禮。上介受

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逢

受。案梧本作梧。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玉裁云。說文。梧。平也。各本

作逆。今正。逆。迎也。卒。不順也。相迎者必相卒。古亦通用逆爲卒。又段氏以梧受爲梧之譌。胡氏承珙云。案釋

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梧也。公壹拜送。公尊也。古〔疏〕正義曰。敷氏云。壹拜者。送几之常禮。

悟之爲梧。亦由聲近假借。非必字之譌也。云古文壹爲一者。詳士冠禮賓壘卒壹揖壹讓升下。賓以几辟。辟位送〔疏〕正義曰。遠

拜也。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通。〔疏〕正義曰。遠。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

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疏〕正義曰。注凡賓左几。毛本凡誤几。嚴本亦誤。校勘記云。集釋通解俱作几。張

以主人禮未成也者。敷氏云。不降。辟盛禮也。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爲盛。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

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饋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几辟。北面設

几坐。左之。是也。言凡者。見爲人設。宰夫實饌以醴。加柶于饌。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

几皆如是。神則右几。亦見士昏禮。〔疏〕也。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作受。○凡醴皆用饌。柶所以報醴者。詳士冠禮。

公側受醴。將以飲。〔疏〕正義曰。敎氏云。受醴不言序端。如受几可知。蔡氏云。側賓。不用擯相也。注云將以飲賓者。謂將以醴授賓也。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

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壹。楊作一。注同。注者字監本誤作首。○敎氏云。壹拜受幣之儀也。盛氏云。復位。復西楹西東面位。上不著其位。而此云復。則其與聘時同可知。今案公拜亦壹拜。凡不言者可知也。上授几時公先拜送。此則賓先拜。儀節略異也。注云醴質以少為貴者。賓上下皆再拜。此獨壹拜。以用醴尚質也。以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疏〕正義曰。籩盛脯。豆盛醢。少為貴故也。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庭以有宰夫也。〔疏〕正義曰。籩盛脯。豆盛醢。豆也。禮器曰。有以少為貴者。諸侯相朝。灌川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謂此。退。自階下而退也。注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負東塾是擯者常位。前行聘時。擯者退中庭。以有釋辭相拜之事。宜近嚮之。至聘畢。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庭實設。庭實乘。〔疏〕正義曰。以柶祭醴三。即下記所云。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是也。詳士冠禮。注云庭實乘馬者。乘馬。四馬也。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酬賓也。必知庭實為乘馬者。以下云賓執左馬。以出知。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鞞。尙撮。坐啐醴。降筵。就。〔疏〕正義曰。尙撮。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校勘記云。以出知。撮。理持也。又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以出知。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鞞。尙撮。坐啐醴。降筵。就。〔疏〕正義曰。尙撮。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校勘記云。以出知。撮。理持也。又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以出知。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鞞。尙撮。坐啐醴。降筵。就。〔疏〕正義曰。尙撮。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校勘記云。以出知。撮。理持也。又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以出知。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鞞。尙撮。坐啐醴。降筵。就。〔疏〕正義曰。尙撮。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校勘記云。以出知。撮。理持也。又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以出知。降筵北面。以柶兼諸鞞。尙撮。坐啐醴。降筵。就。〔疏〕正義曰。尙撮。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撮。校勘記云。以出知。撮。理持也。又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云致幣也者。謂庭實以束帛致也。云言用尊於下也者。對冠禮酬賓束帛不用也。云亦受之於序端者。上受几于序端。知此亦然也。公食禮侑賓云。公受宰夫束帛。則此亦宰夫授之也。建柶北面奠于薦

東。糟醴不卒。〔疏〕正義曰。注卒字。嚴本及各本多作啐。周氏學健云。當作卒。上言啐醴。則非不啐明矣。褚氏云。酒單疏本士冠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辭已缺。尚存不卒解三字。戴震云。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今據諸說改正。○盛氏云。建柶。以柶插解中。尙枋也。敷云亦尙擗非。今案建柶而奠之。爲將受幣也。擗者進相幣

贊以〔疏〕正義曰。擗者自東塾至階西。故云進。注贊以辭者。釋相之義也。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敷氏云。辭幣。〔疏〕進。注贊以辭者。釋相之義也。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疏〕者。謂既受賜矣。不可以又辱盛禮。公

降一等辭。辭實降〔疏〕正義曰。敷氏云。辭者。止其降。且不許。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尙〔疏〕正義曰。聽

之命也。注云不連步者。李氏云連步者。足相隨不相過。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降拜。〔疏〕正義曰。爲將

井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至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今案詳燕禮。降拜受。〔疏〕受幣而拜也。公

辭。不降。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疏〕正義曰。楊氏復云。禮賓之禮有三節。受

端。而後授賓。恭之至也。禮莫重於幣。故賓受几受禮皆於筵前。受幣當東楹也。敷氏云。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

又過東矣。注云亦訝受而北面者。前行聘享時。訝授受。賓東面。主君西面。此亦訝受。而賓北面。主君蓋南面也。

云禮主於己。己臣也者。己謂聘賓。前聘享是將君命。故賓不北面。此禮賓是主於己。己臣也。宜循臣禮。故北面受幣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疏〕正義曰。注云

謂退至西階東面。俟君拜即降也。云不北面者。謙若不

敢當階然者。李氏云。鄉飲酒禮。賓主專階者皆北面。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疏〕

正義曰。賓見公拜而即降辭。賓雖降。公猶再拜也。敷氏云。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注

云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者。再拜爲公盛禮。賓不敢當。故不俟再拜而降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

前此授几授醴。公皆壹拜。此再拜者。禮賓之事。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疏〕正義曰。至此已畢。故須再拜以成禮。所以致謙敬也。

左馬者。上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爲上。庭下北面。以西爲左也。注云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者。解實自執左馬之義也。云效馬者并左右約授之者。說文。約。馬羈也。少儀曰。馬則執約。鄭注。約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猶呈見。此并左右約授之者。便實之執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實出以授實從者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士介。〔疏〕正義曰。受賓幣者。賓蓋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注云從者士介者。士介。〔疏〕鄭以下記云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上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爲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觀用束錦。辟享幣也。總

私事自闕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觀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觀之事。分賓觀。上介觀。衆介觀。爲三節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觀也。○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鄭注云。禮以體

禮容。私面。私觀也。既觀。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今案儀禮。見君謂之觀。見卿大夫謂之面。周禮左傳以私觀爲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弃疾事見昭六年傳。○注鄉戴校

集釋改彝。贊者居馬閒。校勘記云。賈疏居誤爲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所以然者。鄉時實已請觀。故今不復請。主君亦不辭也。敖氏謂此亦指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褚氏云。上

已言辭請禮賓矣。禮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觀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享君享夫人皆用束帛。今觀用束錦。是辟享時所用幣也。云總者總八轡牽之者。乘馬四馬也。每馬二轡。故知總爲總八轡牽之也。云贊者居馬閒扣馬也者。四馬

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以左右手各扣一馬助贊牽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闕右者。玉藻曰。私事自闕東。闕東即闕右。彼注以私事爲觀面是也。但此入門右。下指者辭後。實仍入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云奠幣再拜。以

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奠而不授。義詳觀禮。李氏云。由闕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吳氏章句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例云。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觀是以私禮見。故再拜

稽首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牽馬。褚氏云。注意看如賈人之等庶。擯者辭。〔疏〕正義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即指賈人。云介特觀也者。下上介衆介皆特行觀禮。明不隨賓觀也。

當於兩轅間也。注云不言君受，略之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者，經晉進授。則君受可知，故不言也。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已授而去也。受馬〔疏〕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已授而去也。受馬〔疏〕左至牽者之後故曰還。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此解經適其右受。其指牽馬者言也。自前，變於受皮也。〔疏〕四馬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在馬左。今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者右，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賈疏云：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轅北面，即宜接云賓階階東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明君受幣即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案聘禮賓觀，牽馬右之，入設，又實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云：馬出，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為節也。觀禮，侯氏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云：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為節。又聘禮面鄉，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鄉類正聘之享。故庭實用四皮，賓面鄉類正聘之堂。故庭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觀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饗餼，僮使者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郊勞，僮使者乘馬，使者降以左騾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觀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僮使者乘馬，上介兩馬，觀禮賜舍，僮使者乘馬，賜車服，僮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僮皮或四皮也。牽馬自前西乃出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自前西者，稍進而前，乃西行。又南行。賓階階東拜送君辭。拜送階東，以君〔疏〕正義曰：享幣不拜送，此拜送者，以私觀之幣是賓自致也。階東，西階東也。鄭以階東為鄉君，敖氏謂拜於西階東，別於己拜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於階下者，己臣也。今以饋禮諸篇考之，其說亦通。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疏〕正義曰：注由拜，校勘記云：楊敖由俱作猶，浦鐘云：其說亦通。拜也。君降一等辭。由拜，敬也。〔疏〕由，古通猶。云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者，或曰乃

當作已。上云君辭。此云拜也。是辭而猶拜。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疏〕

敬主君也。君降等再辭。於賓有加禮也。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正義曰。從。謂從賓而降。起。謂起而升階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類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實。未可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敖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為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誤。闕之可也。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 公少退。為〔疏〕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國。賓降

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疏〕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注云廟中宜清者。以宜潔清。故使

○以上 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玉錦。錦之文纖縹者也。禮有以少

正義曰。降立俟介覲也。注云玉錦。錦之文纖縹者也。禮有以少文為貴者。素即少文之

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寶與上介。是以少文為貴也。禮器曰。禮有以素為貴者。素即少文之

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云。亦玄纁束之類。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

寶觥也。私覲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寶。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攝也。

盛氏云。執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寶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是變也。但庭寶唯國所有。或馬

或皮。不定。經於寶觀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耳。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疏〕正義

皮以兩。殺於寶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贊者。奠皮出。〔疏〕曰。正義

注云皆者。皆衆介也者。上介祇一人。經兩言皆。故知兼衆介也。蔡氏云。衆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擯者辭。亦辭其

右。奠幣稽首。云贊者。奠皮出者。皮與馬殊。可奠之於地。故知介奠幣時。贊即奠皮先出也。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介逆出。亦事畢〔疏〕正義曰。此上介與衆介同以臣禮見也。擯者辭之。介以事畢故出耳。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也。後擯者殷受。乃分覲。上介以客禮見。衆介則仍不敢以客禮見。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疏〕

正義曰。注衆執幣者。校勘記云。衆執二字。楊倒。○盛氏云。上幣。

上介之束錦也。衆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擯者在前。舉皮者從之。執衆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爲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注云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敷氏云。出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盛氏云。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今案據敷盛二說。則此時未請受。亦未釋辭。似是也。若如注說。則此已請矣。何下文又云請受乎。委皮

南面。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敷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疏〕正義曰。注云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敷云。委皮之節。敷得之。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於上介也。上言其次。

〔疏〕於上介也。云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注云請於上介也者。李氏云。雖衆幣亦請於上介。介同時觀。統其立之位。約文互見。故經兩言請受也。敷氏則以上請受爲申言出之故。秦氏蕙田云。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實其事。本無二節。盛氏云。注疏泥於經文之次。且不知上文所云請受爲目下事之例。似失其實。敷說爲是。今案。請受。亦謂。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疏〕曰。注云嫌擯者一一受之。監杭本以一一請以客禮受也。

爲二。從巾箱嚴本。○敷氏云。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注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謂上介及衆介皆同時受幣。不一一授之。故云皆也。訝受者。執幣者西面。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疏〕義

曰。注皮先者。皮先二字。陳闡、通解、俱倒。○獨言士介奉幣。明斯時士介不隨入也。敷氏云。奠皮之處。亦參分庭一在南。注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案執皮者先入。亦庭實先設之義也。云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敖氏以固非衍字。褚氏云。敖謂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西面。公乃遙荅拜也。相者贊告之。〔疏〕正義曰。公荅再拜者。荅其奠幣之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是也。注云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西面者。以經云擯者出。故知立門中闕外也。知西面者。以士介在門外之西東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荅拜也。云相者贊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遠適也。〔疏〕正義曰。辟即遠適之意。士介聞公之

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荅拜也。云相者贊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位。遠適也。〔疏〕正義曰。辟即遠適之意。士介聞公之

十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侯擯者執上幣來也。〔疏〕正義曰。士。主國之士也。擯者已執上幣。故取幣祇須三人。此言取幣。賓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擯者進。就公所。〔疏〕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謂擯者自闕

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疏〕正義曰。注云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氏筠云。謂受於士。敖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敖說是也。云受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即上賓觀時

公側授宰幣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即上介觀時。宰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其敬有差等也。宰執幣者序從之。當一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

一一受之者。案執幣者即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敖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衆介觀。

右私覲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願言。事畢送賓之事。注云衆介逆道賓而出

在廟門外。此逆道賓出。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疏〕正義曰。注云公出。衆擯亦逆道者。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賓並行。闕亦六步。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賓並行。闕亦六步。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賓並行。闕亦六步。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賓並行。闕亦六步。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公在後也。云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者。六步。三丈六尺也。前行聘門外陳擯注。及大門內。公問君。事。無由問也。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此紹擯及賓並行中。間相去亦三丈六尺。故云亦也。

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紹摺。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遺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疏〕

正義曰。注鄉戴校集釋改。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者。敷氏云。鄉者行禮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為之也。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始入門之位。即聘時賓入門

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是也。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者。斯時賓北面將揖。公南面。正可於此問君居處。以序殷勤記念之意。云時承紹摺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者。即前賓入

門左注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是也。但上擯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彼注云上擯進相君。常亦南面也。敷氏以為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遺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為公問君之類者。朱子云。所引論

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拜其無恙者。無恙。言噬人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拜慶之。章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答賓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章說是。云公拜賓亦辟者。初迎賓入

門時。公再拜。賓辟。故知此亦辟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疏〕正義曰。問。毛本誤門。校勘記

闕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云。但言問大夫。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既

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疏〕正義曰。注云。既拜。客趨辟者。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

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鄭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

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而大槩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辟者。即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擯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僅

送於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顧回告君。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去者不荅拜。敖氏云。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於此見之者。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為反告賓不顧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鄉黨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避而不荅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為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即是禮當如此。當時為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右賓禮畢出公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亦知之。言賓請問卿。卿此聘字疑衍。云請問問卿也者。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經言大夫而不言卿。蓋嫌下大夫在內。云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以經言小聘曰問。聘亦稱問。嫌其近君。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云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者。問卿乃明日事。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王氏士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公禮辭許。禮辭。賓即館。小休息也。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公禮辭許。禮辭。賓即館。小休息也。

〔疏〕正義曰。注小休息。毛本小作少。嚴本作小。校勘記云。徐本通解俱作小。云小休息也者。謂自厥明訝賓于館。至是賓乃即館。明日又將有事。是小休息也。此一日之閒。行聘行享。及禮賓私覲。其事甚多。下勞賓及歸饗麻。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饗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

歸饗麻。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饗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

解惰。以成禮節云云。此之謂也。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疏〕正義曰。勞賓。往賓館勞之也。賓云即就也者。義已詳士冠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疏〕正義曰。勞賓。往賓館勞之也。賓

已公事未行者。是釋所以不見之故。公事。即問大夫之事。下記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幣既公家具之。則事大夫奠為公事可知。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蓋賓不見而使上介為之辭也。知上介辭者。以下經上介受鷹知之也。大夫奠

鷹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疏〕正義曰。大夫以賓不見。故奠鷹于地而再拜。上介為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受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者。上云卿大夫勞賓。此但云大夫而不言卿。明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也。云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者。周禮掌客職曰。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卿皆見以羔。是卿見來朝之君執羔也。此見來聘之

賓執鷹。是與見勞上介亦如之。〔疏〕正義曰。亦如之者。亦勞於其國君有異也。勞上介不見。而士介代受鷹。館。上介不見。而士介代受鷹。

右賓請有事。卿先往勞之。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變皮弁。服章弁。敬也。章弁。棘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章同類。取〔疏〕正義曰。自此至無償。言主君使人歸饗餼於賓介之事。○使卿者。以賓是上大夫。爵敵也。五牢者。一腥二。皆饗也。生二。餼也。注云變皮弁。服章弁。敬也者。李氏云。周禮司服。先序祭服。次章弁服。次皮弁服。則章弁尊於皮

弁。故云敬也。云章弁。棘章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章同類。取相近耳者。字林。章。柔皮也。說文。棘。茅蒐染草也。棘是赤黃色。詳士冠禮。蓋皮以茅蒐染之。故其性柔。釋名云。以棘章為弁。謂之章弁。是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章弁服。章弁服為兵服。而歸饗餼用之者。以聘用皮弁。皮章同類。取其相近故也。云其服。蓋棘布以

為衣而素裳者。鄭注司服云。章弁。以棘章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棘章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今案。司服注謂衣裳亦用棘章為之者。蓋據左傳國語皆云棘章之附注。又漢時。伍伯緹衣。丹黃色。與棘亦近故也。又鄭氏六月詩箋云。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裳。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

即戎。當以棘為裳。棘亦朱類也。章弁之制。自以司服注為正。此注云棘布以為衣而素裳。則衣用布而不用章。裳用素而不用棘。皆與司服注異。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其說或然。但棘布他書無考。鄭云蓋。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

陳氏祥道謂韋弁即爵弁。敖氏從之。今案。爵弁為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韋。而韋用一入之韋。固有不容強同者。陳氏說非也。云牲。殺曰饗。生曰饋者。饗兼飪與腥言。皆是已殺者。饋是生物。故以生與殺對言之。鄭注論語告朔之饋羊。亦云。牲生曰饋也。云今文歸或為饋者。胡氏承琪云。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饋禮。則古文作歸。今文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魯饋饋為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為歸還之歸。與古論饋餉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故不必改從饋。今案。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疏〕正義曰。注云。尊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是二字義本通。

下簣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是也。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不知朝服。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疏〕正義曰。上云禮辭。卑於皮弁。若賓既辭之。而仍服受之之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有司入陳。廟陳其積。〔疏〕是一辭而許矣。故即入陳也。注云。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者。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知館必於廟者。下文。揖入。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是也。義詳彼。聘義曰。饋客於舍。孔疏云。於舍。謂於賓館也。或謂注以饗饋為積。似誤。案周禮宰夫注云。積。謂牢米薪芻。則下所陳。亦積之屬也。萬氏斯大云。聘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考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餼。是一積也。聘之日。使鄉致饗饋。是二積也。此所以供其在館之資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供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餼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饗饋之禮。飪腥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蓋饗。謂飪與。〔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饗。割分言之。曰殮。曰饗。合言之。則曰積。今案。萬說是也。饗。謂飪與。〔疏〕享煎和之稱。割者。腥也。享煎和。飪也。是饗兼飪與腥而言。故經以饗總目之也。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

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鼯脚。腫。臄。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唯臄臄臄。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臄者有膚。此饗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臄。諸本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臄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筮用水。〔疏〕俱作臄。釋文集釋作臄。今案。嚴本

作醢。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燔者有膚。陸氏曰。燔。一本作爛。音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氏不烈云。案。膚此譌爲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飪。熟也。熟食不可久停。故脰有多寡。而飪皆一牢。鼎九。卽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腊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寶也。陪鼎卽羞鼎。其數三。卽下所陳臠、臠、臠。是也。陪鼎與銅異。辨見六銅臠之下。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爲首也。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爲上。陪鼎以臠爲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言鮮。則此魚鮓也。鮮腊。析而未乾也。鼎與屬羶之制。詳土冠禮。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爲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羶。陪鼎曰蓋。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羶大而蓋小也。羶以他物爲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屬。陪鼎小。其手舉之歟。秦氏蕙田以盛說爲長。褚氏云。庶羞應在豆。豆用蓋。不用屬羶。今案經明云陪鼎。而以爲豆。恐非。庶羞有盛於豆者。公食大夫禮是也。陪牛羊豕者。正鼎有九。而陪鼎止三。故以臠臠爲陪牛羊豕也。王氏士讓云。五牢之序。先飪。次腥。次乃及臠。實入館。先用熟者。次用腥者。臠則留以代價也。注云陪鼎三牲。臠臠臠臠者。公食禮注云。臠。臠。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說文。臠。肉臠也。段氏注云。臠字不見於古經。而見於招魂。王逸云。有菜曰臠。無菜曰臠。許不云臠也。而云肉臠也。亦無菜之謂。匡謬正俗駁叔師說。甚誤。然則臠臠臠。卽以牛羊豕之肉爲臠也。云陪之庶羞加也者。以庶羞是加饌。非正饌。故云陪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李氏云。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階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釋宮又云。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甬。今案。據郭云。北屬階。則堂塗直階矣。正鼎設于西階前。當稍近東。堂塗寬。故無礙。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則有礙堂塗矣。故當內廉以辟之也。當。對也。吳氏疑義云。飪鼎在西階前。稍東爲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爲一列。是也。故下經云如飪鼎二列。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者。腊之後卽列腸胃。以其出於牛羊。故在膚前也。楊氏復云。牛羊腸胃同一鼎。不異之。腠賤也。云膚豕肉也者。詳少牢禮。云唯燔者有膚者。鄭意蓋謂唯豕有膚耳。燔字或有譌誤。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記曰。君子不食圉腠。圉。犬豕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賈疏云。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又云。設殮。經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不言次陳位者。殮禮小。略之也。云宮必有碑者。賈疏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諸侯廟及天子廟有碑可知。鄉飲鄉射

言三揖。則序之內亦有碑矣。惟寢內不見有碑。但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李氏云。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之盈縮。進退設碑之處。鄭氏謂近如堂深。李氏釋宮中之云。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教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焦氏以恕云。此歸饗饋。醴百鬯。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庭。亦十列。繼醴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遷玉及賄禮章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分子降階。東。兩音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當以鄭說為是。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案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腍膋。乃退。彼注云。麗猶繫也。是其麗牲取毛血之事。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案說文。碑。豎石也。是碑用石之證。段氏注云。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絳纜。案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朱子云。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絳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今案朱子說與鄭異。並存之。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

有腥者。所〔疏〕曰。以饗賓也。

腥。殺而未烹也。不曰鼎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為二列也。無鮮魚鮮腊少。飪鼎之二故。每牢止七鼎也。設于阼階前。腥在東。與設醢同。二列者。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又在其西。當阼階之內廉也。北上上當碑。俱與飪同。方氏苞云。飪一牢外。復有腥二牢何也。飪鼎即日所需。腥鼎則翼日所需。始至未暇自割牲故也。○校勘記云。注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饗賓。案疏腊作腥。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從疏。案張引注無也。與徐本不合。今案數本有也字。○云有腥者所以饗賓也者。對上下四人皆饗。大牢無腥言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

醢醢。即二以並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菁菹。鹿。麋。菹。菹。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蠶醢。此經言豆實。但云韭菹醢醢而已。不言其他。賈疏因用朝事之豆六。去菹菹。麋。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蠶醢足之。蓋據公食禮。下大夫六豆。用韭菹。醢醢。昌本。麋。菁菹。鹿。麋。上大夫八豆。鄭注云。加葵菹。蠶醢。蠶醢。即蠶醢。又據少牢用韭菹醢醢。葵菹。蠶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

醢醢。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實也。醢。〔疏〕正義曰。西陳者。言豆自東向西設之。是東為上。故下又云東醢醢。屈。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為併。

醢醢。即二以並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菁菹。鹿。麋。菹。菹。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蠶醢。此經言豆實。但云韭菹醢醢而已。不言其他。賈疏因用朝事之豆六。去菹菹。麋。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蠶醢足之。蓋據公食禮。下大夫六豆。用韭菹。醢醢。昌本。麋。菁菹。鹿。麋。上大夫八豆。鄭注云。加葵菹。蠶醢。蠶醢。即蠶醢。又據少牢用韭菹醢醢。葵菹。蠶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

也。敖氏則以八豆有菹菹藥醬而無葵菹蝸蝓。謂經惟言菹菹醢醢。則爲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二說不同。後人或從買。或從敖。紛紛辨論。然經無正文。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則買敖俱失之。賈氏云。屈者。謂其上醢醢。醢醢西昌本。昌本西藥醬。藥醬西菁菹。菁菹北鹿麋。鹿麋東葵菹。葵菹東蝸蝓。蝸蝓東非菹。非菹西菁菹。菁菹西昌本。昌北藥醬。藥西菁菹。菁南鹿麋。鹿西非菹。非北藥醬。曲折而下。所謂屈也。今案買敖之說。與經二以並之文皆不合。賈以東上專屬醢醢。尤非。蓋非菹醢醢二者在東。其西爲昌本藥醬二豆。昌本藥醬之南爲菁菹鹿麋二豆。菁菹鹿麋之東爲非菹藥醬二豆。設法自東而西。復自西而東。故謂之屈。公食禮上大夫八豆注云。四四爲列。亦謂豆兩兩並列。東西各四。南北亦各四也。○校勘記云。注於監本誤作乎。云戶室戶也者。堂上以室戶之西爲正中。故知戶謂室戶也。云東上變於親食賓也者。案公食禮是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醢醢汁也者。案周禮醢人注云。醢。肉汁也。又云。醢醢。肉醬也。云屈猶錯也者。案此經言屈。下八簋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詳下。云今文並皆爲併者。詳十昏禮。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黍在〔疏〕正義曰。李氏云。繼豆以西。黍南稷。稷四黍。四也。錯者。取二物相間之意。吳氏疑義云。錯者。東一行北黍南稷。三行北黍南黍。四行北黍南黍。相間錯陳。與屈不同。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爲一。吳說是也。黍稷詳公食禮。蓋詳上竹簋方及公食記簋有蓋。下。六銅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銅。饗〔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六銅繼蓋而西。牛居東。西爲羊。南一列也。吳氏疑義云。北列牛羊豕。自東而西。南列牛羊豕。自西而東。屈也。今案經不言屈者。以可推而知。六者牛豕東西常易位。而羊居中不易也。注云銅饗器也者。銅是盛牛羊豕之饗。非盛肉也。周禮掌客注亦云。饗器也。公食禮。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注云。銅。菜和饗之器。是銅爲器名。故說文云。銅。器也。銅以盛和菜之饗。大饗銅銅爲饗名。鄭注士虞禮云。銅。菜饗也。注特性禮云。銅。肉味之有菜和者。詩閟宮。毛無載饗。毛傳。饗。大饗銅饗也。周禮亨人。祭祀共大饗銅饗。鄭司農云。大饗不致五味也。銅饗加鹽菜矣。是又以銅爲饗名也。段氏說文注云。案大饗。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銅饗。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饗盛之于登。銅饗盛之于銅。銅饗菜和。謂之羊。其詳在禮經。銅。經典亦作鈔。非正字也。內饗職。銅作刑。亦假借字。今案說文有鈔字。云。似鍾而長頸。鐘。酒器也。據說文。鈔與鍾相次。則鈔爲酒器。與銅異。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銅受一斗。兩耳三足。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

以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聶氏又云。銅是鑿器。卽銅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銅鼎。然則據鑿在銅。則曰銅鑿。據器言之。則曰銅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銅。則銅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銅三十有八。鼎簋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鼎簋十有二。子男銅十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銅。鑿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銅與鼎爲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銅鼎者。謂不殺則無銅與鼎。非爲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銅鼎卽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銅以盛煮牲肉汁。銅鑿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銅。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又西夾四銅。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銅鑿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銅。取一豕銅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銅。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注。飲酒而有銅者。祭之餘銅。此皆用少牢者。故銅鑿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銅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銅銅豕。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鑿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兩簠繼之。梁在北。簠不次簠也。凡銅鑿皆有之。公食記曰。銅豕牛豢羊苦豢薇皆有滑。是也。今案銅豕詳公食禮。兩簠繼之。梁在北。簠不次簠加也。凡饌風〔疏〕正義曰。郝氏云。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繼銅而西。梁居北。稻居南。注云簠不次簠者。謂要相變。〔疏〕梁稻加也者。簠簋同類。今不次簠而次銅後。以見其爲加也。云凡饌屈錯。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錯者。以兩簠止一行也。稻梁詳公食禮。簠詳公食記。

八 壺設于西序北上一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梁酒。〔疏〕正義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八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並。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又爲盛水之器。見周禮序官挈壺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爲投壺之器也。云酒蓋稻酒梁酒者。謂稻梁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醴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筥米之例。褚氏云。注謂稻粱二種。各四壺。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酌。今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散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錯者。兩兩並設。先稻後粱。不雜錯陳之。云酒不以雜錯爲味。

者。是釋所以不錯之意也。○此設于戶西者。八豆。八簋。六罇。兩簠。及西序八壺。共三十二器。皆陳于堂上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

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罇。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

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墻下。統於豆。〔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據公食禮。謂先設韭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

則其陳之必有異矣。唯郝氏敬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為醢醢。醢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麋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鹿之北韭菹。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蕙田說亦同。當以此為正。姜氏兆

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豆次序。而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為稷。稷南為黍。黍西為稷。稷南又為黍。黍東又為稷。故曰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

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靈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墻下南陳。而布置西夾之豆乃

東陳之。又以簋罇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抵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亦簋在豆南。四罇在簋南。兩簠在罇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罇罇在四夾

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黍酒梁酒各二壺。未知是否。二以並。東陳者。謂六壺兩兩並設。自西而向東陳之也。注云東陳在北墻下。統於豆者。鄭意

以豆罇罇皆在西墻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尚有餘地。故以東陳為在北墻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墻下者。以其統於豆也。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簠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則已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墻下。不知夾

固無南墻也。西夾東夾之制已詳前設殯節西夾六下。○王氏士讓云。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疏〕正義曰。盛

西統于賓。故任先陳在西。堂上之饌亦于西。西夾之饌亦先敘。饌于東方亦如之。夾室。〔疏〕正義曰。案之

指西夾也。如者。如其六豆北上以下。至皆。西北上。亦非菹其東。〔疏〕正義曰。李氏云。雖陳于東墻下。其陳亦以二以並南陳之儀也。唯設于東墻下為異。醢醢也。〔疏〕西北為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墻以東北

為上。故著之。注云亦非菹其東醢醢也者。上西夾設。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墻下。統於豆。〔疏〕正義曰。此亦以豆西有餘

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敷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非矣。云東西爲列。列當醴醴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醴醴音醴在東。則南北爲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爲列。米繼醴醴設之。知在醴醴南也。今案經云十以爲列北上。則是十筭爲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醴醴百簋。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粱于其間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簋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李氏云。醴醴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醴醴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也。○敷氏云。此米從餼者也。禮經釋例云。敷以此節在餼二牢之下。故望文生義。以爲從餼。非也。以米言之。簋簋之米從任牢。筭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饗。任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下即云筭及饗如上賓。則米筭在醴醴之上。則從饗可知。米百筭節似非其次。宜在醴醴百饗節之上。絕欄議在餼二牢節之下也。今案簋簋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任牢。筭米係春熟可即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留以備用者。故從生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俟考。○此以上皆陳于門內者。聘義曰。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門

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簋。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乘、簋、數名也。乘有五〔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注五簋。五字。徐、陳、闕、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門外之東也。下門西放此。爲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爲一列。首一列在西。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非駕牛馬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者。上任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外牢也。故米三十車。禾亦三十車。是皆視外牢也。米禾視外牢。下經文。云乘簋數名也。乘有五簋。二十四斛也者。乘簋皆量器之數名。下記云十斗曰斛。十斗曰簋。十簋曰乘。注云乘十六斛。是一乘爲十六斛。又五簋爲八斛。通爲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百四十斗也。此乘亦與四乘曰筭之乘殊。詳下記。云簋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簋或爲逾者。胡氏承琪云。鄭云不數之數。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簋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簋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簋爲逾者。逾疑當作匱。說文匱下云。甌匱器也。从匚俞聲。玉簋。隨。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庚之庚。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爲庚。與賈逵左傳注。唐尙書國語注皆合。今案。據此。則逾卽庚也。簋庚皆十六斗量名。而鄭從古文作簋者。周禮。陶人庚實二般。鄭注。豆實三而成般。則般受斗二升。然則二般。二斗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庚。

周禮疏謂庚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穀之庚混。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
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秬。數名也。三〔疏〕正義曰。禾亦為

可知也。注云三秬千二百乘者。下記云。四乘曰宮。十宮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為一秬。則三秬千二百乘也。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

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疏〕正義曰。薪芻義詳前股殮節下。敖氏云。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乘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束數未聞。今案。禾三十車。倍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者。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

米。芻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

轉者。以其向內為正故也。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為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

轉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為西轉者。非。今案。秦說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引聘義。即以明所以厚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無者字。○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聘義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是也。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使〔疏〕正義曰。賓不草弁。服也。外門。即大門。迎于外門外。敵禮也。不荅拜。亦為人使之禮然也。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以經所云大夫。即上君所使歸饗餼之卿。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為上大夫。故散文亦稱大夫也。揖入及廟

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揖入亦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疏〕有每曲揖之節。經不言者。文

者。今案。敖氏以為廟有外門者。臆說也。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入廟門也。入大門。賓與使者並入。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

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揖入立于中庭。此俟于門內。是謙也。敖氏云。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也。云諸侯行。舍於諸公廟者。賈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

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差之。故知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

於其孤廟也。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者。即記所云廟館。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疏〕正義曰。束帛。入三揖皆

行。皆猶並也。使者〔疏〕正義曰。使者即大夫。主人謂聘賓。賓在館則爲主人。與之並行也。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

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疏〕正義曰。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注云讓不

言三。不成三也者。儀禮經內。大率多言三讓。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也。此經但言讓。不言三者。褚氏云。主人第三讓。客遂不辭而先升。主讓三而客讓二。故云不成三也。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

升。亦道賓之義也者。胡氏承琪云。凡升階之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于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與客敵。或主人尊。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今案。此注是廣言三

讓之法。辭亦讓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謂主人一讓而客一辭。再讓而客再辭。至主人三讓。則客不辭而即升。是無三讓矣。此注即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使者。即謂大夫也。云今使者三讓。則

是主人四讓也者。案注今疑令之說。言設令使者三讓也。張氏爾岐云。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又云公雖尊。當其爲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今案。注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者。

此據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是公先升。而經亦言三讓。明其爲主人之道如是。與此異也。胡氏又云。此經大夫歸聘賓饗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觀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此後聘賓問

鄉至于階。讓賓升一等。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今案此說極明。云古文曰三讓者。此鄭從今文無三字。而疊出古文於注也。褚氏云。鄭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

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今案此節賈疏本欠明。教氏又爲宜從古文。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於階上也。〔疏〕正義曰。注

文之說。于是駁注者紛紛。而經義晦矣。今據張褚胡諸說申之。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於階上也。〔疏〕正義曰。注

階上也。賓館于此。有主義焉。故升降由階。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殊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賓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今案經云。拜餼亦如之。是饗與餼分兩次拜矣。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盛氏以拜餼亦如之在大夫辭之上。則

拜雖兩次。升降只一番也。蔡氏疑拜餽。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辭之。吳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蓋與張說同。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氏疑義云。辭而升。升而成拜。君臣之禮皆然。

注以為尊。受幣堂中西北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央。嚴本作夫。張曰。杭本以夫為夫。監本作央。四下。嚴鍾俱有也字。云趨主君命也者。斯時

大夫在西。賓不受于堂中。而至堂中之西受之。是急趨君命也。云堂中四。中央〔疏〕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

夫。老。家臣也。賓〔疏〕正義曰。云出者。出廟門也。○校勘記云。注儀。出迎。欲儀之。徐本。集釋。俱作揖。今案戴校集釋云。作揖訛。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

等。大夫從升堂〔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謂如前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蓋亦不成三

讓如初者。蓋儀禮略也。其後賓問癩。至于階讓。賓而癩。云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

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歟。注云賓先升。敵也者。前歸饗餼。大夫奉君命尊。故先升。此賓亦先升者。以儀

禮賓主體敵。亦得先升也。云皆北面者。以下始。庭實設乘馬〔疏〕乘。四。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疏〕止不降。使

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時皆北面也。庭實設乘馬〔疏〕乘。四。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疏〕止不降。使

之餘尊。故不降。賈疏未能發明斯義。褚氏云。敖謂降堂受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疏〕不言致命。〔疏〕

辟君禮。是也。至解不降之義。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為優。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疏〕非君命也。〔疏〕

正義曰。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疏〕稽首。尊君客也。〔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君客也者。義詳郊勞節勞者

因其禮而答之也。說亦通。云致對有辭也者。謂。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疏〕正義曰。俟者。俟

賓致幣當有辭。大夫對亦當有辭。但文不具耳。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疏〕賓拜送也。注云

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者。以經云受幣南面。故知授者。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疏〕出廟門。從者。〔疏〕

北面也。賓北面而大夫南面。以其為君使尊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疏〕亦訝受之。

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既稽首拜受。則賓亦宜稽首拜送也。注云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者。前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從者訝受馬。故知此饋禮大夫執左馬以出。亦從者訝受之也。又觀禮郊勞。侯氏饋使者。使者以左驂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饋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事與此同。

拜亦皮〔疏〕。正義曰。前迎于外門外。故此送亦于外門外也。李氏云。案鄉射禮。明日。賓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奔服。〔疏〕。知此拜饗饋亦于大門外也。拜于大門外。而云拜于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今案經云拜饗與饋。則二者亦殊拜也。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者。此掌訝職文。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謝。亦以告訝。而訝為之導也。以上鄉歸饗饋於賓。上介饗

饋三牢。一牢在酉。鼎七。羞鼎三。〔疏〕。正義曰。三牢者。一。腥一。醢一也。敖氏云。三牢。亦降以兩也。注也字。集釋無。云。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前賓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賓飪鼎九。此七為異耳。羞鼎同。云賓介皆異館者。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饗饋。先賓後介。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即已館受禮也。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

夾亦如之。筥及饗如上賓。〔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容。虛云。疏兩客字。同亦當。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言如。〔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容。虛云。疏兩客字。同亦當。作容。許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為賓客耳。今案

神說是也。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容。虛云。疏兩客字。同亦當。及饗如上賓。筥即米百筥。饗即醢醢百饗。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郝氏云。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氏云。米醢饗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饋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疏〕。正義曰。外牢。謂飪與腥也。牢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也。薪芻倍禾。則各四十車也。章氏云。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禾視死牢。牢十車。互文見義。注云凡凡飪以下者。謂自飪一牢至此。其所實之物。與其陳設

之序。皆如上歸。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饋之兩馬東

儀禮 正義 八 卷十七

二七

錦〔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僮鄉馬乘。此以兩。士介四人皆饋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牢米設當門。亦

十筥列。北上。牢〔疏〕正義曰。士介四人皆饋大牢。米百筥者。牛羊豕具曰大牢。謂每人饋以大牢及米百筥。故云皆在其南。西上。〔疏〕也。設于門外。設于所館之門外也。士介亦異館。或曰。據周禮掌客。凡介皆有饗饋。此獨

有饋者。饋具大牢。禮盛。故特著之。饗從略耳。然下記言士無饗。則士介本無饗矣。闕疑可也。注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饋陳于門西。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筥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者。李氏云。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牢。亦在米南。與宰夫朝服

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為異耳。今案精氏云。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宰夫朝服

牽牛以致之。執紉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疏〕正義曰。注士。校勘記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帛。亦略之。上介四面拜迎。〔疏〕也。云執紉牽之者。紉所以繫制牛者。少儀曰。牛則執紉。

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同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

云士介四面拜迎者。以其為主人。故知出門西面拜迎也。上經云。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門外米禾視死牢。此無死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後。適宰夫右受。

由前東面〔疏〕正義曰。上注云士介四面拜迎。此由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云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授從者。〔疏〕謂受時於牢東拜。拜訖。由牢後適宰夫之右受牛。斯時宰夫蓋亦北面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謂由牢前東面以授。無償。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疏〕正義曰。償。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闕。葛本。集

從者也。無償。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釋。通解。楊、敫、俱作償。李氏云。償當作償。下經記無償。及注不措賓同。秦氏蕙田云。案償石經及宋元本皆作償。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償。監本已改正。今案毛本作償。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饗饋。皆有償。此士介無償。義詳下記無饗者無償下。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謂士介既

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衆介自無不拜之理。故注補之。衆介兼上介在內。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饋士介。

右歸饗饋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

君。卿每國三人。不皮弁。別於主。

〔疏〕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分四節。賓初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次上介以私幣面下大夫。三也。次又設言大夫不見之禮。四也。此賓于聘之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即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為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并以問其卿大夫。則凡內外尊卑之閒。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親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而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三人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偏及三卿。其下大夫則惟使至已國者問之也。卿受于祖廟。重寶禮也。〔疏〕正義曰。賓問卿。卿不辭而即受之者。賈疏云。初君送客之時。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是也。注云重寶禮也者。謂不受于禰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祖廟。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接實。有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此則但使下大夫為擯而已。蓋禮簡於君也。李氏云。不必備士擯。是也。敖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為之也。盛氏云。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為上介之意同。注云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吳氏疑義云。注說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今案吳說似是。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宇也。〔疏〕正義曰。擯者下大夫也。大夫即卿也。下同。朝服三廟。茲受於祖廟。祖廟在大祖廟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王氏士讓云。案大夫二門入。大門東曲。又北曲而至都宮門。然後及廟門。賈疏仍主廟制一列之說。誤。今案公迎聘賓。在大門內。大夫迎賓。在大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是也。入大門後。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及至都宮門又揖也。每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宇也者。賈疏云。省內事。請入為席是也。宇門。屋宇也。不俟於庭者。下君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宇。李巡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宇。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今案大夫無屏。則宇當即謂正門內兩塾閒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云。著與宇音義同。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儀禮正義 卷十七

然則卿大夫士亦得通解守矣。蓋公揖入立於中庭，不復出。此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不〔疏〕云：注凡、徐本則揖入省內事。後復出而俟於兩塾之間，故賈以為下君也。几筵、辟君也。云：注凡、徐本作凡。誤。云亦從入而出請者，網擯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也。賈疏云：亦者，亦君受聘時。云不几筵，辟君也者，詳前几筵既設下。敖氏謂君使辱，不敢設神位以臨之，義可存參。庭實設四皮也。麋鹿皮。賓

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皆猶並也。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讓。徐本三作二。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實先升。〔疏〕則見其奉君命來也。李氏云：尊聘君之命是也。賓東面致命。致其君命。大

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疏〕正義曰：上賓致命為致其君幣。趨聘君之命。命。故此降拜稽首如見聘君然。賓

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不償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闕、葛、集釋、通解、楊、敖、與賓受饗饋禮同。惟在君側不償賓為異耳。以上賓問卿。下乃言面卿之事。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面亦見也。其謂〔疏〕正義曰：實私親用束錦乘

用束錦乘馬也。注云面亦見也者。前賓奉束錦以請觀。注：觀、見也。故此云亦。敖氏云：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覲。於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駁卑也。云其謂之面威儀實也者。以覲儀繁。面則儀簡耳。散文觀亦稱面。詳前賓觀下。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門右。大夫辭。階下辭迎之。〔疏〕正義曰：辭者。辭其入門

疏云：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敖氏云：於中庭南面辭之。褚氏云：階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下太遠。敖是也。賈又云：知迎者。下文揖讓如初。明迎之可知。賓遂左。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

之階。主人固辭於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固辭。徐、陳、通解、固俱作與。云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然後客復就階。〔疏〕右。為若降等然者。敖氏云：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今

案引曲禮者。證降等之法。此賓先入門右。因大夫辭而遂左。與降等之客先就主人之階。因主人辭而復就西階略同。故云若降等然也。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疏〕正義曰：

揖讓如初

中。旋並行。〔疏〕揖讓如初

中。旋並行。〔疏〕揖讓如初

中。旋並行。〔疏〕揖讓如初

者。謂如問卿時。三揖皆行。至于階讓。亦不成三也。義詳前。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褚氏云。注意必俟賓入。始從階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敷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理較勝。大夫升一

等。賓從之。大夫先升〔疏〕正義曰。前賓奉君命問卿。故賓先升。此則大夫西面。賓稱面。見之辭以相接。〔疏〕

正義曰。賓稱面。致面見之辭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閒。敵也。賓

放氏云。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亦振幣進。北面授。

〔疏〕正義曰。大夫對答其稱面之辭也。退西面立。俟賓拜送也。放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觀可知。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者。前受幣堂中西。注以爲趨君命。此受于楹閒。是行敵禮也。楹閒。堂東西之中。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也。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觀。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疏〕正義曰。幣如觀。亦東錦屨皮也。介

奉幣。介卽上介也。下同。注云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者。前觀主君時。上介及士介同奉幣請觀。此上介特面。卿士介不從而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衆介始觀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故上介與衆介同時

而觀。若臣之觀君也。今案云始觀者。謂前觀君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先觀。其初則上介衆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不自分別也。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入。因經無文。故注補之。李氏云。上賓面卿亦從介

如觀。介統於賓也。盛氏云。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案上介面卿。于賓者有三。焦氏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卽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門右。既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

損者二也。賓當楣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皮二人贊。亦屨皮也。〔疏〕

正義曰。贊義。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疏〕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詳前私觀節。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放氏云。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大夫辭。於

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於上。〔疏〕正義曰。不言反皮。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

〔疏〕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面卿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故知此亦大夫先升也。因經未言升。故補之。云今文曰入設者。胡氏承琪云。案上文賓面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

設。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間南。〔疏〕正義曰。注亦於楹間。毛本於誤作如。云亦於楹間南面而受也。敷氏云。介於楹雖降一等。然同爲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疏〕正義曰。此注補大夫降辭後仍升。敷氏云。降拜者。貶於卿。大夫既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於西階上。北面也。補言大夫之升亦密。○以上上介特面。下乃言衆介面卿也。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

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疏〕正義曰。如覲幣各玉錦束也。云。餘大約與其覲君同。注云賓亦爲士介辭者。前士介覲君時。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辭者。注以爲士介賤不敢致辭。賓爲之辭。故知此亦然也。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

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疏〕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

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於觀主君者。經

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不顧

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何其弗思甚邪。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疏〕正義曰。敷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

〔疏〕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疏〕正義曰。敷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

事。故拜其辱。今案下使者歸。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使者拜其辱。與此義同。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疏〕正義曰。注云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者。謂下大夫嘗

夫。三卿皆以幣及之。其五大夫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今案儀禮釋官云。諸侯下大

夫五人。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尙多。不止五人。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云君子不忘舊者。以嘗使至其國。即有

故舊之誼。故問必及。示不忘舊也。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疏〕正義曰。高氏愈

不親問。而使上介問之。取其爵之相稱也。止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右問下大夫

于卿之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既致公幣。而又私面也。今案如賓面

大夫若不見。有故。〔疏〕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注云有故也者。謂

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疏〕正義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

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褚氏云。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

夫。故於歸饗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韋弁。與卿歸饗餼同服。吳氏章句云。此卽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

注云夕。問卿之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爲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

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卽館。容有至暮者。于是宵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

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爲下子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

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堂上籩豆六設于

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君饌東上也。西上。故東陳。二以並同。

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疏〕正義曰。戶東。室戶東也。西上。變于

東陳。則與君饌異。方氏苞云。聘使卿也。而六豆六籩六壺。與掌客夫人致禮子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

○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

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八豆。此六。是殺于君

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西。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饌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

兆錫云。經不言籩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

是而誤邪。魚氏以恕云。君歸饗餼。經云非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

南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開。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

當以敖說爲正。敖氏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未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案

醢人朝事八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未之二。則六者非菹醢醢昌本饗饗著菹鹿麋也。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爲饗賁

白黑形醢醢鮑魚醢八者。依敖說去其未之二。則當是饗至醢六籩。而無鮑魚與醢。較爲的實。又凡設饌皆以豆爲木。則謂豆在西。籩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並。則是六豆分爲三列。六籩亦分爲三列。以次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籩六豆者。鄭恐人疑籩豆六爲籩豆各三。故著之也。章氏協夢云。君歸饗餼。堂上惟有八豆而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簠簋。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夫人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之意也。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酸黍清皆

兩壺。酸。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疏〕豆。正義曰。敖氏云。設于東序北上。亦統於

之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醴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目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開

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酸。白也。上言白。明黍稷皆有白。下言清。

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酸即是稻。清即是梁。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酸

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酸黍清皆兩壺。謂稻酒黍酒梁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

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薰田云。六壺盛三酒爲三行。稻最北。黍次之。梁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

清酒在東。並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

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殯不致。

設殯爲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所以異也。注云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

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是下於來朝之君也。賓如

受饗之禮。饋之乘馬束錦〔疏〕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饋之兩

馬束錦。四壺。無稻酒也。不〔疏〕正義曰。注云四壺無稻酒也者。上歸禮于賓。稻黍稷皆有清白兩壺。此去稻酒之

致牢。下於君也。兩壺。故四壺也。敖氏以四壺爲去梁酒。經無明文。義亦可通。敖氏又云。四豆者。去箸置鹿脯。四籩者。去形鹽臠。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致牢。下

右夫人歸禮賓介

儀禮 正義 八 卷十七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其陳於門外。黍稷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疏。正義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言主聘君於大夫。有陳皮束帛之間。故大夫於賓。亦有大牢八筐之餼。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面。介及衆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注云其陳於門外。黍稷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前君餼士介。牢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文。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饗餼。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稷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稷。則無稻矣。故知此八筐爲黍稷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並南陳。則黍二筐在北。粟二筐次之。稷四筐分爲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敖氏云。君餼賓米百筥。筥。牛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

今案君餼賓米用四種。大夫用三種。君用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亦所以爲差降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前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注云。米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西上。此陳於後。蓋亦在米南也。彼注西上。此

褚氏以爲東上之說。義詳彼。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饗餼。餼二牢。米百筥。皆設于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皆特牛。彼又無筐米。此

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大

夫之貴。〔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臣。再拜稽首受者。以大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而因其禮也。注云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

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七昏喪服詁篇。上

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粟也。〔疏〕正義曰。上介亦如之者。敖氏云。殺故也。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注云米六筐者。又無粟也者。上八筐無稻。此六筐又無粟。皆去其

加者也。敖氏云。米。六筐。蓋黍稷各二筐也。經無正文。說可並存焉。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詳上。敖氏云。於賓

上介使老。於衆介使士。所使

者雖賤。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者雖賤。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于賓壹食再饗。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疏〕正義曰：自此至致食以侑幣。君主

親食饗之禮。○壹食再饗。賈疏以為五等諸侯使卿大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再饗。已多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為禮解之。但以此為侯伯之卿之禮。則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

主侯伯之卿言。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考春秋內外傳。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食禮亦開行焉。此則古禮之尚存者爾。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食禮主於飯。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禮陳鼎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薦。是其證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

食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食。後言饗。而公食禮曰如饗。則饗在前可知。故云互相先後也。數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食。放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為一。詳士冠

禮。今文饗皆為鄉者。胡氏承琪云。說文享作言。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孝經曰。祭則鬼言之。凡言之屬皆从言。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

此注云今文饗皆為鄉。而公食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鄉者。則皆因饗而借。鄭所不從。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羞。謂禽羞。鷹鷺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

恩意也。古〔疏〕正義曰。饗食有定數。燕無定數。燕禮略輕於饗食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文倣作淑。子男一燕。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為禮。不得相決。注云羞謂禽羞鷹鷺之屬成熟煎和也者。案下記以禽羞俶獻連言。故知此羞謂禽羞也。但禽羞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而

注同以鷹鷺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疑義云。禽羞當為內則鶉鷄之屬。或然。云俶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無數。謂此云出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倣作淑者。俶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

清澗也。古文假淑為俶。鄭所不從。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日。饗食燕之明日也。王氏細解云。賓于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之拜賜為

儀禮正義 八 卷十七 三七

拜饗食燕也。上文羞俶獻。經連類及之耳。敖氏云。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云。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為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饗餼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今案敖以為失。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疏〕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殺於賓也。不言燕者。次。非也。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注云復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與饗獻矣。此復特饗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為介。故知介從饗也。若不親食。

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疏〕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疏〕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餼之禮。但無償為異耳。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敖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張氏爾岐云。他故。謂外喪。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餘皆可受也。云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張氏云。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償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資本宜赴爾。故仍無償也。古云文侑皆作宥者。嘉氏士奇云。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王享醴。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是宥與侑通。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疏〕

過也者。既言所用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雖無正文。但主君禮賓及歸饗餼。俱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琕瓚爵。蓋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琕瓚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琕。賤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通。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琕瓚爵。蓋天子酬諸侯。〔疏〕

正義曰。上言不親食之禮。此言不親饗之禮也。其致之以酬幣。而其儀節一與致食同。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既言所用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雖無正文。但主君禮賓及歸饗餼。俱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琕瓚爵。蓋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琕瓚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琕。賤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者以瓚。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瓚。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瓚。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禮器曰。琥璜爵。又王饗虢公晉侯。皆賜玉五穀。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饗。其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禮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再拜稽首受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士冠禮。醴實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饗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饗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饗皮即庭實。醴實而有束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爲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於天子諸侯故也。又云。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饗謂饗禮。禮謂醴實。馬者。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實執左馬以出也。杜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醴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有酬幣。詳燕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食若饗。二者用其一。又殺也。今案致食以侑幣。亦謂不親食者也。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者。經但云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敖氏云。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汎祭。是大夫相饗食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國大夫亦

有相燕之法。

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賓

聘義文。云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案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為已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敖氏云：還玉即還擊之義。亦通。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也。帥，道也。古文曰：迎于門。〔疏〕正義曰：賓襲，為將受玉。敬也。大夫即卿也。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外，古文帥為率。〔疏〕注云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者，賓在館如主人，上歸饗饋時，賓拜迎，是純為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為主。敖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琦云：此不純為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圭為君物，非已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為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即大門也。上歸饗饋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疏〕正義曰：注賓在下，嫌楹外也。校勘記云：在，陳本誤作佐。云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者，謂由楹西轉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邊道。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卿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韙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賈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子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聘賈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賈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賈不致。主人不拜。若公館。當稱館人。豈得稱主人乎。褚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賈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卽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案此二條駁賈正客館之說甚精。蓋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釋戴校集釋改鼻。云聽命於下。敬也者。上歸饗饋時。賈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褚氏云。不云階閒。而云碑內。近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敷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賈在大夫之左。大夫在賈之右。南面並受也。敷氏云。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故云若鄉者在君前受耳。云退爲大夫降邊通者。邊通是解退意。前行聘時。賈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邊通也。是也。但賈之邊通。以受圭璋重之故。負右房。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爲爲大夫降而邊通。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胡氏承琪云。案自卽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閒。南面。注云。並受也。今文無南面。卽並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大夫降。中庭。賈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賈降節也。授於阼階東。正義曰。注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賈降節也。者。大夫降。則出矣。非止於中庭也。乃言降中庭者。蓋爲賈降節耳。敷氏云。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賈乃發于負右房之位而降。是以之爲節也。褚氏云。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盛氏云。此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此賈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致以賓主自居。故異於常法歟。云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賈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蓋在阼階東。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賈還阼階下西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敷氏則云。既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今案敷說亦可存參。上介出請。賓迎立者。待還璋也。○敷氏云。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闈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為主，唯升堂由西階，面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為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為辟正主之故。江氏

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闈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為主，唯升堂由西階，面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為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為辟正主之故。江氏

亦謂敖說得之。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待君為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賓禘迎大夫賄用束紡。賄，人

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也。縛所（疏）正義曰：敖氏云：禘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于賓禘亦禘，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亦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盛氏云：于是言禘，則還璋之時尚襲矣。所

謂主璋特而襲也。○注今之縛也。校勘記云：縛，釋文作縞，云：劉音須，一本作縛。息縞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為今正縞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縞也。釋文：劉音縞，聲類以為今作縞字，此猶

作縞。縞乃縞之俗體，縞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以聲類證之，音縞是也。須乃縞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縞是也。釋文訛而為縞，案：注宜作縞，不宜作縞。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縞而音縞耳。釋文誤讀劉音，遂誤改注字。

監本作縛，亦誤。今案說文：縛，从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縛為今正縞字。案據許，則縛與縞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縛，不謂縞也。縛以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縞以色如麥稻名之。字从冃，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

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敖氏，俱無也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按爾雅釋言云：賄，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曰賄。故鄭以賄為予人財也。云紡紡絲為之者，說文

紡，紡絲也。段氏注云：各本作縞，誤。縞，絲之紡。猶布帛之績也。今案縞以紡而成，故謂之紡。詩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說文：專，一曰紡專。專與甄同。即紡絲之具矣。云今之縛也者，周之紡，即漢之縛，故舉

以示人也。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為遺聘君，而或以以為賄聘寶。惟敖氏云：賄，禮主于答其聘。盛氏云：賄，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聘但用束紡，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

已聘還之，主君子聘，一無所受，而又不不可想然已也。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綰之意。注所謂厚之至也，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為報聘之物。若以為賄聘寶，則當在公使彌贈如觀幣之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曰：子不知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之衣緇緇也，以緇緇當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

紡緇。子豈不得哉。此束紡可為衣服之證，而紡與禘對，則亦可見其為縞之厚者矣。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

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疏〕實。不在如中。是亦大饗言之耳。今案。賄以報聘。禮以報享。更端。故須禮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出迎。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庸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當云如還玉禮。不必言皆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敵。注云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享。用束帛加璧。有乘皮爲庭實。主君皆受之。故此一一報之。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法是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爲圭璋。此當爲璧琮之屬。乃亦言玉者。以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今文禮皆作醴者。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今文皆作醴也。此以形涉而誤。故鄭不從。詳冠禮禮于阼下。大夫出賓送不拜。正義曰。送不拜。與迎不拜意同。

右還玉及賄禮

儀禮正義

卷十八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明日賓將發。君往拜賓。賓來請命之事。○敖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就其館之稱也。張氏爾岐云。館賓者。拜賓於館也。注

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云云。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謝聘君之意。卽下拜聘享等是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

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受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主字。諸臣之

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家。諸下徐本、通解。俱有侯字。張曰。疏無侯字。從疏。○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

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見己之禮。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前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

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不見。而言辟。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

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爲稱。此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

大夫家有大門。入大門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爲同等

言之也。敖氏以爲外門。非。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疏〕正義曰。周禮司儀職曰。公館客。客辟。

送賓也。賓辟而使上介聽命。亦猶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而使上介受雁也。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

前覲時。受士介幣。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與相拜同。知西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西

面向之可知。云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擯是君之擯者。君尊。不自出辭。故擯者贊之。每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君與夫人有聘享。大夫

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之也。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

聘享。二也。問卿及管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謫

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經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

奠者之〔疏〕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乃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廢尊者之意。

意。故須請命而後拜也。周禮司儀曰。客從拜辱於朝。與此言請命不同者。盛氏云。此實拜辱。而其辭則曰

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周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遂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疏〕正義曰。自此至送至竟。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乘禽。受賜。大小無不識。

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見。訝為之

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注乘字。校勘記云。陳

本。通解。俱誤作承。已字。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諸本。今案。此為人己之己。不當作已。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己之受賜。大小無不識於心也。

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郊者。敎氏云。為當與主國為禮於此也。云自展輪者。郊。自展輪。已駕。僕展輪。鄭注。展輪具視。孔疏。

舊解云。輪、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輪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輪、轄頭轉也。皇氏謂輪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權之荅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具視。謂徧視之。今案彼是君禮。故僕展輪。此類大夫。則自展。公使卿贈如覲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疏〕正義曰。敖氏云。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君之幣也。

聘君。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是以物送行之名。既夕注亦云。贈送也。此臨行而有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覲幣。見爲反報也者。敖氏云。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今案贈如覲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爲君者。胡氏承琪云。公與君本爲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鄭不復易之。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不入無償。已也。如受勞禮。〔疏〕正義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償勞者。此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償。皆是著其異於勞者爾。其受以贈勞同節。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注云不入無償。明去而宜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不入門也。已。止也。卽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禮以郊勞始。以贈賄終。且俱在近郊。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上介。而使人竟。〔疏〕正義曰。上使卿贈賓。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亦各以其爵也。敖氏云。大夫親贈上介。而使入。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尊者不親受。今案。周禮訝士。中士爲之。此送至于竟之士。疑卽訝士。詳前君使士請事下。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疏〕正義曰。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疏〕曰。自此至拜其辱。言使者反命之事。○校勘記云。注使請反命於君也。請字。陳缺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無兵字。陸說是。逐而不納。

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 四七

逐。要義作遂。云一本遂作逐。監本作遂。張曰。鄭伯於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遂者。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為得。從監本。案何休云。隨後逐之。則當作逐明矣。張說殊迂。注云郊近郊也者。此使者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為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反命。猶復命也。郊人。疑即郊遂之官。高克事。見閔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有罪惡不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不得入者。鄭旁通傳記而為之說也。其實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朝服載廬。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反命必請。臣禮如此。蓋臣無突然見君之理。故必先請也。朝服載廬。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廬作廬。〔疏〕正義曰。注正其二字。校勘記云。陳氏本倒。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行時至郊。脫朝服。服深衣。今還至此。去深衣。仍服朝服。是正其故行服也。必朝服者。以俟君命。即入見君。故云敬也。褚氏云。敷謂及郊乃載廬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敷。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禳乃入。禳。祭名也。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又云。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廬作廬。詳前。禳乃入。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疏〕正義曰。注云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入。明是行禳祭乃入。故知為祭名也。云為行道累歷不祥。除災凶。禳之以除災凶者。說文。禳。禳禳。祀除厲殃也。周禮小祝注。禳。禳卻凶咎。今案。禳訓除。又訓卻。卻亦禳除之意。故云禳之以除災凶。此云乃入。謂入國也。下云乃入。謂入朝也。

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言他。容眾從者。〔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寢門外朝。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治朝也。褚氏云。西上。敷謂賓公幣在不陳不告耳。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謂此幣皆彼國君臣所贈賜。故陳之以為榮也。云其或略之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者。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上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則公私皆不陳。是於尊者詳之。卑者乃處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亦如夕幣也。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云公幣君所賜也。私幣卿大夫之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

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終。卿大夫之幣。如食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一一臆陳而多舛錯。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

〔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者。注意以經云皮左。明皮在東帛之左。是不加於其上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令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即庭實。

據經云。東帛各加其庭實。則在皮上矣。敖說似亦可從。惟謂皮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皆用皮。亦有用馬者。此言皮左。謂庭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幣一耳。焦氏以恕云。案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又拭暨展之。會諸其幣。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西爲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並同可知。公南鄉。君乃朝服出門。

左南。〔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夕幣時也。此陳幣禮與夕鄉。幣略同。故鄭據彼言之。出門。謂出寢門也。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疏〕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纁不坐。以事未至。詳前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下。吳氏

爲賓執圭。非。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也。經略。故注補之。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某國名也。名。集釋。敖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陳。閩。監。葛本。通解。俱脫。君已二字。閩。監。葛本。集釋。俱倒。云君

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君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命也。云某君某國君也者。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者。春秋時。魯有桓宮僖宮。故舉以爲證。云必言此者。此字指某君再拜言。云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者。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而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己之不辱君命可見矣。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

面並受也。不右。〔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由便也。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案。公南面。左爲東。宰自公左授使者。是在使者之

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使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注以為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命皆同。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命聘於某宮可知。略之。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寶受之也。寶受璋。當亦坐纒而致命。今案亦如之。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王說。是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言可知。故略之也。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賄幣。束紡也。鄰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告後亦授宰藏之。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

有高子國子。為貴彌。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為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幣之列。故知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疏〕正義曰。注士介從取皮也。在外也。禮玉亦如之。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至束帛。士介從取皮也。〔疏〕毛本從作後。校勘記云。益

本。集釋。俱作從。通解作後。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遵從之。謬矣。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釋宰也。禮玉。即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即束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傲上經言之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為庭實。玉束帛宰受之。乘皮則士受之也。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後有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也。云上介出取至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章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出取。與上經注賄幣在外。上介取以授賓同。但

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贖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

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贖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

贖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

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君者。此則使者所得幣也。故至此始言之。必執幣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爾岐云。自郊勞至贈。行八度禮。賓皆著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今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該終也。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疏。正義曰。然字斷。授上介幣。注云。注女與汝通。授上介幣。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疏。正義曰。注云。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者。謂公言稱善。使者當入己之物。與君物異。故不授宰也。當復陳之。拜之。故以幣授上介。而再拜稽首也。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謂上介受幣。當復陳於故處。此是私幣不告也。亦略卑。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也者。賓之私幣。雖陳而不告。幣于朝節。注云。詳尊而略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

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疏。正義曰。獻。獻於己君也。若者。有無不定之辭。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獻禮。與此異。某君之賜也。明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田云。有獻。謂彼國之君於常賜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敖氏以為贈禮中之物。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者。非實之私物。詎可云獻乎。今案。稽秦二說是也。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言某物為彼君服御物。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獻而謂之忠孝。亦謂其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

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疏。正義曰。注云。不必其當君也者。言未必可當君用。或其以為賜下之羞乎。親。君有賜而不拜。為君之答已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此二條皆言弗親獻之義。此親獻而不拜。亦是為恐煩君之答已。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則必答拜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疏。正義曰。敖氏云。徒以告。下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之。士介四人。旅。答。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稽。氏。云。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

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介言亦如之。則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僻經矣。前士介觀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案精說極明析。賈疏云。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故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

上幣授。〔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敖氏云。服字恐誤。案服字敖改作之。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曰。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鄭蓋本此爲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也。方氏苞云。昭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聘于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待君之復賜。宜也。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者。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宰不能徧授。故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於己賜。嫌。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疏〕正義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

云。至此不別上介。乃退。君揖入。〔疏〕正義曰。注云君揖入皆出去者。謂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知與士介同拜賜。皆出去。〔疏〕君揖入者。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言之。敖氏以爲君後入。非也。介皆送

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門者。即前出聘之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疏〕日。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是也。乃退揖。揖別。〔疏〕正義

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此乃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疏〕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屈辱而副己退揖。介退去。揖辭使者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疏〕出使也。與前大夫拜辱意同。云隨者。謂於門外揖別時即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爲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拜士介者。以次差之。上介尊。當再拜。士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拜。似可疑。若以爲總三拜之。則多於上介之再拜矣。若人各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

言三也。

右使者反命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今案主人二字疑衍。正祭每獻訖。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酢。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此言每獻奠。輒取酌。自酢者。指亞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為迂曲。張說亦未的當。敖氏云。亞獻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酢于酢。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

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更起酒也者。上三獻禮成。欲獻從者。故更起酒。以為行酬之始。禮經釋例云。凡一人舉解。為旅酬始。案鄉飲酒禮。主人獻眾賓畢。一人洗升舉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爵。與彼一人舉解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也者。賈疏云。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鄉射一人舉解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疏〕正義曰。正祭云。從者家臣從行者。則是凡從行之人皆得與於獻。不特室老士已也。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高氏愈云。從者雖以國事出。然風塵委頓。亦已勞矣。故特獻之。并行酬以息之。云皆升飲酒於西階上者。案特牲禮。眾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階上。故此獻從者。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

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疏〕正義曰。乃出。出廟門也。敖氏以此為飲至之禮。禘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辯室老亦與焉也。〔疏〕氏云。歸而告反。禮之常也。步飲至禮各別。楚子重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奠。奠上奠而未舉之爵。辯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眾臣。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偏也。云室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文不具。亦與可知。上介至亦如之。〔疏〕正義曰。至。至其家也。亦如之。亦如其禮門奠禰也。李氏云。士之初行。不釋與可知。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不書耳。

右使還禮門奠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疏〕正義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國人未告。則反。〔疏〕禮。或所聘國君薨。及夫人世子喪。或出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為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者。

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為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者。

案遂。謂遂行聘事。以國爲體。公羊傳文。言已至國。則不可以已也。云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闕人未告則反者。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上經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士既請事。則已入竟也。上經又云。及竟。乃謁闕人。闕人問從者幾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不郊勞。子未君。正義曰。注云子未君也者。案春秋經。文八年。天王崩。九年。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敖氏云。聘不主於嗣。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極。正義曰。注云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極。正義曰。注云就尸極於殯宮者。賈疏云。聘爲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極。故不就祖廟也。褚氏云。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宮。云又不神之者。筵几所以依神。若設之。是以神道待之矣。故李氏云。殯宮不筵几。未忍異於生是也。敖氏謂此亦受於廟。盛氏云。此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爲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爲不廢命。在主國爲不死其君也。敖說非。江氏琦云。賓必就尸極者。猶之聘君薨。歸復命於殯之義。其必致命殯宮者。猶之賓未將命死。以棺造朝之義。方氏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受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今案盛氏江氏發明受於殯宮之義甚精。方氏以夫人世子喪證之尤確。敖說斷不可從。

不禮賓。喪降事。正義曰。平時行聘享訖。則以醴酒禮賓。今因君薨而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君薨而子未君。使大夫受。亦非正主。故不行禮賓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卽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爲腥。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饋。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饋亦致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饋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饋亦受可知。饋。饗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賄。賈殺禮爲。疏。正義曰。賄。卽賄用束紡。禮玉。卽上所云禮玉束帛栗皮。贈。卽使者至郊。使膺贈如觀之。不備。賄者。敖氏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爲辭。故闕之。贈者所

禮。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所飲食。不禮賓。謂喪餼饗食。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賓唯饗餼之受。加也。饗食有使人致之法。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法故也。賓唯饗餼之受。加也。

以答私觀。遭喪則不觀。故主國亦不贈。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者。即
掌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槩言之。不若敷說之細密。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

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疏〕正義曰。於此云受于廟。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聘

也。注云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
三人爲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者。爲喪主。則其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受。大夫於君之妻

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爲輕。故可接吉耳。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
受仍設筵几也。然其中亦尚有辨。既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觀之禮。則禮所降者。

不禮實。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贈耳。敷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
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憐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

文所云也。敷一之。非。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
今案。盛氏之辨是也。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

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疏〕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
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本誤必。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

釋。通解。楊、敷、俱作以。又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死。云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
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即大夫。

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吳氏章句云。
遭喪。即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嘗將命及受之之服。故總言以補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

敷氏專以爲君喪。盛氏專以爲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鄉大
夫之禮也。主人。即所問之鄉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鄉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素純

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爲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練冠。練布
爲冠。小祥所服也。臣爲君喪服斬衰。爲夫人世子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

冠。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雜記。大夫簋宅。史練冠長衣以簋。亦是權制此服以接吉耳。彼注謂長衣練冠爲純凶服者。
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此對斬衰齊衰言之。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

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長衣衣在外。中衣衣在裏也。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掩尺。玉藻曰。長中繼掩尺。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蓋今廢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深衣。是也。純袂寸半。深衣篇文。蓋深衣不爲繼掩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深衣爲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爲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深衣。及江氏永深衣考誤。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李氏云。無使臣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聘。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而奔喪矣。今案入竟則遂者。謂已入竟始聞本國君薨。則遂行聘事也。

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謂國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既接於主君矣。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猶未至也。蓋本國有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

云哭于巷。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者。李氏云。君赴未至主國。不敢專館爲位而哭。故哭于巷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之父死。將出。哭於巷。敖氏云。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盛氏云。哭于巷。別於私喪也。巷哭。則不爲位可知。奔喪所云赴者。既至之禮也。敖引之。非。今案敖說。褚氏亦辨之。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上赴者至則衰而出言之。衰于館。言但于館內著衰也。云其聘享之事自若若吉也者。以其主國未得赴告。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云今文赴作計。詳既夕記。

受禮。受饗。致於賓者。今赴未至主國。不敢不受也。然則殮亦受之矣。

不受饗食。亦不受。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受饗食者。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加。注云亦不受加者。上經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此亦以饗食爲加禮。故不受。

受耳。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疏〕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今案吳說是也。長衣練冠。雖非純凶服。亦是凶服之類。注凶服中包之矣。賈疏謂正行聘享著吉服。恐非。注云禮為鄰國闕者。襄二十三年左傳語。張氏爾岐云。謂鄰國有喪。為之微樂也。今案鄭引之者。見鄰國哀樂一體之義。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者。言赴已至主

國。則可以凶服將事。不服吉服也。唯稍受之。稍。稟。〔疏〕正義曰。注云稍稟食也者。下記句而稍注同。周禮內宰。宮正。廩人。掌

稍稍給之。故謂米粟為稍。說文又云。稟。賜穀也。是稟食乃米穀之類。無性牢可知。中庸之既稟。亦是給以來者。或以為兼有肉食。誤矣。稟或作廩。非。周禮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芻。給牛馬。稍。人粟也。

此承上赴者至。而云唯稍受之。則稍外無一受矣。即或赴至。而歸饗餼。亦唯受其米芻薪而已。其牲鼎之屬。必不受之。蓋喪已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稍所以受之者。以鄉行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爾。○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所聘國聞

喪之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

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郝氏云。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上也。不升堂。臣見君子堂下也。今案。敖氏謂衰而執圭。是已。雜記曰。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言之。非謂歸而復命時也。注云復命

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蓋不忍死其君。故歸必於殯復命。是事亡如存也。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疏〕正義曰。注

靜。云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者。是釋所以不哭之義。告請之事。即謂下辯復命也。敖氏云。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據經言子不言世子。故釋之。案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鄭引春秋薨

丘之會。宋襄公稱子以證之。孔疏。案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今宋襄公未葬父。當稱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

左氏之義。未葬以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君。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曰。奔父之喪在家。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諸臣待之亦然。

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者。謂自陳公幣以下。平時聘歸一公賜告。無勞。復命於君者。今亦一一復命於殯。故云辯復命如聘也。云無勞者。以勞出於

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者。謂自陳公幣以下。平時聘歸一公賜告。無勞。復命於君者。今亦一一復命於殯。故云辯復命如聘也。云無勞者。以勞出於

君。今君薨。不可代君。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子〔疏〕正義曰。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此云子臣皆哭。則上

作勞辭。故知無勞也。與羣臣皆哭。亦子臣同可知。敷說是也。皆哭者。痛君親之不親

也。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訖。除去幣。更與介前入

近殯。北鄉哭。是也。褚氏云。復命不得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哭訖出。祖括髮以下。乃行奔喪禮也。敷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恐無此情理。蓋誤解入爲入門耳。注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

夕者。案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在殯前北鄉。以其新至。故與朝夕哭位別也。出祖括髮。悲哀變於外者。以其出而祖括髮。殯東祖括髮異者。入門右。卽位踊。從臣位。自哭至。正義曰。注云從臣位者。謂入門右卽位。就阼階下臣位也。

鄉哭。成踊。此雖子禮。其哭踊之節。亦與彼同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筓。聞君薨。家道增帷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右出聘後本國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徐行而不反。不往也。

注謂其父母也。毛本無也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敷。俱有。又凶服干君之吉使。徐。陳。監本。集釋。敷氏。俱作干。嚴。鍾。闕本。通解。楊氏。俱作子。戴氏震云。干訛子。敷氏云。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已則不往也。

其致之則受之。盛氏云。案唯云不饗食。則其他皆受之矣。牲牢乘禽之屬。亦得受之者。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是也。今案經云不饗食。不云不受饗食。則敷說是矣。注云私喪謂其父母也者。謂使者之父母也。云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者。不敢以三字直貫下句。蓋經云哭于館。明在館哭之。不哭於外。是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也。云衰而居。明居時服衰。行禮不服衰。是不敢以凶服干君之吉使也。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乃駁之。謂當使上介攝。案下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宣八年公

羊傳文。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今案鄭引之者。體奉命歸使衆出。聞喪不反。君不使人代之。則至彼國。當終其事。故其禮如此也。據經云不饜食。則已行聘享可知。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疏〕曰。注云。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者。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禮為父斬衰。為母齊衰。此私喪中兼有父母。故兩言之。聘為吉事。已有喪。不可居前。故使衆介先。而已服衰從之也。上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明是成服而后行者。奔喪曰。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謂以君命有為者是也。與平常至家三日而后成服者異。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者。此以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請反命。即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斯時亦使衆介先。已徐行隨之。君令之入。乃易朝服者。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云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謂出公門後。釋朝服。返衰服。哭而歸家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謂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及哭踊之節。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謂吉時在道深衣。今衰而從。是與吉時異也。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

右聘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竟。則聘事已聞於主君。不可未入竟。則可皆於君而反矣。○注始。校勘記云。陳本作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主人皆為之備具而殯之。必殯之者。以反國尚需時日也。周禮掌客注云。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賈彼疏云。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其說是也。稽氏云。若死於侯閒之後。介攝其命。為致聘享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為致聘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其說更密。初時上介接聞命。〔疏〕享之禮也者。以聘享主君及夫人之禮。皆君所命。不可因賓死而廢。故介攝而致之也。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命。故今得代致之。此下言介。皆謂上介也。君弔介為主人。雖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曰。古者

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曰。古者

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禮君有致送之禮。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而反缺斂衣物邪。方氏君不弔焉。使人弔。苞云。鄭蓋以爲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

不親。〔疏〕正義曰。注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解經不弔爲不親弔也。李氏云。士喪禮。君有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今案寶與上介死。君親弔之。此不親弔。亦其差也。若寶死未將命。

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椁造。〔疏〕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誤。注謂侯閒之後也。毛本謂作請。校勘記云。

徐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謂。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本。今案賈疏云。是以鄭云以椁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字解是也。當作已。○敷氏云。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既則殯其柩於

館。注云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者。前寶入竟而死。未至國。此云未將命。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爲侯閒之後也。侯閒者。前寶至。下大夫勞者以寶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寶曰。侯閒。此後大夫帥至于

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死。則必以棺造朝也。云以椁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寶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椁造朝。所以體死者之心。明必達君命也。朱子云。禮寶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寶請閒之後。

而寶死。則以椁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侯閒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

注又以爲知禮。胥失之矣。案此論甚精。足與經義相發明。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寶既復命往卒殯乃歸。謂往。送

柩。〔疏〕正義曰。此若介外。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者。士介卑。不接聞命。故不以椁造朝也。敷氏云。於寶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文互見也。今案上寶死云。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又

云。大夫介卒亦如之。是上介死。寶復命後。必送其柩至家。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故言雖士介。寶既復命。必往送其柩至家。視殯卒乃歸也。但寶與上介死言君弔。此不君弔。略之。王氏士讓云。案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

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

右出聘賓介死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疏〕自此至三

介。言侯伯行小聘之事。○校勘記云。陸氏曰。享本又作饗。盧氏文昭云。注面猶觀也。下。敷有今文禮作禮五字。案下
記不禮注。古文禮作禮。敷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敷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敷
氏聘禮正誤。不禮一條。在禮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今案嚴本無此
五字。從嚴本。○小聘不曰聘而曰問者。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相問。卽謂小聘。不
享有獻。不及夫人者。盛氏云。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遣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
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
注以獻爲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面私獻。私獻言於私面之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是
也。主人不筵几。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案筵几所以依神。
不爲神位。故不設筵几也。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琦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何必贅言不
筵几乎。鄭氏以爲禮輕。是也。不禮。不以禮禮賓也。面不升。注云。面猶觀也。謂私觀庭中受之。不升堂也。不郊
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殺於
聘者。故注云。記貶於聘。所以爲小也。其禮如爲介。三介。如爲介。如爲〔疏〕正義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殮
夫降於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注云如爲介。如
爲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爲大聘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爲之。故其禮同也。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疏〕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爲盟會之屬者。蓋大聘雖定以三年。而若遇盟會之歲。
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惟古者盟會之事。天子主之。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又有司盟掌盟載之灋。故其時盟會少而聘問得如常期。厥後霸國爭雄。擅相摟合。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幾於

無歲無之。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中間相隔二十一年。非古法矣。餘詳篇首鄭目錄下。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

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疏〕正義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

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敷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爾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今

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敷訓卒為已。是也。張說非。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途如楚乞師。為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為時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為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

今謂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論書名。略同。是名即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

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言名。左傳反正為乏。止戈為菴。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

皆同。蓋簡以竹為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為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不編連者。張氏爾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衆簡編連也。吟

少書于方。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牛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

少者。今案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據校勘記。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不

改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疏〕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敷氏有。云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

史也。書必璽之。〔疏〕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敷氏有。云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者。敷氏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

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云人內史也者。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即內史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尚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而問盟首焉。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與大戴禮盛德篤虛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置之者。據襄二。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十九年左傳云。蠶書追而與之。是書必置之也。杜注云。蠶。印也。

〔疏〕正義曰。敷氏云。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是卽是者如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注云爲書報也者。上云束帛加書將命。此云反命。雖不言書。明亦有書可知。故注云爲書以報之。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疏〕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注云既報館之。書達於彼君。故云書問尙疾也。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尊制。未知所之。〔疏〕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疏〕入既受命於君。出遂見宰。問

幾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敷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用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齋者。說文。資。貨也。从貝。次聲。齋。持遺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行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齋其義分別。胡氏承琪云。案鄭君雖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見典婦功典稟注。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齋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疏〕正義曰。校勳

無既字。案疏有既字。戴校集釋據石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衍。刪之是也。注少退別於其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淳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位也。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日朝為每日常朝。其說甚鑿。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注云。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也者。謂夕幣之時。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及將行之日。使者入朝。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是也。注不徒云夕幣。而云夕幣之間。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常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以別於臣之處也。

出祖釋轅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轅。為行始也。詩傳曰。轅。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轅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轅作載。〔疏〕曰。校勘記云。注轅涉山川。張氏曰。釋文釋經釋轅之注云。注跋涉音同。此轅蓋跋字也。從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殿。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闕。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轅涉山川。亦作載。集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跋同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載。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載。為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後。知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載祭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載既為祭名。則祖不得又為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奠釋菜之釋。敖氏云。釋載者。釋其所載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視祭酒之為。案此解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祖載。載。壤也。釋載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載上也。鄭注月令。乃載字。賄解。案此以祖為祭名。而載為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為將行而釋幣以告之。皆與此載祭有異。故泉水疏云。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載。在家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是三者不同。後人欲牽合為一。故多岐說。云詩傳曰載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義以證載為祭名也。云春秋傳曰。載涉山川者。襄二十八年左傳文。云然則載山行之名也者。謂載本山行之名。而出行之祭。亦因名為載也。詩鄘風。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載義同。云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

者爲轅祭酒脯所告也者。此解所以釋轅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爲轅祭所告之。使無險患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子諸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轅祭有尸。此無尸。亦天子諸侯禮異也。周禮大馭職曰。犯轅遂驅之。鄭注。行山曰轅。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善蜀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注義同。說文解轅字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轅。既祭。犯轅轅牲而行。爲犯轅。是許義亦與鄭同。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者。凡送行飲酒謂之餞。泉水詩曰。飲餞子禰。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爲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存。云禮舉乘車轅之而途行者。此謂委土爲山。乘車轅山而行也。若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轅之而行。說文及犬人注所言是也。月令孔疏。泥於轅壤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轅者唯車之一輪轅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轅。今案此轅祭與孟冬在家記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爲山。則與常祀爲轅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云其牲大羊可也者。言轅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犬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又詩曰。取抵以轅。是犬與羊皆可用也。此鄭廣言釋轅之禮。非謂卿大夫轅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轅作轅者。胡氏承琪云。祓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蠶浴。此祓與轅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疏〕正義曰。雜記孔疏引此記作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愼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瑛。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爲六等。必重言之。而義始明也。今從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校勘記云。蒼。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蒼。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震云。蒼倉古通用。今從石經。注象天圓。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圓。以韋衣木板。陳本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上。今案。毛本上誤三。○圭與纁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凡圭所同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也。說文云。刻。銳利也。案圭形上銳。雜記疏云。刻。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圭博三寸。殺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銳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刻上。

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注云圭所執以為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蓋皆執以通信也。云剡上象天圜地方也者。殺上左右角。則成圓形矣。上圜而下方。故云取象於天地也。云雜采曰纁。以章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者。纁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章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百也。一布為一就。今案雜記曰。藻三采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孔疏案聘禮記云。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是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觀禮注云。朱白倉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布為二色。三采故六色。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為詳明。賈說與孔亦大略相同。唯所引觀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即雜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纁以薦玉。蓋取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則朝天子者不唯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璵者。詳上經受命時。賈人四面坐。啓櫃取圭。重纁下。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疏）正義曰。敖氏云。朱綠者。纁之采也。存朱而加綠。不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纁皆九寸推之。則纁八寸者。玉亦八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例其餘耳。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者。謂降於朝天子也。李氏云。此聘圭之纁。采為一行。二采共為再行。與朝圭纁異。周禮典瑞曰。璵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八寸。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璵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璵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盛說是。雜記疏引典瑞纁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蓋於朝舉天子。則自相朝亦然。於問舉諸侯。則聘天子可知。故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

采成文曰綯。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皆〔疏〕有為天二字。今案。注玉字重。修監本誤作王。上以玄下。非天地之地。聶本誤衍。○皆玄纁繫者。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皆以玄纁為繫也。綯組者。組有采色也。賈疏云。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義。張氏爾岐云。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即所以飾繫者。今案。張說分別最明析。敝氏以皆玄纁為句。謂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為之。表玄而纁裏。其說無據。不可從。褚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為句。注云采成文曰綯者。論語。素以爲綯兮。馬注云。綯。文貌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綯。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者。繫與組同為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飾。繫連於纁。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有事。則或垂其組。或屈其組。以爲飾也。云皆用五采組者。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者。謂繫之本質。上用玄。下用絳。賈疏謂上下皆據垂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即淺絳也。云今文綯作約者。胡氏云。古从句之字。每多作勻。如詩酌酌原隰。釋文。酌本作响。然則綯約本一字。說文有綯無約。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綯。擊類以爲約字。蓋擊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約同綯。本之擊類。集韻以紉爲綯。則非。雜記注云。紉施諸縫中。不得與綯混爲一字也。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齋皮馬。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不夕也。古〔疏〕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齋猶付也者。說文。齋。持遺文肆爲肆。〔疏〕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齋猶付也者。說文。齋。持遺也。周禮掌皮鄭注。予人以物曰齋。故云猶付也。知大夫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者初行。舍於近郊者。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者。幣爲肆陳之。亦俟其至郊付之。皮馬付之。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者。聘君聘夫人之幣。皆於朝付之。此於郊付之。是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衆見之也。云古文肆爲肆者。胡氏云。古肆肆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鄭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此爲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右記朝聘玉幣

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馮翳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馮翳，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況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對畫分二事。唐石經賸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不謂辭卻也。經謂賈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今案段說是也。吳氏章句云：主國或有非分之賜，則辭之。固以請，乃答之也。此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非矣。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疏〕正義曰：注云館者必於廟者，據禮運曰：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及此經歸饗饋于賓館。云及廟門賓揖入是也。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者，據此記云：寢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云云。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者，周禮隸僕曰：蒙五寢之婦除黃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又曰：人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是廟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適土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至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爲寢以薦其先。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爲異。王制注謂寢爲適寢。寢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未必有適寢。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蓋亦在下室之東。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上日具浴。謂使者下及士介也。〔疏〕正義曰：爲之。與下室別爲門牆。故可以館客也。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上日具浴。謂使者下及士介也。客。〔疏〕正義曰：內則曰：五日則澤湯請浴。三日具沐。此爲客之禮亦知之。然則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具者，備而勿缺之謂。○核勘記云：注管人，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下。

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

殮不致。不以束帛致命。〔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者。謂上經宰夫朝服設殮。但云設之而已。不云以束帛致命。草次饌殮具輕。〔疏〕命。是不致也。云草次饌殮具輕者。殮是始至之禮。故云草次也。言輕者。對歸饗餼

大夫奉束帛。賓不拜命。以不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命。敖氏作也。云以不致命者。謂上經設殮時賓無拜受之致命為重。賓不拜命。〔疏〕文。以其不用束帛致命。故不拜也。方氏苞云。賓初至。力乏事紛。故殮不致。重

煩賓答。沐浴而食之。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疏〕正義曰。注云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以賓雖不拜。猶沐浴禮也。以記者記此。明重於殮者。必沐浴而食可知。或曰。沐浴。以其初至。道路風塵故也。

右記設殮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疏〕正義曰。此即上經厥明訝賓于館記補之。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悉與彼同。唯主聘而言。故不言諸侯卿訝也。敖氏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校勘記云。注客。要義作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者。賈疏云。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云如今使者護

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盛氏秦氏舉。有賓即館之文。與此同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鄭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案。至于國賓入館下。即云次于舍門外。則敖說似是。注云使已迎待之命者。張氏爾岐云。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今案。鄭意蓋以

此訝即大夫士之訝。故下注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也。又見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

訝者執鴈。士〔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訝既將公命。而又以其擊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賓既將公事。復見訝者執鴈。〔疏〕之外。示相親也。大夫執鴈。士執維。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賓既將公事。復見

之以其擊。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疏〕正義曰。復見之以其擊。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擊不相屬。故改為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謂聘君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既畢。即復見訝者。

答禮尙疾也。云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擊。注訓又為復。蓋取重義繼義。謂既將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為又。而訓為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之見訝。報其來見之禮也。云使者及上介執鴈。擊介執維。各以其訝者。賈

疏云。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三禮札記云。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云諸侯有掌訝之官。於此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下。又云諸侯無掌訝。殊相矛盾。考周禮掌訝職文。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掌

訝職也。又曰。諸侯有彌訝。彌有大夫訝云云。鄭注謂此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矣。周禮序官。掌訝中士八人。諸侯當以下士為之。若大夫為彌之貳。職掌較重。士亦各有所掌。何得日日伺候於賓館外也。鄭賈謂諸侯無掌訝。而自訝將公命以下。即指為大夫士之訝。恐非。吳氏疑義云。訝將公命。所謂訝。蓋掌訝耳。烏

得謂即上節之大夫士。況賈疏所引。又皆掌訝職掌之事。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今案。據此。則首飾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乃聘日迎賓之訝。自此以下。則皆謂掌

訝也。今姑依鄭釋之。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俟後人考定焉。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疏〕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器謂圭、璋、璧、琮。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瑞與器殊。

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尙書亦曰五器。注云言國獨以此為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

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瓊圭璋璧琮以瀕聘。舊說謂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若子男。

儀禮正義 卷十八 七三

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癩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正義曰。敖氏云。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視宗卜史。杜注解宗為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為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為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為止息也。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為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敖氏云。君。謂朝君也。蔡氏云。君。謂外諸侯來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單疏要義俱無所字。似無者是。癩大夫之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門外。大門外也。癩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將聘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纁授賓時。敷之耳。注云。慎之也者。主輕物。而執之如重。以心存戒慎故也。氏云。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授賓之時為然。記者特於此發引曲禮者。證執綯如重之義。彼注云。主。君也。克。勝也。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躬如也。躬。釋亦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韻。古文皇皆作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躬如也。躬。釋亦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韻。古文皇皆作王。

作窮。張氏曰：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覆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間。安知非鞠窮若蹶蹶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盧文弨云：賈疏，躬躬，謹敬也。上丘六。下丘弓反。與此鞠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此借常語為物名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則唐初已然。殿本亦作躬。今從之。然鞠窮古義不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作受。○此言賓執玉之容也。注云：皇自莊盛也者，莊，嚴也。莊亦訓盛。蓋自於嚴之貌。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則不亢。故云讓。敷氏以讓為後君升堂。褚氏云：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下注又以志趨為闕遜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注又引孔子之執圭以為證云：執圭鞠躬如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皇疏云：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圭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縮縮，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王者，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數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為皇。故不從古文。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爭，爭鬪之爭。重失隊。疏曰：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自莊盛也。義當為皇。故不從古文。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也。而後。猶然後也。疏曰：授玉時，褚氏云：集說諸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儀儀。秦氏薰田云：敷繼公以授如爭為句。承下如送為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為句。趨授如爭為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賓退而下階。若以下為下堂。退為出廟門。恐非文次。今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爭鬪之爭五字。校勘記云：五字嚴徐集釋俱無。翟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下引釋文而誤。云重失隊也者，解授如爭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恐其失隊。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卷遜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疏曰：正義曰：敷氏云：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階趨進，翼如也。色足如有循可知矣。○注至此云舉足。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賈疏

有至字。無云字。今案。嚴本有至字。從之。又云。卷豚而行也。豚。嚴徐作遜。釋文作豚。張氏從之。今案。鞠躬如也。躬。集釋作窮。云發氣舍息也者。經義述聞云。下及享發氣為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茶音舒。公羊。茶作舍。此皆古人讀舍為舒之證。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此趨謂疾趨也。曰又。則入時亦趨矣。云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遜而行也者。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與卷遜字同。至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為卷遜行也。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集解引孔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皇疏云。遲。申也。氣申則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階級盡至平地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簿之外不趨正義。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陸氏以為誤。非。

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容。陳本誤作客。○張氏爾岐云。出。執圭入門。心變見於威儀。門將更行後事。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統指實入門以下而言。

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魏氏曰。溫本作鞠躬焉。案以躬為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經注凡三見。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蓋偶遺之。實皆作窮耳。○此入門亦謂將

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容也。其所以敬謹者。唯恐玉之或失隊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

也。孔子之於享。疏。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於面矣。聘主於敬。享貴於和。故其禮。有容色。容貌如是。○注發氣。校勘記云。嚴徐。本無氣字。今案。各本有氣字。是也。云發氣舍氣也者。舍氣即舍息。詳上。云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者。亦鄉黨篇文。引以為盈容之證也。

衆介北面踰焉。容貌舒。疏。正義曰。敷氏云。於享乃云踰焉。以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敷說為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公劉。踰踰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

踰踰有行。私覲愉愉焉。容貌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俞俞。○賈疏云。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列說。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

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敷說為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公劉。踰踰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踰踰有行。私覲愉愉焉。容貌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俞俞。○賈疏云。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列說。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

解引鄭氏云。愉。愉。顏色和也。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疏〕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爾岐以爲兼指賓介。是

可證也。○注舒鴈。釋文。鴈下有也字。張氏從之。嚴。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疏〕正義曰。徐本俱無也字。云舒鴈者。爾雅釋鳥文。詳士昏禮。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異說。〔疏〕注云復記

執玉異說者。敖氏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聘使鄰國。不可限越失容。以爲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閒作干。〔疏〕注土物。徐、陳、土

俱作士。誤。云隨入不並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爲禮。或四皮。或四馬。執之牽之者不並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西爲左。西上。故在左

者先入也。云閒猶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爲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閒而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爲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詁訓閒

爲代。其義較顯。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廡也。餘。〔疏〕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故不從古文。物皆東。藏之內府。〔疏〕主人受賓之幣。唯馬則出之於廡。餘物皆

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觀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是也。必知藏之內府者。周禮內府職曰。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雜記曰。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注。以東。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

藏於內也。此雖言諸侯相弔舍之禮。與聘殊然。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疏〕正義曰。注傷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敗字。通解。楊氏。俱有。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今案嚴本有敗字。從之。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以此句爲論聘用玉

儀禮 正義 八 卷十八 七七

之事。天地所化生。對人所造爲者言之。鄭注周禮大宰商賈阜通貨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是謂玉爲貨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者。謂朝聘假玉爲瑞節。以通信。蓋重禮非重玉。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其爲德者。蓋玉以比德。若多之。則有重玉之意。而傷害其爲德矣。敷氏云。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盛氏云。貨謂玉帛庭實之屬。不專指玉。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乃對文異。散則通之例也。此二句以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貨對幣言。明是指玉。鄭說不可易。

見也。〔疏〕正義曰。注愛之。校勘記云。陳、閩、監、葛、愛俱誤作受。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鄭以上貨爲聘玉。故以此幣爲享時所用束帛。束帛爲人所造成。與天地化生者異。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節其愛之情。有是忠信之實。乃用幣以將之。重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是禮爲其所掩沒矣。敷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束帛也。幣疑當作蔽字。自覆蔽。謂其可爲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聘禮志曰。聘厚則傷德。財修則珍禮。與此文稍異而義同。

其幣爲之禮。古〔疏〕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上言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此云賄。卽賄用束帛文賄皆作悔。及出有賄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遣聘國者。蓋亦不可過禮也。云于讀曰爲者。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爲也。是于爲聲義相近。故讀從之。云言主國禮實。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者。鄭讀于爲爲。而又訓在爲視。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爲之財。不可奢。亦不可豐也。引周禮者。司儀職文。證在聘爲賄之義。彼注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帛。禮用玉帛乘皮。及賄之屬是也。云古文賄皆作悔者。胡氏云。賄正字。悔同音假借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褻。藉。謂繅也。繅〔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以繅藉玉者。案。繅以薦玉。義已詳前。繅所以繅藉玉者。所以繅藉玉。亦稱藉。典瑞曰。繅藉五采五就。是也。陸氏佃謂經言繅。又別言藉。則

凡執玉無藉者褻。藉。謂繅也。繅〔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以繅藉玉者。案。繅以薦玉。義已詳前。繅所以繅藉玉者。所以繅藉玉。亦稱藉。典瑞曰。繅藉五采五就。是也。陸氏佃謂經言繅。又別言藉。則

藉非纒著矣。其說誤。但此記無藉者。則指圭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覲。鄭注。藉。蔭也。謁。藝文實相變耳。有蔭爲文。謁見美亦文。無蔭爲質。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覲。璧琮加束帛而謁。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以此注後條爲是。孔疏雜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謂朝聘時用圭璋。特寶主俱謁。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謁。是已。而又牽合垂纒屈纒之文。謂垂纒之時則須謁。屈纒之時則須覲。殊未明析。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謁。尤爲非理。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纒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謁。無藉則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則賓覲執圭。公覲受玉。及享。則賓謁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覲謁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纒爲有藉。屈纒爲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謁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覲。璧琮加束帛而謁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纒爲有藉。執圭而屈纒爲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竊詳經文謁覲是一事。垂纒屈纒。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啓櫝取圭。垂纒以授宰。宰執圭。屈纒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纒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纒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垂之文。而無謁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纒而授上介。上介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謁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覲。既授宰玉則謁。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嚮。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纒北面。上介執璋屈纒。立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謁覲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爲禮之正。故辨謁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而不以謁覲爲禮。豈非玉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泯然。經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泯之邪。敷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以束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實主授受之時。皆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覲。則於其有藉者謁可知。乃不言之者。謁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曲禮注後條。而楊說更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覲。而不言有藉者謁。則敷說亦可從耳。

右記揚襲之節

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疏〕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胡氏承琪云。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賓時。今文禮爲醴。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

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賈云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禮尊于東箱及祭醴再扱爲一節耳。或曰。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禮異也。義亦通。

云今文禮爲醴者。胡氏云。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醴賓既皆破爲禮。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疊今文作醴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疊古文作醴者不用也。禮尊于

東箱瓦大一有豐。瓦大。瓦尊。豐。承。〔疏〕正義曰。箱。毛本作廂。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本。集釋。俱尊器。如豆而卑。作箱。箱。正字。廂。俗字。○敷氏云。士冠禮。醴尊于房中。勺。解。角。柄。和。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脯如版然者。或謂〔疏〕正義曰。勺。解。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詳燕禮。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皆取直貌焉。〔疏〕此醴賓時

所用薦脯也。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疏〕正義曰。詳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

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實執。〔疏〕正義曰。主人之庭實。謂醴賓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吳氏疑義云。以出矣。士。士介從者。〔疏〕即上經注所謂主人牽馬者從出也。以經無文。故記補之。注云此謂餘

三馬也。左馬實執以出矣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訝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訝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疏〕正義曰。言既覲。則獻行於覲後矣。觀與獻皆是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私禮。而觀有定。獻或有或無不定。故言若也。

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自序尊敬也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

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

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

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是此意。擯者入告。出禮辭。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疏〕

正義曰。司儀職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吳氏章句云。擯者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奉物禮輕。由東面轉北面再拜。注云。奉物禮輕者。對私覲禮重入門奠幣也。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東

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疏〕正義曰。禮請受。詳上經士介私覲節。注云。以宜並受也者。賓東面坐奠獻。擯者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

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為解也。李氏云。擯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於賓北取幣。賓固辭。公答再拜。拜受於賓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再。唐石經

數氏云。云答。則拜非為受也。此說是。然則公答再拜者。答賓之再拜稽首也。云固亦衍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覲時賓固辭之固為衍字也。說詳彼注。

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疏〕正義曰。相拜者所立。上經云門中。此云闕外。文

夫子中庭。東藏之。既〔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必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婚

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疏〕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古人同族多稱昆弟。其稱兄弟。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變〔疏〕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注云婚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

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類弁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遺也。謂獻也者。遺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為遺。以別於聘問之間。謂此問與上言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固獻君并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雖於君有獻。

亦不及夫人矣。經言者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敖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夫人。即經所謂夫人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之國。究當以鄭注為是云。

右記覲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君有疾若他故。〔疏〕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閩俱誤作宮。葛本

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者。卿亦稱大夫。必知使上卿者。以其代君受聘享。當使職尊者。不使下卿也。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

賓大夫易處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經作門。誤。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者。案自下聽命。在堂下聽命。今文無而。〔疏〕也。與還圭時。賓自碑內聽命。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同。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還圭時。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同。賓降亦降。與還圭時。大夫降中庭。賓降同。故云如還圭然也。云而賓

大夫易處耳者。謂還圭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云易處也。云今文無而者。前還圭時。負右房而立。有而字。此亦當。不禮。辟正主也。古〔疏〕正義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賓也。敷氏云。必言之者。嫌受其聘

有而字。故鄭從古文。不禮。文禮作禮。○校勘記云。古文禮作禮五字。各本俱脫。嚴本。集釋。通解。敷氏。俱有。敷氏古誤作令。注云辟正主也者。正主謂君。以大夫代受。不敢儼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辟也。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請有事。固曰〔疏〕正義曰。經惟云卿大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記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某子某子。發幣于大夫。敷氏云。服皮弁服。郝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敷說為長。注云以與

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者。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饗饋。今案。記云幣之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者。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已國

之下大夫。幣有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已。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尚未問卿大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

及。蓋賓請有事之時。即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因知幣之及已。先往勞也。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之類。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

右記勞賓

賜饗唯羹。餼一尸。若昭若穆。羹，謂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簋尸若昭若穆。容父
不祭可也。古文〔疏〕正義曰。注云羹。餼謂一牢也者。卽謂饗餼之餼也。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唯是祭其
羹爲羔。餼作臚。先大禮之盛也者。是字指羹餼言。賜饗有餼有腥。又有餼。今唯言餼。則其他不祭可知。
論語君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餽餘。此歸饗是大禮。餼又主君潔烹以賜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簋尸若昭若穆。容
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廟者。以經云簋一尸。而又云若昭若穆。則或昭或穆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
廟也。容父在者。謂或父有廢疾。或父已請老。子爲大夫出使在外也。敖氏云。尸云簋。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又云。
唯羹。餼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云簋一尸者。嫌并祭祖廟當異尸也。章氏協夢云。數謂並祭祖廟。而唯一尸。若然。
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敖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
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今案。敖說之非。盛氏及江氏琦亦俱辨之。云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
餼而無羹。故不祭。若然。則士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於廟。不祭可也者。盛氏云。士
介初行。亦告於廟。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詳士虞禮陰厭節。盛氏謂賤不載主。未確。
至謂士初行亦告廟。撥之出告反面事亡如存之義。士當亦與殯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爲羔。餼作臚者。胡氏云。案。說
文羹本从臚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羹爲羔者。蓋字之闕脫。餼作臚者。臚當作稔。說文。郊特牲臚祭。
古文。蓋借穀孰之稔爲之。傳寫又誤作臚耳。爾雅。饋餼。稔也。釋文。稔本作餼。此二字互借之證。郊特牲臚祭。
臚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經釋幣卽埋之。
不云載之以出。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疏〕正義曰。
存以備參。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之臣攝官也。云孝孫。云孝子。云孝孫。
又云孝子。云皇祖。又云皇考者。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敖氏云。字祖而證考。亦假設之辭。注云僕爲
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禮運曰。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爲祝者。亦是使僕攝祝也。定
四年左傳。祝純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編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爲之。釋官云。
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祭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矣。
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故惟簋尸無簋日。又無主婦助
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祭。且館於大夫之廟。記云如者。亦略倣其大節爲之耳。注云今

文無之者。蓋鄉於字句。假器于大夫。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為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假

於士。去國冀反者如此。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而臣不敢用也。勝肉及廋車。廋。猶賦也。廋。度

者。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賓者。亦可為祭器。而臣不敢用也。勝肉及廋車。人。也。車。巾車也。二

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疏〕正義曰。注云盼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鄭注。盼讀為班。周禮。之。明辯也。古文盼作紛。〔疏〕匪頌之式。鄭司農云。頌讀為班布之班。是盼頌班三字義俱通。說文。班。分瑞玉。

爾雅釋言。班。賦也。郭注。謂布與蓋。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盼猶賦解之。云度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

之官也者。釋官云。度。車。注以廋人巾車當之。考周禮廋人下士。而巾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

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養馬。廋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

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或曰。廋車蓋度

人巾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云賦及之。明辯也者。此謂大夫受饗而祭。祭訖。盼肉廋

車。賤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辯也。云古文盼作紛者。蓋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聘日致饗。急歸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大禮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

矣。乃於是日即歸饗餼。是急歸大禮也。大禮。謂饗也。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者。謂

不以殘日也。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胡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

積膳獻。鄭注。膳獻。禽羞俶獻也。此天子禮諸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古文既爲餼。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爲既。云。十行本。古文既爲餼。毛本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案此餼爲既者。以餼爲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若以爲既致饗之既。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焉。云稍。稟食也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鷹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爲偶也。故致之亦以雙。然則乘禽即謂鳥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鷹鷂之屬者。爾雅曰。舒鷹。鷂。舒鷂。鷂。莊子。命鷂子殺鷹而烹之。左傳。饗人竊更之以鷂。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爲證也。云其歸之以雙爲數者。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曰五雙。謂實也。實饗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實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實與上介耳。若士介。則閒日矣。胡氏承琪云。古文餼。爲既。案饗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饗。氣。或从既。餼。氣。或从食。自經典假氣爲雲氣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事私觀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饗之省。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饗。雖不言儀禮古文。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爲饗者。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者。轉从今字。使人易曉。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士中日

則一雙。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實不辭。拜受於庭上。介執之以

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疏。正義曰。注其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敷。俱作也。受亦如之。士介拜受於門外。通解作止。下句敷作上介受之以入告。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

云執一雙以將命也者。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人。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私

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稱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之文也。實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實日日亟拜乎。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

記云凡獻。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禮輕。上介受如賓。士介受於門外。皆倣受饗餼禮。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晉

其始可獻也。聘〔疏〕正義曰。注比放也。校勘記云。監本比誤作此。云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放與傲同。義謂之時賜。謂其致禽羞傲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也。餘詳上經燕與羞傲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詞比。謂禮如乘禽。不知彼生此熟。烏能傲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知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乃請觀也。禽羞傲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今案此節文義難解。述聞以爲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級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饗餼之鄉。以達於君而已。非即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即日問也。方氏菴云。請觀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饗餼者以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命。非受饗餼之日。旋請旋帥以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詠帥之。乃終言其事耳。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訝帥之。自書于大史氏。皆其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爲請觀之證。鄭專主宗廟言者。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疏〕正義曰。注云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者。聘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入。游觀非正也。故自下門入。下門蓋即便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如闕歟門。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有似非其次四字。未有絕欄在此四字。今本致禮下。絕欄在此。〔疏〕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云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爲致饗食之禮。上經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備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故知各其以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欄在此也。盛氏云。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以卿。致上介

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饗也·今案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節·非·

右記致禮者之爵服

士無饗無饗者無償

謂歸餼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償·唐石經·嚴·徐·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楊·也·俱作指·李氏曰·當爲償·今案監本·毛本已改從償·○上經歸饗餼云·

士介四人·皆簠大牢·是無饗也·上經已言無償·但未言其義·故記明之·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此句亦非其次·宜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亦非其次四字·今本俱脫·嚴·徐·

措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賓私親退·即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實〔疏〕正義曰·注云凡致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簠簋·饗禮今亡·禮·謂君不親饗賓

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即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實與上介也者·上經實與上介·君皆饗之·唯七介不言饗·故知其者指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者·謂其所實之物·周禮饗人·加籩之實·稷·芡·栗·脯·蕡·芡·栗·脯·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芡·菹·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實加籩豆當各六·上介加籩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籩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故特

謂之·言皆者·皆實與上介也·云亦實於簠簋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簠字·疑爲衍文·蓋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謂豆實於簠·簠實於簋·但記不言簠簋·亦非簠·或謂豆實濡物實於簠·籩實乾物實於簋·說亦可從·云饗禮今亡者·

詳上經公子賓壹食再饗下。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疏〕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閻、監、葛、楊氏。俱誤言此。以見無文可證耳。已詳上。無饗者無饗禮。以其卑也。

右記致饗與無饗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正義曰。上經大夫餼賓米八筐。上介亦知之。不言米幾種及筐大。謂賓與上介。注說是。云器寡而大略者。謂筐止八而每筐容米五斛。是器寡而大。對君餼米百筥。筥半斛。器小而多者為略也。

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恐人疑既將公事為行聘享事畢。故特明之。云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者。蓋問大夫畢。即請於主國以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獻謂俶獻。無日數。言非一日。所以盡殷勤。故又有旬而稍之禮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疏〕正義曰。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者。賓受君饗餼。補之也。訝聽之義詳上經。注云唯稍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右記賓請歸拜賜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疏〕正義曰。注介大夫也。宰夫獻。爲主人代。〔疏〕正義曰。數氏云。燕禮充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毛本介誤亦。○缺。宰夫獻。公辭。〔疏〕正義曰。數氏云。燕禮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今案。宰夫獻。卽燕義所謂使宰夫爲獻主也。宰夫當爲膳宰。辨見燕禮。釋官云。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故此記因之。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者。如左傳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吳公子札聘魯。遂聘齊。聘鄭、聘衛、聘晉。是所聘不一國。此則特爲己國來。聘訖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秦西乞術聘魯。事在左傳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贈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君。二者不同。鄭特引以爲重賄反幣之證耳。盛氏云。賄、主國所以遺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紡。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享者。上經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重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敷以賄幣釋之。非、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今文無重字。案無重字。則厚答聘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右記特聘宜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曰上。集釋、通解、俱有辭也。在、存也。〔疏〕字。○此及下三節。卽上經公館賓時。所謂聘享。

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因經未言贊拜之辭。故記補之。注云在存也者。謂在卽存問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案取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正義曰。注云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盛氏云。夫人與君同主社稷。故其辭鄭重如此。若曰。君貶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注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者。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下。止云拜者。是書文。其實節。君貶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賜也。大夫曰老。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末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君貶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賜也。大夫曰老。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承上君館之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嚴、徐集釋。俱在君貶寡君節下。敷同。今本秦氏世佐。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爲順。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脫九字。通解祇有下七字。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者。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李氏云。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釋皮帛謝主人上。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其次宜在此。今案李說與注異。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實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疏〕正義曰。主、毛記云。注所以謝之下。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敷氏、俱有也字。楊氏無。○敷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爲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而實釋皮帛以謝之。則其館於大夫士家之廟益可見矣。注云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敷氏謂難乎其爲授受。恐非。之意。敷氏謂難乎其爲授受。恐非。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疏〕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敷氏云：饗之親饗之也。主過則餼之。餼之腥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記云：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腥。集釋作生。云餼之辭。腥致其牢禮也者。腥將殺而未烹。左傳：餼牽竭矣。服注：腥曰餼。是餼亦訓腥。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云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者。張氏爾岐云：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故致辭異也。引聘義者。證有過不饗之事。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者。過。失誤之小者。有過。雖不親饗。猶腥致之。有罪。則不唯不饗而已。亦不餼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敷氏以過為上經若過邦之過。餼即餼之。以其禮之餼。又以下節。其介為介。饗賓有介者。尊。〔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其介為介之上。有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

其介為介之上。有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其介為介。饗賓有介者。尊。〔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為介。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為上介者。敷氏云：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為禮故也。今案上經饗食實介。不及士介。是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蓋為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注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為尊賓。義似較勝。云饗賓有介者。對燕禮以上介為賓。以賓為苟敬。無介也。云行敵禮也者。賈疏云：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疏〕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大客。敷氏以為朝君。賈疏以為大國之卿。案三禮札記云：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據此。則大賓大客是對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小國。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豹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賤小國之卿饗食之禮乎。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然對文異。散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即謂諸侯。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散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為神位。〔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記恐人疑大聘亦然。故特明之。大聘有几筵。者。即上經行聘時云。几筵既設。摺者出請命。是也。言唯。則小

聘之無几筵亦見矣。
詳上經小聘曰間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乘。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今文籩為逾。〔疏〕正義曰。注今文籩為逾。毛本文誤八。校勘

俱作文。云乘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此十籩曰乘。據數計之也。若以斛計之。則一乘十六斛矣。此乘為量名。與下四乘曰筥之乘異。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籩與輿同。云今文籩為逾者。詳上經東乘有五籩下。

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乘有五籩。〔疏〕正義曰。注云謂一車之米者。謂二百四十斗為一車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即二十四斛也。上經歸饗饋云。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籩。蓋每車有一乘五籩也。一

乘十六斛五籩。又八斛。是二十四斛也。○自十斗曰斛至此。皆言米數也。四乘曰筥。此乘謂刈禾盈手之乘也。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疏〕曰。聚把有名為筥者。詩云。彼有遺乘。又云。此有不斂穧。〔疏〕曰。

注萊易。毛本易作陽。校勘記云。通解、楊、敖、俱作易。釋文、宋本、亦作易。今本作易。案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間。或誤作易。遂誤作陽。今案嚴本作易。黃氏丕烈云。影宋鈔釋文作易。段氏云。凡釋文陽字無有作易者。嚴本與

釋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水。亦至范陽入涿。此萊字當即涿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云此乘謂刈禾盈手之乘也者。上文云十籩曰乘。鄭恐人以此乘與上乘同。故特辨之。云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其名為筥者。案周禮掌客注云。米禾之乘筥。字同數異。禾之乘。手把耳。筥讀為棟。楛之

楛。謂一積也。是筥為積名。不特此乘非數乘之乘。即此筥亦非筥筥之筥矣。云詩云彼有遺乘。又云此有不斂穧者。大田篇文。鄭引以證乘筥之為禾數也。毛傳云。乘、把也。孔疏云。乘、刈禾之把也。穧者。禾之鋪而未

束者。筥謂一積。然則禾之乘一把耳。米之乘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十筥曰稷。

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疏〕也。正義曰。案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稷。四十秉
○注云文稷作纒。校勘記云。纒、閩本作稷。誤。釋文通解俱作纒。今案嚴本作纒。云一車之禾三秬者。卽上經歸
饗饋云禾三十車車三秬也。云爲千二百秉者。一秬四百秉。三秬是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掌客注云。禾、
藁實并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然則筥爲未束之名。稷爲已束之名。十筥曰稷。則
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稷作纒者。案說文糸部無纒字。惟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稷。胡氏云。布縷之纒。古字
蓋借總爲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从禾。當爲
禾數。故鄭從今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右記明致麥米禾之數

儀禮正義

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鄧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於五禮（疏）正義曰。主。毛本誤作壬。集釋大

五等邦國之通稱。大夫。謂下大夫。對卿為上大夫也。凡待賓客。禮。有饗有食。有燕。燕主於酒。而食主於飯。饗則兼之。鄭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者。案經云。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明先聘後食。此所食之賓

即聘賓也。必知為小聘大夫者。小聘使大夫為賓也。賈疏云。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膾皆七

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今案此篇主言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使卿為賓。使大夫為上介。亦有食可知。敖氏謂與前篇互見其禮。是也。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三

禮札記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

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曰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即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皆不

可考矣。或曰。樂記言食三老五更。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又此篇主於食飯。而無賓主之酬酢。且食飯也。亦止賓一人。而主君不舉共食。故無

昨席。然而鼎俎具陳。庶羞畢備。其侑勸。用皮幣咸有。其執事。則卿大夫士皆在。其食饒也。則卷牲俎以歸賓。是亦待賓客之重禮也。禮經釋例云。食重於燕。不獨食禮公自為主人。燕禮使宰夫為主人之別也。食禮有幣。燕禮

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大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成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視燕饗為輕。誤甚。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則又重於食焉。云於五禮屬嘉禮者。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飲食

饗燕。皆屬嘉禮也。故知食亦屬嘉禮也。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疏。正義曰。自此至大夫既七。七奠於鼎。逆退復

也。陳具。二也。賓入拜至。三也。鼎入載俎。四也。法戒。謂至賓館戒之。使來主國之廟受食也。據下云遂從之。則本日戒可知。云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者。謂食卿使卿戒。食大夫使大夫戒也。敖氏云。各以其爵。則兼

卿大夫言矣。此蓋顯下經見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敖說得經意。云敵者易以相親敬者。此釋各以其爵之義也。上介出。敖氏云。飲食之禮。賓主敵。則主人親戒速。所以尊賓也。此使戒賓而各以其爵。亦其義耳。說亦通。

請入告。問所以。疏。正義曰。注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爲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張氏譏誤云。注曰問所來事。案釋文云。以爲于僞反。今本于以字下脫一爲字。從釋文。據此。則張所見本原無爲

字。特因釋文增入。文句反嫌冗複。黃氏校錄云。單疏述注云。問所以來事者。釋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賈蓋以爲字釋以字。據此。則賈所見本亦無爲字。盧氏詳校謂釋文是所爲誤作以爲。非也。今從嚴本。

辭。爲既先受賜。不敢當。疏。正義曰。敖氏云。食必三辭者。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今案。饗亦三辭可知。注云。爲既先受賜不敢當者。賈以先受賜謂聘日致饗。或云饗先於食。先受賜。謂先受饗也。賓出

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已。疏。正義曰。賓出。謂三辭許之。乃出外門外也。注云。拜使者屈辱來迎已者。是以拜辱爲拜使者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爲拜使者明矣。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爲人使。疏。正義曰。爲人使者不答拜。說已詳前。賓再拜稽

首。受命。大夫還。復於。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爲。疏。正義曰。注云。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者。謂賓從之。射亦有從之文。而拜送者。賈鄉飲疏謂鄉大夫尊賓卑。故特拜辱而送之。亦是也。餘詳鄉飲篇。賓朝服卽位于

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疏。正義曰。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鄭以經於此始言朝服。則前

如聘。亦入於次俟。

於初時玄端。此服玄端。不服朝服也。褚氏云。行聘大禮。故登車卽皮弁。食禮

於初時玄端。此服玄端。不服朝服也。褚氏云。行聘大禮。故登車卽皮弁。食禮

體。故至次中始易朝服。此乃鄭之說也。敖氏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王氏士讓云。聘禮歸饗餼。賓必朝服禮辭。此公食戒賓。賓再拜稽首。如親對主君然。其必朝服可知。注謂初時玄端。未確。韋氏協夢云。賓與大夫行禮皆服朝服。大夫退而賓即從之。并無易服之節。則其先已朝服可知。必著之者。嫌聘時皮弁服。食禮盛。或亦與聘同也。此皆申敖氏。似亦可從。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也。次在大門外之西。即此注言俟之義。褚氏云。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

右戒賓賓從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禮告具而後即位。此則即位乃具也。注云。主人也者。謂此即位指主人言也。秦氏憲田云。經言即位。不言主人者。上言賓即位。則此爲主人可知也。敖氏以即位仍屬賓者。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爲句。尤誤。云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擯者即下納賓之大夫也。立於大門外待事也。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卿大夫士序立於廟門外。待君迎賓入乃入。以及宰夫所具饌物。斯時皆在廟門外。故因言主人即位而詳及之。義定。謂之義。定猶熟也。著。雅釋器文。云著之者。下以爲節者。謂羹定而後陳設。以此爲節也。甸人陳鼎七當

門南面西上設局。甬。甬若束若編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甬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也。古文甬皆作密。疏。正義曰。甬。彘氏作甬。注同。注云。七鼎一大牢也者。牛羊豕具爲大牢。七鼎者。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凡七也。無鮮魚腊。褚氏云。此即聘禮致饗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故鼎皆七。云甸人家宰之屬兼亨人者。賈疏云。案天官有甸師氏。又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也。儀禮釋官云。周禮甸師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刑焉。禮記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則鑿於甸人。成十年左

儀禮正義 九卷十九

傳。使甸人獻麥。杜注。甸人主為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既夕士禮。甸人抗重。蓋公臣來治士之喪事者。非士有甸人也。云南面西上。以其為賓統於外也者。凡鼎陳於門外。名北面北上。此南面西上者。以此鼎為賓設之。賓在門外之西。故使統於外也。云凡鼎。蓋以茅為之。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者。蓋疑辭。李氏云。茅之為物潔白。故竈魁用之。方氏苞云。若束若編。其為茅可知矣。著其異於尊。用布也。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古文饗或作鄉。饗禮亡。注云必如饗者。先餘詳士冠禮設局下。設洗如饗。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饗禮亡。注云必如饗者。先

公作經。有饗禮。有食禮。饗在先。食在後。設洗如饗。謂食禮設洗之處如饗禮所設之處耳。二禮相繼而行。故云如其近者也。聘禮注雖有饗與食互相先後之文。然終以先饗後食為正。詳聘禮公子賓食食再饗下。云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者。以饗禮既亡無可考。故引燕禮以明之。方氏苞云。饗禮。凡設而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為

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 [疏] 正義曰。注云為公盥也者。言盤匱為公盥設也。槃。盛盥盥水。匱。盛水以沃盥者。小賓客饗食。正君服位。 [疏] 云公尊不就洗者。凡行禮賓至。敵者。皆盥於洗。公尊。則不就洗。故特設槃匱以待之。祭祀尸尊。亦不就洗。詳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正君服位者。周禮太僕職曰。祭祀賓客。正王之服位。小臣職曰。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禮。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詳燕禮大射儀。然其職掌亦與天子小臣同。是小臣於饗食。正君服位也。又周禮小臣職曰。祭祀朝覲沃盥。故此公盥之事。小臣掌之。凡設槃匱者。必有單巾。少牢。祭日設槃匱與單巾于西階東。士虞特性皆有單巾。此不言者。文略。亦詳士虞禮。

宰夫設筵加席凡 [疏] 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凡。公不賓至 [疏] 正義曰。注左凡。凡字。闕葛俱誤作凡。○筵。蒲筵。席。經未言設筵之處。故注明之。戶西。即所謂戶牖之間。堂上尊位也。凡布席於堂上。皆南面。布席於室中。則東面。左凡者。為人設凡也。為神則右凡。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凡下。云公不賓至授凡者。親設滫鬻。可以略此。者。聘禮禮賓。賓至。公迎賓入。受凡授賓。此但設之。是不親授。故記不授凡注云。異於禮。無尊。主於食。 [疏] 謂異於聘時禮賓也。所以然者。以食禮公親設滫鬻及大羹滫。親設者多。故此可略也。無尊。主於食。 [疏] 正義曰。敖氏云。經言此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 [疏] 曰。者。嫌酒漿或用尊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疏] 曰。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疏] 曰。

李氏云。此酒漿以鬲口耳。注云飲酒清酒也者。周禮酒正職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又曰。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鄭注。清。謂醴之泔者。吳氏廷華。緒氏寅亮。皆以此注云清酒爲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其說是也。云漿飲醢漿也者。酒正三曰漿注云。漿。今之醢漿也。然則漿亦四飲之一矣。賈此疏云。載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載。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謂奠於豐上。待事至乃設也。酒漿皆有豐。詳下。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先言飲。明是飲以鬲口。非用以獻酬。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是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彼先言飲。此先言漿。後言飲。明亦飲以鬲口。與六飲用以共飲者不同。漿人職曰。凡飲共之。鄭注謂非食時。故此云別於六飲也。凡宰夫

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案上文鼎陳于門外。洗設于阼階東南。槃匱具于東堂。下。筵設于堂。酒漿俟于東房。而其餘豆簠簋饌之屬尚多。故以凡宰夫之具一語統括之。見宰夫所掌皆陳在東房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宰夫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筵。授公醴饗。薦豆。設黍稷。設

綱。設禘豐。授公飯梁膳稻。進繹豐。授公束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酒漿亦是飲食之具。而上特言俟于東房。不在凡中者。以經雖云無尊。猶嫌酒漿仍在堂。故特言之也。

右陳具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疏。正義曰。如賓服。亦朝服也。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國君來朝

賓。主人尊者於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拜賓答拜下。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摺也。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

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疏。正義曰。注云左西方賓位也者。賓之位常在西。入門左。即西也。亦詳士冠禮。左。遂通不敢當君拜也。人迎出門左注下。云辟遂通不敢當君拜也者。義詳聘禮。儀禮綱解云。聘禮。公

迎賓再拜，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為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為食已而拜。故既辟還復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道之。〔疏〕正義曰。上文賓入門左。謂入大門也。此云公揖入。謂從大門而入。

也。敖氏云。此行禮於禰廟。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及廟門公揖入。廟也。〔疏〕正義曰。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注。言納賓賓入。此公揖入下即云賓入者。明賓從公而入。禮殺於聘也。注云廟禰廟也者。儀禮凡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詳士冠禮堂于廟門下。賈疏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三揖。與士冠禮同。與聘禮異。蓋以聘禮公先入俟於中庭故也。注。揖。每曲揖。及當碑。相人偶。〔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三揖。與士冠禮同。與聘禮異。蓋以聘禮公先入俟於中庭故也。注。揖。每曲揖。及當碑。相人偶。〔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三揖。與士冠禮同。與聘禮異。蓋以聘禮公先入俟於中庭故也。注。揖。每曲揖。及當碑。相人偶。

者。詳。至于階。三讓。讓先。〔疏〕正義曰。注升下。鍾。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下大夫與聘禮。不過一等。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疏〕正義曰。注升下。鍾。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下大夫與

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疏〕正義曰。注升下。鍾。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下大夫與

見禮。方氏苞云。至此始見羣臣之位。明公入然後從而入。公與賓升堂。然後羣臣與介各就其位也。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者。敖氏云。東夾南。即東堂南。今案。夾之近南者為堂。近北者為室。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然統言

之。皆夾也。經言東夾。自兼東堂在內。不必分別。詳聘禮設飧西夾六下。云取節於夾。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明東於堂者。東序以西為正堂。東序以東為東夾。今立于東夾南。是在正堂之東也。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者。以立於門東北面。不東上而西上。是統於門也。辟賓在此。〔疏〕正義曰。注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者。以立於門東北面。不東上而西上。是統於門也。辟賓在此。

此。非正位故也。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疏〕正義曰。堂之東下為東堂下。詳士喪禮。南面西上。統於堂也。敖氏云。人。事者。足共其役也。此則奉饗。奉匱。執篋。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今案此有正人。事者。足共其役也。此則奉饗。奉匱。執篋。執巾。皆一時事。故曰西上。明非止一人也。今案此有正

與師及從者。而經止言小臣。蓋總舉其官之辭。至燕禮供事者非止小臣師一人。紉解誤。詳燕禮及大射儀。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疏〕正義曰。江氏筠云。東夾北。蓋房中也。房中而云夾北。則夾室只在後楹以

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疏〕正義曰。江氏筠云。東夾北。蓋房中也。房中而云夾北。則夾室只在後楹以

古文無南上。〔疏〕南。而後楹之北。統為房中之地明矣。焦氏循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云。張

古文無南上。〔疏〕南。而後楹之北。統為房中之地明矣。焦氏循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云。張

太史惠言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放繼公儀禮集說。敖氏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北夾於房東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說。而依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放義矣。今案以夾北爲房中。本鄭氏特性饋食禮注。其說是也。焦氏又謂夾與房有戶以相通。則非。詳特性饋食禮豆籩錡在東房下。注云室宰夫之屬也者。宰卽謂內宰。儀禮釋官云。祭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湯侯殺纒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爲大宰。則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爲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籩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彼注乃謂宰爲太宰。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宮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今案。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爲治官之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當以此注爲正。後宰右執籩注。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歧。恐非。云古文無南上者。儀禮今文西面下有南上二字。古文無。鄭以宰爲宰夫之屬。明非一人。故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敖氏則從古文。謂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今案。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之官數雖無文。亦不止一人。卽如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經但言小臣。而敖氏以爲兼正與師在內。何此經言宰而斷爲獨立邪。又解此宰爲大宰。皆誤甚。褚氏云。東夾北。非大宰立位也。焦氏云。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醴鬻。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醴鬻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籩。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籩。至是出門執籩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籩授漿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趨。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籩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籩。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

下。於設俎設盞。皆不能目見。何以恰當其時而出執饗也。則必有深而告之者。亦其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即趨出執饗。於事為便也。案焦氏謂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其說甚確。然經於東夾北。不云宰夫而云宰者。以經云南上。則宰夫自在宰之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東北。故言宰而位次始明也。又焦氏解釋前後經文。反復辨論。亦極明析。雖未明言宰為內宰。固不以鄭氏所云太宰當之矣。敖氏謂無南上二字。則方氏觀承。胡氏承琪。俱已駁之矣。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疏〕正義曰。敖氏未可從也。

北。少退於宰也。王氏士讓云。自大夫士至內官之士。皆主國之臣。故位皆居東方。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以經云內官。明是夫人之官。即內宰之屬也。儀禮釋官云。內官之士。當為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稱士者。是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此。今案周禮內小臣寺人皆內官。寺人亦掌賓客之事。則夫人之官兼有寺人在內也。又此注云內宰之屬。則卜立東夾北者為內宰益明矣。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案下文大夫七鼎。士設俎設羞。是食賓大夫以下皆有事。而云無事者。以入門時自無事。故不必先入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疏〕正義曰。注云然則而俟之。明係先入。與饗食禮異也。介門西北面西上。以下。立於土西。少進東上。〔疏〕承擯以下。立於土

西。少進東上者。賈疏云。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李氏云。承擯大夫也。故少進於士。今案。不言上擯者。上擯位在阼階下。記云卿擯由下是也。此注謂承擯紹擯立於土西。敖以為立於土東。章氏協夢云。宜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於士。公當搆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擯謂之梁。至再拜

其來也。公再拜。〔疏〕正義曰。至再拜者。言此拜為拜至也。賓降也。公再拜者。李氏云。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為節。拜。拜降矣。經義述聞云。至再拜。再當為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

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降。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即至壹拜之譌。何須又言公之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為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今案。述聞之說是矣。但經文相

傳已久。未敢遽改。而存其說於此。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疏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答拜是目下事。實

君拜。無不稽首。注云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者。君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

與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疏正義曰。拜也者。言賓不從擯者之辭而仍拜也。於是公降一等親辭之

公降。擯者釋辭矣者。上注云辭拜於下。謂辭其拜於下也。然賓猶降拜。公亦降。辭擯者所釋。辭。即賓君從子云云

是也。惟聘禮與食釋此辭。蓋待異國之臣與本國之臣異也。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言公雖降一等辭。而賓猶降西

階東。終其再拜稽首也。官氏獻瑞云。必知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己拜也。栗。實栗也。不捨級連步。疏正義曰。

之終其再拜稽首者。於升而不成拜知之也。栗階升不拜。趨上國君之命。不捨級而下曰是。疏栗階上他

本有賓字。唐石經無。戰校集釋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校勘記據燕禮疏引有賓

字。以石經為非。經義述聞謂燕禮疏約舉其文。不必字字皆同。據聘禮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

也。無者是。今從石經。注栗寔栗也。毛本寔作實。嚴本通解俱作寔。不捨級而下曰是。鍾本寔誤作走。毛本誤作

走。戰校集釋云。說文引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今傳是作階。釋文云。丑略反。一本作是。音同。注云自以己

拜也者。謂已在階下再拜稽首。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疏正義曰。上文

故升不拜也。栗階詳燕禮記。意。自以為已拜於下也。主君不敢受其拜下之禮。故復命之成拜於上。而賓亦遂於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也。注云賓雖

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者。主君辭之之意。原欲其拜於上。而賓終拜於下。是猶為不成也。方氏苞云。凡再拜稽

右賓入拜至

北上序進。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也。長也。以前。洗南。序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罌中浴

二字。後磨改刪去。敎氏云。長盥亦目下事之辭。國君設洗當東。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交於前。不肅相右。可知也。今案大夫立於洗之東南。西面北上。以序進。至洗北面盥。盥畢。仍退立於其處。故有退者與進

者交於前之事。盥者俱畢。又以序進。至碑南鼎北南面。而七出鼎實也。盥。賈疏以爲北面或以爲西面。賈是也。交於前。敎氏以爲相右。或以爲相左。敎是也。精氏云。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七。又序進。故兩言之。注云長

以長幼也者。謂以長幼爲次序也。甯長幼。則非一人。或謂下大夫七鼎。七者當七人。上大夫九鼎。七者當九人。知侯國五大夫之說爲不然。案賈子問曰。乃命國家五官而序行。鄭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孔疏。以屬官大夫。其數

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儀禮釋官云。案。據此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周禮傳其伍。王制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尙多。不止此也。云序猶更也者。序有更義。謂更迭而進。周禮御僕。以序守路

鼓。注。序更也。是也。云前洗南者。以大夫既在洗之東南。明退者與進者交在洗南也。方氏苞云。饗禮亡。燕之牲以狗。用爲脯醢。無所用七。唯食禮專主於食。具大牢。公親視饌。大夫七。士載。以致其隆也。蓋食禮大夫士無他

職事。唯助君以饗。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疏〕正義曰。注左人下。毛本有也字。嚴本、集釋、寶。故儀繁而不殺。載者西面。面於其前。大夫七。則載之。〔疏〕正義曰。注左人下。云載者左人者。上經云左人

待載。此云載者。明即左人也。云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者。上文士舉鼎序入。注云入由東。故知此亦序自鼎東西面於鼎之前也。上未言載者之面。故經特明之。云大夫七則載之者。謂大夫既七。則載者載之於俎也。魚膳

飪。飪。熟也。食禮宜。〔疏〕正義曰。魚乾魚膳乾獸。此食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膳也。賈疏云。上文直云羹定。肉謂熟。饗有腥者。〔疏〕之羹。恐魚膳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膳飪也。注云飪熟也。食禮宜熟。饗有腥者。謂食禮宜用熟。饗禮則有用腥者。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體薦。賈疏云。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

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陳氏祥道云。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臠。脯在籩。臠在俎。脯常先於臠。臠常亞於魚。有藿膳。有鮮膳。有金膳。有胖膳。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載體進奏。體。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性。士冠。昏。皆用全。士喪。既夕。士虞。胖而已。載體進奏。謂牲

與膳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疏〕正義曰。注个。集釋作箇。嚴本作个。云體謂牲與膳也者。下文別言魚及腸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個。〔疏〕胃膚。故知此所載之體專謂牲與膳也。云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

者。凌先主云。肉理謂之腠。又謂之癸。詳鄉飲酒記進膳下。云下大夫體七個者。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賈疏以為常用右肘臂膈肱脰脊脅。其左肘為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

腠多骨。疏。正義曰。注近腠。近。陳闓。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案釋文為近字作音。近是也。魚七者。上腠多骨。疏。注云。下大夫體七個。下經云。腸胃七。故魚亦依其數也。縮。縱也。縮俎者。魚在俎為縱。於人為橫也。

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縱矣。此據賓南面。俎橫設於賓前言之也。寢右者。魚臥俎上。右邊在下也。士虞記。牲北首。寢右。注云。寢右者。當升左肘也。足證右邊在下矣。云右首也者。謂魚首在右也。云寢右進鬻也者。

鬻。脊也。魚右首而寢左。則鬻嚮南。右首而寢右。則鬻嚮北。故云進鬻也。云乾魚近腠多骨鯁者。腠。腹下也。乾魚近腠多骨鯁。故必以鬻進。賓便於取食也。此食生人法也。士虞禮。大數奠。載魚。左首。進鬻。注云。未異於生

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是以其初死。未忍與生異也。但食禮右首進鬻。喪禮左首進鬻。進鬻則同。而左首有異者。反吉也。左首而進鬻。則是寢左。寢寢右亦異矣。士虞禮記云。魚進鬻。亦是未忍異於生。不言左首者。省文耳。

少牢禮。魚縮載。右首。進腠。注云。變於食生也。是祭祀之禮進腠。與生人進鬻異也。右首而進腠。則亦寢左矣。經不贅者。以并經營寢右。可推而知也。少儀曰。進滿魚者進尾。冬右腠。夏右膾。膾與鬻同。注云。脊也。此謂進

滿魚法。與乾魚異。滿魚進尾。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故可右腠。亦可右膾。與儀禮所云進腠進鬻者別。孔疏云。此滿魚進尾。及右腠右膾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正禮。魚在於俎。皆縮載。無進首

進尾之理。今案少牢魚縮載進腠。公食魚縮進進鬻。是祭祀及饗食正禮。或進鬻。或進腠。不進首進尾也。腸胃七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疏。正義曰。此

胃也。李氏云。君子不食園腠。園謂犬豕也。取牛羊腠而已。注云。以其同類也者。是釋經同俎之義。牛羊同食芻。故云同類。云不異其牛羊。腠賤也者。牛羊之體異俎。而腸胃則同俎。以其腠賤。故不分別之也。云此俎實凡二十八

奇矣。既夕。少牢。腸胃與牲同鼎者。既夕五鼎。羊豕魚膾鮮獸。少牢五鼎。羊豕魚膾膚。皆無牛。若以羊之腸胃別為一鼎。則亦六鼎。不成奇矣。士喪三鼎。豚魚膾。特牲三鼎。豕魚膾。皆無腸胃。有司徹三鼎。羊豕魚。腸

胃亦不別鼎。少牢并腸胃於牲鼎。腸胃各三。既夕盛彝奠。腸胃各五。此七者以其取數於牲體。故亦七也。倫膚

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肥。疏。正義曰。注滑肥者。肥。徐。陳闓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脫。釋文。嚴本。者。今文倫或作論。俱作肥。校勘記云。案。說文。肥。从肉从絕。省作肥。非也。膚。謂豕之脅革

肉也。七者。亦取數於牲體也。少牢則云倫膚九。與此皆別為一鼎。若特性。有司徹。膚皆從牲同鼎矣。注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肥者。蓋謂倫為腍理之精者耳。說文。肥。小莫易斷也。少牢則謂倫為擇。義詳彼篇。云今文倫或作論者。倫論皆从侖聲。此篇古文作倫。今文作論。少牢則作倫不作論。故鄭從古文也。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疏正義曰。此言腸胃與於俎而有餘。則垂之於兩邊也。注云腸胃垂及俎拒者。詳少牢腸三胃三及俎拒下。○陳氏祥道云。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也。既夕大遺奠。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牛羊。膚出於下牲故也。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疏正義曰。既匕。闕本匕誤作七。敖氏云。匕奠于鼎。謂加匕于鼎上也。位東夾南。注云事畢宜由便也者。事畢。謂七載已畢也。匕者。每鼎一人。匕時序進。則大夫長在先。事畢則後進者先退。是謂逆退由便也。云士匕載者又待設俎者。上云左人待載。左人即舉鼎之士也。下文士設俎于豆南。是士載俎者又有設俎之事。故經言大夫退。不言士退也。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將設。疏正義曰。此下乃詳食賓之節。為賓設正饌。賓祭正饌。為賓設加饌。賓祭加饌。賓三飯。侑賓以盥者。為將設饗。盥手致潔也。敖氏云。於是小臣執槃匱單巾以就公盥。賓降公辭。辭其從。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一。殺於初。疏云。於是小臣執槃匱單巾以就公盥。賓降公辭。辭其從。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一。殺於初。疏正義曰。注揖讓皆一。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一俱作壹。毛本作一。○壹揖壹讓。及注壹。皆作一。俱詳士冠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授。授公也。醢。疏正義曰。正義云。蒲筵常。長丈六尺。于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以東。自中席以西。設庶羞也。今案據下經云設庶羞旁四列。則庶羞不正常中席以西。蓋又偏於西也。注云醢醬以醢和醬者。此云醢醬。下直云醬。明醢在醬中。以醢和醬可知。賈疏云。祭公設之。以其為饌本。疏正義曰。敖氏云。公設之。示親饋也。禮經釋例云。凡正祀無此法。以生人尚羹味。故有之。公設之。饌本。疏正義曰。敖氏云。公設之。示親饋也。禮經釋例云。凡正

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又大羹清不和。實于饈。宰右執饈。左執蓋。授公。公設之于醬西。是正饈之醯醬大羹清皆公親設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滂西。是加饌之飯粱亦公親設也。故賓初食時。用正饈之滂醬。及加饌之飯粱。卒食後。挽手與。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皆因公親設之故也。滂西者。即前公所設正饈之大羹清也。正饈以大羹清爲上。加饌以飯粱爲上。大羹清在正饈之西。飯粱在加饌之東。故云於滂西也。兩饈之間。客人。下經云賓北面自開坐。注曰兩饈之間也。兩饈。即所謂正饈加饈也。注云以其爲饈本者。言此以明親設之故也。禮經釋例云。聘禮設楨。堂上之饈八。西夾六。注。八六者。豆數也。凡饈以豆爲本。疏云。凡設饈。皆先設豆。乃設餘饈。故鄭云凡饈以豆爲本。考士昏禮。贊者設醬于席前。此爲增設饈也。設醬畢。乃薦菹醢二豆。設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黍稷二敦。至末。始設滂。又云。設對醬于東。此爲婦設饈也。設醬畢。乃薦豆。設敦。與增饈同。三俎及滂。則夫婦共之。公食禮設正饈。醯醬公設之。注以其爲饈本。設醬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簋。設簋畢。乃設滂。設滂畢。乃設餼。士虞陰厭。贊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敦。設敦畢。乃設餼。特牲陰厭同。少牢陰厭。薦豆畢。設俎設敦。次序亦同。唯兩餼至尸入飯時始設之。爲小異也。是設饈之時。有醯醬之豆。則先設醯醬之豆。無醯醬之豆。則先設菹醢之豆也。聘禮歸饗餼。堂上之饈。先設豆。次設簋。次設餼。次設簠。次設壺。兩夾之饈亦然。蓋歸饗餼之禮。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疏〕正雖變於親食賓之禮。而其以豆爲本之例。則未嘗變也。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疏〕正義曰。賓辭者。辭公之親設也。坐。跪也。北面坐遷者。謂公南面立設。賓北面跪遷。敬也。而東遷所。謂東遷之於所當設之所也。言所者。見賓遷之處。即爲饈之定位。公不更移設也。注故處下。釋文有也字。嚴本各本無。○云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者。故處。謂公所設之處。賓遷而奠之東。即在故處之側。明不相遠。故賈疏云。側。近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設之饈。必坐遷之。公食禮設正饈。宰夫授醯醬。公設之。賓坐遷而東遷所。敖氏云。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又大羹清。公設之于滂西。賓辭。坐遷之。注。亦東遷所。疏云。明亦東遷所移之故處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滂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是公親設之饈必坐遷之也。正饈東遷。加饈西遷。則中閒可以容人矣。○以上公設醯醬。正饈之一。

作階西。今文作西階。案階西即謂西階上之西。省文也。今文作西階。非是。故鄭不從。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

南麋以西菁菹鹿醢。醢。醢有醢。昌本。昌蒲本。菹也。菹有骨。〔疏〕正義曰。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可推而知也。周禮饌人。朝事之豆八。此去菹菹醢二者。唯用其六耳。敖氏云。六豆為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列也。注云醢醢。醢有醢者。醢。肉汁也。詳聘禮。云昌本。昌蒲本者。周禮醢人注云。昌蒲根。本即根也。云菹也者。昌。本不言菹。亦菹屬也。云醢有骨。謂之醢者。醢人注云。三。醢亦醢也。作醢及醢者。必先膠乾其肉。乃後細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有骨。為醢。無骨為醢。是也。云菁菹。菁菹也者。醢人注云。菁。蔓菁也。云今文醢皆作藥者。說文。臠。有骨醢也。臠。或从難。段氏云。臠難二聲同部。公食禮注。今文藥係臠之誤。儀禮爾雅音義曰。醢字作臠。五經文字曰。臠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作臠。據此。則說文本無醢字。後人益之也。胡氏承琪云。並注當本。士設是今文醢皆作臠。若作藥。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為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矣。○以上宰夫設豆。正饌之二。士設

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疏〕正義曰。注不言釋錯。張氏淳誠釋文。疏有言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言字。俎尊下。集釋。通解。毛本。俱有也字。嚴本。楊氏。俱無。○俎即前大夫上載之俎。不在東房。蔡氏云。俎亦以西為上。牛羊豕三物為一行。列於北。魚腊腸胃為一行。列於南。今案此六俎也。并下膚俎為七。注云亞次也者。謂魚在西腊。與腸胃以次而東也。云不言釋錯。俎尊。膚以為特。直豕與腸者。經。屈也。此六俎為二列。皆自西而東。不釋不錯。對豆釋陳蓋錯陳而言。故云俎尊也。胃東也。特膚者。出。〔疏〕正義曰。注也。通解作北。嚴本及各本作也。○膚以為特。謂獨為一行。不在豆南也。注云直豕下牲賤。與腸胃東也者。謂膚之設在豕俎。腸胃俎二者之東也。敖氏以為在豕東。郝氏以為在腸胃東。案三說當以鄭為正。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疏〕正義當以鄭為正。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非特矣。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疏〕正義

曰。前鼎入時。旅人以匕加於鼎。今仍令旅人取匕以出也。甸人舉鼎者。謂前陳鼎於門外。係甸人事。今仍使之舉鼎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之。必俟士設俎乃出者。亦其節也。云所謂當門者。前陳鼎當門。此奠之亦當門。故云於其所也。○以上士設俎。正饌之三。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

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竝。併也。今文曰。疏。正義曰。注軌。嚴本誤作軌。○此以黍稷為飯而盛之。稻粱則為飯而盛之於簋。故內則曰。飯黍稷

稻粱。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糜。稷也。稷。糜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黍大名也。黏者得專黍名。其不黏者則曰糜。曰稷。又云糜一名稷。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

及為餌。黍離粥之屬。故籩簋實糞為之。北方稷。稷音相。論者因謂稷。稷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糜。黍。互釋。稷。黍互釋。其為二物甚明。以稷冒稷。稷既非稷矣。以釀酒之黏黍充簋實。其性黏者。幾與餌。黍之實無以異。

且少牢特牲之禮。尸饔主人本炊糜為飯。故有搏黍之儀。若用黏黍為之。胡為必搏之而授尸哉。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稷。稷之黏者。九穀考云。稷。黍大名也。黏者別之為稷。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齋

通謂之稷。稷。南人呼為蘆稷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秦漢以來諸書。竝冒粱為稷。鄭司農注大宰九穀。稷。稷。竝見。後鄭不

從。入粱去稷。以其闕粱而稷重稷也。良耜之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為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粟為稷也。敖氏云。東北上。惟指黍之當牛俎者言

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也。今案。二以竝。謂一黍一稷。東西竝列也。錯以終。南陳。謂交錯陳之。自北而南為三列也。若以三簋為一列。南北二列。則與二以並之文不合。且是西陳。非南陳矣。

注云竝併也。今文曰併。詳士昏禮。云古文簋皆作軌者。蓋正字。軌古文假借。大羹。澹不和。實于饗。宰右執

字。周禮小史注。故書簋或作九。九亦音近假借也。○以上宰夫設簋。正饌之四。大羹。澹不和。實于饗。宰右執

鑿。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澹。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

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為風塵。今。疏。正義曰。由門入者。士昏禮曰。大羹。澹。在廟門外也。記曰。亨于

文。澹。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門外東方。李氏云。澹。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案。盡階不升堂。詳

士冠禮。始加降西階一等下。反位。反其東夾北之位也。餘詳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下。注云。大羹。澹。煮肉汁也者。此大羹

澹。當為牛。若士昏特性。則豕澹也。云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者。詳聘禮六。銅。繼之下。云。瓦豆。謂之饗者。爾雅釋器

文。彼文證作登。郝氏義疏云。登者。假借字也。俗作登。說文作蠶。經典俱作登。通作登。故爾雅釋文云。登本又作登。公食禮。大羹渣不和。實于登。鄭注。五豆謂之登。是即爾雅作蠶之本也。詩生民傳。木曰豆。瓦曰登。

豆薦。渣。登。登薦大羹也。孔疏云。大古之羹以實。故以瓦器盛之。今案豆足亦名登。祭于夫人。薦豆。執校。執禮授之。執登。鄭注。登。豆下附也。段氏云。案。附說文作附。闕足也。是豆足又謂之登。云幸。大宰。宰夫之長也。

者。案此宰當為內宰。即前立東夾北者。鄭解為大宰。非是。詳前。云有蓋者。饌自外入。為風塵者。案經登與蓋似分為二。吳氏章句云。蓋以辟塵。既不入設。徒執何為。此蓋當在登上。以左手按之。欲其固爾。此說是也。云今

文證為汁者。詳士昏禮。云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者。經升自阼階。古文有升字。今文無升字。鄭氏從古文。以其義備也。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疏。正義曰。設大羹。貴其質也。於醬西者。公故設醬處之西也。賓辭。辭公親設也。注云亦東遷。幸夫設錮于豆西東

所者。亦東遷之於其所。與遷醬之法同。餘詳前矣。○以上公親設大羹渣。正饌之五。幸夫設錮于豆西東

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錮。菜和。疏。正義曰。錮。釋文作餅。非也。辨見聘禮六錮繼之下。○故氏

也。注云錮菜和羹之器者。賈疏云。下記牛。當羊苦豕。是菜和羹。以錮盛此羹。故云。飲酒實于解。加于豐。所

以承解者也。疏。正義曰。故氏云。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為下文發之。郝氏則謂至是始實解加於豐。今

如豆而卑。案。前經云。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謂奠於豐上而俟。則放養為長。但前僅云俟於東房。未云

實解加豐。故特明之。注云豐所以承解者也。此承解之豐與承尊異。詳燕禮。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

者也。此承解之豐與承尊異。詳燕禮。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

射記皆有此文。注以為燕禮記。誤也。○以上宰夫設飲酒。正饌之七。宰夫東面坐。啟筵會。各卻于其西。會

之。各當其筵之西。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蓋設於羹渣之先。至是始啟之。事有節也。注云會蓋蓋也者。案

蓋蓋也。亦一一合卻。士虞禮敦敦會注。會。蓋也。是敦與筵皆有蓋謂之會也。或謂於蓋頂刻為龜形。非。辨見

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下。云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者。合字未詳。據經云各卻於其西。卻者仰也。則是每簋之蓋。各仰而置之於其簋之西也。賈疏謂蓋會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合卻。引少牢蓋二以重設於敦南爲證。謂亦者亦少牢。但彼言重。故注謂重累。此言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疏〕曰。正義各。注言一一。則非重也。賈說恐未然。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放氏云。贊者。所謂上贊也。具。謂正饌已具。注云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者。放氏謂負東房。負其楹也。引士喪禮祝貢楹南面爲證。似亦可通。云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者。斯時公有東序內。宰在戶西。故南面得兼嚮之也。○儀禮訓解云。此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清自階升。至饌則復由房出。案脾與豐亦由房出也。

右爲賓設正饌

公再拜揖食。

再拜。拜賓饌具。

〔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食禮公弗與。賓降拜。答公拜。故拜饌而與。又推手以速賓之食。賓降拜。答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搗于醢。上豆之閒祭。

搗。搗染也。今文無于。

〔疏〕正義曰。放氏云。此所搗者醢醢而下五豆。惟搗猶染也者。說文。搗。染也。引周禮六曰搗祭。段氏注謂搗當作搗。古音與聲需聲。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

搗于三豆。是其微也。今案非菹醢居豆之上列。故爲上豆。言上豆之閒祭者。謂祭於非菹醢二豆之閒也。注云搗猶染也者。說文。搗。染也。引周禮六曰搗祭。段氏注謂搗當作搗。古音與聲需聲。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從與者。譌而從需。而音由是亂矣。周禮大祝九祭六曰搗祭。士虞禮。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經文。凡用搗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搗。特性。少牢。有司皆作搗。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郭璞而沿反。陸德明而泉反。皆與聲之正音。今案。據此。則此搗搗字亦當作搗。段氏說文注蓋偶遺之。云今文無于者。搗下今文無于字。古文有。鄭從古文。亦以其文義備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疏〕曰。正義上宰夫敢簋會云東面坐。此贊者取黍稷亦云東面坐。以簋西地寬也。贊者取黍稷及肺授賓者。以簋俎去席遠也。若豆餽。則不言贊者取授。以其近也。兩言辯者。謂黍稷各三簋。每簋取之以授賓也。褚氏云。先黍後稷。六簋偏取。兼

授而兼祭。敖氏謂此亦壹以授賓。非。注云取授以右手。便也者。經云取黍實於左手。明是右手取以實之。蓋賓者先以右手取黍實於左手。又以右手取稷實於左手。俟六簋取畢。然後以所實於左手者。仍反於右手以授賓。故知取授皆右手。由便故也。云實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者。案經言賓祭。則受可知。但下祭肺云賓興受坐祭。此不言興受坐者。省文。其實亦同也。李氏云。豆祭。謂前祭豆處上豆之閒。今案。少牢禮。有司徹。多有豆祭之文。方氏苞謂祭當作際。非。云獨云贊興。優賓也者。賈疏云。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云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者。此引以證興則俱興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肺不離者。割之也。不言割。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割之。〔疏〕正義曰。注割之也。毛本割作割。嚴、徐、集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疏〕釋、通解、俱作割。下並問。壹猶稍。毛本稍下有也字。嚴本無。古文壹作一。古上毛本有一圈。非。通解亦無。校勘記云。案此節經注。據士冠禮。則經當云一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今本與賈疏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云肺不離者。割之也者。凡割而不斷曰離。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劉離之。不絕其中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是也。割。切斷也。此經言不離。則是切斷之矣。云不言割。則祭肺也者。李氏云。割肺惟祭祀乃有之。故不言割也。云此舉肺不離而割之。便賓祭也者。凡肺有舉肺有祭肺。此食禮用舉肺。宜割勿絕。今切之使斷者。便賓取以祭也。積氏云。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離而割之。然不可竟稱為割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賓也。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申言便賓祭之義也。離肺舉即肺。凡祭離肺。必絕其中中央少許以祭。若割。則已斷。不須絕。故云便也。餘詳士冠禮。云壹猶稍者。贊者徧取牛羊豕之肺一一授賓。吳氏疑義亦云壹謂一一授之。一一與稍稍義近。故注轉壹為稍。積氏云。經加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授之也。賓亦三次。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祭。故不云兼一祭之。案此說足申主義。敖氏及張氏爾岐訓壹為不再。為專壹。皆非。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

性也。賓亦每肺興。〔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云賓興受坐祭。重性也者。案上注既引少儀受立授立不坐。則興受自是禮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受。祭於豆祭者。據受云每肺。則挽手。扱上銅以柶。擗之上銅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銅菜也。〔疏〕正義曰。謂受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擗以祭也。上銅。上列牛銅也。上銅之閒。上列牛羊二銅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銅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銅菜也者。謂實以柶扱上銅之菜徧。擗於三謂。

合其味以祭也。賈疏謂四鋼惟有一柶。敖氏謂四鋼皆有柶。其濡之惟用上者之柶。稽氏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柶。餘柶不爲虛設邪。依賈優賓惟有一柶之說爲長。今案。少牢有羊豕二柶者。祭神之禮。與此異也。祭

飲酒于上豆之閒。魚腊醬滫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非食。〔疏〕正義曰。注末。集釋有也字。嚴本及各本俱無。○祭于上

可知。或曰。曲禮。殺之序。徧祭之。設謂出於牲體者。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敖氏云。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滫屬於鋼。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案。敖此說善矣。然正饌之設凡七。而賓祭者五。滫

醢一也。黍稷二也。肺三也。鋼四也。飲酒五也。醬與大羹滫。皆公親設之。不得謂之細。以醬與滫醢同類。同類。既祭滫與鋼。則醬滫二者可不祭耳。○禮經釋例云。凡祭皆於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公食禮。賓祭正饌。取

非滫辭。濡於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贊者取黍稷授賓。賓祭之。注。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此祭蓋也。三牲之肺。贊者擗取授賓。注。賓亦每肺與受祭於豆祭。此祭俎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閒。此祭酒也。皆於上豆閒祭之。

賓祭加饌。贊者擗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膾臠之閒。以異饌也。庶羞亦實於豆。膾臠臠三豆近賓。則注所謂膾臠之閒者。亦上豆之閒也。士虞禮。尸入九飯。取滫濡於醢。祭於豆閒。特性。尸入九

飯。右取滫濡于醢。祭于豆閒。主婦亞獻。祝贊籩祭。注。籩祭。棗栗之祭也。尸祭之。亦於豆祭。少牢。尸入十一飯。尸取非滫辭。擗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

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主人獻祝。祝取滫。濡于醢。祭于豆閒。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右取非滫。擗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籩實。籩實。籩實也。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閒。主人獻侑。侑右取滫。濡于

醢。祭于豆閒。又取籩實。同祭于豆祭。主婦獻尸。尸祭稌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鋼之柶挹羊鋼。遂以挹豕鋼。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取稌脩。兼祭于豆祭。主婦受尸酢。右取滫。濡于醢。祭于豆閒。又取籩實。兼祭于豆祭。不

儻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取棗稌。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主婦獻祝。祝取棗稌。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右取滫。擗于醢。祭于豆閒。士昏禮。女父禮使者。賓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體三。注。凡祭。於脯醢

之豆閒。則祭體亦於豆閒。疏云。此及冠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閒。此注不言籩者。省文。公食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閒也。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經文。不云祭於籩豆

之閒者。文不具也。又云。亦有不於豆閒者。公食。賓祭正饌。上鋼之閒祭。賓祭加饌。取棗卽稻。祭於醬滫閒。注。祭稻稷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張氏爾岐云。醬滫不得言加。注偶誤。然醬本豆實。大羹滫實于鐙注。五豆謂之鐙。

儀禮 正義 九 卷十九

則醬清開亦豆閒。但非前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
鏞於上鏞之閒為異。蓋有司徹尸祭鏞亦於豆祭也。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滫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疏〕正義曰。此炊梁為

也。故下文云左擁簠梁。梁即粟也。北方謂之小米。南方謂之粟。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
中。故謂之禾。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粳。赤苗嘉穀。白苗嘉穀。皆謂梁也。九穀考云。始

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梁。其大名曰嘉穀。周禮。倉人注。九穀以粟為主。注。大宰九穀中。
有梁無粟。則梁即粟矣。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禮設簠簋。不稱黍稷稻粱。而云梁者。飯必炊米

為之。故舉米名耳。郭璞。孫炎爾雅注。以粟為稷。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梁。亦釋之曰稷梁也。蓋承其誤矣。今案。梁
與稷見於經者。判然二物。周禮。食醫。豕宜稷。犬宜梁。禮記。玉藻。沐稷而饋梁。詩。甫田。黍稷稻粱。聘禮。八簋黍

稷。兩簋稻粱。此篇黍稷為正饌。稻粱為加饌。二者固自不同。自漢魏閒誤以粟為稷。遂冒稷為梁。而以梁為高梁。
誤甚。九穀考辨之是也。敖氏云。梁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蔡氏云。穀以梁為貴。故公親設之。注云遷之。遷而

西之。以其東上也者。李氏云。東上統於正饌。今案。加饌以東為上。故遷而西之也。公與賓皆復初位。〔疏〕正
西之。以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設於滫西。則正當中席。故必遷而西之也。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疏〕正

曰。即前設饗時公立於序。宰夫膳稻于梁西。膳。進也。進。稻梁者以簠。〔疏〕正義曰。說文。稻。稂也。稂。稻也。二字互
內。賓立於階西之位也。宰夫膳稻于梁西。膳。進也。進。稻梁者以簠。訓。字林。糯。粘稻也。硬。稻不粘者。廣雅。

稱。硬也。顏師古漢書注。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秠。其不粘者也。九穀考云。稻。稂大名也。糯。糯也。其粘者也。
硬之為言硬也。不粘者也。南方謂之秠。然則稻為總名。別言之。則粘者為糯。不粘者為硬。為秠。為秠矣。九穀考

又云。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詩。白華云。漉池北流。浸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又引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
是稻有一歲再熟者。蓋與梁皆為穀之美者矣。注云膳猶進也者。膳。美物也。盛氏云。進膳曰膳。猶置厚曰尊。布

筵曰筵也。敖氏以膳為設之誤。非。云進稻梁者以簠者。鄭注周禮。掌客云。簠。稻梁
器也。是簠為盛稻梁之器。故云以簠也。○以上公親設梁。宰夫膳稻。加饌之一。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

如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醬。所以祭也。魚。〔疏〕正義曰。注有執豆。毛

或謂之臠。臠。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右執豆。左執蓋。〔疏〕本右誤石。張氏敦仁刻

注疏本。豆作登。似是。嚴本及各本俱作豆。今仍之。云羞進也者。此釋經上羞字也。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

也者。郝氏敬云。庶羞卽下臠臠等十六豆。肴美曰羞。品多曰庶。云大以肥美者特爲醬。所以祭也者。言每品皆取肉

之肥美者爲大醬。加於豆以待祭。故云皆有大有也。云魚或謂之臠。臠大也者。少儀魚祭臠。鄭注。臠。大醬。謂剝魚

腹也。孔疏。臠謂剝魚腹下爲大醬。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剝取以祭先也。是臠亦訓大也。云唯醢醬無大者。放氏云。

以經文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醬。四醢及芥醬也。今案。作醢之法。詳周禮醢人注。謂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莖

之。則無大矣。醬亦醢類也。云如宰。如其進大羹。右執豆。左執蓋者。案經蓋執豆如宰五字。讀者不同。放氏

云。言執於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張氏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之也。方氏苞與放張說同。郝氏云。蓋。豆上蓋。

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豆。左執蓋。與宰執登同。盛氏謂先儒皆以蓋執豆爲句。惟郝氏以

蓋爲一句。執豆如宰爲一句。文義較長。今案盛說是矣。但蓋字常連。先者反之由門入。自西階。庶羞多。羞人

上讀。謂庶羞皆有大皆有蓋也。惟其有蓋。故執之如宰。右登左蓋矣。先者反之由門入。自西階。庶羞多。羞人

於階上。復。〔疏〕正義曰。先者反之下。毛本有注云。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

于稻南籩西閒容人

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正義曰。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既設。

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者。放氏云。稻乃加食。其位不與正饌併。而庶羞又設於稻南。明庶羞亦為加。不與正豆併也。併謂同為一處。唯云正豆者。以其器同也。云開容人者。賓當從開往來也者。賈疏云。下文賓左擁簋梁。右執酒以降。公辭升。反奠於其所。是賓往來也。今案經言簋西者。以庶羞與簋並列。庶羞在簋之西。旁四列西北其中間有餘地可以容人。上文公設梁於酒西。賓又遷之於其西。則酒西梁東之間。亦可容人往來也。旁四列西北

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正義曰。注一禮。集釋作一體。旁四列。旁字有數解。放氏云。旁者。見正饌之

南。而膳稍偏西。膳稍偏東。膳牛炙直梁南。而膳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今案旁字當以偏西之說為是。但云正饌堂中。尚未明析。蓋正饌設於堂中以東。加饌設於堂中以西。此其大分也。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偏於西。是以謂之旁耳。庶羞十六豆。四豆為列。故云四列。西北上。與簋之言東北上者同。蓋亦自北而南陳也。云是所謂羹載中別者。羹載中別。管子弟子職文。李氏云。曲禮曰。左殺右載。殺。骨體

也。為正饌。載。切肉也。為庶羞。肉謂之羹。羹則殺也。正饌在東。庶羞在西。羹載中別也。惠氏棟云。弟子職曰。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饌前。其設要方。羹者菜羹。即羹羹也。今案李以羹為大羹。惠以羹為羹羹。皆屬正饌。在庶羞之東。中。臠以東。臠。臠牛炙。臠。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開有餘地。不相連接。是所謂中別也。臠。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臠作香。臠作薰。〔疏〕正義曰。注古文臠作香。臠。臠本誤作臠。○此自西而東。為北之第一列。所謂西北上也。牛炙。炙牛肉也。注云臠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者。臠即無菜之肉羹。義詳聘禮。云古文臠作香。臠作薰者。胡氏承琪云。古人以臠為香美。故即以香名牛臠。薰名羊臠。小篆以後。乃有臠臠二字。為牛臠羊臠之專稱。以別於香薰。故說文不載。今案禮記內則亦作臠臠。是經典承用已久。故鄭從今文。又胡氏引注作薰。嚴本及各本俱作薰。今仍

炙南臠。以西牛臠。臠。牛臠。先設臠。釋之以次也。內則謂臠為。〔疏〕正義曰。注釋之以次也。釋。園葛俱誤作臠。然則臠用臠。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肉則謂臠為臠。案監本肉作內。從監本。臠。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放俱作臠。然則臠用臠。徐本臠作臠。誤。集釋上句作臠。此句作臠。今案嚴本與集釋同。黃氏丕烈云。臠當作臠。從魚。誤也。○此自東而西。為第二列

也。注云先設臠。釋之以次也者。李氏云。臠配臠而卑於臠。今設之臠上者。欲既設之五臠相錯也。今案注言釋者。釋。屈也。詳士喪禮。此設庶羞。一列自西而東。二列自東而西。是屈陳之也。三列四列亦然。必先設臠者。以先設

也。注云先設臠。釋之以次也者。李氏云。臠配臠而卑於臠。今設之臠上者。欲既設之五臠相錯也。今案注言釋者。釋。屈也。詳士喪禮。此設庶羞。一列自西而東。二列自東而西。是屈陳之也。三列四列亦然。必先設臠者。以先設

醢。再設牛載。又設醢。再設牛醢。一醢相開而設。乃得其次也。云內則謂醢爲膾。然則膾用醢者。此經所陳庶羞。與內則同。內則有牛膾無牛醢。則是謂醢爲膾也。既謂醢爲膾。則其膾用醢爲之明矣。說文。醢。魚膾醢也。段氏云。醢字衍。膾者。豕肉醬也。引申爲魚肉醬。則魚膾可矣。公食禮牛醢注曰。內則醢爲膾。然則膾用醢。謂此經之牛醢。卽內則之牛膾也。豕而切之爲膾。更細切之則成醬爲醢矣。醢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醢。猶魚得名膾也。鄭曰。今文醢作膾。案膾是假借字。說文有者無膾。胡氏承琪云。段說是也。爾雅。魚謂之醢。郭注以爲鮮屬。廣雅。醢。羹也。是醢本魚羹之類。故說文醢下卽次以羹。云藏魚也。釋名云。醢。醢也。以鹽米醱魚爲醢。熟而食之也。牛亦名醢者。古人有以藏魚之法施於牛肉。故亦借醢名耳。今文醢作膾者。少儀夏右醢注云。膾。香也。蓋牛醢之醢。依禮記內則。本當爲牛膾。儀禮借魚醢之醢爲膾者。以其義近。今文又借魚脊之醢爲醢者。則以其聲同耳。○褚氏云。醢膾膾也。羊豕無膾。魚。鮓南羊炙。以東羊載醢豕炙。〔疏〕正義曰。此自西而。炙南醢以亞豕載芥。無炙載。牛是大牲。故三者兼有。鮓南羊炙。以東羊載醢豕炙。〔疏〕正義曰。此自東而西。爲第四列也。以上十六豆。與內則所云膳者同。惟膳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疏〕正義曰。此自東而西。爲第四列也。以上十六豆。與內則所云膳者同。惟膳醬。魚膾。膾。春用蔥。秋用芥。〔疏〕牛炙開內則多一醢字。鄭注以爲衍文。郝氏敬云。終魚膾始膾。所謂西北上也。也。衆人騰羞者。蓋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膾當作膾。膾。送也。〔疏〕正義曰。注授先者一人。監本一人二字。授先者一人。〔疏〕誤作經在下節首。○盛氏云。衆人。

自先者一人而外也。士騰羞者雖衆。而升堂設之者唯最先一人而已。其餘則以授於西階上也。今案。盛氏又謂先者一人不反。非。蓋先者一人雖不反於門外。亦必反於階上受而復設也。上文先者反之。實兼一人在內。義詳前。以蓋降出者。謂豆既授先者一人。乃以蓋降階出廟門。與宰之執纒授公以蓋降出者同。王氏士讓云。騰羞者不升堂而授。卽所謂堂事交乎階也。注云膾當作膾。膾。送也者。胡氏承琪云。燕禮膾膾。今文膾皆作膾者。以禮記亦作膾膾。膾與揚皆訓舉。故膾或作膾。此膾羞者。衆人遞相傳送。祇當作膾。自以鄭注爲正。故氏謂膾取自下而上。郝氏解膾爲升。皆非也。○以上士羞庶羞。加饌之二。○儀禮訓解云。加饌。梁最先設。次則稻由房出。羞自階升。又云。正饌之列。其在東之東者。以西爲上。豆與俎是也。其在東之西者。以東爲上。罍與簋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西之北者。以東爲上。梁與稻是也。其在西之南者。以西爲上。庶羞是也。一陳饌之閒。亦必相變如此。其在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疏〕正義曰。注復告。徐本復作隨。今案。殿本。集釋。通解。楊。放。俱作復。以其異饌。〔疏〕云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者。前設正饌云。告具於公。鄭意蓋以備與具爲。

同義。故氏則謂此言備者。備周於具。禮經釋例云。備即是具。似不必分別。若謂備周於具。不應加饌反周於正饌也。○釋例又云。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案公食禮正饌。公設醯醬。宰夫薦豆。士設俎。宰夫設黍稷。大羹滏公設之。宰夫設饌。飲酒實於罍。士虞禮設饌陰厭。贊薦菹醢。俎入。設於豆東。贊設二敦於俎南。設一罍於豆南。特性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兩罍。羔設於豆南。祝酌奠。設於罍南。少牢禮設饌陰厭。主婦薦豆。佐食設俎。主婦設黍稷。祝酌奠。皆正饌先設。用俎豆也。公食禮加饌。公設飯粱。宰夫膳稻。士羞庶羞。士虞禮尸入九飯時。大羹滏自門入。設於罍南。載四豆。設於左。特性尸入九飯時。設大羹滏於醢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臠炙醢醢。少牢尸入十一飯時。上佐食羞兩罍。又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注。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皆加饌後設用庶羞也。公食大羹滏在正饌。士虞特性大羹滏在加饌。公食加饌有稻粱。士虞特性少牢加饌無稻粱。賓客之禮。與祭祀之禮相變也。公食。士虞。特性。罍羹皆在正饌。少牢罍羹在加饌者。少牢無大羹。故以罍羹易之也。聘禮歸饗。臠臠臠蓋陪牛羊豕。注。陪之。庶羞加也。堂上及兩夾之饌。設罍舉。始設簋。注。簋不次簋者。稻粱加也。是加饌有稻粱。與公食同也。士昏無加饌者。尙質也。

右為賓設加饌

贊升賓。以公命命。〔疏〕正義曰。李氏云。公不損食。加饌禮殺。注云以公命。賓升席者。故氏云。升賓之辭蓋曰。吾子其升也。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滏。

開。即。就也。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疏〕正義曰。注不於豆祭。集釋。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皆誤。嚴本。楊氏。俱宜字。○故氏云。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粱卽稻。言不反粱於左手也。注云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張氏爾岐云。醬滏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醬滏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於豆而於此耳。今

案。張說是也。稽氏又謂下降時取粱滏。徹時取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皆重公親設之意。與此祭於醬滏開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皆重公親設之意。與此祭於醬滏開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

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經也。〔疏〕正義曰。注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嚴本及各本同。集釋壹壹作一一。兼一作

自祭之於臠臠之間。以異饌也。〔疏〕兼壹。與經合。今從集釋。○前云庶羞皆有大。此贊者坐而辯取之。興以授

也。張氏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禘氏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于庶羞之大。則云。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間。大是加饌豆實。宜祭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臚臚間。亦是也。祭辯飲亦於是處可知。今案。放氏謂黍稷性肺皆壹祭之。又謂祭大亦於醬清間。皆與注異。禘氏駁之。是也。注云庶羞輕也者。對三牲之肺而。賓降拜。庶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正義曰。正饌公再拜揖食。賓降拜。是公先拜。賓答拜。此則賓先拜。公答拜。亦以禮殺故也。

右賓祭加饌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滫以降。

自閒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

〔疏〕正義曰。左擁簠。監本左

誤作右。擁誤作攢。毛本亦誤攢。徐本、楊氏、毛本、簠俱誤作簠。唐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放氏、俱不誤。石經考文提要云。曲禮。執食與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簠。注云自閒坐。由兩饌之間也者。謂正加兩饌之間。即上經所云閒容人。注謂賓當從閒往來是也。但彼爲設庶羞。故在簠西夾束之間。此則當在滫西梁東之間。爲微異耳。云擁抱也者。說文同。段氏云。抱之。則物必在前。云必取梁者。公所設也者。梁滫皆公所親設。故必取之以降。注不言滫。省文耳。云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者。爲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堂上尊處。公立於堂。故不敢坐食於席。而降階下。示欲食於此也。

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

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疏〕正義曰。放氏云。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已食侍食贊者之事。

下也。階西。賓所欲食之處也。故於此奠之。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蔡氏云。既對君。坐取栗滫。升奠於原所。從君命也。盛氏云。反奠于其所者。奠滫於階西。奠梁於階西也。三禮札記云。前公降一等而賓栗階。此公不從降而亦栗階者。臣禮爾岐也。注侍食。監本待誤侍。云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者。賈疏云。成其降食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滫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云降辭公。敬也者。謂既栗階升矣。乃不於

賁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或以此經但云以音醬不云食肴爲疑。褚氏云。諸禮凡宰夫執饌漿飲。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與其豐以進。此進激也。非爲卒食。爲將。疏云。正義曰。激旁从欠。不从攴。饌漿飲者。謂漿飲盛於饌也。江氏筠云。有事。緣賓意欲白潔清。

經云執饌漿飲。與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饌漿飲。一手執豐也。若此饌爲酒饌。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前祭正饌時。已祭飲酒於上豆之閒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饌明是盛漿之饌。所謂其豐。卽盛漿饌之豐也。儀禮

綱解云。正饌用酒。宰夫執饌執豐奠于豆東。賓亦既祭矣。加賓執手與受。受。疏正義曰。初从木。後改从手。宰夫饌用漿。俟于東房。未設也。至是而後執以進。亦取其相變。

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疏正義曰。經但云設豐。不云饌者。斯時饌在賓手也。注云酒在東。漿在東。在東。漿飲從加饌。在西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左酒右漿。管子弟子職文。注所謂二字。正指管子書言也。案弟子職曰。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

之。則左酒右漿。亦據弟子職言。曲禮注及此。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激。疏正義曰。賓。徐本注俱作左酒右漿。今本管子漿作醬。恐誤。

解云。宰夫設豐之後。賓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曰。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保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君則祭之。注云飲激者。謂飲漿以激也。說文。激。盪口也。蔡氏云。

坐祭遂飲。飲酒漿也。兼酒言之。非。辨見前。

右賓食饌二飯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疏正義曰。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於序端。

以勸之。闕本幣誤作幣。云束帛十端帛也者。詳士冠禮主人酬賓下。云侑猶勸也者。詩楚茨毛傳。侑。勸也。是時賓三飯而止。有告退之意。故以束帛侑食也。詳聘禮致食以侑幣下。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卽前公立于序內西鄉之

位。云受東帛於序端者。約聘禮公受几于序端而知之。敖氏謂受東帛於東箱。褚氏云。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東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

上〔疏〕正義曰。注北面於西階上。嚴本、敖氏、俱無西字。徐本、集釋、通解、揚氏、俱有。似有者是。擯者進。云以君將有命也者。謂主君將有命也。云北面於西階上者。降筵而立於此。待君命也。待君命也。擯者進。

相幣。為君釋幣。〔疏〕正義曰。此下與聘禮賓大略相同。解見聘禮。注云為君釋幣。辭於賓者。言為君釋幣之辭於賓也。盛氏疑幣為衍文。非。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

君又命之升。〔疏〕正義曰。注云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降拜。當拜受。公辭。聽命釋許辭。〔疏〕等辭。賓栗階升。知之。此不言公降一等辭及栗階者。省文耳。非脫也。

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疏〕正義曰。君行一臣行二。詳聘禮。退西楹西東面立。侯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疏〕正義曰。注云侯主國君送幣也者。謂侯主國君拜送幣也。聘禮禮賓退東面侯法。侯君拜也。

序。以將降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不敢俟。成拜。〔疏〕正義曰。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疏〕正義曰。邾氏

先賓出也。介在門西。北面西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方氏苞。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公降立。侯賓云。公食賓。介有事焉。而公絕不與為禮何也。以介當特受食也。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示親受。公降立。侯賓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疏〕正義曰。上介受賓幣。受於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主國屬者。聘禮禮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士介。彼大聘使卿。上介是大夫。故知從者為士。此小聘使大夫。上介是士。故知從者為府史之屬也。云訝迎也者。謂對面受也。云今文曰梧受者。案今又以訝為梧。已詳聘禮禮

賓節

賓節

賓節

賓入門左沒霽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疏〕正義曰沒霽徐本沒作汲誤○故氏云

公立於中庭也張氏爾岐云沒霽門啓霽盡處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云更入行

拜若欲從此退者是注以此拜爲告退也吳氏疑義云食禮未畢理應復入賓之入門所以終食禮也其再拜稽

首則卽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蓋公既侑賓賓出公卽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良厚故入

門卽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故氏謂賓拜於庭南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則上下兩再拜稽首只是一

事注分而爲二是以失之今案吳說是也又故氏以此拜爲謝侑幣諸氏辨之云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

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觀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故以爲謝侑幣非

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公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如初入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案稽說亦是也

賓拜拜主國君之厚〔疏〕正義曰注云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者說已詳上云賓揖介入復位者上文云介逆出

意賓揖介入復位〔疏〕下更云介逆出知中間介復入明甚其賓揖之使入當在入門時注於此補言之

降辭公如初將復〔疏〕正義曰注食字毛本誤作入嚴本集釋及張氏敦仁所刻〔疏〕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

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疏〕正義曰注云已食會飯三漱漿也者謂三飲漿以漱口

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是也又云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諸氏云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

漱漿是也故說談江氏筠云鄭以凡寘者於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實用漿醑口也云會飯謂

黍稷也者張氏爾岐云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啓會是簠兼會設之稻粱不言啓會是簠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爲會飯

也今案故氏謂減簠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乃臆說不可從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者案初時賓三飯未

言稻粱故注推而明之然據上文云左不以醬溍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疏〕正義曰

擁簠粱則賓三飯食稻粱亦可見也

相成也徐陳本成俱作後誤後言溍下嚴本楊氏俱有者溍二字今本無云不復用正饌也者醬溍正

饌也不用正饌則用庶羞可知故注又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義詳前賓三飯以

溇醬下。楊氏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恐云食會飯有三飯。亦食庶羞。此注所以有互相成之義也。云後言溇者。溇或時後用者。賈疏云。前文賓三飯以溇醬。先言溇。後言醬。是先言溇。此後言溇。或容前三飯後用溇。故作文有先後也。盛氏云。案上文以溇醬。據其用之之序言也。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說非是。今案。盛說似亦可從。

右賓卒食

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疏〕正義曰。奠于階西。西階下

處。注云示親徹也者。賓於食畢取梁與醬以降。是示親徹之意。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獨取二者。固以公親設之故。亦示二饌兼徹也。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者。當得則三牲之俎是也。云又以已得侑幣者。謂已得侑幣。故不取饌出也。士昏賓取脯出。是所當得者。玉藻曰。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公食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禮大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疏〕正義曰。敖氏謂此亦拜於階西。是也。案玉藻疏言徹義頗詳。故並錄之。

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說不可從。注云卒食拜也者。言此再拜稽首為卒食拜也。云不北面者。異於辭者。褚氏云。注意專對沒霑北面之拜而言。今案鄭以沒霑北面之拜為辭退。故云異於辭也。或曰以公從而降在東。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疏〕正義曰。敖氏云。公拜亦西面於階下。此說是也。方氏方。故賓東面拜也。升堂。明禮有終。〔疏〕苞云。食禮既終。賓拜稽首於階下。自同於本國之臣也。公降而答拜。使賓無庸復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願。初來揖讓而退。不願。退禮略也。示難逆升。終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疏〕。正義曰。介逆出。除本逆作迎。諛。注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者。還。謂自廟還路寢也。詳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下。

右禮終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擊之至也。歸俎者。實於館。官時有所釋故。〔疏〕正義曰。禮終賓出之

於賓館。一也。賓拜賜。二也。○注尊之至也。嚴本無也字。他時有所釋故。釋文作它。云本又作他。嚴本。集釋。作它。今本作他。注云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者。卷與捲同。云歸俎者實於館者。吉祭有所俎。虞祭無之。尸舉牲

體皆盛於館。此歸俎者。亦是實於館以歸之也。敖氏謂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褚氏云。歸饗饋用鼎不用俎。俎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遣人。注用簠之說為長。方氏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於館也。敖氏謂雖以俎歸。則其文當曰以三牲

之俎歸於賓館。今案。稽方之說是也。云官時有所釋故者。案特牲士虞皆云俎釋三個。釋猶遺也。謂魚腊不與。以留遺以備陽厭。是有所釋也。它時。即指特牲士虞言。此食禮無所釋。故三牲之在俎者盡以歸賓也。魚腊不與。三

牲之俎無所釋放也。禮之有餘。為施惠。不言腸。〔疏〕正義曰。注云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放也者。謂三牲之在俎者既盡。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疏〕以歸賓。則魚腊細物可不與也。云古文與作豫者。詳士昏禮。

右歸俎實於賓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疏〕正義曰。案聘禮歸饗饋。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饋。不拜束帛。此云拜食與侑幣。

兼拜侑賓之束帛者。賈疏云。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疏〕正義曰。注云。注云朝謂大門外者。此朝即庫門外之朝。注云大門即謂庫門也。訝聽之。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正義曰。注云

受其言入告出報者。詳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下。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案聘禮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聘日主國君所使迎賓於館之訝。非掌訝職也。經云訝聽之。乃指謂掌訝之官。鄭以士訝當之。恐非。詳聘禮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挈下。

禮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挈下。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鵝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正義曰：此下

者。食上大夫之禮。君不親食之禮。大夫相食之禮。大夫不親食之禮。凡四事。聘禮大聘使卿。上大夫卽卿也。故其食之之禮。與聘禮歸饗於賓者略同。八豆八簋六鉶。如其設於堂上者也。九俎。如其飪鼎九也。魚腊皆二俎者。魚腊

皆乾鮮各一也。注云祀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者。前食下大夫六豆六簋四鉶七俎。此上大夫。每加以兩。是其異也。但自此至雉免鵝鷄皆是言其異者。注蓋總釋之也。云豆加葵菹鵝醢者。葵菹鵝醢。周禮醢人饋食之豆也。其朝

事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仍餘菹菹鵝醢二豆。今鄭不取以足八豆之數。而用饋食之豆者。蓋以少牢四豆。非菹醢醢葵菹鵝醢。兼用朝事饋食二者故也。敖氏則謂豆加菹菹鵝醢。專用朝事之豆。褚氏云。若純用朝事豆。實與人君禮

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云四四爲列者。上四字乃二字之誤。八豆分爲二列。每列四豆。故云二四爲列也。云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者。褚氏云。九俎饌法。當依法爲是。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

俎七俎。不得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非菹以東醢醢昌本醢鵝鷄南菹菹。以西鹿鷄葵菹鵝醢。八簋之次。則六

簋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疏〕正義曰。注云此以命數爲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差也者。謂魚與腸胃倫膚

三者。各俎所載。又以命數爲差也。敖氏云。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是也。云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者。賈疏云。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

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云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者。上句若九。指上大夫言。下

句若九。指下大夫言。九有上下之不同者。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再命。再命則九。故小國之卿。雖與大國之卿

同九俎。而其載於俎者。魚腸胃倫膚。惟用九數。而不用十一。大國之大夫。雖與小國之大夫同七俎。而其載於俎

者。魚腸胃倫膚亦用九數。而不用七。是以上下大夫同云若九也。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者。謂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也。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鄭意以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別言之。賈疏云。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褚氏案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與。此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爲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爲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疏〕正義曰。毋過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疏〕正義曰。毋過譌母。注古文毋爲無。鍾本爲作。嚴本及各本俱作爲。注云謂上下大夫也者。案列卽行也。下大夫庶羞十豆。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東西四行。南北則五行。故經獨云西東毋過四列。以南北可過。而西東必不可過。若過四列。則薑菜開不能容人。有礙往來矣。西東。謂設之以西爲上。自西而東。毋過四列也。敖氏解爲西列東列。恐非。云古文毋爲無者。詳士昏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鴛。〔疏〕正義曰。下大夫庶羞十六豆。已詳列於前。上大夫庶羞二十。其十六者與下大夫同。東毋過四列。則是四者爲一列於南也。注云鶉無母者。爾雅作鶉母。說文作牟母。無鶉牟三字。古讀音近通借。賈疏讀莊子田鼠化爲鶉。月令田鼠化爲鶉。以鶉鶉爲一物。今案。詩鶉之奔奔鄭箋。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與鶉本非同類。此經鶉鶉並列。內則鶉羹與鶉臠異名。明係兩物。段氏說文注云。內則。爾雅。皆鶉鶉並舉。則不可云鶉卽鶉。是也。雉兔鄭無注。案曲禮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用於祭。亦用於賓也。說文說雉有十四種。又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形。段氏注云。其字象兔之踞後露其尾之形也。說文又曰。兔頭與鳥頭同。此云鶉。內則云。鶉不同者。鶉亦作鶉。爾雅釋鳥爲鶉郭注。今鶉雀。國語章注。鶉。小鳥也。內則又曰。爵影蝟。范以鶉爲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之一。則鶉亦可爲羞矣。

右食上大夫禮之加於下大夫者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疏〕正義曰。此以上俱詳。豆實實于病若他故。

饗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盥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竝南陳

陳饗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

陳者變於食。數如豆。醢芥。通解。放氏俱作筐。校勘記云。案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作

簋。○豆實。道隨之屬。實之於簋。蓋實黍稷之屬。實之於簋。又陳之於楹外內。皆與親食異也。簋、瓦器。簋、竹器。放氏云。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王氏士讓云。經第言豆簋之實。蓋舉其全而略其細者。注云陳饗於楹閒

者。象授受於堂中也者。朱子云。兩楹閒。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今案。兩楹閒。兼楹外楹內言。所謂東西節也。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吳氏疑義云。食指米。饌指豆實。以其一內一外。南北相當。故曰同列也。

云謂北陳。變於食者。食亦指米。謂米南陳。而謂北陳。故曰變耳。云數如豆者。以其道隨異物。不可同。一豆則一饌。故云。數如豆也。云醢芥。從焉者。疑義云。注因醢芥醬亦醬之類。故謂其相從。不知正饌在堂。庶羞在碑

內。醢芥醬應在庶羞中。烏得從而不在堂。案吳說亦是也。云筐米四者。補氏云。實所食者。則筐米四。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然則謂黍稷各二簋者非也。云今文竝作

併者。詳士昏禮。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膳從焉。上大加鮮魚鮮。膳。膳。免。免。鶉。鶉。不陳於堂。辟正饌。疏。正義曰。注云生魚也者。李氏云。生魚。即庶

讓云。庶羞多出於三牲。今牲既不殺。則所陳者四醢芥醬。其魚未作膾。亦生致之。今案。下經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生致之不殺也。不殺而有醢者。醢經百日乃成。不繫於殺也。云魚膳從焉者。庶羞之魚膾。既生致

之於此。則俎實之魚膳。當亦從焉。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膳。雉免鶉鶉。則上大夫所加之庶羞。自當陳於此。賈疏謂亦生致之。或然。云不陳於堂。鼎。加鮮魚鮮膳。蓋亦從焉。雉免鶉鶉。則上大夫所加之庶羞。自當陳於此。賈疏謂亦生致之。或然。云不陳於堂。

辟正饌者。親食則庶羞亦陳於堂上。此則辟正饌而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疏。正義曰。注宜陳於碑內。亦變於食。碑內碑北。與堂尙近也。庭實陳于碑外。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近內。徐本宜

誤且。嚴本及各本作宜。云執乘皮者也者。謂經所云庭實指執乘皮者言也。放氏郝氏謂不執之。盛氏云。此庭實亦有執之者。若馬則牽之。放及郝說皆非。云不參分庭一在南者。凡陳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詳昏禮記。今云碑外。則

與碑近。凡設碑參分庭一在北。是不參分庭一在南也。云以言歸宜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為其踐汗館內者。碑外較之一在南者為近內。以致食是歸於賓館。故宜近內也。

〔疏〕正義曰。聘禮歸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此與彼同。又曰。牛以膾羊豕。此陳之。次當亦然。但彼二牢。此一牢耳。王氏士讓云。此三牲若殺。則俎之牛羊豕腸胃膚。鑿之清。祭之肺。庶羞之臠臠臠矣。載餼。皆出其中矣。凡言養者。莫過於三牲。今生陳之。與饋同。然無百宮無芻薪之從。則仍是食禮也。注云。爲其踐汗涿庭。使近外者。上云。庭實陳于碑外。與碑近。注云。以言歸。宜近內。此陳於門內。與門近。則近外矣。故注云。爲其踐汗涿庭。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朝服。食禮輕也。〔疏〕正義曰。如受饗禮。如聘禮歸饗餼。賓受之。自迎大夫於外使近外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禮輕也。〔疏〕正義曰。如受饗禮。如聘禮歸饗餼。賓受之。自迎大夫於外。卿章弁。賓皮弁言也。敖氏云。親食無償。以己本宜往。〔疏〕正義曰。償。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俱作償。通解。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無償。以己本宜往。〔疏〕正義曰。償。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俱作償。通解。但受饗有償。而此無償。故明之。注。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云。以己本宜往者。詳聘禮若不親食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親見。訝爲之入告出報也。言聽命者。卽掌訝職所謂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也。注云。賜亦謂食侑幣者。前公親食。明日賓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此但言賜。未言食與侑幣。故注補之。亦者。亦謂兼拜二者也。

右君不親食使人往致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於君者也者。據下文云。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則自此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言主國大夫食賓之事。注云。記異至再拜降出。皆其異於君者也。高氏愈云。此大夫相食。異於公禮者九。親戒速。一也。迎賓門外。二也。降堂受醬。三也。賓執梁清之西序端。四也。辭卷加席。五也。受侑幣。主人送幣。皆稽首。六也。賓辭幣。辭主人臨食。皆止降一等。七也。卒食。撤于西序端。八也。卒食再拜不稽首。九也。舉此。而公與大夫尊卑之分較然矣。今案。異於公禮者。尚有數事。降階就洗。一也。侑用錦。二也。卒食拜于階上。三也。云速召也者。詳鄉飲主人速賓下。云先就告之者。戒也。云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速也。親戒而又親速。賓主人相敵之禮如是。故鄉飲鄉射皆云戒賓速賓。若公食禮。則戒而不速。又不親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

〔疏〕正義曰。敖氏云。迎賓與拜至。亦皆再拜。注云。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者。聘禮曰。今亡。古文饗或作鄉。〔疏〕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是大夫有相饗相食之禮也。蔡氏云。如饗拜。如大夫相饗之拜。

蓋古本有公饗大夫禮。而附大夫相饗之禮於其降盟受醬。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中。今竄亡矣。云古文饗或作鄉。詳聘禮。

受醬受滂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降階下就洗也。降盟則賓從降。必著之者。謂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

經云皆自阼階降堂受。指此三者言也。授者蓋其家臣。云侑用束錦。大夫文也者。君侑幣用束帛。大夫侑幣用束錦。錦文於帛。聘禮注所謂以少文爲貴是也。云降堂謂止階上者。此與昏禮婦降堂。聘禮賓降堂同。皆謂降堂不降階。詳

士冠始加賓降西階一等下。褚氏云。禮器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教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今案褚說是矣。但教氏必以大夫與士同三尺者。意以大夫堂五尺。則階五等。受者在階

上。而授者止升一等。疑太遠故也。盛氏則謂三等相授。恐無此授法。疑經文升一等一字或三字之譌。賓止也。主人耳。云今文無束者。凡物十曰束。故上注云。束帛。十端帛也。若無束字。於義不備。故鄭氏從古文。賓止也。三降

從。賓不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者。賈疏云。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張氏爾岐云。注言三降。不數降階者。盥時賓亦從降。自如常法也。賓執梁與滂之西序端

不敢食於尊處。疏正義曰。公食之。則降階。此執以之西序端。不降也。注云不敢食於尊處者。主人辭賓反之。故氏云。亦爲主人立於堂。故不敢食於席也。其尊敵。故但避之於堂上而已。主人辭賓反之。

疏正義曰。主人辭。辭其食於西序端也。賓反之。反於其席也。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疏正義曰。公食之。卷加席。公不辭。此則主人辭而賓反之。以其敵也。反之。謂反其設

席之常。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疏正義曰。教氏云。辭而降一等爲恭也。從亦不卷也。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疏正義曰。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

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正義曰。注云敵也者。係解經亦然之義。以賓主人俱是大夫體敵。故賓受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再拜稽首也。賈謂雖敵亦稽首。失注意矣。又蔡氏疑稽首爲頓首之誤。謂非國

君不當稽首。不知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爲官給可知。故受幣者如對主辭于主人降一等。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必稽首以答之也。此說。方氏苞。王氏士讓。惠氏棟。俱已辨之。

主人從。辭謂辭其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疏正義曰。注云亦親徹者。公親食賓。卒食。取梁與醬以降。奠於

臨已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疏正義曰。注云亦親徹也。此徹於西序端。亦是親徹。但不於階下

耳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
疏正義曰東面再拜與公食同但不稽首耳
此先言拜而後言降明拜於階上非階下也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疏正義曰毛本此下有注云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數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
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濟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

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校勘記云此段疏八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盛氏云監本亦
誤今案嚴本陳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放氏云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見者亦未

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
皆如者大約言之耳

右大夫相食之禮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
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疏正義曰褚氏云注

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賓受于堂無償與受君
主人大夫也則使大夫致
疏正義曰償唐石經嚴本集釋放氏俱作擯徐
君禮同者放氏云言此者嫌或與君
禮異也賓受大夫餼不於堂故明之
注云與受

右大夫不親食君使人代致

記

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
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
疏正義曰注云食禮輕也者鄭見諸禮皆有前期之宿戒而食為
然故云禮輕也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

宿謂前期一日者鄭解宿戒為二謂戒為前期三日宿為前期一日賈疏以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少牢前
期一日宿證之然士冠前期戒賓又前期宿賓戒宿俱在冠日前亦可證也此不宿戒謂無前期之宿又無前期之

戒。但即日戒耳。敖氏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此則當日乃戒。故云不宿戒。是訓宿爲豫。與鄭異。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疏〕正義曰。注云食賓之日戒也。云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者。鄉飲、鄉射。雖即日戒賓。然戒後尚有速。此則賓從戒者而來。筭不速也。食禮所以如此其簡者。以主國待賓之禮。有饗有食。有燕。若皆拘於三日戒一日宿之例。則相繼行之。爲日必多。恐不免留賓廢事之愆。故必從其簡也。至饗先於不授几〔疏〕異於禮。正義曰。注云異於禮也者。謂無阼席。公不賓食則公退於箱。不坐於阼。故無席也。

右記食禮異於常禮

亭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疏〕正義曰。章氏平云。經中言亭。惟鄉飲酒亭于堂東北。其他吉禮賓禮。亭于門外東方。則注所云大夫之事。未知何指。疏旁撫經注。而於特牲惟出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獨不及其下句。豈有意回護邪。今案。互詳燕禮。

右記亭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爲莞。〔疏〕正義曰。注掌宮廟者也。掌。毛本誤作宰。宮。闕本。通解。俱誤作官。今文萑皆爲也。今文萑皆爲莞。○此几與席。司宮具之。據聘禮注。所具之几。蓋漆几也。筵與

席。散文通。對文則近地者爲筵。其上加者爲席。故此蒲稱筵。萑稱席也。蒲筵加萑席。蓋筵上下大夫之法。此節雖無文。然據下文云上大夫蒲席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上大大夫與下大夫同矣。故鄭注聘禮宰夫徹几改筵。引此文卽云。此筵上下大夫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卽此司宮。儀禮釋官云。案司宮當以此注爲正。燕禮注解爲小宰。誤。此疏既釋爲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

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之屬無司几筵之官。總之注既誤解爲小宰。疏欲護注。故多紕繆耳。互詳燕禮。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半常。則八尺也。故考工記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說文亦謂尋八尺也。云純綠也者。謂綠邊也。云萑細葦也者。爾雅。葭蘆。郭注。葦也。又云。萑。郭注。似葦而小。實中。說文。萑。萑之初生。一曰萑。一曰籬。詩。八月萑葦。毛傳。八月萑爲萑。葭爲葦。是萑與萑蘆一物。初生名萑名亂。旣秀爲萑也。云束經所終有以識之者。織席有經緯。經所終是束。蓋有首尾可記識也。云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饋也者。案筵之長倍於席。以正饋在左。加饋在右。皆陳於筵前。故宜長也。云今文萑皆爲莞者。鄭此注云萑細葦。而箋詩解萑爲小蒲。二者皆可爲席。鄭於此定從古文作萑。而放氏據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纒純加莞席紛純。又謂萑乃葦屬。爲物羸惡。宜從今文作莞。胡氏承珠駁之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纒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必不同於祭祀之蒲筵莞席。放氏徒斤斤莞萑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之差等。妄矣。禮經釋例云。萑席。卽周官莞筵也。莞葦聲相近。蓋欲紐合爲一。胡氏云。莞萑明係二物。萑席以細葦爲之。亦未爲羸惡。今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纒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覲禮天子設斧依節引之。又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纒席畫純。鄭注。燕禮設公席節引之。司几筵又曰。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謂亦用莞筵紛純加纒席畫純也。鄭注。聘禮體賓節。及此記下節。引之。獨此節不引周禮爲證者。蓋以禮文參差。未可強合也。

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天子諸侯左右房。疏云。正義曰。東房。毛本誤作東方。注云。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者。經云。宰夫設筵也。天子諸侯左右房。也。天子諸侯左右房。此云筵出自東房。明是司宮具之於房內。宰夫敷之。故云出自東房也。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賈疏云。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又大射儀。宰胥薦脯。由左房。注云。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又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喪大記。婦人鬢帶麻於房中。注云。婦人之鬢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鄭氏釋經屢以此爲說。蓋謂天子諸侯之宗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唯有東房西室而已。然其說考之於經。實不合。故後儒多駁之。陳氏祥道禮書云。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土之宮。宰胥薦脯。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邴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放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天子諸侯左右房。疏云。正義曰。東房。毛本誤作東方。注云。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者。經云。宰夫設筵也。天子諸侯左右房。也。天子諸侯左右房。此云筵出自東房。明是司宮具之於房內。宰夫敷之。故云出自東房也。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賈疏云。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又大射儀。宰胥薦脯。由左房。注云。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又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喪大記。婦人鬢帶麻於房中。注云。婦人之鬢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鄭氏釋經屢以此爲說。蓋謂天子諸侯之宗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唯有東房西室而已。然其說考之於經。實不合。故後儒多駁之。陳氏祥道禮書云。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土之宮。宰胥薦脯。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邴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放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使邴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放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退負右房而立。

退負右房而立。

退負右房而立。

退負右房而立。

退負右房而立。

則明言有右房矣。江氏永釋宮墻注云。案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據此諸說。則以大夫士宗廟正寢學制為無西房者。誠誤也。然東房西室。乃諸侯以下燕寢之制。又天子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有五室。無左右房。諸侯以下。至士宗廟正寢。皆有左右房。鄭以天子諸侯統言之。與詩斯干箋禮記玉藻注不合。蓋未及追改。詳士昏禮及觀禮記。

右記筵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節也。〔疏〕正義曰。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西方。賓位也。放氏云。車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嚮之。云立。明其不稅駕。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今云在大門外。是不入也。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是也。云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者。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又曰。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鄭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此注言還立之義也。云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蓋賓至大門下車。入於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闔西北面立。所謂位。即朝位也。周禮大行人曰。凡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言卿大夫有異。故知卿大夫與孤同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者。即大行人所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右記乘車

鋼筆牛薺羊苔豕薇皆有滑。薺。豆葉也。苔。苦菜也。〔疏〕正義曰。鋼。釋文作鉶。非。牛薺。周學健已訓缺。蓋初作牛。而後為牛也。薺。徐。陳闕。葛。通解。俱作薺。嚴本。集釋。俱作薺。徐。除。本注仍作薺。下。不從下。殿。徐。葛本。俱作竿。誤。○鋼。記鋼薺所用之菜也。說文毛字下。引詩左右毛之。段氏注云。毛。鄭詩考正曰。毛。菜之烹於肉者。禮。羹。毛。菹。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毛。肉謂之菹。菜謂之菹。菹。醢生為之。是為醢人豆實。毛則落烹之。與羹相從。實諸鋼。今案。士虞特性二篇。亦記鋼。毛。但彼止有特豕。此

食禮用大牢。牛羊豕具。故別言之。牛則用藿。羊則用苦。豕則用藪也。士虞特性言用苦若藪者。以止有特豕。苦藪二者皆可用。隨用其一也。士虞又云。有柶者。以錡有菜。宜用柶扱之。此不言亦有柶。可知也。注云藪豆菜也者。說文藪作藪。云。未之少也。未即豆也。少。幼少也。詩毛傳云。藪猶苗也。是也。李善引說文作豆之藪也。與鄭合。云苦若茶也者。爾雅釋草。茶。苦菜。郝氏義疏云。說文。茶。苦菜也。經典單言茶者。如采茶薪樗。藪茶如飴。誰謂苦茶。皆謂苦菜也。單言苦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瀟豚包苦。及公食大夫記錡苜羊苦。亦皆謂苦菜也。今案詩邠風毛傳云。茶。苦菜。唐風傳云。苦。苦菜。是苦與茶爲一物也。藪注無釋。案藪亦藪類也。說文。藪。菜也。似藪。段氏注云。謂似豆葉也。陸璣詩疏曰。藪。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藪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宜闡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安世曰。藪。今之野豌豆也。爾雅釋草。藪垂水。郭注。生於水邊。段氏云。藪采於山。野生者也。釋草云垂水。乃藪之俗名耳。不當以生於水邊釋之。云滑藪藪之屬者。內則曰。藪。粉榆兔藪。瀝以滑之。故注以滑爲藪藪之屬也。此記但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何物。士虞記則云。有滑。夏用藪。冬用藪。注。藪。藪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藪。冬春用乾藪。特性記亦云。皆有滑。夏藪冬藪。注。藪。藪屬乾之。冬滑於藪。案說文。藪。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藪食之。甘。段氏注云。大雅。藪茶如飴。毛傳。藪。菜也。夏小正。二月榮藪。案爾雅釋草。藪有二。齧苦藪。詩禮之藪也。芨藪草。晉語之置藪於肉。即今附子也。內則釋文云。藪音丸。似藪而葉大也。說文。藪。藪菜也。崔實曰。六月六日可種藪。伏後可種冬藪。九月可作藪。藪乾藪。案藪至九月始乾。故鄭云夏秋用生藪也。士虞特性注云。藪乾則滑。又云。乾之。冬滑於藪。此所以冬春用乾藪也。內則注云。冬用藪。夏用藪。與此不同者。孔疏內則藪藪相對。故冬用藪。夏用藪。士虞禮藪與藪相對。故夏用藪。冬用藪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今案儀禮記明云冬藪。而內則注云夏用藪。究屬兩歧矣。云今文苦爲平者。說文。平。地黃也。即引此。記作羊平。蓋從今文。然此字宜作苦。不宜作平。鄭已辨之。士虞特性二記注皆云。今文苦爲平。特性注又云。平乃地黃。非也。是鄭已辨之矣。王石臚先生云。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平乃苦之假借字也。

右記錡苜

贊者盥從俎升。其所。〔疏〕正義曰。盥者以將佐賓祭。宜致潔也。注云俎其所有事者。敖氏云。贊者之所有事於賓者。盥俎庶羞之祭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今案。賈疏謂豆亦從

下升。黍稷亦贊祭。不知豆從下升。乃加饌之豆。設之在後。若正饌之豆。與黍稷皆自東房出。不由下升。故贊者必從俎也。賈說誤。敖氏以簋爲言。亦未的。江氏筠已辨之。

右記贊者升節

簋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疏〕正義曰。注冪巾也。毛本巾誤作中。今文或作幕。徐本幕作冪。冪。冪。巾也。今文或作冪。陳監作冪。亦誤。嚴本釋文俱作幕。云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

房。蓋以冪者。賈疏云。簋蓋相將。簋既有會。明簋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于敦南。簋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冪也。賈又云。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據出房未設而言。云冪巾也者。冪與幪同。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幪。說文幪下云。周禮有幪人。今周禮作冪。胡氏承琪云。此不過偏旁有注左在下之異耳。此經古文作冪。與周禮同。云今文或作冪者。幕是帷幕。說文。帷在上曰幕。與巾冪字異。故鄭不從。簋制詳士昏禮

黍稷四
敦下。

右記簋

凡炙無醬。已有鹹。〔疏〕正義曰。注和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嚴本無。○凡炙無醬。謂凡食炙者皆不用醬和。也。此篇設庶羞有牛羊豕炙。故於此記之。注云已有鹹和也者。釋所以無醬之義。

右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疏〕正義曰。記因上云蒲筵常。續布純。楚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疏〕正義曰。記因上云蒲筵常。續布純。楚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而

文。恐人疑上大夫與下大夫有異。故特明之。上大夫亦用蒲筵加萑席。而其純又如下大夫之純。是上下大夫同也。言皆者。謂蒲筵亦用緇布爲純。萑席亦用玄帛爲純。二者之純皆同也。吳氏疑義云。不言常與尋者。筵之丈尺未聞。有尊卑之別。故略之。注云謂三命大夫也者。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同。注獨言三命者。見三命之大夫亦與下大夫同也。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者。鄭意以公之孤四命。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推言之。周禮司几筵

曰。筵國賓於牖前。莞筵紛純。繡席畫純。詳聘禮宰夫徹凡改筵下。

右記上大夫筵席與下大夫同

卿擯由下。

不升堂也。

〔疏〕

正義曰。擯。監本誤作賓。注云不升堂也者。謂卿擯於堂下詔禮。而不升堂。此卿擯即也。上擯。以卿爲之。故曰卿擯。郝氏敬解卿擯爲食卿之擯。非。又謂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

由下升。與鄭異。江氏筠云。案經擯者之文凡三見。辭賓於階下。答公拜至。一也。公揖退時。擯者退負東塾立。二也。進相侑幣。三也。此三節。聘禮亦具有之。據二經於辭拜時俱云公降一等辭。則擯者爲公釋辭。無反居堂上與由下升之理。其負塾與相幣俱止云進云。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疏〕正義曰。注云上贊即經所謂贊者也。以其佐賓食於堂上。故云上贊。云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者。擯佐於堂下。贊佐於堂上。故擯云由下。而贊云上贊。以此爲名也。敖氏又云。此上贊以下大夫爲之者。欲其不尊於賓。案此記食下大夫之法。贊在堂上佐賓祭黍稷祭肺祭庶羞。其儀甚繁。若使尊於賓者爲之。恐不免有尊臨已食之嫌也。

右記擯贊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疏〕

正義曰。注云以優賓者。謂優於大夫也。張氏爾岐云。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

飲漱。不言飲酒。亦其禮之殊者。高氏愈云。上大夫庶羞。多言於酒飲漿飲之時。雖食庶羞亦可。江氏筠云。上大夫食庶羞時。酒飲漿飲得兼用之。以演安其庶羞之食耳。盛氏云。此節疑有脫誤。當闕之。今案。細釋記文。難以強解。敖氏已言之矣。注說簡質難明。高江說異於注。而於記亦未盡洽。當從盛說爲是。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疏〕正義曰。注云嫌上大夫不稽首者。鄭以此節文承上

大夫言之。故云然。褚氏云。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稽蓋以不親食之禮。經但云拜賜於朝。未言再拜稽首。故記統明之。說亦通。○劉氏敞補公食大夫義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

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辭。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械之盡也。君子於其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籩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滷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饔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粢。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粢。以滷醬。以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毀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饔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記庶羞及侑幣

卷二十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

別錄第疏。正義曰。毛本賓下脫禮字。小戴下脫第字。集釋俱有。臧輔堂本。賓下亦有禮字。○云覲見也者。爾雅十。疏。釋詁文。云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者。據周禮言也。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周禮

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各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大行人曰。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

合其慮之異同。大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詩韓奕孔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

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處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

方面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周禮賈疏誤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間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

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此足申鄭義矣。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學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

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今案。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該遇。鄭

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觀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白虎通云。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是亦言朝覲之異也。陳氏祥道云。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朱子語類云。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二說足申朝覲禮異之義。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案下經明言享。而此云享獻不見。此句疑有闕誤。難以強說。舊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為義。賈疏譏其不辭。誠然。但謂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說。卻亦未確也。云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者。以儀禮十七篇中。止有覲禮。無朝宗遇禮。故鄭注曲禮亦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駁也。今案。朝與覲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覲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則覲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為覲。則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傳云王親為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於王言覲。是秋覲之名至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并疑周官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褚氏寅亮云。此篇分三節。自至于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覲正禮。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言時會股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王氏士讓儀禮綱解云。此篇主言廟中特覲之禮甚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于天子。至末復以覲于國外覲于方岳之禮附焉。所謂覲于方岳者。謂祭天以下。王巡狩。而一方之諸侯皆覲也。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

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儀禮

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窄。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疏。鄭注句讀云。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校勘記云。帷。石經補缺誤作惟。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日。按監本日作曰。從監本。逆。徐本作迎。束。重脩監本誤作束。今案。嚴本作曰作。逆。各本多同。嚴本。○案聘

禮郊勞以前有許多禮儀。此直從至于郊始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今案。使者問王命即出迎。無出請入告禮辭之節。與聘異者。不敢自同客禮也。再拜。拜使者也。或以爲拜天子之命。斯時命尙未宣也。且拜天子之命。亦不得僅云再拜矣。觀時眼冕勞服皮弁者。勞禮輕於正禮也。侯氏亦皮弁者。賓主服宜同也。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與此注同。餘詳聘禮及郊下。云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者。此無正文。以凡諸侯入王小行人逆勞于闕推而知之。故引周禮小行人職文爲證也。必知郊是近郊者。以聘禮賓至近郊。主國使卿勞知也。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董啓驥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大行人曰。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下經賜侯氏以車服。明言使諸公。此但云使人者。以五等諸侯爵位不同。使人亦異。故渾言之也。白虎通曰。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又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案。此鄭所不用。蓋以諸經無使世子郊迎法也。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夫人。王后也。勞明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又聘禮。夫人勞以二竹簾方。其實棗栗棗擇。據此。則王后亦當有勞。經不言。可知也。互詳聘禮。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者。周禮司服云。應朝則皮弁服。此天子常朝之服也。以常朝之服勞侯氏。亦如聘禮諸侯以朝服勞聘賓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者。下經侯氏行享。皆束帛加璧。此用璧而不用束帛。特之。所以重其事也。敖氏云。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五等通曰諸侯。此曰侯氏。就來觀之一人言之。故云不凡之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據聘禮受勞于舍門內。此云帷門。不云舍門。則知別爲帷宮以受勞矣。以天子使勞徒旅衆多。郊舍恐不足以容之也。引掌舍文者。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爲帷門也。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褚氏云。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語最分析。敖氏謂帷門不爲宮。非矣。

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

不荅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

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疏〕正義曰。注西面聽之。毛本面誤向。○王氏訓解云。上云璧。此云玉。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凡圭璋璧琮琥璜皆玉爲之。故總稱玉。下文奠圭稱瑞玉。加璧稱撫玉。

皆其義也。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此於郊為帷宮。非若寢廟有碑。而亦三揖。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揖歎。三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綢解云。經著再拜稽首之文。凡十一次。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成日。四次皆未親親王而先凜咫尺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經言遂升受玉。則不升成拜也。下還玉亦同。注云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者。詳士昏禮納采下。姜氏兆錫。吳氏廷華。皆以奉王命尊。故不答。與下不讓先升同。今案。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彼夫家與女家尊同。賓又何為不答拜乎。姜吳之說非矣。下經賜侯氏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不云答拜。則亦不答拜也。云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者。凡讓而先升者。敵禮。下儀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是也。此時奉王命來。則使者尊。故不讓先升。王氏綢解云。禮冠昏。鄉射。聘食。三揖時。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故知升為升壇也。必知帷宮有壇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傳。子家壇帷復命于介。壇帷連言。則帷宮內有壇明矣。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以下經賜車服。諸公升自西階。東面。侯氏升西面。知此亦然也。○敖氏謂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對。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於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

為北面訝受。非是。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正義曰。璧。毛本誤壁。殿本亦誤。○還璧注不言面位。張氏儀禮圖云。當北面。以使者南面也。還玉重禮。疏也。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或曰前降拜。拜王命也。後降拜。拜王勞也。使者乃出。勞禮畢也。注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謂由東面轉而南面。以示將去也。敖氏謂左還東面。非是。敖氏蓋以使者授玉時南面。故左還為東面也。不知由南面轉而東面。是右還。非左還矣。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也者。謂南面少立。以俟還璧也。云還玉重禮者。聘禮勞用束帛。不還。此親用璧。則還之。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賈疏云。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凡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疏已。從杭本。案。殿、徐、鍾本。集釋。俱作已。○敖氏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

者。則已布席也。正義曰。注出止使者。毛本出誤正。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

者。止，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償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償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昏禮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略也。注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李氏如主儀禮集釋云。統者。統於主人。以此時侯氏爲主人也。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孔疏。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又云。聘禮歸饗餼。賓設禮償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此亦然。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尊厚也者。案有司徹受宰几注云。几所以坐安體。此使者不坐。而亦設几。優之。又對聘禮償勞者無几爲優厚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者。楊氏復儀禮圖云。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知上介出止使者時已布席也。經云侯氏乃止使者。不云上介。注云上介出止者。蓋侯氏先使上介出止之。繼乃自出迎賓入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司儀諸侯相朝勞皆有擯介傳辭。則此亦陳擯介可知。侯氏用束帛乘馬償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也。償使者。所以致尊敬。疏正義曰。王氏士

聘禮償勞者以束錦。不以束帛。以乘皮。不以乘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重。觀崇於聘也。今案。使者拜受。侯氏拜送。皆再拜。同爲王臣。敵也。注云償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償。主人待賓之禮。此及下賜舍賜車服皆有償者。所以致尊敬之意。云拜者各於其階者。謂侯氏與使者行敵禮。若鄉飲鄉射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上拜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

之。駟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疏正義曰。注其餘三馬。校勘記云。徐。陳。闕。葛。通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楊氏。俱作二。集釋作三。與疏合。今案。嚴本作

三。毛本同。○注云駟馬曰驂者。說文。駟。驂也。旁馬也。馬之在馬旁者謂之駟。亦謂之驂。詩小戎鄭箋。驂。兩駟也。孔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駟。在外兩馬。謂之駟。兩駟。即兩驂也。云左驂設在西者。馬在庭北首。以西爲左。左驂。最西一馬也。云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者。案聘禮記。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據此。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之從者於門外也。此侯氏償使者。侯氏爲主人。使者爲賓也。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約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知之。高氏愈云。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即安而急趨王所也。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今文賜皆作錫。〔疏〕正義曰。注作上。毛本脫皆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皆字。○此舍與下受

舍于朝之舍異。蔡氏云。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之舍。次舍也。以爲幕爲之。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者。李氏云。聘禮實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觀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云賜舍猶致

館也者。案館舍通稱。曾子問。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亦稱舍也。此賜舍與聘禮致館一也。義互詳彼。但聘是鄰國之臣。此是已臣。故云賜耳。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觸致館。此司空亦卿。故云司空歟。必知是司空者。國語

周禮。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先大夫樸齋先生儀禮釋官卿。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空致之。而其屬司里授之也。云小行人爲承擯者。此致館亦

陳擯介。周禮小行人職曰。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是也。云今文賜皆作錫者。胡氏承瑛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

父舍。此使者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脫曰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下文有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館辭。稱。此云伯父者。舉以概其他也。下經言伯父同。此女與汝通。凡諸侯朝觀之禮。皆天子命

之。故言順命而來也。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放氏曰。賜舍不可幣。尊者之禮也。注云此使者致館辭者。使者。當即司空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此當是措者傳辭。然後使者帥至於館。非是。王氏紉解云。侯氏至朝。其時天子即

降賜舍之命。於是帥至於舍。而司空乃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可推也。侯氏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謂拜受館也。儻之束帛乘馬。王使

命致館。無禮猶儻之者。尊王使也。〔疏〕案。嚴本不誤。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儻之者。尊王使也者。對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儻使者於內。

上郊勞言也。郊勞用璧。是有禮。此空致館辭。無物以將之。是無禮也。猶儻之者以王使爲尊。尊王使。即尊王命也。款氏云。注云禮謂禮物是也。云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儻使者於內者。外謂館舍門外。內謂館內。據上郊勞儻使有

出入升降拜受拜送之節。其禮不可行之於外。此儻使者亦當知之。經但言束帛乘馬。省文耳。放氏謂儻之亦在舍門外。褚氏云。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即館也。受舍後豈有儻於門外之理。放誤甚。

右王賜侯氏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疏）義正

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將觀之事。王使人告觀期。諸侯先期受次於廟。凡二事。○注卿爲訝者也。校勘記云。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杭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今文帥作率。今。嚴本作古。今案。聘禮。帥衆

介。夕帥大夫以入。鄭兩注皆云古文帥作率。則此注他本作今文誤也。當從嚴本。○蔡氏云。某日。告以觀日也。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者。案周禮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

朝觀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據此。則諸侯朝觀之日有卿爲訝。故鄭云卿爲訝者也。又引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取以證使戒之義。案此詔相其事之訝。亦卽上云卿爲諸侯訝。大夫爲卿訝之類。非謂掌

訝也。經但云使大夫戒。鄭知大夫是卿爲諸侯訝者。以此訝主迎賓客於館。故告觀日使之也。云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者。公食禮。使大夫戒。注。戒猶告也。與此同。爾雅釋詁。率。循也。率與帥同。國語。帥長幼之序。

章注。帥。循也。帥又有順意。逸周書大匡解。諸侯咸率。孔注。率謂率順也。鄭以順循二字解經帥字。謂其所爲告者告之使順循其事也。云初猶故也者。初有始義。又有故義。禮記檀弓。夫魯有初。鄭注。初。謂故事也。此帥乃初

事。亦卽帥循故事之謂。非始事。故鄭以故解之。云古文帥作率者。詳聘禮帥衆介夕下。侯氏再拜稽首受觀日（疏）正義曰。謂拜受告觀日之命也。

右王戒觀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觀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

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親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

先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受舍於朝。於。重脩監本誤作子。次以帷。徐。陳。閩本。帷俱作惟。誤。葛本亦姓。作帷。今案嚴本作帷。毛本同。又聘禮下殿本無記字。集釋有。毛本亦有。○前朝。謂先觀日也。朝猶觀

也。與下受舍於朝之朝異。蔡氏云。同姓西面。從主人之位。異姓東面。從賓位也。今案。皆北上者。以近王爲尊也。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此云西面東面者。謂廟門外爲位時。其入見則皆北面耳。注云言諸侯者。明來朝

者衆矣。顧其入觀不得竝耳者。上言侯氏。祇就一人言之。此云諸侯。又云皆者。依周禮六服四時分來。則同時入觀者必多。其行之有次序。不得竝。故須前期受舍。以防凌越也。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者。賈疏謂聘禮待聘賓在祧。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周禮守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在文王廟也。今案。鄭注聘禮云。待賓客上尊者。賈說是矣。但未明言受舍於朝爲何朝。致滋後人議論。李氏心傳云。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後人以外朝去廟門甚遠。疑鄭說爲未確。考曲禮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在路門外之朝。謂之治廟。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庫門內維門外之左右。非也。劉氏敏天子五門議云。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維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維門。有舉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門。有維門無應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沓。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舉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維門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維門。又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維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春秋曰。維門兩觀災。維門諸侯之饗。諸侯有路朝。路朝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應門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維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來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維門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維門之內也。戴氏震作三朝三門考。說與劉略同。亦舉五事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甚確。詳聘禮公攝入每門每曲揖下。然則受舍於朝。即治朝也。廟在治朝之左。故鄭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李氏以朝爲外朝。非矣。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其意亦以覲爲文王廟也。云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者。引之以證此舍爲次舍也。褚氏云。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放氏以舍爲廬舍。非是。又云。春夏朝宗。受饗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說本賈疏。云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者。以其受自王朝。尊之。故言舍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周禮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次係天子使張之。有定處。諸侯使上介先朝受焉也。知上介受者。以下經有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

宮之文。知此亦上介也。云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釋經稱朝之意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者。言次位如此分別者。為將來受觀有先後之序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其先同姓之禮也。曲禮孔疏云。觀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觀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位。則爵尊先見。觀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士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也。王氏士讓云。同異姓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為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右受次於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觀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緇。卿大夫玄。此差。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禖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綬。

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言入觀之事。質明。先以將觀告。行主。乃入觀。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校勘記云。裨。國監俱誤從示。注並同。又注上公衮。監本衮。誤作裘。孤緇。陸氏曰。緇。劉本作希。案司服注。讀希為緇。以希為字之誤。今文冕皆作綬。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作為。今案集釋亦有此六字。注云將觀質明時也者。謂觀之日質明時釋幣也。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者。是釋裨冕二字之義。五等諸侯衮為禘服不同。而統名為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裨衣為禘。故後鄭不從也。云裨之為言埤也者。說文。裨。益也。埤。增也。增。益也。裨埤皆訓為益。鄭以詩云政事一埤益我。埤之為益。其義較顯。故以埤釋裨也。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緇。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者。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禮。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希讀爲繡。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繡。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司服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鄭所據以爲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辨冕執束帛。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綈冕也。玄冕也。案。周禮孤服綈冕。卿大夫止服玄冕。此注統言卿大夫者。孔疏云。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是卿名通於孤也。曾子問又云。諸侯適天子。冕而出視朝。鄭注。諸侯朝天子必綈冕。爲將廟受也。綈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玉藻。諸侯綈冕以朝。鄭注。朝天子也。綈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樂記。綈冕撝笏。鄭注。綈冕。衣衾衣而冠冕也。綈。衣衾之屬也。孔疏云。衾之屬。謂從衾冕之衣以下皆是也。是鄭解綈冕俱與此注同。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衾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玄衣爲上。其衾鷩以下。俱有附益之衣。故名綈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綈。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綈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衾衣者。綈之上也。一語。遂疑綈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注意謂綈冕有五。衾冕爲上。猶之衾冕爲首云耳。非以衾與綈較。謂衾冕在綈冕之上也。放氏直以綈冕爲公鷩。侯伯鷩。子男希。又云。此朝以綈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綈冕以朝。鄭注。綈冕。公衮。侯伯鷩。子男鷩。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鷩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盛氏云。上公衾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鷩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綈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玄冕以祭。綈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綈冕。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褚氏云。諸侯自祭玄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綈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綈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綈字之義。當從注訓爲綈。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今案。楊氏倞注。荀子富國禮論等篇。俱有直用鄭此注綈之言卑也。卑字當是埤字之誤。後人因禮論有卑冕之文。誤改埤爲卑。不知卑冕卽綈冕。楊注已破卑爲綈矣。云禮論行主遷主矣。而云繡。親之也者。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

有尊也。此遷主也。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有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此所謂主命。即行主也。文王世子。守於公禰。鄭注。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是其言親之意。但彼注及此注先言行主。似兼主命在內。蓋謂若初封之侯無遷主。則所載必主命也。章氏平云。經云禰。蓋姑設未有遷主而載主命者言之。今案。曾子問明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於禰禰。既奠。告於祖禰。則必奉奠告之幣帛。皮圭以行可知。是經言禰之意也。云釋幣者告將親也者。謂因以將親告禰而行釋幣之禮也。郝氏敬云。古者天子受親於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親告禰。所以述先職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者。案聘禮不言禰。此注言禰者。諸侯以始祖廟為禰。遷主藏焉。故言禰。與大夫異也。又案曾子問云。反必告。設奠。卒。敝幣下藏諸兩階之間。此雖指將出告奠之幣玉言。其親日所釋之幣。當亦歸於兩階間也。西階之東。即兩階間也。餘詳聘禮。故氏云。釋幣之禮。筵几於其館堂戶牖之間南面。視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視奠幣於几下。君北鄉。視在左。君及視再拜興。視曰。孝嗣侯某。將親天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視就西箱。有閒。君反位。視乃取幣藏之。君反於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於禰廟西階之東。王氏士讓云。故氏約聘禮特性少牢諸篇爲此儀。所謂推而致於諸侯之說也。今竝錄之。云今文冕皆作纁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從曰。免聲。纁冕或從糸作。段氏玉裁云。觀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纁。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纁字亦見管子。淮南子。逸周書。封禪書。案鄭出今文。於注意正。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與許同。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藉玉。以韋衣。〔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木。廣裘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纁或爲璆。〔疏〕本。今文玉爲圭。嚴本。通解。俱作圭。今案。毛本圭作璧。○乘墨車。親之日。自館舍乘此車以入親也。龍旂弧韜。載之於車也。朝即親也。鄭志云。朝親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也。瑞玉。分封時所頒。小行人。成六瑞。鄭注。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是也。有纁者。備冕玉也。注云墨車大夫制也者。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此侯氏乘之。從大夫制也。故氏云。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王氏士讓云。墨車。加黑色而漆之。不畫者也。自士昏乘之。爲攝盛。自入親乘之。則爲屈。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者。張氏爾岐云。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各得天子五路之一。今乃乘大夫之墨車者。以金象等路皆在本國所乘。既入天子之國。方服禕冕以朝。不可更乘此車。

同於王者。故注云車服不可盡同也。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諸侯建旂。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旂與旗別。旗畫熊虎也。云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繻者。案旂之正幅為繻。張繆之弓曰弧。繻弓之衣曰繻。其繻外又有旂。綴於繻。以為飾。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注引此文云。旂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繆之幅。有衣謂之繻。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枉矢蓋畫之。考工記又云。龍旂九斿。則旂有旂矣。說文。繻。弓衣也。鄭注既夕記及少儀。亦皆以繻為弓衣。廣雅釋器云。繻。弓藏也。王氏疏證云。繻之言獨也。內則注。獨。繻也。今案。繻與獨同。說文。獨。弓衣也。張氏曰。弧繻與龍旂並言。注以為張繆之弓。仍是旂上一物。侯考。盛氏世佐云。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似以龍旂與弧繻為二。今案。考工記言弧旌於旂下。明堂位亦云載弧繻旂十有二斿。連屬言之。則弧即張旂之物明矣。月令之帶以弓繻。自別為一物。非旂上之弧也。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者。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云繻所以藉玉。以章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也。餘詳聘禮記。云今文玉為璋。繻或為圭者。胡氏承琪云。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云繻或為璋者。詳聘禮買入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下。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緇素屏風也。有繻斧文。所以示威也。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有繻斧文。繻。徐。陳。闕。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放。純。加次席純。俱作繻。與疏合。今案。嚴本作繻。○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繻依。依前南鄉。是斧依司几筵設之。此云天子設斧依者。言天子之制如是。猶云王位設繻依云爾。下文天子袞冕負斧依。乃言見諸侯之事。斧亦作繻。依亦作辰。鄭義以天子廟制如明堂。此云於戶牖之間。則仍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非明堂五室之制。詳下記几俟於東箱下。所云戶牖之間者。據堂後之室言之。古人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室。室之左右為東房西房。房有戶而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皆在室之南壁。向堂開之。故堂上以室為中。而室戶之西。室牖之東。又為室外正中之地。堂上以此為尊位。故設斧依於此。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辰。郭注。窗東戶西。窗即牖也。牖之東。戶之西。即所謂戶牖之間也。書顧命云。狄設繻辰綴衣牖間。南嚮。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牖間。即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是也。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鄭注。戶西者。尊處。是戶西亦即此戶牖之間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亦以斧依。在戶牖間。孔疏引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此說非也。明堂

爲五室之制。與此經所言廟制殊。每室四戶八牖。一戶有兩牖夾之。所謂兩夾衛也。戶在中。牖在戶之兩旁。則戶牖間不得爲正中。故經但言負斧依。不言戶牖之閒。鄭據此經推之。疏矣。左右几者。謂斧依之左右皆設几也。注云依。如今錦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鄭注司几筵云。斧謂之繡。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屏風。邵氏爾雅正義云。鄭厲以屏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釋名云。辰。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是鄭以屏風釋依。而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屏風之名。辰。則戶牖之閒地。誤矣。漢書文帝紀。身衣弋絺。注云。弋。卓也。黑色也。賈誼傳又云。身衣卓絺。是漢之絺多黑色。素。白也。漢之絺素屏風。有似周之依爲白黑文。故云如今錦素屏風也。或曰。絺。說文云。厚綳也。素。不畫也。純志。太祖平柳城。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漢之素屏風。以絺爲之。故云錦素屏風與。又鄭注司几筵云。以絳帛爲質。謂以絳爲地。而施白黑於其上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周人尙赤。繡辰天子之位。當用所尙正色。故以絳。絳。正赤色也。今案。以白黑文繡斧形於依上。故字作斧。又作繡。賈氏周禮疏及此疏。謂據繡次言之。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故云繡。據文體形質言之。近刃白。近釜黑。則曰斧。是也。爾雅釋器曰。斧謂之繡。郭注。繡文畫斧形。因名。是二字得通用。又依書顧命及爾雅作辰。三禮多作依。辰有依倚義。故字亦得通用也。王制。諸侯賜鉞鉞。然後殺。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鉞鉞。鉞卽斧也。是斧有威義。故鄭云所以示威。賈氏周禮疏以爲取斷刺之義。失鄭意矣。聶氏三禮論引舊圖云。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邵氏爾雅正義云。大雅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登堂負依。士虞禮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注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是天子諸侯以及士皆設依。天子唯畫斧文爲異耳。云几玉几也者。據司几筵左右玉几。及顧命馮玉几諸文而知也。云左右設几。僂至尊也者。儀禮。凡爲神設几右之。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是也。爲人設几左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是也。此左右並設。是優尊之意。郝氏敬曰。神几尙右。人几尙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爲神人共主也。云其席畫純。左右加繡。席畫純。加次席繡純者。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繡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繡席畫純。加次席繡純。左右玉几。凡設几必先布席。此經言几。不言席。略之。故鄭據司几筵之文補之也。彼言莞筵。此注言莞席。筵與席一物。對文近地爲筵。以上加之爲。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禪之上也。纁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疏。席。散則通耳。餘詳公食大夫禮。天子衮冕負斧依。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疏。正義曰。虛云衮從合。誤。○云衮衣者。禪之上也者。謂禪有五。以衮爲上。衮亦在禪中。說見前。衮。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賈疏云。五等諸侯。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號。故總言禪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

體言衾冕。是也。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衾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則朝覲服衾冕也。詩。衾衣繡裳。毛傳云。衾衣。卷龍衣也。衾為正字。卷為假借字。禮記多作卷。玉藻。天子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衾。又。王制。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衾。是衾為正字也。云繡之繡之為九章者。即司服注所云龍至宗彝五者繡之於衣。藻至黼四者繡之於裳。衣五章。裳四章。為九也。詳見前。云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者。對上公所服之衾無升龍言也。云衣此衣而冠冕者。言天子服此龍裳之衣。而冠後高前低之冕也。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知立以見諸侯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言斧依在後。背之而立也。國語。王背屏而立。是鄭言背之義也。敖氏云。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乃言車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言朝位賓主之間相去之步數。與是禮異者。詳後行祭節。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下。○案鄭氏九章之說。先儒多疑之。禮經釋例云。案鄭氏鏐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衾。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衾冕可知。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衾冕而下。則衾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詎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為十二章之服也。江氏永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為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為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猶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今案。陳氏禮書亦云。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觀周禮釋衾冕。禮記稱天子龍裳。言龍裳而不及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虎雖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左。齊夫承命告于傳。三辰旌旗。昭其明也。然則冕服止九章。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矣。左。齊夫承命告于天子。齊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天子見公。疏。以告下。毛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齊夫馳。疏。以告下。毛本無于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于字。與疏合。○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然則此承命告天子者。蓋以侯氏請覲之辭告也。注云齊夫蓋司空之屬。又引春秋傳齊夫馳者。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儀禮釋官云。案齊夫之名。始見於夏書。周殆因夏制歟。夏小正。齊人不從。齊人疑即齊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

嚮夫馳庶人走。說曰。嚮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音義隱云。嚮夫主諸侯所嚮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解與此經略合。儀禮唯覲禮尙存天子之制。而有嚮夫。其爲冬官之闕無疑。又曰。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及張釋之傳。皆有嚮夫。鄭氏箋詩云。田峻司嚮。今之嚮夫。則漢亦有此官。所掌或與周異。顧氏炎武曰。注不引書。而曰春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未見也。鄭又以嚮夫爲未擯者。釋官曰。據漢書云。庶人其徒役。則嚮夫當士爲之。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故注以嚮夫爲未擯也。云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賈疏云。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今案。此命。即謂辭也。君朝用交擯傳辭。臣聘用旅擯不傳辭。已詳聘禮卿爲上擯節下。此經交擯傳辭之法。當合下注乃備。此注云承命於侯氏下介者。蓋侯氏先以請觀之辭告上介。上介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下介。天子未擯承侯氏下介之辭。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所謂傳而上也。於是上擯入以告於天子。又下節注云。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嚮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者。謂上擯入告後。受天子命。侯氏入之辭。又以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嚮夫。侯氏之下介。受嚮夫之辭。以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亦所謂傳而上也。又云。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者。謂上介以告侯氏。侯氏遵天子命乃入也。然則經云。嚮夫承命告於天子。乃據擯介交接者言之。以省文耳。其實嚮夫承命。非親承於侯氏。其告亦非親告於天子也。此與聘禮注言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者略同。義互詳彼注。但諸侯相朝。主國當先以請事之辭傳於賓。此先以請觀之辭傳而入。則天子禮與諸侯異也。又諸侯相朝。主君迎於大門外。此覲禮則天子不下堂。又司儀云。交擯三辭。據此經。則一辭而已。皆覲禮簡嚴故也。賈疏云。司儀交擯三辭。據諸侯自相見言。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亦可交擯三辭矣。然朝宗禮亡。無可徵也。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者。竝據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爲上擯者。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上相即上擯也。又肆師職云。大朝覲佐儷。鄭注云。爲承擯。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將幣。爲承而擯。賈疏謂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是承擯或肆師爲之。或小行人爲之。而爲上擯則皆大宗伯也。故注云皆也。賈疏又云。嚮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增一士。上公五擯。增二士。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人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嚮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天子下。石經補缺脫曰字。○曲禮。君天下曰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此經言也。又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孔疏謂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是也。曲禮注引親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並云。余予古今字。則是曲禮作予。觀禮作余也。今觀禮作予。寔又作實。非鄭本矣。此節為擯者辭。云天子曰者。傳述王言以納賓也。蔡氏云。伯父實來。言其專為勤天子而來也。伯父其入。命之使入。不出迎也。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者。盛氏云。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培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云嘉之者。美之辭也者。爾雅釋詁。嘉。美也。云上擯又傳此而下至晉夫云云。解已見上。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音竝殊。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毛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類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意謂假實為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不必改耳。廣雅曰。賀。嘉也。是賀與嘉義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嘉於義更親。故鄭從古文。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圭。闕。監。葛本。誤。位也。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

敖。俱有而字。通解無。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今案。戴校集釋依張氏識誤改客為之。并刪者字。茲從嚴本。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者。案門之中央有闕門。以向堂為正。闕之東為右。闕之西為左。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門左為賓客位也。又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云。臣統於君。是門右為臣道也。禮經釋例曰。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詳土相見禮賓奉摯入門左下。此侯氏入門右。故云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云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者。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詳士昏禮納采下。此注釋經坐奠圭之義也。案奠圭再拜稽首。皆臣禮。曲禮。坐而遷之。戒勿越。孔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坐奠圭。謂跪而奠所執圭於地乃拜。下記奠圭于纁上是也。吳氏章句引明堂位崇坫康圭。意謂奠之於坫。又謂坫亦在門右。非矣。崇坫康圭。與反坫出尊連言。自是兩君。擯者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謁。告也。此相見之禮。與此別也。擯者謁。謁猶告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疏〕注云。謁猶告也者。蓋以謁為傳辭。猶上告於天子之告也。云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者。凡卑見尊。奠而不授。賓客則親相授受。此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故上介傳天子之命以告侯氏也。但其告侯氏即用前辭。唯易伯父其入為伯父其升耳。禮經釋例曰。凡

親受之如賓客。故上介傳天子之命以告侯氏也。但其告侯氏即用前辭。唯易伯父其入為伯父其升耳。禮經釋例曰。凡

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觀禮擯者。謂注以擯者爲上擯。則下文擯者延之曰升。又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又擯者謂諸天子。皆上擯之事。注不言者。可知也。餘詳聘禮。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下。侯氏坐取圭。升致

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

延。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乃出。通解出作退。今案唐石經及各本俱作出。○前坐奠圭。跪而奠之於地。此坐取圭。亦是跪取之執以升也。致命。鄭無注。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朝覲。述所職也。小大庶邦。各有所

命之常職。今來王所親致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曰。朝覲本王命。此致其奉命而來之意。與聘賓致命不同。一說。命即辭也。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奉圭覲王。李氏云。階東。西階之東也。案燕禮。大射。臣升降皆自

西階。故知階東西階之東。非阼階東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此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臣禮也。所謂北面而見天子也。所謂拜下禮也。釋例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覲禮執圭

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

於堂上者也。此即上注所謂欲親受之如賓客也。王受之玉。即親受也。乃出。覲事畢也。王氏士讓云。燕禮。大射。聘。食。各有成拜之文。公有答拜。此篇侯氏再拜稽首。王無答拜者。此見王禮視侯禮爲嚴也。今案。大戴禮朝事儀

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注云。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者。謂侯氏初奠圭在門右。今聞擯者謁告之辭。即取圭徑趨門左。升自西階致命。賈疏謂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

致命。是也。吳氏疑義據聘賓私覲。初入門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謂此經當亦如之。今案。此與聘賓固殊。聘賓爲他國之臣。此爲己臣。故禮有不同也。凡臣禮之異於客禮者有三。入門右也。拜下也。奠而不授也。上經擯者

謁。注以欲親受解之。又著其辭曰伯父其升。是但告以升堂授玉。非令其入門左也。且侯氏奠圭時。王已在堂上。天威不遠咫尺。而顧出門入門。爲此迂曲之禮乎。則其徑趨門左宜矣。張氏儀禮圖謂經言乃出不言東。知自闕西出。亦

非。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諸侯之於天子。亦猶大夫士之於國君。則出入固皆由門右也。下覲畢。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告聽事。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王勞之。此勞禮略如賓客。與覲時正君

臣之禮殊。且經明云出。明云入門左。則固與此經異矣。云降拜稽首送玉也者。禮經釋例曰。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經言王受之玉。則侯氏升堂授玉可知。故降拜爲送玉也。云從後詔禮曰延者。案特牲饋食禮。尸

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是祝在尸後詔之。故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明此擯者亦在侯氏後北面詔之也。云延進也。釋詁文。○禮經釋例曰。觀禮不云還玉。考觀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觀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今觀禮存。春朝夏宗。冬遇禮亡。或別見三時禮歟。今案白虎通引觀禮曰。侯氏執珪升堂。又引尙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此足爲觀還圭之證也。

右侯氏執瑞玉行觀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

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膾鴈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纈竹箭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皆三享。徐本三作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此地物集釋無地字。唯所有。唯下。集釋有國字。今案。戴校集釋云。地衍。又云。注疏本脫國字。案駱本有地字無國字。此地物。謂此土地之物也。今仍從殿本。○享。獻也。詳聘禮。案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賈疏云。堯典云。帝曰咨三岳。舉陶云外薄三海。秦誓序云。作秦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今案。說文。三。籀文四。周禮內宰職注。天子巡

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狹。賈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云。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又周禮賈人疏。本經聘禮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並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胡氏承瑛云。大戴禮。公冠四加女冕。注云。四當爲三。穀梁

定十五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字有誤耳。云此篇又多四字者。賈疏云。下有四傳擯。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爲四字也。云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大行人。公侯伯子男五等。皆云廟中將幣三享。是無四享也。先大父論語補箋云。

諸侯朝於天子。三享。諸侯自相朝。一享。諸侯使其臣聘。亦一享。又小聘曰問。不享。是享雖有差等。要無取於四也。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問可也。鄭注。問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

也。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問可也。鄭注。問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

也。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問可也。鄭注。問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

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有馬者用馬。有皮者用皮。又見此經享用馬。聘禮享用皮。故以或用馬或用皮爲初享也。知皮爲虎豹之皮者。據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膳。遷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簡也。其餘無常貨者。據禮器文。禮器曰。大饗其王事。獻三牲魚膳。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織竹簡。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遺物也。鄭所以引此者。以經明言三享。則非僅皮馬之屬。而所用之物。經未有正文。故據禮器臚陳之。以存享物之概。鄭彼注雖以大饗爲禘祭先王。而於三牲魚膳等句下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於內金示和也下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龜爲前列先知也下注云。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前。是皆以爲庭實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彼注亦以爲庭實所用旅幣無方。卽此經庭實唯國所有之義。又大行人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鄭彼注云。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此皆諸侯貢享之物。與禮器亦略相合。故鄭據禮器釋經也。鄭又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者。謂土物各有所宜。如禮器注據禹貢云。荆揚二州貢金。荊州納錫大龜。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繭。揚州貢篠簜之類。非一國所能備有。故但就其所有者分之爲三享。非謂一國三享中盡用此物也。吳氏疑義乃譏鄭以禮器所陳出之四海九州者。今一國貢之。則讀此注未審矣。云皆以璧帛致之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知三享庭實雖有異。而以璧帛致之則同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所謂瑞玉也。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琿圭璋八寸。謂之八寸。以類聘。又曰。琿琿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上言享天子。不言享后。下言享夫人。不言享君。互相見也。鄭注鄉黨享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鄉黨圖考辨之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

用璧環耳。先大夫論語補箋。據此諸文。詳考朝聘時享禮所用之玉。曰。諸侯朝天子。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環。其大各如其瑞。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環。而特之。諸侯自相朝。二王後及公侯伯。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環。子男享君用琥。享夫人用璜。大小各降其瑞一等。二王後及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諸侯使臣聘。二王後及公侯伯之臣。享用璧環。子男之臣。享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今案。此經言束帛加璧。則通謂五等諸侯也。經言享天子不言享后者。方氏苞謂儀法已見於春夏。故不言也。○禮經釋例云。注據禮器言。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間。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即親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觀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膾藟豆之屬。非謂親禮之享也。禮器法以爲陪祭先王。亦非。郊特牲所云。亦指饗禮言。與禮器正合。孔疏謂賓入大門以下爲論燕饗之禮。謂旅幣無方以下爲論朝聘庭實之物。蓋依遠鄭注。而爲此說。不知禮經聘親之享。庭實唯皮馬也。今案鄭注小行人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不言他物。與此注似異。然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即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僅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止用皮馬。親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或亦隆殺之義宜然歟。奉束帛匹馬卓

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處也。馬必十匹者。不敢障王之乘。用成數。敬也。〔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王之乘。通典之作所。○奉。侯氏親奉也。上云束帛加璧。此止云束帛。省文。璧加於束帛之上。言束帛。則璧在其中也。下奠幣之幣。亦兼璧帛言。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是璧帛同稱幣也。匹馬。一馬也。聘禮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注。隨入。不竝行也。此經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一馬前行。九馬隨之而入也。云中庭西上。謂此馬陳於庭南北之中。而以西爲上。即聘禮記左先之義。凡入門向堂。以西爲左。此一馬先進者在西。而其後則以次竝列而東。故曰西上。云奠幣再拜稽首者。亦如前受擘時奠圭再拜稽首。侯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也。放氏云。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張氏儀禮圖云。享不言入門右。則由闕西。二說竝誤。臣之於君。出入皆由闕右。前已辨之矣。玉藻。公事自闕西。注。以公事爲聘享者。彼謂他國之臣代其君行聘享之禮。此是己臣自行享禮。與彼異也。下注云。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是覲以辨等威。至享益賤。豈觀入門右而享乃入門左哉。經不

言入門右者。以文已見於觀時。不言可知也。注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段氏玉裁云。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胡氏承琪云。說文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之卓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即易的類。爾雅的類白顯之的。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廣雅卓的並訓爲明。可知卓有的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誤矣。惟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淳姬。顏注引鄭氏曰。淳音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況者。蓋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書其國名。賈疏云。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席王之乘。用成數。敏也者。案五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駁從毛詩說。是王所乘止四馬也。今用十馬。備王選擇。故云不敢席王之乘也。又聘禮賓觀。庭實用乘馬。乘馬四馬也。此篇僕使者亦多用四馬。今用十馬。以享王之禮。盛於他禮。故云用成數敏也。李氏如圭云。書。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策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瓊鬯。皆再拜稽首。乘黃朱。四黃馬朱鬣也。彼因喪而見。與此禮異。○案鄭訓四馬卓上之卓爲的。後儒駁之者多。惟王尙書經義述聞之說最詳。今竝錄於後。熊氏朋來云。案韻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於義爲通。敖氏云。匹馬卓上。謂以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王氏士讓云。詩稱駟驪。周尙赤也。享王不宜尙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齊其色。享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矣。經義述聞云。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遠蹀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違者。謂超踰不依次第。趕遠與卓古竝同聲。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蹀然獨立。說文。蹀。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蹀與稌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古者上與前同義。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中庭西上之殊義。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按受觀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卑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授王人。闕。葛。通解。王誤作玉。至於享。至。徐。陳。闕。葛。集釋。通解。俱作圭。楊氏作至。張氏曰。案疏云。今至於三享云云。詳其義。圭字當作至。今案毛本作至。戴校集釋改。

至。嚴本亦誤主。○侯氏先奠幣。聞者辭。即取幣奉以升。與前親時儀同。此不書取幣。省文。致命者。方氏謂職貢皆王所命也。一說。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敢執壤奠享玉。即束帛所加之璧也。幣兼璧帛言。詳上。侯氏自奉幣降。西階下東面授宰。聘禮記。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束。時宰在東。故東面授也。宰。賈疏謂即大宰是也。周禮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鄭注。玉幣。諸侯享幣也。聘禮享時云。公受幣。又云。公側授宰幣。是公親受而授宰。此覲禮。王不親受。而侯氏自執以授宰。至尊禮異也。西階前再拜稽首。送幣也。故氏云。西階前非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注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撫。以手撫之。不受玉。謂不親受。非不受也。故氏云。撫之者。示受之。是也。撫是尊者之禮。與昏禮男撫婦之擊同。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財謂璧璋享幣也。但彼以圭璋還。而璧帛不還。為輕財。此對上瑞玉親受。而璧帛不親授。為輕財。財。即謂璧帛也。云以馬出者。謂侯氏親執一馬以出。云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九馬隨之而出。均以授王人於外也。周禮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則王人其即校人歟。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對上入覲時王親受玉。此不親受。又庭實并不使人受之於庭。又行覲時降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降拜不辭。為益君益臣也。聘禮賓觀。使士受馬于廟內。此侯氏自執以出。故云王不使人受馬也。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篇受玉撫玉。俱在堂上。是不下堂也。親以正君臣之禮。故益殿也。又案。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案經文於立當車輅擯者五人下即云。廟中將幣三享。注又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出迎之禮。據享而言。賈疏謂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乃迎之。覲禮則受擊受享皆無迎法。與曲禮疏所引熊氏說同。又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賈氏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有迎法。是齊僕所云送迎者。乃饗食之禮。非謂朝覲宗遇正禮也。朱氏大韶云。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非以六字平列。覲禮主乎殿。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迎。此說是也。陳氏禮書。乃謂春夏秋覲冬過送迎之禮同。誤矣。○賈疏謂聘禮享君。尙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據隱七年左傳戎朝。事畢。三享。〔疏〕正義曰。自奉束帛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皆于周發幣于公卿為證。此篇無之。蓋亦文不備與。

事畢。三享。〔疏〕正義曰。自奉束帛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皆無定物。故經不言。而以事畢括之。又三享物雖不同。其禮則一。即一享可例其餘也。注云三享訖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必三享訖乃可云事畢也。賈疏謂一度致之。非矣。

右覲已卽行三享

乃右肉袒于廣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刑宜施於左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易曰。折

其右肱。〔疏〕正義曰。注無咎。毛本無作无。校勘記云。通解作無。與單疏標目合。今案。嚴本作無。○大戴禮朝

無咎。事儀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卽謂此。郝氏敬云。此諸侯逃職待罪也。覲享既畢。黜陟未分。朝

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是也。門以向堂為正。東為右。解見前。袒于廟門之東。便於入門右也。北面立。答君之義

也。告。告擯者轉以告王也。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者。肉袒。袒而無衣見肉也。江氏鄉黨圖考云。喪禮肉

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禮之言肉袒者多矣。此獨言右肉袒。故鄭以為

刑宜施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者。謂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也。詳經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此袒右。故氏以為

變於禮事是也。云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者。玉篇。更。復也。前覲享入門右。此入復從右肉袒。待衆臣禮益純

也。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者。謂己國所以得罪之事。張氏爾岐云。告王以己國所為多罪。願聽王譴

責之事也。云易曰折其右肱無咎者。保豐卦九三爻辭。豐。離下震上。賈疏云。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

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長爻。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有肱

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擯者謁諸天子。互體兌為毀折。又云。此雖言大臣。實兼有覲禮。初震在離前。為朝春。三離後體兌。為觀秋也。

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寧安也。〔疏〕正義曰。乃邦。毛本邦誤拜。校勘記云。唐石經。體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放。俱作邦。徐本誤

乃猶女也。同毛本。注猶女也。葛本女作汝。○敖氏云。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侯氏也。則皆

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此不言擯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今案。上云。告聽事。告王以己

國所為得罪之事。此云伯父無事。言無所為得罪之事也。李氏引書文侯之命曰。王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

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屬於屏

而聽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

道勞〔疏〕正義曰。適門西下。毛本有一圈。校勘記云。蓋因通解分節而誤。放氏云。西下似脫襲字。今案各本皆無也。襲字。但注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則是經言襲。注恐人不知襲之所在而注之也。但鄭本原有襲字。○侯氏再拜稽首。拜王辭也。下又再拜稽首。拜王勞也。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王將勞之而待以客禮也。出字爲句。斯時出亦由門右。放氏云。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闈東矣。姜氏兆錫云。適門西者。將入門左也。至是乃入門左者。王將勞之。成君意也。據此二說。則觀享時不入門左明矣。成君意。謂成君以客禮待之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臣於君。入門右。係常禮。若君以客禮待之。則辭。於是出。乃復入門左。觀禮告聽事。先入門右。天子辭之。乃出。復入門左。侯氏前聽事。故從臣禮。後天子勞之。故從客禮也。然則侯氏再拜稽首出。出門右也。下升成拜降出。出門左也。經文兩出同。而有異如此。注云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賈疏云。以屏外不見天子爲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又引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今案。天子外屏。荀子。淮南子。均有此文。釋宮。屏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李氏云。屏。謂立小牆當門中。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臣朝君至而加肅敬。故屏有遠近也。案李云路門內外。本曲禮孔疏。江氏嘗駁之。謂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說詳鄉黨圖考。但以上皆據朝言之。此屏則設於廟。江氏又云。觀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此言是也。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注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此天子廟屏之制歟。明堂位言魯用天子禮有疏屏。故有亳社。他國不得有也。云勞之勞其道勞也者。謂勞其道路勤勞。放氏云。王勞之。亦擯者傳王之辭也。○朱子云。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右侯氏請罪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察也。驚也。轟也。轟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疏〕自此至乃歸。皆言主賜。

禮侯氏之事。○賜侯氏以車服。即虞書所謂車服以庸也。高氏愈云。不賜於人親之時。而特遣使賜於侯氏之館。重其禮也。吳氏廷華云。此亦報享之意。方氏苞云。迎拜及送。皆與勞者同。王氏士讓云。此時諸公太史亦不答拜如郊勞。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者。周禮中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賈疏謂尊之不賜諸侯。是也。又。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賜車中兼有此四者。鄭止言金路象路。舉以例其餘也。云服則衮也。鷩也。鷩也者。據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鷩冕而下。是也。云古文曰迎于門外也者。古文作門外。與今文作外門外異。放氏云。上文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胡氏承琪云。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其歸饗饋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門。放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路先設西上路

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

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疏〕

正義曰。注而東也。毛本東誤東。由恩也。毛本恩誤思。又何予之。毛本子作與。校勘記云。殿本。集釋。楊。放。俱作子。○路先設。先字對服言。下文。服諸公奉

之。服可奉。車不可奉。故先設之於舍之庭也。上路字兼車馬言。車西馬東。以西爲上。故曰西上也。下路字專指車言。放氏云。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吳氏廷華云。重賜在車南。加賜卑於車也。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者。案中車王與后之車皆稱路。白虎通云。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者。四馬所以駕車。故謂四馬爲路下四也。云亞之次車而東也者。亞以東西言。謂車設於西。四馬次之。而設於東。並列也。引詩者。采菽篇文。引以證賜車服之事。采菽序。以幽王於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以刺也。毛傳。君子。謂諸侯也。予。賜也。路車乘馬。賜車也。玄衮及黼。賜服也。又韓奕詩云。韓侯入覲。王錫韓侯。淑旂綬章。韋韋錯衡。鉤膺鑿錫。鞞鞞淺幘。條革金厄。是賜車。玄衮赤寫。是賜服。亦與此經合也。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者。言賜物多少。由於君之恩。解經無數之意也。周禮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圉人。凡賓客奉馬而入陳。鄭注。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鄭注。大用。朝覲之頒賜。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然則內府所謂大用。樂記所謂寶龜牛羊。其卽此重賜之類歟。云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者。閔二年左傳文。服

注云。重。牢也。孔疏云。杜以遺夫人之錦貴美不費牢。故易爲錦之熟細者。是重錦卽美錦。美有善義。故鄭引以證重之爲善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

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疏〕正義曰。篋制詳士冠禮。服盛於車服之書。加於其上。加於篋上也。使諸公奉之者。見錫予之重也。大史。掌禮書者。詳下。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來觀非一國。王同時使三公分往命之。故言諸公也。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

士四人。是亦足數分命矣。故氏謂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傳若保不定也。則是以命賜者止一人。設來觀國多。恐日不暇給矣。故說非也。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案。周公右

王。襄二十一年左傳文。言周公左右王室也。諸侯職崇。大史職卑。始隨入在公後。及升自西階。則與公同東面而居公之右。蓋在公之南也。吳氏章句云。經曰是右。則非但在其右也。蓋如周公右王之右。謂左右之。如下述命加書之

事。云古文是爲氏者。惠氏棟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造父後有非子玄孫。氏爲莊公。顏注曰。氏與是同。韓勅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氏是兩字本通。非有異義。胡氏

承珙曰。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疏〕作是者。以大史係在諸公之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混。故從今文。

正義曰。侯氏升而云西面立。則升降自階階可知。蓋侯氏在館有主道也。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禮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爲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大史讀之也。大史職曰。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

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又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儀禮釋官云。玉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疏〕正義曰。兩階。謂東西兩階之間。正中也。周禮射人。射朝之位。三公北面。諸侯在朝亦北面。據明堂位前。不於兩階之中拜。蓋三公位也。此在已舍。與朝廟異。故拜於兩階之間也。郊勞。但云降再拜稽首。不言何處。當亦在兩階也。注云受命者。謂此拜爲拜受命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

伯舅盞老。毋下。〔疏〕正義曰。注云大史辭之降也。謂辭其降拜也。引春秋傳。證辭下拜之事。僖九年左傳云。王使

拜。此辭之類。〔疏〕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前。不於兩階之中拜。蓋三公位也。此在已舍。與朝廟異。故拜於兩階之間也。郊勞。但云降再拜稽首。不言何處。當亦在兩階也。注云受命者。謂此拜爲拜受命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

伯舅盞老。毋下。〔疏〕正義曰。注云大史辭之降也。謂辭其降拜也。引春秋傳。證辭下拜之事。僖九年左傳云。王使

拜。此辭之類。〔疏〕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拜。齊侯卒下拜登受。今案。下拜者。臣之正禮。未有不辭而升成拜者。此節升成拜。經不言辭。文不備。故注特補之。敖氏乃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盛氏世佐云。案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既拜於下。乃辭。禮之正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於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與此異。放說非。褚氏云。辭之而升成拜者。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於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矣。放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秦氏憲田云。盛氏駁放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大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大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大史也。盛說似非。今案。秦說是也。大史加書于服。

上侯氏受。受篋。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就而受。謂侯氏就諸公受也。但南面之文。則張圖是也。姜氏兆錫云。又言加書者。取讀之。復加之也。蔡氏云。大史宣讀已畢。乃加之篋內服上。吳氏廷華云。服在篋。故亦曰服上。今案經未有開篋之文。則吳說是也。使者出侯氏送。

再拜。僂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僂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僂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疏正義曰。使者出。賜車四馬也。使事同。僂禮亦同也。王氏士讓云。此與郊勞賜舍僂使同。又有異。彼止一人。此則二人矣。考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大史。下大夫也。而與公同僂。數尊王命也。注云既云拜送。乃言僂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者。張氏爾岐云。僂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略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汪氏克寬云。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無就其國而錫命之禮。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

右王賜侯氏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疏正義曰。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是。經義述聞云。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即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

字。則實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饗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為長。朱氏大韶云。經以國之大小分別。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稱。於同姓大國曰伯父。則稱伯舅者。亦大國可知。於同姓小邦曰叔父。則稱叔舅者。亦小邦可知。上下立文相對。此句不須重言小邦。當以孔所引為正。石本始衍。各本因之。今案注據此禮云伯父。毛本云誤曰。嚴本作云。據字放本在伯父下。屬下句。○此天子稱諸侯之辭。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國大小而別也。謂之伯叔父舅。尊之親之稱也。案曲禮則以二伯稱伯父伯舅。九牧稱叔父叔舅。與此異。當以此為定稱。經邦國互言。說文。邦。國也。國。邦也。是二字本通。鄭注周禮云。大曰邦。小曰國。此無注。則亦以為通稱也。方氏苞云。以國大小為別。未安。今案。方說非也。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周初封建五等之國。以功德大小為差。不比後世由於兼并。則大國稱伯。小國稱叔。宜矣。春秋時。晉最為強大。而天王命辭見於內外傳者猶稱叔父。則其沿周初之稱可知也。注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上經多言伯父。乃同姓大國之稱。此經兼言同姓小國。異姓大小國。以觀兼五等。故並詳其稱謂也。注意蓋謂據此禮云伯父。乃指同姓大邦言。若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小邦。則曰伯舅叔舅矣。放氏引此注。作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義似較顯。然放氏引注多所移易。未必注本如是也。

右王辭命稱謂之殊

饗禮乃歸

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禮。楊氏作享。下說同。又三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略言饗

饗再饗一饗。毛本俱作享。校勘記云。嚴。徐。陳。闕。葛本。集釋。通解。放氏。俱作饗。段氏玉裁注說文享字云。案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饗燕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尤其

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內享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

下云。神保是饗。周頌。我將我享。下云。既右饗之。魯頌。享祀不忒。享以辭繼。下云。是饗是宜。商頌。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皆其明證也。鬼神來食曰饗。即禮經尚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享。即周禮祭享作享之例也。今案。段

氏之說詳矣。而禮經饗燕字作饗。尚未言及。儀禮聘禮臣享君。字作享。觀禮亦然。至饗燕之饗。則聘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字皆作饗。此注引掌客職三饗再饗一饗。周禮本作饗。儀禮各本亦皆作饗。惟毛本作享。誤矣。一。周禮作

壹。○歸。反國也。方氏苞云。聘使饗燕畢。將歸。而後贈賄。侯氏則賜車服。重賜竝頒。及將歸而後饗禮何也。奉使而誤。不過主君不親饗食。而邦交如故也。故次第致禮。侯氏而有干王章。或賊賢害民。暴內陵外。雖時會來王。不遽加以九伐之法。必將有削地降律之罰焉。故必肉袒請聽事。待天子有無事歸寧爾邦之命。更賜車服。重加命書。然後繼此得爲諸侯。於是乎榮以饗食。厚其燕好而歸之。此先生制禮之精意也。注云禮謂食燕也者。案待賓客之禮。有饗食燕三者。此經不單言饗而言饗禮。故知禮謂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者。謂王或有故不親食燕如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之類是也。又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王有致食燕之事也。掌客職亦曰。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注云禮幣者。禮。即聘禮記所云凡致禮之禮。注謂以幣致其禮是也。云略言饗禮。互文也者。容王無故親饗。有故不親饗。即以禮幣致之。王有故不親食燕。以禮幣致之。無故即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者。證饗之外有食燕也。但今本周禮掌客作侯伯三饗。鄭引作再饗者。郊特牲孔疏辨之曰。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則今所傳。殆唐時誤本。是以周禮內宰職。金疏引掌客文。俱作侯伯再饗也。或疑掌客所言係諸侯自相朝。非天子待諸侯禮。據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不言燕禮。似天子待諸侯有饗食無燕者。不知大宗伯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又淇露詩序云。天子燕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則親有燕明矣。賈疏因聘禮言致食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不言致燕以幣。遂謂燕禮無幣。詩孔疏謂燕禮亦當有幣。今案鹿鳴詩序云。燕羣臣嘉賓也。而其詩曰承筐是將。則燕有幣明矣。陳氏祥道謂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是也。又案。周禮酒人疏云。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是實亦自相矛盾矣。○方氏苞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所過山川。命五官道而出。如曾子問所記是也。入王畿。則有晉衆。謁關人。習觀享。展羣幣。小行人出勞。所經致積之禮。一切不具。而自至於王郊始。蓋凡此皆具於春朝夏宗。而無庸復出也。今案。周禮司儀云。凡賓客送逆同禮。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備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知之。是諸侯入覲。有逆之之禮。及歸。有送之之禮。聘禮云。士送至于竟。此不言者。蓋亦見於春朝夏宗禮而此不具耳。

右略言王待侯氏之禮以上廟受覲禮竟

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

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

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

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為壇而見諸侯之事今案據鄭注則自此以下至禮山川邱陵

於西門外為會同之禮祭天而下為巡守之禮也方氏苞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又云方明者木也自為注釋通經所無記文多此類吳氏廷華云上侯氏禘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略

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為記也考十七篇中所有記者有無記者獨此篇記只三語又與諸經不同則此節以下其為記說無疑盛氏亦以為詳其文體有似乎記今案四傳摺下注云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觀

禮是以記之觀云據此則鄭注固明以此數節為記矣方氏吳氏說可從○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官謂壇土為垆案諸本官皆作宮從諸本從上曰深浦鍾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此作從上向下為深義尤悉案通典巡守篇

引此亦有向下二字所謂神明也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合則命為壇命徐本未刻陳闕監本俱作會為徐本作焉集釋通解楊氏毛俱作命為本詔王儀詔徐本未刻今案嚴本宮亦誤官監

牆作牆黃氏丕烈云各本作牆牆乃誤字又所謂明神嚴本作神明毛本同案作明神是也又命為字及詔字嚴本俱不誤○此下言會同而云諸侯親于天子者周禮每以會同為大朝覲此記之於觀故以觀言上是觀於廟中之

禮此是親於國外之禮也云為宮方三百步者司馬法六尺為步方三百步縱橫皆三百步則為方千八百尺即方一里之地也四門謂四方皆有門取洞達之義即周禮司儀所謂宮旁一門也掌舍職會同為壇壇宮棘門則

此宮掌舍為之司儀主命之歟司常又云會同置旌門此謂王盡行止息之地即掌舍職所云為帷宮設旌門是也此門當為棘門非旌門矣壇築土為之漢書注築土而高曰壇是也十有二尋言其廣深四尺言其高方

三百步者宮之廣十有二尋者宮內之壇之廣也此云深四尺而司儀云為壇三成三成即上中等下等三等也每等一尺通堂上計之為四尺文異質同也方明者謂上下四方之神形制詳下加於壇上待祀也必加方明

者。會同爲非常之事。故設此以爲神所蓋依。鄭注司儀云。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氏士讓云。王者行事。百神享之。必有所依。高氏愈云。蓋即協和萬邦而懷柔百神之意。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廣。此謂時會股同也者。賈疏謂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受之於廟。此經言壇不言廟。故鄭以爲時會股同之禮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股見曰同。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股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股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股同。即股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股同。股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股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漏矣。股同又謂之股國。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股國。鄭注。股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是也。司儀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又云。王巡守股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歟。是會同爲壇於國外也。放氏專以此爲王不巡守諸侯來朝之禮。又謂爲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褚氏寅亮辨之云。以王不巡守之歲爲壇以合諸侯。未免漏卻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朝覲。其當朝諸侯。既循常制見於廟。復借羣后見於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股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今案。合周禮注觀之。則鄭氏於會同之禮。未嘗言之不詳也。特放氏以臆說經。未足爲據耳。又褚氏以股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與鄭周禮注既朝而爲壇合諸侯命政者亦異。案周禮。十二歲係王巡守之期。王巡守。則諸侯不來朝矣。股同。係因王不巡守。而爲同禮。以與諸侯相見。則諸侯自於壇朝。不於廟朝。若六服盡來。既行受擊受享之禮於廟。復行奠玉將幣之禮於壇。不亦煩瀆乎。褚氏之言。自於經合也。云宮謂壇土爲埽。以象牆壁也者。案埽。說文。庫垣也。段氏注云。卑垣延長。而齊等若一。是之謂埽。掌舍。爲壇墼宮。鄭注云。平地築壇。又委埽土起埽埽以爲宮。又兜人注云。委土爲埽壇。是埽爲委土之名。凡宮必有牆圍繞於外。此無牆。但於壇之外起土。委於地。爲卑垣以象牆壁也。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者。以會同諸侯來者衆多。城中恐不足容之。故於國外。又見下經先善拜日於東門外。故知春會同則於東方。夏秋冬。以此推之可知矣。鄭注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亦據下經書也。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者。

八尺曰尋。詳公食大夫禮。十有二尋。蓋縱橫皆十二尋。故注以為方九十六尺。此謂壇之下等其廣如是也。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者。據校勘記增向下二字。謂從堂上向下至地。其高四尺也。云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者。此經但言深四尺。不言重。故引司儀文證之。成猶重也。謂三成為三重。本司儀先鄭注也。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三重即三等。下等廣於中等。中等廣於上等。故云自下差之為三等也。三等而上有堂。則堂在三等之上矣。堂上方二丈四尺。其下三等。每面十二尺。兩面加二十四尺。則上等當方四十八尺。中等當方七十二尺。下等當方九十六尺矣。盛氏云。堂上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者。言方明為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而上下四方之神。即司盟所謂明神也。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彼注云。明神。神之明察者。是也。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者。襄十一年左傳云。司慎司盟。明神殛之。服注。二司天神。是為天之司盟也。鄭意蓋以方明即司盟。褚氏申之曰。方明固為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即為司盟之神。二而一也。但方明不專為盟設。曲禮云。涖牲曰盟。會同有不盟者。據春秋傳云。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言為方明之象以依神。亦猶宗廟設主以依神也。鄭注司盟職云。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也。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者。如舜典。王制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親諸侯。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有一月至北嶽。皆如之。是也。知亦為此宮者。據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是知亦為壇為宮也。又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琫。亦其一證。但會同壇於國門之外。巡守壇於方嶽之下。為異耳。云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引以證會同為壇見諸侯之事。但彼本文會作合。命作令。會與合。命與令。義亦通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

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疏。正義曰。校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疏。勸記云。注

而不下。通典有此字。○此節詳方明之形制。案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漢書律曆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則祀方明之禮。殷已有之矣。方明。以方四尺之木為之。上下四方共有六面。設六色者。每面各設一色。以象其神。設六玉者。每面各設一玉。以為之飾。方明不必定指日月山川。蓋言上下四方。而六合以內之神悉該之矣。會同特加於壇而祀焉。其典至重。其物至貴。飾以玉焉。宜也。孟康漢書音義曰。方

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畫六采。然則六色畫之於木歟。魯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方明者。四方神明之象。用槐木爲之。未知然否。秦氏蕙田云。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注

云六色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則非。且與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之說不合。上節言加方明于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方明。乃是禮神之事。注云刻其木而著之。賈疏謂刻木安於中。是也。然禮神用

玉多矣。未有刻而著之於木者。既云刻其木而著之。則是以玉飾木。非禮神明矣。郝氏敬云。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張氏爾岐云。刻木爲陷。而飾以玉。皆不從注禮神之說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

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係言禮玉。與此別。不過璋琥璜圭名偶同耳。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鄭注大宗伯。以天爲天皇

大帝。地爲崑崙。故以爲神之至貴者。不知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矣。奚庸區別乎。總之大宗伯所言係禮神之玉。此係飾方明之玉。二者不容合爲一。鄭欲依彼爲解。故語多出。敖氏遂以彼禮玉爲方明之玉。褚氏云。經

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今案褚說是也。上介皆奉其君之

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墀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

尙作疏。正義曰。注尙左者。毛本作者皆。校勘記云。徐本無皆字。陳、閩、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上疏。楊氏作皆。今案。嚴本作者。戴校集釋云。作皆訛。土揖庶姓。毛本土誤上。校勘記云。嚴、徐、陳本、

集釋、通解、俱作土。閩、葛、俱誤作士。○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者。上介。諸侯之上介也。云奉其君之旂。則似旂各以其國爲識。故賈疏謂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然謂以尺易仞。小而爲之。恐非。司常云。諸侯建旂。又云。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是會同各建其旂。不聞小爲之也。李氏集釋引擊虞曰。建旂者。所以殊爵命。示等威也。又引詩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今案。周禮典命云。上公車旗。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

五爲節。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是旂以爵命爲殊也。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者。以下云公侯伯子男等就旂而立。必旂已建。而後可就。是建之在先。故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經云

置。注云建。一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及諸侯諸伯諸子諸男面位。鄭皆據大戴禮朝事儀而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其位亦如此。云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者。盛氏世佐云。尙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云諸侯入墀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以旂在左者趨而左。旂在右者趨而右。故云或左或右也。經雖有四門。但據司儀王南鄉。則諸侯均當自南入也。秦氏蕙田云。會同爲宮。方三百步。六尺爲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中央。壇之下距墀門一百六尋有四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於宮者是也。云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掛。土揖庶姓。時掛異姓。天揖同姓。見掛。位乃定者。案司儀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掛異姓。天揖同姓。鄭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掛。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據此注。是王升壇在先。諸侯乃入門。就旂而立也。鄭以彼經據王而言。此經據諸侯而言。其儀則一。故兩經互引爲證。但注云見掛位乃定。則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掛。乃各如其面位。以燕禮卿大夫入門皆北面。公降揖之。卿乃西面北上。大夫北面少進。推之。可知也。又司儀南鄉見諸侯。不云降階。此注云降階者。亦約燕禮而知也。云古文尙作上者。胡氏承瑛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從今文作尙者。取其當文易曉耳。敖氏必以上義優於尙。非矣。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尙。非矣。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疏。正義曰。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一。注王受玉撫玉。毛本誤作撫王。校勘記云。嚴、徐、閩、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撫玉。陳本受玉撫玉俱作王。尤誤。皆知覲禮。閩葛皆俱誤者。而俱東上。閩本上誤作士。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吉觀國所校監本。改王爲曰。未知孰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本。宜通解作宮。古文傳爲傳。重脩監本傳誤刻作傳。○傳擯者。設擯而傳命。與旅擯異義。見前。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者。謂王從壇降揖五等諸侯。既揖。乃復升壇。於是設擯傳告五等諸侯。使升壇行會同之禮也。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據司儀。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而言也。但彼文不言拜。此言拜者。案彼

注云。上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又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聶氏三禮圖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又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今案聶氏降拜之說。以後說爲長。其前說則仍司儀賈疏之文耳。臣之拜君。以下爲敬。自應皆降拜於地。其升成拜。則俱謂於奠玉之處。據鄭彼注云。既乃升堂授王玉。上升成拜。不言升堂。則亦謂於奠玉處拜也。然則此注所云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謂奠玉幣及升成拜。公皆於上等。侯伯皆於中等。子男皆於下等也。姜氏兆錫云。見以土時天之三揖。以尙親。而拜以上中下之三等。以尙爵。是也。云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親禮者。謂上云於上等中等下等者。係會同之禮在壇。與親異。至擯者延之升堂致命以下諸儀節。則皆與親禮同。受玉。謂親時。撫玉。謂享時。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是會同亦執瑞玉。與親同。司儀又云。其將幣亦如之。鄭注。將幣。享也。是會同亦行享禮與親同。降拜於下等。等字係涉上文下等而衍。降拜於下。即降拜於地也。若以爲下等。則義有難通矣。請事勞。謂親時肉袒請事及王勞之也。會同以發禁施政。其禮較大於親。亦必有告聽事及王勞之禮。以上各事。擯者每延之曰升。此會同亦然。故云皆如親禮也。云是以記之親云者。以會同之禮略與親同。故記之於親。是鄭亦以諸侯親於天子以下爲記也。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鄭以公侯伯三次傳擯。子男同一次傳擯。爲四傳擯。故氏則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諸氏云。注四位之說。本於孟子夫子夫有所受之也。禮經釋例云。故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爲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皆與注異。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等。享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秦氏蕙田亦以故說爲非。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謂如康王之語。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至庭乃設擯。對觀禮門外設擯言之。必知至庭乃設擯者。以司儀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在王見諸侯三揖之後。故知諸侯入門時未有擯也。云古文傳作傳者。胡氏承琪云。傳與傳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是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

大常也。王建大常。纓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纓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纓纒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

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疏〕正義曰。載大旂。毛本旂作旆。校勘記云。唐石經。集釋。通解。楊、敎、俱作旂。注焉。詛視掌其祝號。〔疏〕同。與疏合。張氏曰。載大旆。諸本旂作旂。從諸本。今案。陳鳳梧本。經注俱作旂。注

王海引亦作旂。嚴本經作旆。注作旂。黃氏不烈云。旂是旆。誤。注王建大常。毛本大誤太。下同。校勘記云。案大讀如字。大常。猶大旂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繆藉。嚴、徐、闕、葛、俱從竹。作籍。黃氏不烈云。藉譌為籍。

彤涉而誤。又校勘記云。由此二者。由。闕、葛、俱誤作曰。不協而盟。協。闕本誤作偽。既盟則藏之。盧文弨云。藏是。戴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即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今案嚴本作藏。仍之。○此謂天子會同之日。先拜日而後朝諸侯也。依行禮節次。此常在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因奉旂就旂連為順。而就旂而立。及四傳擯。四時會同之禮皆同。拜日。禮曰。禮月四

擯。禮山川丘陵。四時有異。故先以向者敘於前。而以其異者退敘於後。此記者敘次之法。後儒多誤駁注說。詳下。天子乘龍。乘路車而駕龍馬也。載大旂。載之於車也。象日月升龍降龍。言繪日月升降龍之象於旂也。出。謂自國而

出也。拜日子東門之外。謂王城東門外也。反祀方明。謂既拜日而反乃於壇祀方明也。上言加方明于其上。未祀也。此乃祀之。既祀。乃朝諸侯傳擯也。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會。無常期。有以春者。有以夏秋冬者。同。

則不巡守之歲。春東方諸侯來。夏南方諸侯來。秋西方諸侯來。冬北方諸侯來。此云拜日子東門之外。故知謂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為龍者。周禮屨人職文。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

與常別。此云大旂大常者。對文異。散則通。恒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是九旂總名旂旗。故常亦得稱旂。云王建大常者。司常職文。引以證大旂之為大常也。云繆首書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者。

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是日月升龍降龍皆畫於旂也。旂之正幅為繆。下屬為旂。爾雅繆繆繆郭注云。繆。衆旂所著。是旂屬於繆也。經先言日月。次言升龍降龍。故知

日月畫於繆首。而其下及旂畫升龍降龍也。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謂此也。司常但云日月。不云升龍降龍者。九旂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以日月與交龍對言也。引大戴禮朝事儀者。以朝日之事與此

同。故引以為證。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繆藉尺有二寸。摺大圭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又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為冕。賈疏遂以朝事儀所

云冕爲玄冕。今案。觀服袞冕。則會同不得服玄冕。玉藻玄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晉讀爲摺。摺。謂插於紳帶之間。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注此篇有纁云。纁所以藉玉。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故鎮圭尺有二寸。纁藉亦尺有二寸也。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就者。大路。玉路也。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纁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鄭注。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纁。今馬鞅。皆以五采屬飾之。就。成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貳車。副車也。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故王十二乘。哀七年左傳云。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故天子物服多用十二也。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者。朝日於東郊。與此經拜日子東門之外一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乃以東門爲卽此宮之東門。非矣。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典瑞鄭注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是教尊尊之義也。云退而朝諸侯者。以上皆朝事儀文。彼文退而朝諸侯下。卽云。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則知退而就壇朝諸侯矣。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朝事儀朝諸侯在朝日之後。而此經拜日之後卽祀方明。是已祀方明。乃見諸侯也。王制孔疏。據此注申之。謂未祀方明。未有見諸侯之事。皐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又引司盟職文者。不協而盟。左傳文。見前。謂凡會同。雖不盡盟。而有不協者。則會同之後必盟。故引司盟文以證之也。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盟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藏之者。案周禮本文。載下無書字。又藏作貳。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者。鄭意欲解方明與司盟之明神爲一。與上諸侯親于天子節注意略同。故言詔明神必有象乃可詔。則此方明者。卽明神之象也。云及盟時。又如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言會同之禮。先祀方明。旣祀。徹之而朝諸侯。若有盟。則於盟時又如方明於壇上。以載辭告焉。云詔視掌其視號者。案周禮詛祝云。掌盟詛類造攻讀禮詛之視號。鄭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其職又云。作盟詛之載辭。是引以證盟時以載辭告之義也。○案鄭注。據朝事儀考之。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日子東門之外。爲春會同之禮。下禮日子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隄于西門外。爲夏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子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爲非。姜氏兆錫至以此訾鄭之踳駁。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墜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

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舉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放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編輯五端。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即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丘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蕙田云。放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既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禮日子南門外。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以上三說。皆辨正放氏之失。而褚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大矣。一禮日子南門外。

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疏〕正義曰。注夏冬秋。校勘記云。賈疏作秋冬。今案。作冬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秋是也。詳下。又容祀也。毛本容作客。校勘記云。嚴

本、集釋、通解、俱作容。與單疏述注合。通典作祭。誤。今案。盛氏云。作客者。傳寫之譌耳。又大陰之精。嚴本、集釋、俱作大。毛本作太。據釋文大史音泰。注云。後大陰同。則作大是。下同。○此亦就其異者言之也。上言天子車旂之制。及反祀方明。此三時會同禮。亦皆如之。惟夏則禮日子南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秋則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與春拜日子東門外異。故特記之也。祀方明。係總祀羣神於壇。此則各就其方位拜禮之。四瀆。爾雅

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丘陵詳下節。郝氏敬云。日爲陽精。故於南。月與四瀆陰精。故於北。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王氏士讓云。日。大陽之精。拜於東而禮於南。皆陽方也。月。大陰之精。四瀆爲極陰。故同配北方。月又尊。故先言之。山川丘陵。出雲見風雨。爲徵陰。故同配西方也。注云。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上拜日東門外。爲春會同之禮。則此三者爲夏冬秋會同之禮明矣。鄭於司儀注言之特詳。已見前。經言南北

西。故注言夏冬秋。淺人謂爲秋冬誤倒。非也。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鄭意以此拜與禮當有祀事。但言拜則祀不見。言禮則祀見。故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秦氏蕙田云。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日爲大陽之精。月爲大陰之精。淮南子說文等書多言之。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鄭注禮記。以日爲天神。故以月爲地神也。言此者。見日月同尊。故言禮日。即言禮月。解經先北於西之意。四瀆與月同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放氏云。四瀆厚。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放氏云。四瀆厚。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放氏云。四瀆厚。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放氏云。四瀆厚。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放氏云。四瀆厚。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春秋傳者。定元年左傳宋仲幾語。然傳文本作山川鬼神。此引作山川神祇。似神祇是也。云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者。言詩與傳皆用著明之神爲信之事也。鄭意蓋以會同必有盟。此經於上下四方之神獨禮日月山川。故引詩傳。反復申明。以爲盟神之證焉耳。然祀方明。與拜禮日月山川。原係兩事。祀方明。凡會同皆然。拜禮日月山川。則各因其方位行之。春夏不必禮月山川。秋冬即不必禮日。且亦不專爲盟禮之。即不盟亦然。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則日月山川亦在其中。然不可專以方明爲日月山川之神也。○案放氏誤以此三禮皆與上事連舉。辨見上。又注容祀二字。俗本誤作客祀。張氏爾岐據之。遂作主客之客解。爲儀禮集編所譏。則讀書校訂之功。不容少矣。

右會同之禮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愒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疏〕正義曰。注其盟愒其著明者。毛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疏〕本愒作揭。下其字。賈疏作於。校勘記云。揭。嚴。徐。陳本。通解。俱作愒。與單疏述注合。集釋。楊氏。从手。案。釋文音苦蓋反。是讀爲忼歲愒日之愒。明係愒字。今本釋文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愒當作揭。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今案陳鳳梧本亦作愒。下其字。嚴本及各本俱作其。從嚴本。又主山川也。毛本主誤上。校勘記又云。月者。通解者作乃。是。王官。通解。王作五。○此經言巡守祭祀之禮與上異。上不言祭天地。又川與四瀆分禮。此言祭天地。祭山丘陵川。不及四瀆。蓋巡守但就所過山川祭之。四瀆不必兼祭矣。其敘於觀禮之末者。以巡守至方岳。有觀諸侯之事。故因會同而並記之也。張氏爾岐云。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爲此經設也。秦氏蕙田云。案此經自諸侯觀於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觀諸侯之禮也。王巡守。諸侯來觀。爲壇壇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

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者。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今案。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巡守將出而祭地。則所至亦必祭地明矣。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皆是爲此經之證。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每歲常祭之禮。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是泛釋祭名。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粢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鯉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是總言祀天神祭地祇之禮。皆與此別。燔柴。郭注爾雅云。既祭。積薪燒之。鄭注周禮禮記實柴燔燎云。三祀皆積柴實牲禮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是三祀皆積柴加牲其上而燒之。惟玉帛或有或不有耳。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則此燔柴祭天。當玉帛牲俱有矣。柴。說文作崇。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崇。版縣。郭注云。或版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此不云版縣而云升者。以巡守兼有封禪之事。鄭時漢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封禪以告太平也。又云。升封者。增高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亦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是其言升之義也。祭山兼言丘陵者。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陸。大阜也。是丘陵謂山之高大者。考工記玉人職曰。天子以巡守。宗視以前馬。鄭注。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是巡守過大山川皆祭之也。浮沈。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此但言沈者。周禮小子職云。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大宗伯注亦云。祭川澤曰沈。是也。瘞埋。郭注云。既祭。埋藏之。此但言瘞者。鄭注禮運云。埋牲曰瘞。是瘞與埋義一耳。司巫職曰。凡祭事守瘞。鄭注。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是祭地言瘞也。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案山川各有主名。各有處所。不比戴天覆地。四方皆同也。經言升。則是就其山之處升祭之。言沈。則是就其川之處沈祭之。故云必就祭也。注以就祭謂王巡守。是矣。而以爲及諸侯之盟祭也。則非。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諸侯祭山川而已。諸侯之盟。何得祭天地也。云其盟。揭其著明者。段氏玉裁云。字作揭。從心。義作揭。從手。揭者。舉也。惕蓋揭字之假借。應基竭切。而陸氏乃苦蓋反。賈疏亦不定揭字之義。皆其疏也。今案揭其著明。卽上注盟神尚著明之義。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者。郭璞謂燔瘞在既祭之後。卽注所謂終也。天地山川。四者皆舉。所謂備也。注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以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因經言

祭天地。不言祭日月。復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屢轉申說。義多未安。又引王制。以證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引春秋傳。以證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今案。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其說自當。左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並無山川之神語。未知鄭何所據。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案淮南子云。月者大陰之精。又云。日月。天之使也。是鄭所本。言此以證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義多牽合。陳氏祥道云。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約。誓於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秦氏蕙田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禮記實柴燎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爲瘞者。鄭之臆說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爲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以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今案。此節注本文離。陳氏。秦氏。駁之。甚是。鄭氏之意。蓋謂會同巡守必有盟。故前後注多謂日月山川爲盟神。以牽合方明。不知會同固有不盟者。至巡守以考制度頒政教。並非爲盟而起。必以盟言之。誤矣。云古文瘞作瘞者。胡氏承琪云。爾雅孫注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苗其翳。釋文。翳。韓詩作瘞。釋名。瘞。翳也。就隱翳也。是瘞瘞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瘞爲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右巡守之禮

記〔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案此下三句爲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者。殆因注而誤也。嚴本與徐本同。今案。黃氏現刻嚴本作記。不作設。不知校勘記何據云然。○或以記字宜在諸侯親于天子之上。似是。詳前。今未敢移易。而附其說於此。

几俟于東箱

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几俟。石經補缺。徐。陳。閔。葛。俟俱誤作。俟。集釋。通解。俱作俟。今案。嚴本作俟。注云王即席乃設之。

也者。儀禮。凡為神。則几席並設。為人。則先布席而後設几。聘禮。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為神几席並設也。又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公迎賓入。升。公受宰夫几。執以授賓。賓訝受于筵前。北面設几。是為人先布席而後設几也。昏禮禮賓亦然。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注。為尸席也。又主人迎尸升堂。執几授尸。尸受。奠于筵上。是布席在先。設几在後矣。此云俟。故知俟王即席乃設之也。几。即左右几也。設之者。司几筵也。敖氏謂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此云俟于東箱。指未設几之前而言。案既設几而後登席。則無所庸其俟矣。敖說非也。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者。案東箱即東夾。注乃云東夾之前。則是以東箱為東堂矣。詳特性几席兩敦在西堂下。釋名云。翔。伴也。相翔。猶相伴也。相伴。亦作相羊。亦作倘佯。後漢書注。相伴。猶徘徊也。文選注。倘佯。猶徘徊也。又云。倘佯。猶翔翔也。漢書注。相羊。翔翔也。然則鄭意蓋謂東夾之前可以徘徊待事。故云相翔待事之處也。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與此一也。賈疏云。覲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為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為明堂。今案。玉藻疏以此記東箱為記人之誤。非是。據上經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則亦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與明堂五室異矣。詩斯十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疏云。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是中西房東房。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處。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大室祿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鑄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及周公禮制。建國土中。以維色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鑄京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此疏較賈疏尤詳。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二條。書顧命疏。禮記玉藻疏。亦引之。足證親在文王廟。云戶牖。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格。異姓象格。四衛革轂。蕃之間與東箱。猶據西都宮室制度言之也。

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格。異姓象格。四衛革轂。蕃朝是也。偏駕之車。正義曰。注在旁。毛本在誤左。校勘記云。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在。與疏標目舍之於館與。合。與王同。王。重脩監本作主。謂之偏駕。集釋。楊氏。俱重偏字。不入王門。入。重脩

監本誤作人。今案。嚴本作在。又偏字不重。從嚴本。又輅。集釋俱作路。云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者。案同姓金路。據巾車云。金路。同姓以封。是同姓之國乘金路也。以下俱見巾車職。巾車又云。玉路以祀。此五路王備乘之。諸侯止得駕其一與王同。故謂之偏駕。禮記仲尼燕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鄭注。偏。不備耳。國語注。偏。偏有一也。是也。列子注訓偏爲邊。是鄭言在旁與已同之義。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經朝時乘墨車。是金路象路之等不乘以入王門矣。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此無正文。但既不入王門。自舍於館矣。盛氏世佐云。王門。王城門也。不入者。以其疑於天子也。然則諸侯在天子之國。乘墨車。不獨朝時爲然。故記著之。方氏苞曰。入王都而羣駕天子之車。則使人疑。故五等之國乘墨車。所以彰臣節。定民志也。不入王門。則於畿內得乘可知矣。今案上經乘墨車鄭注云。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是諸侯在天子之國。不得乘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奠圭于纁上。謂釋於地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古文纁作璪。五字。乘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奠圭于纁上。謂釋於地也。〔疏〕諸本俱脫。嚴本有。○上經乃朝以瑞玉有纁。此云奠圭于纁上者。謂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纁爲之藉。故記云奠於纁上。而注以釋於地解之也。云古文纁作璪。詳聘禮。○凌先生諱廷堪補觀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皇放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于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觀宗遇會同於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縹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於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即安也。天子衰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禘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贊。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玉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觀受之於廟。會同受之於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旒而立也。拜日子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子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本乎天者。視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視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為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旒綏章。釁饗錯衡。終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鳥。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右記

附觀義

儀禮正義

卷二十一

喪服經傳第十一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

別錄第十一

疏

正義曰。唐石經作喪服第十一。夏傳。與今本同。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單疏作喪服第十一。皆無子夏傳三字。器申溶云。石本原刻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後磨改。然則今本石經不足據也。校勘記

云。案隋書經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皆曰喪服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傳三字。則賈疏何必云爾。儀禮目錄校證云。據賈疏。則賈本亦無子夏傳三字。今本蓋後人所增。當依舊題作喪服經傳。從之。又目錄親疏隆殺之禮下。釋文有也字。又有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十一字。今據增。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案賈疏述目錄。無居字。已下有

棄字。賈疏云。儀禮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作傳者。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放氏云。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

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不特釋經文。亦釋記文。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案經文精微詳悉。非周公莫能作。記傳亦皆聖賢之徒爲之。但此傳爲子夏所作與否。俱當在

闕疑之列。近儒乃謂傳文有莽敢增竄者。禮經釋例云。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爲莽歆所撰。若儀禮自西漢立學以來。從無有疑及之者。爲此論者。自非喪心病狂。不至于此。蓋深惡其說之足以害經也。○鄭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

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者。此篇言喪服。自天子至庶人。總包在內。故云天子以下。與士喪士虞專言士禮者不同。吳氏紱云。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但言王及公卿大夫士者。彼以爵爲差。此庶人之服。無異於士。而寄公爲所寄

之君服。大夫士爲其舊君服。且下同於民。據此。則庶人亦在其內矣。放氏謂此篇言諸侯以下喪服。郝氏敢謂篇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盛氏世佐云。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

旁期。至於爲高曾祖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以三子之言斷之。喪服亦安有貴賤之等哉。所異者。或絕或降耳。其不絕不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今案。叔氏郝氏有意違鄭。而不知說之難通。盛氏駁之。是也。死而相喪。衣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年月。謂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親者隆而疏者殺。其禮具存於此也。賈疏謂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總麻。升數有異。以下途極論衰冠升數及降正義。其說多前後抵牾。不詳不備。今悉心參考。別爲圖說。附于本篇記末。而此不具錄焉。所謂十有一章者。斬衰一也。齊衰三年二也。齊衰杖期三也。齊衰三月五也。傷大功六也。成人大功七也。總麻八也。殤小功九也。成人小功十也。總麻十一也。云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者。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間文。但哀有淺深。則服有隆殺。此鄭申言聖人制服之義也。家語云。斬衰菅菲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于酒肉。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是之謂飾。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者。白虎通云。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曲禮。庶人曰死。鄭注。死之言漸。精神漸盡。說文亦云。死。漸也。故不言死而言喪者。是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謂親尚全存於彼。此棄亡之。不得見耳。臧氏庸云。已。猶此也。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賈疏云。喪字去聲。人或以平聲讀之。義亦通。吳氏章句云。人死曰喪。喪去聲。此謂生人喪之。喪平聲。今案鄭目錄云。死而相喪。亦據生人言之。釋文喪字無音。則讀平聲是也。云劉向別錄第十一者。別錄。向所作。但他篇不言劉向。此言之者。孔叢伯云。釋文喪字無音。則讀平聲是也。刊監本者依士冠禮疏補。因誤加也。朱子云。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賤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禮經釋例云。禮記大傳。服衛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衛。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今案孔子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貴貴即尊賢之義。古者喪期無數。虞書言。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年之喪。自虞已然。但殷以前。實至周更參以貴貴之制。而五服等殺益明。今之律令。言服制必本是篇。古禮之行於今者。此其最著也。後人安可視

爲無用而忽之哉。○三禮記云。喪服一箇。唐以前亦別行於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竝專注喪服。見釋文序錄。惠氏棟云。喪服傳有南北諸儒之說。故賈疏甚詳。亦較明暢。今按。此篇於鄭注外。兼存馬王諸家說。至賈疏之可從者。亦多采錄焉。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纓屨菅屨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經。象緇布冠之缺

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疏〕正義曰。前題喪服經傳。乃後世編禮者所加。此喪服二字。則禮經本文。爲一篇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疏〕總目也。斬衰裳。先言斬者。李氏云。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

取痛甚之意。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春秋傳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今案。斬與齊對。斬是斬截布斷之。斷之而不緝爲斬。緝之則爲齊也。苴經杖絞帶者。賈疏云。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經要經。又以苴竹爲杖。以苴麻爲絞

帶。禮記孔疏云。苴是黎黑色。又云。苴者。黜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李氏云。絞帶與要經。同在于要。蓋亦以苴麻爲之。問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

其內而見諸外也。喪服四制又曰。苴衰不補。則衰裳亦苴色矣。今案。衰裳不言苴而言斬者。沈氏彤謂斬之義重於苴。是也。絞。是糾而合之。絞帶亦蒙苴文。則用苴麻明矣。放氏謂用牡麻。褚氏寅亮云。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明其要。既婦人異男子而用桌。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

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于苴矣。放說非也。又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鬚衰。而不言經。可見斬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放氏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于首。豈反用牡麻邪。冠纓屨者。賈疏云。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又云。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桌麻。李氏云。冠纓不蒙苴

文。故退次帶下。杖齊其心。故字帶上也。今案。菅屨詳下傳。襄公十七年左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鑿絞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齋。居倚廬。寢菅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案此。喪服斬衰之制。貴賤皆同。

至春秋時而有異。故其老疑之。然晏子所服。與喪服經傳符合。亦可證此禮遵行已久。非出後人僞撰也。杜氏云。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不言三年者。以下齊衰三年。明此斬衰三年可知。注云者。明爲下出也

者。周公作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言者。是指人言之。故云明爲下出也。後章言者放此。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李氏云。凡服上曰衣。喪服以布爲衰。纓之于衣。因統名此衣爲衰。今案下記云。衰長六寸。博四

寸。是指當心者言之。又云。凡衰外削幅。則統指衣言之。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鄭注。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知之。此亦謂衣爲衰。故喪服每以衰與裳對言也。鄭云。凡服。兼五服解之。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者。經有二。皆以麻爲之。在首者謂之首經。士虞記。婦人說首經。是在要者謂之要經。士喪禮。要經小焉。是也。首經亦謂之環經。要經亦謂之經帶。經言經。實兼二者。故鄭云。成伯瑜禮記外傳云。經者。實也。表其有喪聲之情實也。李氏云。喪服皆因吉服舊名。經以明忠實之心。衰以表哀摧之義。惟此二者別制名耳。今案。衰本亦作縗。釋名。縗。摧也。言傷摧也。經。實也。傷摧之實也。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者。鄭以吉時緇布冠。別有缺項以固冠。此喪服。別有首經加冠上。故云象之。吳氏紱云。緇布冠有缺項。而縗縗之。所以固冠也。喪冠自有縗。不藉經而固。則二者不類矣。又凡弔事。弁經服。弁亦有經。不獨冠。則首經不從冠取象。更明矣。放氏云。古未有喪服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感。後聖因而不。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是說得之。云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者。賈疏云。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朱子云。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今案白虎通云。要經者。以代紳帶也。鄭說蓋本此。要經亦名帶。見下傳。而又有絞帶。是喪服亦備二帶。故鄭謂要經象吉時大帶。絞帶象吉時革帶也。云齊衰以下用布者。是專指絞帶言之。楊氏復云。斬衰絞帶用麻。齊衰絞帶用布。是也。○李氏云。凡喪。皆既處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喪冠之布爲衰經。降其衰一等。受麻經以葛經。問傳曰。斬衰三升。既處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十三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布爲衰。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爲之。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用。是也。問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纁緣。要經不除。檀弓曰。練。葛要經。繩履無絢。既處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差之。其用齊衰應制之屨乎。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縗冠素紕。布純深衣。問傳曰。又期而大祥。表縗麻衣。檀弓曰。祥而縗。玉藻曰。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禫之履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履。禫履無絢。禫逾月即吉。萬氏斯大云。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變者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授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祥而更易爲縗素。禫更易而縗。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

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問傳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衰同。父七升。母八升。又問傳注。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成衰之衣。經無可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則前此不練不經可知。大祥變而麻衣。禫後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首要之經。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經變要麻。婦人以葛經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至練。男子除首經。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經。而首葛不去。問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除服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則鹿。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絢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經。婦之首經也。屨也。則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首經。婦之要經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如此。此經有所及。有所未及。因取禮記中可見者以明之。今案此篇。惟大小功略言變之節。餘不言者。周公作經。舉其大綱。於五服精蠶。及喪期多寡之數。則詳之。於變除之節。則略之。故錄李氏萬氏說於此。以備參考。又案。衰裳冠屨之屬。俱是三日成服服之。未成服以前。斬衰者髻髮。齊衰者免。此經不言髻髮與免者。以篇名喪服。故主成服以後言之。杖亦自成服始。大祥除服。則棄之。喪大記云。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是也。下經云。女子在室衰三年。家語。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則衰固服之以終喪矣。因李萬說更考之如此。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經大搗。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絃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履者。菅菲也。外納。居

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盈手曰搯。搯。掘也。中人之脫圍九

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搯。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眾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纆。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

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舉者。冠前後俱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閣。疏。猶薦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疊殿為之。不塗墍。所謂聖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卒哭哭異數。〔疏〕正義曰。此傳自斬者何。至外納。皆釋上經

也。傳文多設為問答。斬者何。問辭。不緝也。答辭。馬氏融云。不緝。不纆也。李氏云。不纆。衰裳之邊側也。今案。纆之義為縫。說文云。齊。纆也。下傳云。齊者何。緝也。賈疏云。緝。今人謂之為纆。纆與緝同義。謂斬布

為衰裳。而其邊側不縫也。馬氏又云。賸者。衰實。衰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案馬氏以賸為衰實。本爾雅釋草。孫氏注云。賸。麻子也。案此傳云。苴者。麻之有賸者也。下傳云。牡麻者。衰麻也。

則苴麻有子。衰麻為雄麻。無子。而爾雅云。衰實者。對文異。敬則通。衰實。猶言麻實耳。爾雅又云。苴。麻母。郭注。苴。麻盛子者。則苴麻名苴。不名衰也。詩九月。叔苴。毛傳。苴。麻子也。是因苴麻有子。又謂麻子為苴。御

覽引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蘊。齊民要術引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莖者。苴麻是也。一名賸。敖氏云。麻有賸。則老而麤惡矣。故以為斬衰之經。問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衰。是苴之形尤麤於衰。故鄭注士喪禮云。苴麻者。

其貌苴。以為經。服重者尚麤惡。又云。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苴經大厲。左本在下者。謂苴經之大如搯圍。乃經之最大者。即斬衰之首經也。本。麻根也。大功以上。經有本。詳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下。張

氏爾歧云。左本在下者。首經之制。以麻根置左。當耳上。從額前透項後。復至左耳上。以麻之末。加麻根之上。纆束之也。今案士喪禮云。苴經大厲。下本在左。與此文異義同。又云。牡麻經。右本在上。下齊衰章傳同。朱子

云。齊衰首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纆殺之。案。張氏左本在下之說。蓋由朱子說推之。士喪禮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

本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此鄭釋左右下上之義。下本在左。爲父也。右本在上。爲母也。父是陽。左亦陽。故本在左。母是陰。右亦陰。故本在右。內謂下。外謂上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斬衰之要經也。士喪禮。要經小焉。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一也。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謂齊衰之首經。與斬衰之要經。大小同。吳氏章句云。經帶各五。經。首經。帶。要經。曰帶者。蓋指象大帶者言之。去五分一者。謂要經得首經五之四也。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與斬衰要經同。下並做此。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要經又去首經五之一也。下並做此。合五服發於此者。謂數迭減遞陳。故連及之。苴杖。斬衰之杖。削杖。齊衰之杖。因經但言苴杖。未言杖之用竹。故傳明之。並明下章削杖用桐也。白虎通云。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王氏肅云。削杖。削爲四方。杜元凱云。員削之。象竹。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闌亦象天。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又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喪服小記亦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疏云。苴者。黠也。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徐氏乾學云。敎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今案。徐說是也。桐言削者。蓋削之使合大小之度。並削去其枝葉也。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如要經也。孔疏云。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褚氏云。小記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非也。杖各齊其心。賈疏云。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皆下本。本。根也。皆指二杖言。即既夕記所謂杖下本。竹桐一也。彼注云。順其性也。謂根在下。順竹桐之性也。敖氏云。下本所以別於吉。凡吉杖下末。曲禮曰。獻杖者執末。謂吉杖也。今案。吉杖本在上。或刻鏤以爲飾。此削杖。但削之以別於苴。而苴杖不削。亦尙竊惡之意。問喪曰。爲父苴杖。爲母削杖。喪服小記曰。母爲長子削杖。蓋禮。服斬衰者用苴杖。服齊衰者用削杖也。杖者何。爵也。又設爲問答之辭。以下一問一答。凡五問答。賈疏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氏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擯主輔病之義焉。今案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即本此傳言也。賈疏以此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

杖。引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衰裳經帶而已。賈疏又以此婦人為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孀。是未成人稱婦人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孔疏。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又喪服小記疏云。喪服傳。婦人何以不杖。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是與賈誼同。雷氏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賈疏非之。案賈氏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沈氏彤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案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女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案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云。婦人唯為主者杖。不為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為夫。母為長子。為主而杖者也。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母。不為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明他婦人不為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為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謂杖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今案此傳婦人。鄭無注。賈孔以為童子婦人。雷氏賀氏沈氏金氏以為成人婦人。細繹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為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為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擯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女子在內。若以上句為問童男。下句為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餘詳下經女子子在室為父下。傳以纓帶釋絞帶。李氏云。纓帶者。絞麻為繩作帶也。五服之經。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

矣。今案。首經要經。皆用敷麻。絞帶。當是先以麻紉作繩。而後絞之以爲帶。說文。絞。緝也。段氏注引此傳云。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是也。王氏云。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爲帶。賈疏是王非雷。朱子則取雷氏之說。謂絞帶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驅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張氏蕙言云。案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是半於大帶。則絞帶之大。不常如要經可知。雷說爲是。又賈疏謂絞帶。虞後變麻服布。吳氏疑義云。開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不言何帶。則合要經絞帶。言可知。今案。斬衰絞帶。既與要經同用苴麻。則虞後亦當與要經同用葛。吳說是也。冠六升。賈疏云。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今案。冠衰升數。下記詳之。廣雅云。鍛。椎也。蓋椎治之使略成熟。以冠在首。尊之。但色不須白。故勿加灰也。放氏云。言鍛而勿灰者。嫌當異於衣也。故以明之。凡五服之布。皆不加灰。雜記曰。加灰錫也。其說是已。衰三升。賈疏云。不言裳。裳與衰同。今案。既夕記亦云。衰三升。注云。衣與裳也。案。衰裳升數同。傳記舉衰以包裳。故鄭兼裳言之。開傳云。斬衰三升。餘詳本篇記末。菅屨者。菅非也。周公時謂之屨。後世或謂喪屨爲非。故作傳者據當時之名釋之。非與屨同。說文。屨。屨屬。段氏注云。屨之屬者曰屨。方言。屨。徐履也。釋名。齊人謂草履曰屨。杜注左傳曰。屨。草屨也。非者。屨之假借字。菅。草名。廣雅。菅。茅也。王氏疏證云。爾雅。白華。野菅。鄭注云。菅。茅屬。又蕪牡茅注云。白茅屬。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云。白華。野菅也。已瀦爲菅。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瀦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改取白茅束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肥。是菅與茅不同物也。但菅茅同類。亦可通名。故說文以菅茅互釋。菅可爲索。陳風。可以瀦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瀦乃尤善矣。又可爲菅。士喪禮下篇。菅筥三。其實皆瀦。又可爲席。南山經云。白菅爲席。又云。毛氈已瀦爲菅。菅對野菅言之。非對茅言之。段氏王裁云。菅別於茅。野菅又別於菅也。今案。此皆辨菅與茅之別。但對文異。散則通。故說文廣雅皆云。菅。茅也。是茅亦可稱菅矣。此以菅爲喪屨。宜取蕪惡。不必爲已瀦之菅也。故襄十七年左傳注云。菅屨。草屨也。賈疏云。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今案屨外納。士喪禮下篇之記也。彼疏云。謂收餘末。向外爲之。取醜惡不事飾故也。張氏爾岐云。外納。謂編屨畢。以其餘頭向外結之。是也。張氏又云。白居倚廬至不脫經帶。言未葬時事。既虞。謂葬畢卒哭後。練。謂小祥後。今案倚廬者。孝子既殯所居。謂之倚者。以木倚於東壁。爲偏廬。殆痛深不忍安處之意也。既夕記。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案。此中門。即寢門。亦即殯宮門也。士止有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謂寢門爲中

戶。婦子在後。此言孝子喪居變改之節。練後易廬而爲聖室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注。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又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此言初遭喪而以親疏貴賤分別廬與聖室之居。則三禮圖所謂廬南爲聖室者。非於舊廬處爲之也。餘詳士喪禮主人揖就次下。雜記曰。三年之喪。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喪大記曰。婦人不居廬。雜記曰。童子不廬。則亦不居聖室可知。既夕記亦云。寢苦枕塊。注。苦。編蓆。塊。塤也。案。藁卽草也。謂編草爲苦。故左傳釋文云。苦。編草也。塊。塤也。爾雅釋言文。郭注。土塊也。喪大記作枕由。由與塊同。由。正字。塊。俗字。左傳。晏嬰寢苦枕草。釋文引王儉云。夏枕由。冬枕草。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虞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據此。則既葬亦寢苦枕塊可知。既夕記亦云。哭晝夜無時。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案。士喪禮。既殯後。朝夕哭於殯宮。有一定之時。此則於朝夕哭外。每日在廬中。或晝或夜。哀至則哭。無一定之時。故鄭云。非必朝夕也。喪服小記云。哭皆於其次。鄭注。無時哭也。孔疏。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卽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張氏爾岐云。歆粥三句。三日始食後之食節也。今案問喪云。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問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爾雅釋言云。糜。糜也。郭注。淳糜。郝氏懿行云。糜。經典省作粥。既夕記云。歆粥。鄭注。粥。糜也。上文饋饋。郭云。糜也。此云淳糜。然則四者同類而異名。稠者糜。淳者曰粥也。既夕及問傳。俱云不脫經帶。鄭注既夕云。哀戚不在於安。案。首經在冠之上。要經絞帶。在衰裳之外。言經帶。則冠衰裳俱不脫可知。此皆未葬以前事也。虞。葬畢始祭之名。既處。仍居倚廬。唯翦屏柱楣爲異。說詳上。寢有席者。賈疏謂以席加於苦上。但此傳云。既處。寢有席。問傳云。既處卒哭。平翦不納。期而小祥。寢有席。與此異者。案。鄭注。平。今之蒲草也。孔疏。蒲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然則平翦不納。卽謂席矣。徐氏乾學疑問傳寢有席句原在平翦不納之上。而記者脫誤。或然。食疏食水飲者。賈疏云。未處以前。朝一益米。夕一益米而爲粥。今既處之後。用麤疏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未處亦飲水。而在既處後當者。恐處後飲漿酪之等。故云水飲而已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既夕卒哭注云。卒哭。三處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彼疏云。始死。主人哭不絕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亦不絕聲。至殯後。主人在廬。思憶則哭。又有朝夕於階下哭。至此爲卒哭祭。唯有朝夕哭而已。今案。朝一哭。夕一哭。乃禮制如此。以既處則哀當減。故制爲卒哭之祭。以止晝夜無時之哭。而但循朝一哭。夕一哭之常。言而已者。示不以哀致毀之意。非必孝子於既處後。除朝夕哭。

外。便一無哀痛之時也。此等處。正須善會。張氏爾岐云。練。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為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既練。舍外寢者。舍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王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是也。此外寢非正寢。蓋謂中門外之寢爾。張氏又云。但於中門外舊處處為屋以居。是也。寢字。與上寢不脫經帶。寢有席之寢異。上寢字。謂臥也。此寢。是有室之名。鄭以喪大記及開傳諸篇皆言既練居聖室。故以外寢為聖室。注云。所謂聖室也。所謂。卽指彼文言之。始食菜果者。案喪大記云。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開傳云。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此傳云始食者。明白初喪至練以前。皆不食也。說文。菜。草之可食者。菜又名蔬。爾雅。蔬不熟為謹。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是也。郭注既夕云。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臚。許氏淮南注。在樹曰果。在地曰臚。臣瓚漢書注。木上曰果。地上曰臚。皆與鄭同。馮氏融云。果。桃李屬。臚。瓜瓠屬。而鄭注喪大記又云。果。瓜桃之屬。則臚亦果矣。臚之與果。蓋對文異。徵文通也。應劭宋衷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臚。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臚。與鄭說小異大同。哭無時者。謂既練雖止朝夕之哭。而哀動於中。則猶哭焉。但不拘朝夕之時耳。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明練後猶哭也。通典云。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吳氏紱云。哭無時。與上文異。既殯。哭晝夜無時。此數而無時也。既練。哭無時。此疏而無時也。此說得之。賈疏謂哭有三無時。一有時。敖氏又謂凡哭三無時。一有時。紛紛之論。俱屬支離。今不錄焉。注云盈手曰搯。搯搯也者。說文。搯。把也。把。握也。則搯為一手所握矣。說文。搯。或從扌。作搯。是搯。搯一字。而鄭以搯釋搯者。段氏玉裁云。漢時少用搯。多用把。故以今字釋古字也。士喪禮搯作搯。注云。搯。搯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搯與搯同。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搯。則搯搯搯三字義同。云中人之規圍九寸。士喪禮注云。中人之手。搯圍九寸。有手字義長。賈疏云。雷氏以搯搯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為搯。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朱子云。首經大一搯。只大拇指與第二指一圍。吳氏章句云。以指尺度之。一圍不過六寸。豈鄭所據之尺為最小者歟。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謂經帶大小降殺之數。必以五分去一者。象服之數有五也。楊氏儀禮圖云。注疏所論經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疎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其說善矣。然以小功之帶。為圍三寸五分有奇。總麻之帶。為圍二寸八分有奇。則猶未確。金陵汪士鐸為余考之曰。五服之帶。甄鷲。李淳風。皆四其實。五其法。今依其術推之。以得數記於左。斬衰之首經。據鄭君圖九寸。去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五其法。得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經。與斬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為帶。四其七寸二分。五為法除之。則齊衰之帶得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經。與齊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為

帶。四其五寸七分六釐。五爲法除之。則大功之帶。得四寸六分零八釐。小功之經。與大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四寸六分零八釐。五爲法除之。則小功之帶。得三寸六分八釐六毫四絲。總麻之經。與小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三寸六分八釐六毫四絲。五爲法除之。則總麻之帶。得二寸九分四釐九毫一絲二忽。案此得數。即楊圖所謂約法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殷以前。士無爵。周則士亦爲爵。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是自天子至士。皆爲有爵之人。庶人則無爵也。無爵則不得杖。而亦杖。故鄭謂假之以杖。以其爲喪主。尊之。非喪主而亦杖者。衆子是也。喪服四制。或曰摯主。或曰輔病。義與此同。云屬猶著也者。此與士冠禮屬于缺注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著。相附著也。說文。屬。連也。管子注云。屬。續連也。續連。是附著之意。故云猶著也。云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重者。既夕記云。冠六升。外經。纓條屬厭。注。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與此注同。謂纓武同材。以一條繩屈而透之爲武。又垂其餘以爲纓也。云著之冠者。謂武纓皆上縫著於冠也。敖氏謂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於武。非矣。雜記。喪冠條屬。鄭注。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案此傳及既夕記。俱云冠六升。是據斬衰言之。雜記云。喪冠。則統五服之冠言。故鄭兼言布。謂齊衰以下冠布纓者。亦通屈一條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也。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者。賈疏云。布八十縷爲升。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又云。論語。新穀既升。升亦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皆纒纒相登上。乃成纒布。登義強於升也。胡氏承珙云。案。說文禾部。布八十縷爲稷。蓋此無正文。稷。宗。登。升。皆一語之轉。鄭既破升爲登。而諸經注仍用升字者。則以經典相承已久。不復追改耳。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及右縫是大功以上喪冠之制也。彼注云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吉冠則總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左辟象吉。輕也。孔疏。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右縫。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攝上辟縫向左。左爲陽。陽。吉也。凶冠縫向右。右爲陰。陰。喪所尙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向左也。案。雜記。小功以下左。無縫字。此注引有縫字者。蓋鄭增之以足義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賈疏云。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舉向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今案。外畢。通典引作纒。既夕亦作外纒。注。纒。謂縫著於武也。外者。外其餘也。然則纒是縫合冠武之名。

冠。謂冠梁。武。謂冠卷。古時無論吉冠喪冠。初皆冠武別爲之。而後以冠前後兩頭縫著於武。外繹猶外納。謂以冠兩頭之餘。向外縫之也。考工記。玉人。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澤之繹。繹謂組約。此縫合冠武亦有約。玉篇廣韻皆云。繹。冠縫也。似繹爲正字。畢爲假字。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江氏永云。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喪冠三辟積。于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案此說最明析。黃氏幹云。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纒之與布纒。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制。四也。謂自斬至總。其冠皆三辟積。廣二寸。又黃氏以勿灰與灰爲異。仍賈疏七升以上灰之說也。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禮記喪大記及開傳。皆有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之文。鄭注喪大記云。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二。孔疏。案律曆志。黃鐘之律。其實一籥。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毫。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毫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汪士鐸云。案。以成四百八十銖。成宜作減。今案。說文衆部曰。毫。十黍之重也。段氏注云。十黍爲毫。而五權從此起。十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石。許作秬。禾部曰。秬。百二十斤也。然則依百二十斤爲石計之。一斗十二斤。一升當有一斤三兩四銖八毫。以二十四銖爲兩計之。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一升爲四百六十銖八毫。四百八十銖。除去四百六十銖八毫。仍有十九銖二毫在。再以一升作二十四分升之。每分適得十九銖二毫。是四百八十銖除四百六十銖八毫爲一升。仍十九銖二毫。爲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粟米者。古九數之一。鄭蓋依其法推之。故彼注云。粟米之法也。既夕記亦云。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與此同。賈疏兩篇亦相同。語多繁而難曉。惠氏棟謂其算甚拙。可刪。故今依禮記孔疏申之焉。釋文云。射慈與鄭同。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徐氏師曾云。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吳氏綬云。二十兩曰溢者。與銖同。滿手曰溢者。溢與撮同。或以如鄭注。則日食米二升有奇。疑於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與滿手之盛。亦差相倣耳。胡氏承琪云。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

盜。王肅等蓋據此。案。古量其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王說與鄭注。亦不其相懸耳。今案。吳氏胡氏之說是也。注權謂之梁。及舍外寢於中門之外云云。已詳上。云疏猶麤也者。案詩召晏云。彼疏斯粝。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貧也者。賈疏云。此食爲餽饋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膳。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明專據米飯而言。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敖氏云。案注云復平生時食。則傳之飯字。似當作反。盧氏文昭云。白虎通曰。既練。反素食。正作反。俗本訛作及。今案。鄭注或本白虎通之義。此傳文自作飯。與論語飯疏食文法一例。小爾雅云。素。故也。鄭以羸釋疏。則所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者。亦謂既練之後。隨其常居所食之米而食之。不必專取羸糲者以爲飯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糲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注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糲。然豐年亦得食黍。夏稻之詩。其饌伊黍。是也。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素食對上疏食。一食字並讀去聲。顏師古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糲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顏說難鄭。未當。又云居喪飲食變除之節。初唯飲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糲食也。練然後飯素食。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唯子卯糲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粱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詳而食肉。明乎未祥不欲酒食肉也。今案。程氏疏食糲食之說。以解喪服傳。可備一義。若以解論語之疏食。則未可。何也。玉藻曰。子卯糲食。鄭注。忌日也。則居喪而糲食。於禮爲宜。論語有食不厭精一語。則所謂飯疏食。雖疏食者自指羸糲之飯言。非必糲食矣。云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處卒哭數者。賈疏云。葬後有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殯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今案大功章注。謂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處受服。士卒哭受服。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處。大夫五。諸侯七。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以此差之。天子九處。九月而卒哭矣。鄭氏謂天子至士。葬卽反處。是天子以下處卒哭月數有異。則受服之月亦異。故經不書受月也。受服詳前斬衰經下。

父〔疏〕

正義曰。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賈疏云。此章恩義並設。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吳氏廷華云。先言父者。君亦有父也。三禮札記云。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君服資父而定。故先父也。今案下諸侯為天子。是先言服之之人。而後言所服之人。此單言所服之人者。喪服一經。凡所服者同。而服之者有異。則兼言服之之人。若服之者亦同。則不必言服之之人。子之於父。無論適庶。其服皆同。故但言父。而不必言子為父也。下單言所服者做此。

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為母齊衰而問也。蔡氏德晉云。父者身所由

母家之嚴君。而父又尊於母。故曰至尊。

諸侯為天子。〔疏〕正義曰。言諸侯為天子者。嫌諸侯有君國之體。或不為天子服斬。故特著之。文在父下君上者。下文君兼天子諸侯卿大夫而言。此專言為天子。故在君上也。白虎通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

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李氏云。諸侯為天子斬衰。為王后齊衰。昏義曰。斬衰。服父之義也。齊衰。服母之義。以為君之妻。故服期也。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外宗為君期也。服問又曰。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諸侯世子世國。卿大夫不世爵。故其服異也。蔡氏云。天子之喪。凡畿內公卿大夫士。固皆為天子服斬衰。諸侯於天子。猶是守土之臣。故亦服斬衰。唯諸侯世子不為天子服。以違嫌也。諸侯之大夫為天王練衰。既葬。除之。以自有君也。今案。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疏謂諸侯諸臣。案。諸臣自指王朝卿大夫士言之。若諸侯之臣。則服練衰。不服斬矣。吳氏紱云。王朝之卿大夫士為天子服斬。統於下文君一條內。其說是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疏〕正義曰。此不發問。而直以義釋之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馬氏融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

君。〔疏〕正義曰。君。總包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在內。凡為之臣者。皆服斬衰也。吳氏紱云。此臣為君。指現居官食祿者言。其未委贄及仕焉而已者。不在此數也。以下經庶人為國君并舊君數條合觀之。可見矣。

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疏〕正義曰。賈疏云。君者臣之天。故亦同於父。為至尊。今案喪服四制。有地者。皆曰君。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故為父。為天子。為

君。傳皆以至尊釋之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者。上經爲天子。止據諸侯言。其天子畿內之臣公卿大夫士爲天子。俱在此條內。故知君中兼有天子也。又謂卿大夫有地者爲君者。據下傳云。君。謂有地者也。地。謂采地。若周禮家邑小都大都。及列國卿大夫食邑之類。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三者皆有君義也。馬氏融釋此傳云。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是專據諸侯言之。不及鄭義之精矣。叔氏又兼士言之。謂有臣者皆曰君。吳氏綬云。賈疏謂士無臣。然特牲記。私臣門東北而西上。則士自有臣。叔氏兼士言之。於義爲合。又經麻章。爲貴臣服總。大夫無總服。則爲貴臣服者。必士也。士之有臣可見矣。盛氏云。案特牲禮。士亦有私臣。但分卑。不足以君之。故其臣不爲服斬也。褚氏云。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流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卓臣與。輿臣隸。名亦臣也。而豈爲之服斬乎。今案盛氏諸氏之說。是也。吳氏駁賈士無臣之說。亦是。但以放義爲合。則非耳。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善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鄭注。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義與此注同。李氏云。凡與國君爲族親者。不敢以輕服服君。喪服小記曰。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父爲長子

不言嫡子。通上下。正義曰。古者重宗法。父爲長子服斬衰三年。亦敬宗之義。故即次於子爲父。臣也。亦言立嫡以長。疏。爲君之後也。注云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者。李氏云。天子諸侯

曰世子。大夫以下曰嫡子。天子諸侯亦爲世子三年。故通上下而言長子也。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言長者。又以見斯義。今案嫡對庶言。嫡妻所生爲嫡子。經言長。不言嫡者。亦以見父所爲三年者。止嫡長子一人。其餘嫡子。不爲三年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

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庶。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爲衆子期而長庶未明。傳嫌凡父皆得爲長子三年。故特明之。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者。爲父後。指長子之父言。爲父後。則亦長子也。此傳所言。是分別父之長庶。必其父是長子。爲父後。乃得爲其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

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者。兩其字。指長子言。爲宗廟主。是重也。雷氏次宗云。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云。正體於上。言已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嗣之宗子。主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已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爲又乃將所傳重也。如此。則傳文所字。乃著力字。猶云又乃將所受之重傳之也。先有重。然後傳。非傳與長子。然後謂之重。注謂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文傳重之旨。傳言正體於上。言已正其體於上。以主禰唐祭。何重如之。將傳者。時重尙在已。猶未傳。然將欲傳之。而將使之當先祖之正體而繼乎祖。故爲長子服三年也。庶子之長子不繼祖。以庶子本非正體。不能正體於上。不主禰唐之祭。其重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今案。程氏釋傳文極詳細。然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亦謂已是嫡長。爲父之正體。而長子又爲己之正體。是承先祖之正體於上。故重之。與傳文非有二義也。云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者。案。庶子是妾子之稱。意鄭謂爲長子三年。止爲父後承宗祀之一人。則嫡妻之第二子。亦不得爲長子三年。故以爲父後者之弟釋之。明傳言庶子。實包衆子在內。統言庶者。是遠別之。見其不得與爲父後者同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唐者。案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與此傳同。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與此傳稍異。故鄭引其文釋之。案。祖禰共唐。謂中下上一廟者。詳少牢禮。鄭以傳重爲宗廟主。故以廟言之。然因小記此文。說禮者遂多枝節。馬氏融云。長子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又云體者。嫡嫡相承也。正爲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其爲長子服。不經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通典云。漢載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玄注小記。則以爲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案鄭注小記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是破馬氏之說也。其言尊先祖之正體。則與此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語身亦同。乃賈孔二疏。因鄭但言不必五世。未明言世數。又因小記有不繼祖與禰之文。遂謂必父適。祖適。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吳氏廷華云。小記言不繼祖與禰。此聚訟所由起。其弊在誤認不繼祖與禰者皆爲庶子耳。譙氏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是可以用正諸說之失矣。馬融主戴聖聞人通漢五世之適說。舍子而言曾孫。既與經義不符。賈孔因注不必五世說。遂舉曾孫。虞喜。庾蔚之四世之說證之。謂必適子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外此。則雖繼禰之嫡子。亦不得遂三年之服。是又舍子而言孫。其

失與馮氏等。盛氏世佐云。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服之正也。爲長子三年。以其承祖之重而加隆焉爾。此尊祖敬宗之義。通乎上下者也。重。謂宗祀也。庶子不得祭。卽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其無重可傳也。庶子不爲父後者也。云不繼祖者。指其子而言也。然則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祖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祖。卽得主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先儒謂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矣。今案。吳氏盛氏辨正疏說。是也。譙周。賀循。虞喜。庾蔚之之說。具載通典。或曰。此注未云。容祖廟共庶。則不繼祖。似指庶子本身言矣。曰。此鄭欲通合小記與此傳爲一。而不覺其說之岐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宗也。此注兩言爲父後。明主繼禰者言之。卽通典所謂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是也。則庶子不繼禰。其長子自不得繼祖。傳義昭晰無疑。況傳言庶子。不言庶孫。經但言父爲長子。則爲三年不爲三年。自當以父之長庶爲別。又安得舍繼禰之宗。而專以祖適爲說邪。以經傳之言釋之。四世之說。其不足愚益明矣。○程氏瑤田又云。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明之故剔清。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爲父後者又將傳重於其長子。明其長子將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已不爲父後而爲庶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禰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禰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言各有當。一主庶子之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爲道。若彼此互躐。則鑿矣。今案。此亦暗破鄭氏注末之說。而其解傳文極明。又解小記可備一義。故錄存之。

爲人後者〔疏〕

正義曰。此爲人後者。後大宗也。賈疏云。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

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

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疏〕者。據生己之父

母三年。不生已之父母亦三年。故問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答辭。尊服。謂斬衰。馬氏融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通典載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邪。蔡氏云。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之服斬也。何如而可爲之後以下。再問再答。同宗。同大宗也。謂同在繼別一宗之內。乃可爲後。若同姓而別宗。亦不可也。汪氏疏云。禮。同宗皆可爲之後。則不必親昆弟之子與從父昆弟之子矣。支子。適妻次子以下及妾子也。其適子當自爲小宗。故以支子爲大宗後也。通典載許猛云。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案。此論是。猛又云。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此說非。詳後傳適子不得後大宗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以下。乃言爲人後者正親外親之服。賈疏云。死者祖父母。則爲後者之曾祖父母。妻。卽爲後者之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爲後者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也。李氏云。傳舉正尊以見旁親。舉外親以明本族。其餘有服者服之一如親子。故經於斬衰章舉爲人後之目。空其文以包見之。後不重出也。若宗子爲殤而死。則宗人來後者。惟後死者之父。以昆弟之服服殤死者。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故氏云。言妻之昆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也。此於尊者唯言所後者之祖父母。於親者唯言所後者之妻。蓋各舉其一以見餘服也。至於其妻之父母以下。乃備言之者。嫌受重之恩主於所後者。而或略於其妻黨也。經見爲人後者如子之服。僅止於父。故傳爲凡不見者言之。又詳此傳言爲人後者爲所後者祖父母服。則是所後者死。而其祖父若父或猶存。於祖父若父猶存。而子孫得置後者。以其爲宗子故爾。蓋尊者已老。使子孫代領宗事。亦謂之宗子。所謂宗子不孤者也。程氏瑤田云。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詎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爲適姓外親服也。今爲人後。自與庶子爲後者同也。褚氏云。賈疏及諸說。已無遺義。顧氏炎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說易惑人。斷不可從。今案所後者之昆弟。昆弟之子。皆屬旁親。下記曰。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卽所後者昆弟之子。則旁親已包於記若子之內。故此傳唯舉正親外親言之。以補經記所未及也。盛氏說與顧同。皆非。顧氏又以若子爲後人者從父昆弟之子。則於傳上下文義不可通矣。尤非。又顧氏盛氏分祖父母爲二。謂所後者之祖。卽爲後者之曾祖。舉祖以包祖母。所後者之父母。卽爲後者之祖父母。此說似尙可從耳。注云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視子者。此子本非視子。但既爲之後。則與視子同。故爲所爲後者之親之服。一如視子之爲之。如爲曾

祖齊衰三月。祖父母期之類。是皆親子之服。而爲後者亦如之。故傳云若子也。

妻爲夫〔疏〕

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王氏肅云。言夫則可知。舉妻者。殊妾之文也。今案王意。謂但言夫。已可知爲妻服。必言妻爲夫者。以別於妾也。案曲禮云。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而哀公問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則妻之稱。上下通之。故言妻以見。爲夫斬衰之服。亦上下同也。吳氏絳云。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滅生他服。而不爲他服所生。邊殺他服。而不爲他服所殺。制服之本存焉耳。

傳曰。夫至尊也〔疏〕

正義曰。馬氏云。婦人以夫爲天。故曰至尊。孔氏倫云。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蔡氏

也。吳氏廷華云。小記。姑在爲夫杖。妻雖以齊爲義。而夫賈諱於妻。今案。妻爲夫。妾爲君。傳皆以至尊釋之者。亦家無二尊之義也已。

妾爲君〔疏〕

正義曰。陳氏銓云。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爲君者。同於人臣也。敖氏云。妾與臣同。故亦以所事者爲君。春秋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傳曰。君至尊也

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正義曰。馬氏云。妾賤。事夫如君。故曰至尊也。注云妾謂夫

夫。妾不得體夫。故加尊之而稱爲君。其斬衰之服。則與妻同也。雷氏次宗云。言妻以明世齊。所以得稱夫也。言妾以見其賤。所以乃稱君也。云雖士亦然者。以上注云。大夫以上。有地者爲君。似士不得君稱。然妾之事夫。實與臣同。故雖士妾亦尊夫爲君也。賈疏云。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就后匹適。則國亡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即不得名增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今案賈疏義特嚴正。故錄之。

女子子在室爲父

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疏〕正義曰。注女子也。各本皆作子女。通典作女子。盧氏。戴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氏。俱據通典改正。今從之。別於男子也。於。厥本作然。

誤。關已許嫁。關。嚴徐作謂。通典。集釋。通解。毛本。俱作關。儀禮識誤云。監。巾箱。杭本。謂作關。疏。關。通也。從諸本及疏。○李氏云。上父條。女子在其中矣。嫌許嫁即從降服。故重出此文。敖氏云。在室。在父之室也。與不杖即適人者對言。注云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者。言女子子。即女子也。子是男女對父母之稱。故男稱男子。今女子重言子者。以別於男子也。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賈疏云。關。通也。謂通已許嫁者。言之。顧氏炎武云。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為之布總箭筓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今案。顧說亦通。但鄭云。關已許嫁。明是謂已許嫁者與未許嫁者。其服皆同也。喪服小記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許嫁及二十而筓。筓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案彼文。女子子在室。與此正同。而鄭乃以女子子為專指未許嫁之童子言。與此注兩岐矣。且據小記云。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布總箭筓髮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明有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皆不杖可知。辨見前傳婦人何以不杖下。

布總箭筓髮衰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筓。篠竹也。髮。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轆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筓。男子免而婦人髮。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疏〕正義曰。賈疏云。經之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在下言之。在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為至情。故在女子子之下為文也。今案。妻妾女子子是正服。下子嫁反在父之室。是變服。故於此言之也。三年之文。亦至此始見者。舉後以該前。且以見箭筓髮衰。終三年而不變也。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李氏云。經杖帶屨。婦人同於男子。其異者。總箭筓以易男子之冠纓。衰則連裳為之。故別見此四者也。云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案內則注亦云。總。束髮。孔疏。總。製練編為之。是吉時以緡為總。喪則以布為總也。曾子問。女服緡總。緡。白緡也。彼是在塗初聞喪之服。此是在家成服之服。故不以緡而以布。檀弓注。婦人巾服素總。黃氏姪疑所謂素者。緡與布未詳。案。布總為斬衰以下之總。則巾服自當用緡也。程氏瑤田云。據內則櫛髮箭總之次。著櫛而後緡。緡而後箭。箭則給成矣。乃以帕圍繞所束之髮。結其末而垂之。令不飛蓬。故謂之總。然髮必去總。緡。髮髮者也。緡去則給露。總用布。其不以覆給明矣。豈如今之勒子歟。云箭筓。篠竹也者。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注。箭。篠也。鄉射禮箭籥八十注同。廣韻。篠同筱。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然則箭筓者。以小竹為筓也。黃氏幹云。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筓。至男子括髮著麻髮之時。猶不筓。今成

眼。始用箭筓。婦人箭筓終喪。有除無變。唯妾爲君之長子。雖服斬衰。不著箭筓。今案喪服小記云。箭筓終喪三年。與此文同。又小記云。齊衰惡筓以終喪。惡筓詳下記。云。鬢。露給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給。如著慘頭焉者。慘頭之制。詳士喪禮主人髮髮袒下。鄭意蓋以婦人之髮。與男子之髮。免。三者形象略同。然此指用麻布之鬢言之。故士喪禮婦人髮于室注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是也。賈疏云。鬢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鬢。卽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給之鬢。卽此經注是也。喪服小記孔疏云。鬢者形有數種。有麻。有布。有露給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鬢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鬢。則有三別。其麻鬢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鬢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鬢三年。鄭云。鬢。露給也。猶男子之括髮。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纓。用麻。婦人亦去箭筓。用麻。故云猶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鬢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鬢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髮。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鬢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鬢也。又成服後。知有露給鬢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筓鬢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恆免。則婦人不用布鬢。故知恆露給也。故鄭注喪服云。鬢。露給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鬢也。何以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髮。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鬢三年。益知恆鬢是露給也。然露給恆居之鬢則有筓。此三鬢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鬢。一是斬衰麻鬢。二是齊衰布鬢。皆名露給。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筓鬢。是斬衰之鬢用麻。鄭注以爲露給。明齊衰鬢用布。亦謂之露給鬢也。沈氏彤云。三鬢之說。發於皇氏。頗得經意。至齊衰期成服之鬢。布總箭筓。又自爲一。蓋實四鬢而二種也。程氏瑤田云。鬢。婦人喪結去纓之通名。有去筓之鬢。有著筓之鬢。去筓之鬢。猶男子之髮髮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筓之鬢。猶男子之冠纓。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總箭筓之鬢。斬衰之鬢也。於男子則冠纓纓也。喪服所謂布總箭筓鬢。是也。布總箭筓之鬢。齊衰之鬢也。於男子則冠布纓也。檀弓記夫子誨南宮縉之妻喪姑之鬢。所謂縉以爲筓。喪服記所謂惡筓有首以鬢。是也。皆既成服時之鬢也。今案皇氏謂有三鬢。分麻與布爲二。賈疏謂鬢有二種。合麻與布爲一。而以成服未成服言之。其說與皇氏似異而實同。孔疏既引皇說。而又駁去成服後之鬢。謂止有麻布二鬢。其說疏矣。沈氏。程氏。又分成服後之鬢爲二。以布總箭筓爲斬衰之鬢。布總箭筓爲齊衰之鬢。其說益細。要之此注云鬢露給也。實爲定語。蓋古時以纏鬢髮。喪則去纓。去纓則給露。給與結同。卽今之髻。故鄭注士喪禮及禮記。皆以去纓而給言之。此無論未成服已成服之鬢。皆爲露給。唯未成服時。無筓。總以麻若布。自項而前。交於額上。與男子之

髻髮免同。雖繞統而不覆紒。故紒仍露於外。鄭注士喪禮云。髻髮者。去筭纒而紒。是男子之髻髮亦露紒。與髮同。但男子成服後。則去髻髮免而冠喪冠。婦人成服後。去麻若布。服總與筭。而其爲露紒自若。故仍謂之髮。皇氏。買氏。專以露紒爲成服後之髮。而不知未成服以前之髮亦露紒。其說猶未善也。此經云鬢三年。謂去纒而露紒。終三年不變。則所謂鬢者。自指成服後言之。皇氏謂此經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亦不容說女服未成之髮。是已。鄭氏既以露紒釋髮。而又云猶男子之髻髮。斬衰髻髮以麻。則髮亦用麻。是以未成服之髮釋之也。沈氏彤云。此經主成服以後言。鄭欲以成服之髮。等之於未成服之髮。豈不思髮以麻若布。爲其無筭纒而代之也。旣布總筭以髮矣。又安用麻布之慘頭邪。麻布代筭纒而不代纒。纒髮以爲飾。可去也。筭纒以安紒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筭纒。第在成服之前。而纒則終喪無之。今案。沈說是也。馬氏融云。髮。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額上。此說左傳孔疏已辨之。詳士喪禮婦人鬢于室下。注引小記者。證筭與髮之用也。男子冠而婦人筭者。孔疏云。吉時。男首有吉冠。女首有吉筭。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筭。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筭。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筭。是冠與筭相對也。男子免而婦人鬢者。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髮。是免與髮相對也。但齊衰之男子。以布爲免。婦人以布爲髮。斬衰之男子。以麻爲髮。婦人以麻爲髮。是髮兼對免與髮。而記但舉免言之。故賈疏云。男子鬢。衆主人免于房下。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陳氏銓云。不曰纒裳。婦人纒而不裳。雷氏次宗云。纒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表爲纒。在裳則裳爲纒。男子離其纒裳。故纒獨在衣上。婦人同爲一眼。故上下共其稱也。今案。雷說是。陳氏謂纒而不裳。非也。婦人之裳連於衣。故言衰可以該裳也。上經云斬衰裳。此不云裳。故鄭釋之。云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者。謂以當心六寸布爲衰。與男子同。其下則如男子之深衣也。案婦人之服。裳皆連衣爲之。男子唯深衣連衣裳。餘皆上衣下裳。不相連。故云如深衣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者。下記云。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又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案此謂男子衣衰之制也。若婦人之衰服如深衣。裳連衣爲之。則不用衣帶下廣尺之布。以掩裳上際。亦不用二尺有五寸之衽。以掩裳之兩旁。故云無帶下。又無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疏〕正義曰。經但言布總箭筭。而未言升數與尺寸。故傳明。

之。箭筓。斬衰之筓。傳云長尺。而檀弓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槩以爲筓。亦長尺。槩筓。卽下記所云惡筓。齊衰之筓也。斬衰齊衰筓同一尺。則五服之筓皆同一尺可知。傳又云。吉筓尺二寸。見吉筓與喪筓異也。李氏云。下記有用吉筓折首之制。故於此併傳之。賈疏云。吉筓。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注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者。上斬衰。男子之冠六升。此婦人之總亦六升。故云象冠數也。敖氏云。此總六升。亦但指卒哭以前者也。其卒哭以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張氏爾岐云。總象冠升數。餘服當亦各象其冠布之數。云長六寸。謂出綉後所垂爲飾也者。內則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孔疏。束髮之本。垂餘於鬢後。故以爲飾也。案。綉卽髻也。鄭必知長六寸爲綉後所垂者。以其束髮爲人所不見。無寸可言也。賈疏云。此斬衰長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大功當與齊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筓同也。檀弓孔疏略同。案大功以下無正文。存以俟考。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處。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處而出。則小〔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下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正義曰。子。女子也。不言女子子。省文。云嫁。則是女子子可知。反在父之室。馬氏融云。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案。七出。詳後出妻之子爲母下。王氏肅云。嫌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蔡氏云。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故爲父降服期。被出。則夫婦義絕。而恩隆於父母家矣。故仍爲父三年也。吳氏紱云。有反室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死。無大宗收族之類。彼若夫亡。則已爲大三年矣。不更爲父貳斬也。互見下不杖期章無主節。注云。遭喪後而出者。喪。謂父喪。鄭意蓋以此經子嫁反。爲父歿後被出而反者也。云始服齊衰期者。以喪後而出。則初遭父喪時未出。故服女子子適人者爲父齊衰期之服也。云出而處。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案父母之喪。既處。受以輕服。此被出在未處之前。則處祭後不以期喪所受之服爲受。而以三年之喪所受之服爲受也。以三年之喪受服爲受者。謂斬衰初死。真裳三升。冠六升。既處。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初時雖受齊衰期。至處後。亦受衰六升。總七升。服三年之喪服也。云既處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案處與小祥。俱是居喪變服之節。此女被出。若在既處後。未小祥之前。則小祥後受服。亦宜受以三年之喪受。與出而處者同。故云亦如之也。小祥後。受以三年之喪受。謂受衰七升。總八升也。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女子子適人爲父期。則小祥時服已除。此後若被出。不重爲父服。故云則已。已。止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練。

即小祥祭名。此鄭所本。但鄭又推出未虞而出一層。則比記加詳耳。小記又曰。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孔疏。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遺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之反。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王肅亦引小記之文以釋此經。則與鄭義同。故氏云。言反在父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存之時也。著之者。確與未嫁者異也。沈氏彤云。此文兼存攷言。故是正解。鄭義亦當備。盛氏云。此經所陳。兼未遭喪而出。及遭喪未練而出者言也。今案。沈盛說是。或以故駁鄭。或以鄭駁。均非。賈疏申鄭。謂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案。經言子嫁反在父之室。明以別於未嫁在室之女。則父存而被出者。自不得包于上女子子在室條內。賈說未的。故氏又云。此喪父。與未嫁者同。則其為母以下亦如之可知。經特於此發之也。自父以下。凡為此女服者。亦皆從其本服。說亦詳備。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者。故氏謂為妻者曰嫁。兼為妾者言之曰適人。非也。褚氏云。嫁與適人。亦可通稱。但此篇之例。是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耳。庶人與士不別者。禮窮則同。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緇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賦於天子諸侯。故降。疏。正義曰。士即卿。子諸侯者也。君。謂公卿大夫也。衆臣。衆家臣也。吳氏章句云。此本在君服節內。因帶屨有異。故別言之。仍繫之此章之末。則斬衰之服猶是也。○江氏筠云。三升有半之服。戴氏震專以公士大夫之臣當之。確不可易。蓋年月既同。正君。而服杖冠經。又悉與之相等。豈不似國有二君乎。況其帶屨止於衆臣降之。而貴臣固不與也。禮言大夫之避正君者多矣。則益其衰之升數為三升有半。以異於三升之凡為君者。正別顯明微之意。又經不綴於臣為君之後。而獨著之末條。則等殺亦從可知矣。今案。賈疏以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為義。服三升有半。戴氏嘗辨之。金氏榜云。傳者於斬衰當屨下。但言義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布帶緇屨者言之也。說與戴同。江氏申戴。義亦詳。似可從。注云士。卿士也者。賈疏云。以其當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李氏心傳云。以傳考之。疑士即卿字。傳寫誤也。方氏苞云。詩書多言卿士。戰記。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士起歸時事于宰旅。是也。今案。據注。則士字非誤。但鄭雖作士。仍以卿釋之。據下傳云公卿大夫也。卿士之義。方顯得之。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大國有孤一人。亦稱公。詳鄉飲禮。云公卿大夫。賦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緇屨者。案公卿大夫於私臣有君道。而於天子諸侯。則猶臣也。故其衆臣之為之服者。稍殺於天子諸侯。而降其帶屨二事。布帶與齊衰同。緇屨與大功同。其餘服杖冠經。則如斬也。云貴臣得伸。不

喪其正者。謂貴臣得伸其正服。依上經其帶管屨也。貴臣詳下傳。又案。邾氏敬分公土與大夫之衆臣爲二。以公土爲諸侯之士。衆臣爲大夫之衆家臣。不知諸侯之士亦公臣。不宜與卿大夫異服。後儒雖彌縫其說。與下傳終屬齟齬。斷不可從。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

屨者繩非也。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闕寺之屬。君。嗣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非。今時不借也。〔疏〕正義曰。李氏云。言君謂有地

卽朝夕哭位也。衆臣杖不以卽位。下於貴臣。猶庶子不以杖卽位。下於適子然也。張氏爾岐云。傳言公卿大夫之家臣。唯家老與邑宰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經所言爲其君布帶繩屨者。皆是屬也。公卿大夫有有地。有無地。此

所謂君。謂有地者也。今案傳云。君謂有地者。卽釋經爲其君之君。指公卿大夫言也。與下君字指嗣君者別。前傳曰。君至尊也。注。謂卿大夫有地者爲君。卽本此傳。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者。老是尊稱。室老。爲

私室之尊。主相家事。故又稱家相。曲禮。士不名家相。大夫以上。亦謂室老爲家相也。雜記。士居聖室。鄭注。士謂邑宰。與此同。詳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下。此家相邑宰。是公卿大夫之貴臣。其服一無所殺。與衆臣異者。以

其於君恩深義重也。云近臣。闕寺之屬者。周禮序官。內小臣。奄士士四人。闕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鄭注。闕人司昏閉者。寺之言侍也。案此數者。皆近君之小臣。公

卿大夫亦有近臣者。儀禮釋官云。禮記檀弓。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闕人爲君在。弗內也。是大夫之家有闕人。左傳。宋公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齊崔子使寺人御而出。是大夫之家有寺人。故鄭云。闕寺

之屬也。云君。嗣君也者。此謂公卿大夫之子。父死而嗣爲後者。亦謂之君。故鄭以嗣君釋之。以別於上所謂君也。云斯。此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者。近臣常在君之左右。故其服不得與君異。嗣君爲

其父苴帶菅屨。則此服亦知之。無所降也。盛氏云。近臣卑於貴臣。而其服乃無所降者。以其近君故也。今案。經但言衆臣。傳特言貴臣。以別於衆臣。而於衆臣中。又抽出近臣言之。皆以補經所未備。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

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斯皆近臣從服。不與衆臣同之證也。云繩非。今時不借也者。今時。漢時也。傳以非釋屨。鄭以漢時不借釋之。皆據

今釋古。謂之不借者。釋名云。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吳氏紱云。斬衰。經所未著者。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條。傳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所謂適孫承重者也。其承曾高之重者。亦如之。鄭答趙商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然則天子諸侯之孫若曾玄。皆不以孫曾之服而以臣服也。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嫌不以臣服而以兄弟服。故明之。服問。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君如士服。先儒以為凡卿大夫之適子為君皆斬也。

右斬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疏。猶。云。正義曰。說文齊作齋。經典通作齊。王氏肅云。疏以名衰。輕乎斬也。斬不同數。羸可知也。

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也。因衰以斬。斬而後衰也。李氏云。疏衰裳。以疏布為之。斬衰。斬而後為衰裳。故先言斬。疏衰。衰裳已制而後齊。故後言齊也。斬衰固羸矣。而羸不足以言之。故以斬名衰。見其痛甚之意。至齊衰而始有羸稱。蔡氏云。疏衰裳齊。即齊衰也。江氏筠云。疏與斬。皆據初喪之服而言。至既葬而後斬者。改加緹緝。疏者變入沽功。故以相對。惟齊則終三年喪皆然。喪服中言齊可以包斬。故論語兩著見齊衰者。孟子對滕文公。亦祇言齊疏之服。闕百詩議孟子所言為對父遺斬。不知其文承三年之喪而下。欲其終三年服。故特舉齊。且若論斬。則彼於時固已成服而斬矣。案。江說以釋孟子尙可。若此經。則斬與齊對。不與疏對。以斬衰亦用羸布也。左傳言晏子羸衰斬。可證矣。今案。李說較賈疏為簡明。而賈則又本於王也。牡麻經者。以牡麻為首經要經。牡不帶子。惡滅於苴。冠布纓者。以布為武。垂下為纓也。敖氏云。此冠布纓。亦條屬右經。吳氏疑義云。斬衰冠六升。視苴經杖帶為輕。此變苴杖為削杖。變絞帶為布帶。非重於冠。故冠在上乃合。削杖詳前。賈疏云。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疏屨取用草之義。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此言疏以其稍輕。故舉草之纓帶。李氏云。疏屨。草屨也。讀如周禮聚斂疏材之疏。姜氏兆錫云。斬衰不言三年者。斬衰無不三年。不待言也。齊衰有三年。有期。有三月。故言之。盛氏云。此於衰裳則齊之。杖則削之。以無子之麻為經。纓帶以成布為之。皆殺於斬也。年月同而服少異者。殊尊卑也。以父餘尊之所厭故也。布帶與絞帶對。亦象革帶也。郝氏謂大帶。非。○注云疏猶羸者。賈疏以為直釋經疏衰之疏。是也。若疏屨之疏。則傳釋為鹿削矣。詳下。王氏士讓云。齊衰三年章。只有四條。皆以繫母子之恩。而不及其他。今案。斬衰齊衰之服。本緣父母而制。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泉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蕪蒯之菲也。沽，猶蠶也。冠尊加其蠶。

蠶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處卒哭異數。〔疏〕正義曰：齊緝牡麻泉麻之義，俱已詳前斬衰傳下。右本在上，亦詳前。馬

士喪禮注：疏屨者，蕪蒯之菲也。謂用蕪蒯之草爲屨，非與屏同。詳前。說文：蕪，鹿藿也。一曰蒯之屬。南都賦：其草則蕪茅葳蕒。廣韻：蕪可爲席。翻本作葳。說文：葳，草也。左傳引詩曰：雖有絲麻，無蕪菅蒯。玉藻

履蒯席。史記集解云：蒯茅之類可爲繩。郝氏敬云：蕪蒯皆草。而較細於菅。注云沽猶蠶也者。鄭注檀弓云：沽，猶略也。是沽有蠶略之義。云冠尊加其蠶，蠶功，大功也者。謂冠在首，尊，宜別於衣。故以人功蠶略之布爲

之。即大功之布也。下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閒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此七升之布爲大功之首，稍加以蠶略之功者也。若六升以下，不加入功，則並無蠶功可言矣。故傳曰：冠者，沽功也。謂用蠶功之布爲之。對斬衰

冠六升，無蠶功也。敖氏云：冠布纒之制，與緇纒同。已見於前傳。故此唯言冠布也。不言升數者，言沽功，則爲大功之首可知。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處卒哭異數者。此與斬衰傳注云斬衰不書受月者義同。說

前已詳。

父卒則爲母

尊得伸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父在爲母期。父卒則三年。云則者，對父在而立文也。其女子子在室則無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今案：敖氏釋經注得明。馬氏融云：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義與鄭同。雜

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孔疏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明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據此，是父卒即得爲母三年。孔與馬鄭無異義也。賈疏乃謂經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徐氏乾學云：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見父卒之

後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父既先歿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而賈氏之妄，無待論者。姜氏兆錫云：經云父卒則爲母，不云父服卒則爲母，而疏乃以臆亂經。此大惑也。吳氏紱云：則云者，決辭，非難辭也。方氏苞云：則者，急辭也。但父卒即得爲

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今案：則字古與即通。言父卒即爲母三年也。唐雅云：則，即也。可證。賈疏之謬，諸

儒論之其詳。茲不備錄。其所引內則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開傳為母既虞卒哭衰七升。及服問注為母既葬衰八升諸文。皆無父服除後。為母三年之義。賈之曲說。亦不足辨。至父在為母期。父卒為母三年。仍服齊。不服斬者。則以母之與父。恩無輕重。而分有尊卑。不可以母而放之於父也。互詳杖期章父在為母下。○李氏云。父卒。君母存。妾子為其母當何服。案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則父在。為妾母亦杖期。同宮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伸三年可知。萬氏斯大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為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為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為母之中也。禮經釋例云。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經云。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尚為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義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嫡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由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今案。自父言之。則有適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則生我者卽母。妾子之於母。與嫡子之於母同。經無所生母明文。謂卽包於父卒為母之中。其說是也。

繼母如母〔疏〕正義曰。賈疏云。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蔡氏云。繼母。謂已母早卒。或被出之後。而父再娶以繼續已母者也。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傳以繼母

已母。故發斯問。答之繼母配父。卽是辟合之義。與已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李氏云。緣父之意。視繼母與因母不殊故也。汪氏琬云。或問繼母與母。於禮亦有不同歟。曰。有之。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三年之喪。於禮為加服。非正服也。然則設有前妻之子。不為繼母所撫。其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塗不之服乎。曰。何為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緣父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今案。繼母如母。而傳以配父釋之。則服之亦以重父而已。與下慈母貴父之命義同。或謂繼母有撫育之恩。故服之。非也。特繼母來時。子已長成。亦必服之。則傳配父之義。其不可易明矣。此

聖人制作之精意也。注云：因猶親也者。盛氏云：因，猶依也。詩云：靡依匪母。故親母曰因母。今案：詩皇矣。因心則友。毛傳：因，親也。論語學而篇集解引孔注：同。是因與親古義通。故鄭云：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慈母非父所合。故次後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

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

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疏〕正義曰：傳中別舉傳者，是作傳者引舊傳說成已義。皇氏瑤田云：傳中別舉傳凡六條。經五條。記一條。賈疏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

子，今無者，終其身者，終慈母之身而已。今案：命爲母子，必母是妾，而子亦爲妾子者，以母是適，則凡妾子皆其子，不須父命，而適妻之子，又不可命以爲妾子故也。云生養之終其身如母者，謂生則養之如親母也，死則喪之

三年如母者，謂父卒而母死，則亦服三年如親母也。傳文兩如母字，校勘記謂宜屬上讀，是也。慈母本非骨肉之屬，又無配父之尊，而服之三年者，以父嘗命爲母子故耳。徐氏乾學云：慈母，非謂母死絕乳，使他妾乳之，卽爲

慈母也。卽妾子年已稍長，父命之爲母子，則成母子矣。故曰貴父之命也。觀小記爲慈母後之語，蓋命之爲後，而非但命之養已，義自可見。若但命之養已，則自有庶母慈己及乳母二條，豈必等之於親母，而行三年之服乎。今

案：徐說是也。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鄭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孔疏引此傳，謂卽爲慈母後之義。又云：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

子。子死，今無也。故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顧氏炎武疑小記爲誤。沈氏彤云：此爲後。卽鄭注爲廢後所謂據承之者是也。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旣曰以爲子，則亦可云爲後矣。亭林之說，再商

之。今案：此爲後，不過生養死喪而已。與爲大宗後者不同。小記又云：慈母不世祭。又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鄭志：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鄭答云：慈母賤，何得如繼母邪。又通典載劉智廣財之說，謂孫不

服慈祖母，婦不親慈姑，則慈母雖云如母，而其實異於親母者多矣。注云：此主謂大夫士之妾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賈疏云：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案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緇緣，旣葬，除之。父

殺。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年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者。敖氏云。謂妾或自有子。或子之母有他故。不能自養其子。是以不可命爲母子。但使慈之而已。若是。則其服唯加於庶母一等可也。今案小功章君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案。禮爲庶母總。以慈已加至小功。彼是適子服庶母慈已者之服。此妾子。於妾之慈已者。有撫養之恩。而無母子之命。則但服小功。不服三年。與適子爲庶母慈已者同。故鄭云亦也。南史司馬筠傳載梁武帝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答以非禮云云。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康成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今案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鄭注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此無服。指謂國君之子也。據此。則曾子問及內則所云慈母。與此章慈母。名同而實異。緣無母子之命。而國君之禮。又與大夫以下異也。梁武帝分別三條。意亦近是。但嘗鄭注爲未合耳。互詳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下。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者。此鄭因經無妾子爲母明文。故推言之。以明大夫士之妾子。亦父卒爲母三年也。大夫妾子。父在。爲母大功。見大功章。士之妾子爲母期。經無明文。蓋包於下杖則章父在爲母之中也。

○吳氏疑義云。呂氏四禮疑載慈母注。有謂所生之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十三字。

母爲長子〔疏〕正義曰。賈疏云。長子卑。故在母下。馬氏云。母不傳重。無五代之義。而隨父服三年。從於夫

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此服齊。不服斬。義與彼同。小記又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案此爲長子三年。謂適子之妻爲長子也。詳下。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正義曰云何以者據母為衆子

故俱為長子三年此加隆之服也不宜云不降父母於子其正服但當期初非降服今案赦說亦近是但傳意謂父不降長子與衆子同服故母亦不敢降耳注云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者此注本上父為長子傳云正體於上言也雷氏云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膺當為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婦長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辱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祝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舊曰妻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今案雷云如舊曰妻從服者蓋舊解以此節為妻從夫服故雷駁之言如舊說云妻從夫服則傳當云夫妻今言父母明是據此子為祖禰之正體故不敢降則雷說正申明鄭義耳或疑父在子為母期而母為長子三年不分父在與否又婦為舅姑期而為長子三年俱嫌於過李氏云母為三年自為服祖禰之正體無厭屈之義方氏苞云婦為舅姑期其情適至是而止長子死家之大變先祖之正體摧故與夫同其戚今案父在為母期婦為舅姑期一則屈於父之尊一則明所天之重乃盡人皆然此母為長子三年必其夫為適子承宗者乃得服之蓋此禮重為尊祖敬宗而設故不嫌於過也善乎萬氏斯大之言曰此母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為母者皆為長子三年也據傳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是母之服重從乎父也上父為長子傳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是父之服重尊乎祖也故傳又云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然則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也亦從夫而殺矣豈得三年乎當與為衆子不杖期同案萬氏所言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即繼禰者之妻亦為長子服三年也下記云妻為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喪服小記云妻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不敢以恩輕服君之正統然則凡適子之妻為長子三年其妻從服三年亦重君之正體也戴氏德云繼母為長子亦三年小記又云妻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盧氏植云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案此條兼衆子期言不專為長子也○吳氏紱云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則其承曾高祖母之重者亦如之上斬章傳云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妻若子則所後者之繼妻亦同如為人後而兼承重則所後或祖母若曾祖高祖母並同也女子子反在父室者父不在為母三年

儀禮正義 十卷二十一

右齊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正義曰此服自疏衰至疏屨皆與前章不殊而備列之

故須重列也。敖氏云。是章凡四條。其三言為母。其一言為妻也。以禮考之。為母宜三年。乃為之期者。以父在若母出。故屨而在此也。妻以夫為至尊。而為斬衰三年。夫以妻為至親。宜齊衰三年。而服期者。不敢同於母故爾。然則

二服雖在於期。實有三年之義。此杖屨之屬。所以皆與三年章同也。賈疏又云。此章雖止一期。而禮杖具有。案。下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即此章也。母為父所屈。而至期猶

伸禮杖。為妻亦伸。吳氏紱云。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喪者主之。母之喪。父為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喪主。無禫也。今案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又云。宗子母在。為妻禫。案。

唯言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餘父母在為妻皆不禫。可知也。下傳云。父在則為妻不杖。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然則為妻禫杖。亦有不得伸者矣。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

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疏〕正義曰此傳者設為問答以明齊衰以下之冠布。兼明帶之緣與冠布同也。先總

受。何者。凡喪制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其服乃隨衰降殺。故初服麻。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初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冠為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此是葬後

祥後。皆更以輕服受之。故有受冠受服之名。其降服齊衰。初死衰裳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

其冠為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喪冠

升數。皆與既葬受衰升數同。故云齊衰大功冠其受。又曰小功總麻冠其衰者。謂降服小功衰冠皆十升。正服小功衰冠皆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冠皆十二升。總麻十五升。抽其半而七升半。衰冠升數亦同。李氏云。冠其受者。以受衰之布為冠也。冠其衰者。冠與衰同也。大功以上有受。故冠其受。小功以下無受。故冠其衰。盛氏世佐云。帶綠。布帶之綠也。各。各齊衰以下也。斬衰絞帶無綠。齊衰以下。以布為帶。又有綠。輕者飾也。云帶綠各視其冠。則帶之升數。各視其衰歟。賈疏分帶綠為二物。訓綠為中衣之綠。非。故指為冠衰之綠。尤誤。夫重服斬而不緝。齊衰僅緝之而已。其冠。則五服皆條屬外畢。安得有綠。今案。盛說是也。斬衰絞帶。賈謂以苴麻為之。則齊衰以下之絞帶雖用布。其升數亦當與衰同。不當與冠同。賈於前章疏云。布帶。以七升布為之。非也。此傳所云各視其冠者。帶之綠耳。非謂帶也。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鄭注。辟。謂禪冕之禪。禪。謂以繒采飾其側。是帶有綠也。此帶之綠。各與其冠布升數同。當謂大功以下服輕者。若齊衰以上。帶未必有綠也。於此言之者。因廣陳大功以下之冠而并及之耳。注云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者。此鄭釋傳發問之意也。斬衰有二。謂三升及三升有半也。齊衰有四章。謂三年。及杖期。不杖期。三月也。斬衰冠俱六升。此齊衰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故於此發問也。故氏云。問者惟疑此章之冠。答者則總以諸章之冠為言。以其下每章之服。亦各自不同故也。云綠如深衣之綠者。玉藻言深衣之制云。綠廣寸半。注。綠。飾邊也。鄭以深衣之綠。人所共曉。故以彼況此。謂此綠亦是飾邊也。賈因注言深衣。而誤解為中衣。致滋後人之謬。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以此章所陳服制。俱與前章同。不應獨無冠布纓三字。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鄭本經傳相連。故於此釋之。

父在為母〔疏〕正義曰。李氏云。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

母慈母者。父在為母期。則為繼母慈母亦期可知。士之妻子。父在。為其母亦期。褚氏云。庶子為母。與父異宮者得伸禱與杖。同宮者不禱。雖杖而不以即位。見小記。又案。大夫之妻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君之庶子。父在。為其母練冠麻衣纓綠。既葬。除之。不在五服之中。詳下大功章及記。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正義曰。以子為母當三年。今服

期。故問也。屈也以下。答辭。私尊謂母。據子言之。馬氏云。屈者。子自屬於父。故期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賈疏云。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傳。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朱子云。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吳氏潛云。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方氏苞云。祥禫而後。父將舉吉禮。而已之服不除。則不可與於祭。抑父已禫矣。至三年闋而又禫。父主之乎。已主之乎。均有所不可也。吳氏絳云。此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也。凡傳言屈。與厭不同。屈者。爲服之人自屈而不得伸也。厭者。死者爲尊者所厭也。講者多混宜別之。今案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二語申明經義特深。蓋古人爲母期。雖不得三年。亦必盡心喪之實。故父俟三年乃娶以達之。顧氏炎武云。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敖氏乃謂三年後娶。所以終睦合之義。非爲達子之志。意主駁傳。而不知於禮意已失也。○通典。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請仍舊章。庶叶通禮。于是下制令百官詳議。田再思建議云。服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元行沖奏議。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事不師古。有傷名教。開元七年。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理。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俗者衆。一案其文度。豈可正乎。後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遂爲成典。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又曰。父在爲母。虛履冰議是。徐氏乾學云。父在爲母。不止期歲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父在爲母。則是名雖爲期。而其實十有五月。與他期服有異。又益以心喪之禮。則其所以居喪之實。未嘗異也。乃唐人欲增爲三年。謂何至與伯叔母同制。豈知伯叔母之期服。曷嘗有祥禫之禮乎哉。華氏學泉云。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父。天也。母。地也。地統乎天。母統乎父。陰陽之大分。人道之大防也。夫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然而父在爲母三年。嫌於無父也。故不得不屈而期。聖人之制服。凡以順天地之理。定尊卑之分而已。是故知地之不同於天。則知母之不同於父矣。知陰之必屈於陽。則知父在不得伸私尊於

母矣。自唐武后始創父在為母三年之說。而百王之典禮。以一悍妻暴母易之。迄千百年而莫之能正。何後世之信周公孔子。不如其信武氏也。然自武氏以後。猶為母齊衰。至明洪武時。始易以斬。而父母之服。凡衰裳帶經之制。悉混同而無別。先王制禮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然而人心安之。蓋嘗推其故。父尊而母親。故人之親其父。常不如親其母。人之欲伸其私尊於母也。常過於欲尊其父。故父尊於母者。天理之公也。同母於父者。人情之私也。理之公。不勝其情之私。宜乎武氏之制一易。迄千百年莫之能正。又從而甚焉者矣。子夏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是也。野人則曰。父母何算焉。夫父母何算。野人之論也。然則今有聖人作。其於此必有所不安者矣。

妻〔疏〕正義曰。賈疏云。妻卑於母。故次之。徐氏乾學云。妻服既為之杖。又為之禭。同於父在為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衰期也。盛氏云。此謂適子父沒者也。士之庶子父在亦同。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妻。在大功章。公子為其妻在五服之外。父沒乃為之大功。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疏〕正義曰。以父

為妻亦期。故問也。此云何以期也。與上為母云何以期也。語同而意別。上問怪其輕。此問怪其重。故雷氏云。妻卑。以擬同於母。故問。深於常也。妻至親也。答辭。馬氏云。妻與已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氏銓云。以其至親。故服同於母。雷氏云。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齊體判合之親。以別於至極之稱而言。注云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者。案為妻。父在亦期。父沒亦期。但父在。適子為妻期而不杖。以父主其喪故也。父在則為妻不杖。本下不杖章傳文。引服問者。證父主適婦喪之事。彼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費主也。則士亦主適婦之喪明矣。云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此鄭所本。孔疏。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是也。以上依鄭義釋之。但經於此章止云妻。無適子庶子。及父在父沒之分。下不杖章云。大夫之適子為妻。則又似專言大夫之適子。不以適於士。竊疑士卑。父在。適子庶子為妻皆得杖期。大夫尊。父在。庶子為妻大功。其適子為妻。雖不降其期服。而降在不杖章。不杖則不禭。以示與父沒者有別也。若父沒之後。大夫之適子庶子為妻。皆得杖期。故於此章推言妻。而於下章特言其異者曰。大夫之適子為妻。而傳以父在釋之也。大夫之庶子。父沒為妻。得杖期者。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為妻條注云。言從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也。又據小記孔疏引或問

云。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然則適子之異於庶子者。在不以杖即位。非不杖也。又雜記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孔疏。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案。此是祖主子喪。而孫亦得杖。唯不以即位。與小記疏所引或說合。可證。士主適婦之喪。而其適子亦得杖也。如謂士之適子父在不杖。則經於下章當云大夫士之適子爲妻。不得專言大夫矣。總之經以杖期不杖期分章。而於不杖期章唯言大夫之適子。則士之適子在杖期章明甚。傳惟於大夫之適子發不杖之義。則士之適子爲妻亦杖明甚。鄭氏此注。似猶欠審察耳。至雜記所云爲妻父母在不杖。孔疏以不杖專指父在言。雖無大夫之子之文。要自主大夫子言之。戴記雜出漢儒。文或不詳。此經及傳。固自昭昭可據也。互詳不杖章大夫之適子爲妻下。

出妻之子爲母

出。猶去也。疏。正義曰。出母與嫁母。非服之正。故列妻後。經不云出母。而云出妻之子爲母者。雷氏云。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敖氏云。出妻之子。主於父在者也。若父沒。則或有無服者矣。如下傳所云者是也。高氏愈云。出妻之子爲母期。蓋指父沒言之。父沒。本應爲母齊衰三年。因其出也。故降爲期。不敢欺其死父也。若父在而出母沒也。惟其心喪乎。盛氏云。此禮該父存沒而言也。今案諸說。以高爲是。父不爲出妻服。則子於父在。自不爲出母服。明矣。況父在爲母期。以父服至期而除。子不敢過之。亦服期而止。豈出母父所不服者。而子敢服之於父側乎。然則爲母期者。以父在而屈。爲出母期者。必父沒乃伸。賀氏以父在爲母例之。猶非也。或謂經言子者。皆有父之稱。似當以父在爲是。不知經若言出母。則似子出其母。於義有乖。故係父言之。而云出妻之子。與他章言子者有別。義已詳雷氏說矣。黃氏榘云。出妻之子。爲母杖期。父卒母嫁無明文。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期。爲父後則不服。章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吳氏絨云。此謂出母之反在父室者也。義雖絕於夫。恩猶繫於子。故爲之期且杖。不杖。則疑於旁親也。若出而再適。則無服。以并自絕於子也。蔡氏云。出母不嫁。爲父守也。其情可憫。爲之杖期。宜也。出母而嫁。則甘自絕於我父。而失身於人。不爲之服。亦宜矣。舊說以爲出母而嫁。亦服杖期者。非也。今案。大戴禮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之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小記曰。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據石渠議。嫁母本無服。則出而嫁者。更無論矣。故

經無為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以己之從之耳。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李氏云。母雖出。自為其子期。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不服。則女君固自服之也。今案。此說自確。經不云報者。於下總言之也。詳父卒繼母嫁條。通典。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徐整答劉問之間。庶子服出。嫡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為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為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雷氏云。不直言為出母。嫡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故氏云。此禮亦關上下言之。若妾子之為其出母。或有不然者。非達禮也。今案以理論之。嫡母。繼母。所後母。非己所生。其出也固無服。本生母出。以為人後而無服。若繼妻及妾所生之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以母子之義同也。放說似亦可通。○注云出猶去也者。國策注云。去。謂遣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此出亦謂遣逐之。不使在室。故義與去同也。此經出妻謂之出。大戴禮謂之去。公羊注謂之棄。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寢處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公羊傳莊二十七年何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淫。洗棄。不事舅姑棄。口舌棄。盜竊棄。嫉妒棄。惡疾棄。義與大戴同。此婦人犯七出之事也。鄭氏易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

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見其異於見在之母者有此二義。

以補經所未及也。當以出妻之子為母期至親者屬為一條。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至不敢服其私親也為一條。程氏瑤田云。據兩出妻之文法。則兩條皆為子夏傳。別出兩傳曰。皆為引舊傳證成已義也。賈以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

屬句為文。遂以為舊傳釋為父後者不合為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為子夏釋舊傳意。大謬。褚氏云。經所言皆指有服者。傳則有明其無服者。此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二句傳也。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為經文。謬

甚。今案。程氏舊氏之說是也。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案。爲繼母之黨服。則不爲其母之黨服。明甚。傳唯言外祖父母。舉其重者。以見輕者皆無服耳。敖氏云。絕族無施服。言所以爲外祖父母無服也。親者屬。言所以爲出母期也。此傳者引舊禮。而復引傳以釋之也。下放此。吳氏紱云。出母。已雖爲服。妻則不從服出姑。子亦不服出祖母。蓋私恩祇在一身。而大義已絕也。又案。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上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故氏云。與尊者爲一體。釋爲父後也。母不配父。則爲子之私親。郝氏云。適子後父。與父爲體。父至尊也。若服私親。是違尊。故不敢。今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故也。與此傳似異而實同。彼注云。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蓋與尊者爲一體。卽承宗廟祭祀之重。故不敢服私親而廢宗祀也。此無服。唯承宗祀者一人。雖無服。猶持心喪。其餘則皆服杖期也。經但著出母之服。未言爲父後者不服。故傳明之。昔人因此遂有謂父在則服。父沒不服者。誤之甚矣。檀弓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斯時。子思猶在也。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此父在爲母期也。而孔疏亦以出母解之。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近甘氏紱辨孔子無出妻之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疋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先君子。謂孔子。非謂伯魚。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出母也。今案。子思答門人之問。不直言不喪出母之故。而但云道隆道污者。正以夫子爲父後而喪出母。爲過禮之事故耳。檀弓此節。解者紛紛。俱無是處。唯江氏說實得情理之正。故特錄之。注云在旁而及曰施者。此母黨之服。是旁服。非正服。故云施服。禮記大傳亦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是相傳有此語而傳者引之。但大傳作移。釋文移或作施。同以鼓反。移。猶旁也。孔疏無移服。言不延移及之。此母出。則母之族亦與父族絕。而不爲親矣。故不延移爲服也。李氏云。施讀如詩莫莫葛藟。施于條枝之施。云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者。言母之族可絕。而母子至親之恩。無可絕也。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父沒爲服杖期。父在則持心喪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疏〕

正義曰。馬氏云。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遺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李氏云。馬鄭以繼母已服父喪。貴終母之恩。

故隨爲之服。惠氏棟云。如馬注。則傳云貴終。是終父三年喪。然鄭下注但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則鄭意不以母之服父喪與否也。今案。惠說是。但鄭於此節雖無注。而於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節。注云。嫁母齊喪期。則以此經父卒繼母嫁爲服期。與馬同矣。從。蓋訓爲虛字也。王氏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庚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放氏云。父卒而繼母不嫁。則爲之三年。從之嫁。則期。顧氏炎武云。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盛氏云。賈疏以從爲之服爲句。從鄭義也。後儒以從字絕句。用王說也。以義斷之。當以王說爲正。蓋繼母本非屬毛難裏之親。又改嫁。與父絕。乃令前妻之子之自居其室者亦爲之服。此於情爲不稱。而於理亦有所未順者矣。唯從繼母而嫁者則爲之服。以其有撫育之恩故也。今案。如王說。從字方有著落。如馬鄭說。則從字似贅文矣。姜氏兆錫以王說爲不易之定論。是也。經但言繼母之嫁。而無父卒母嫁之文。蓋舉繼母以該親母。謂繼母嫁而子從。乃爲之服。則母嫁而子不從者。皆不爲服可知。謂繼母嫁而子從之者。必爲之服。則親母嫁而子之從之者。亦必爲服可知。此省文以見義也。六朝諸儒。沿用鄭說。每謂嫁母有服。蔡氏德晉云。母嫁。則自絕於父。而母子之恩亦絕。義宜無服。故夫死改嫁。子不從。則不服。譙周乃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袁准因云。爲父後。猶服嫁母。徐原一駁之。謂適子之不喪出母者。以凶服不得祭廟也。母嫁。亦與廟絕矣。與廟絕。卽與父絕矣。況父固未嘗命之嫁也。此而可服。安在出母之不可服乎。江氏筠云。母嫁而子得不從。則其子尙有大功同財之親。而在母亦可不嫁。其嫁也。已自絕於其父。而并絕其子。何杖期之有乎。案。此二說皆是也。放氏云。報者。以其服反服之名。謂出妻於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是報爲總承兩節之辭。盛氏駁之。謂上文出母不云報者。以出母於其子骨肉至親。不因報施而服。故空其文。不知母既被出。卽不足以加厚。故言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言報。可證也。放說是。程氏瑤田云。報者。同服相爲之名。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總報總。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然在喪服有兩例。其一。此爲彼服而見報文。則彼之爲此。不復舉其服也。如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而繼母爲所從之子期。不見杖期章。是也。其一。此爲彼。彼爲此。故舉其服。經卽不復見報文。而傳必見報之文也。如不杖期章。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並見於經。而傳必曰報之。是也。今案。以此推之。餘可知矣。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疏〕正義曰。傳以繼母嫁。當與出母殊。而亦期。故問也。通典載皇密云。與

之適人。使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遵其妻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

亡。棄已如遺。何貴終之有。郝氏云。父死。從繼母嫁。是相依也。生相依。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

之。所以貴終。終其爲母子之義也。秦氏惠田云。貴終。貴繼母之嫁。而能終撫字之恩也。非嘗爲母子之說也。繼母

嫁。則無服矣。今案。皇氏、郝氏。以終屬子說。卽注貴終其恩之意。秦氏以終屬嫁母說。義尤精。又案。崔凱、

賈蔚之。謂爲父後者。雖從繼母嫁。亦不服。萬氏斯大云。身爲父後。業從母往。已不能如常禮行爲後事。其服自

不容無。果能如禮爲父後。則已克自立。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盛氏云。此不別其爲父後與否者。以從

乎繼母而嫁。必其幼弱不能自存者也。受恩既同。持服豈得而異。故無分乎適庶也。今案。此傳但云貴終。不云爲

父後者無服。以此服本由從制。繼母嫁而子從。雖爲父後者亦服。繼母嫁而子不從。雖不爲父後者亦不服也。葛氏

盛氏之說得之。或疑從一之義。終身不改。禮。婦人不貳斬。而乃爲嫁母制服。又爲繼父制服。何哉。曰。此聖人

恤孤之義。不得已而制之。禮之權也。蓋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固爲義。而孤則無與立矣。嫁而

以從。俾不致轉於溝壑。則於子猶能終其恩。故不可絕也。互詳繼父條下。○吳氏絳云。爲母。則繼母慈母皆如

母。爲妻。則繼妻如妻。適孫承祖母之重。曾玄孫承曾高祖母之重者。祖父在。若曾高祖父在。亦如之。爲人後

右齊衰杖期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不杖章。輕於上禭杖。故次之。注云此亦齊衰。言其異於

其餘疏衰裳齊。杜麻經。冠布纓。布帶。及期。俱與上同。故不言也。王氏肅云。言與杖期同制。唯杖屨異。李氏

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雖絕期。尚為后齊衰。變除之日。不盡同故也。

祖父母。〔疏〕正義曰。此孫為祖父母服也。女孫在室同。出嫁亦不降。郝氏云。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沒。適孫為其

年章。有繼母如母之文。而此不言繼祖母者。古文簡省。已包於祖母之中也。汪氏疏云。繼祖母與祖庶母有辨。繼祖母之沒也。祔於廟。而祖庶母不祔。夫既祔於廟。而為之孫者。方歲時享祀之。而可以無服乎。今案。喪服小記云。妾母不世祭。則庶子之。不為祖庶母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正義曰。賈疏云。祖為孫止大功。孫為祖何以期。答云。至尊也者。祖是至尊。今

案。此說非。凡子孫於一本之親。雖有遠近之不同。而其奉為至尊則一。以統緒所自來也。故傳於父言至尊。於祖言至尊。而於曾祖父母。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則自曾高以上。皆為至尊可知。朱子曰。父母本是期。加

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敖氏云。謂不可以大功之服服至尊。故加而為期也。

世父母。叔父母。〔疏〕正義曰。此昆弟之子為之服也。世叔非正尊。而為祖之子。故次祖後。爾雅。父之昆弟。先

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未。从上下。言尊行之小者。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叔。少也。案。世母亦稱伯母。見雜記。盛氏云。父之先生者不皆世嫡。而為祖後者亦

存焉。故謂之世。吳氏廷華云。二者不言適庶。蓋其服同。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笏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

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胷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

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之。

〔疏〕正義曰。傳先問世父叔父。而後問世母叔母者。以欲明一體之義也。言何以者。雷氏云。非父之所尊。嫌服重。故問也。與尊者一體也。答辭。馬氏云。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期。陳氏銓云。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李氏云。五屬之服。同父者期。同祖者大功。同曾祖者小功。同高祖者總。世父。叔父。與已同出於祖。應服大功。以其與父爲一體。故進服期也。盛氏云。尊者。兼祖若父。言世叔父者。祖之子。而父之昆弟也。下云。父子一體。昆弟一體。是世叔父與已之祖若父皆爲一體也。以是而加隆焉。故爲之期也。案。盛說與馬陳異。卻亦可通。又問昆弟之子者。以非一體而與世叔父同期。故問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答辭。敖氏云。昆弟之子。本服亦大功。世叔父不以本服服之。而報以其爲已加隆之服者。以已非正尊。不足以尊加之故也。今案。正尊則可以加尊而降卑。如孫爲祖期。而祖但爲孫大功。是已。父子一體也三句。因上言一體。而廣明一體之人。父子首足也三句。則又申言一體之實。父尊子卑。其一體如首足。夫陽妻陰。其一體如胙合。昆弟同氣連枝。各得父之體以爲體。如四體之本爲一體。然馬氏云。言一體者。還是至親。因父加於世叔。故云昆弟一體。因世叔加於世叔母。故云夫妻一體也。又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孫在總也。集韻。胙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盛氏云。胙與判通。半也。周禮。媿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此傳文亦作判。今案。傳雖以三者并言。而意主於昆弟。故下專言昆弟。以見父與世叔父一體。而服有輕重也。昆弟之義無分。亦承一體言。以一體則義不宜分也。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以下乃特言不容不分之理。辟與避同。子各私其父。故世叔父不得不避之。子之私其父。亦本乎天理人情。張子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如此。若同宮有伯父叔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敖氏云。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蓋古者有此稱。亦或有以爲氏。故傳引之。以證古之昆弟亦有分而不同宮者焉。今案。異居而同財以下。則又即宗法以明昆弟雖分而仍合之義。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異居即異宮。而財則同。有餘。謂常用之餘。不足。謂用有不足也。盛氏世佐云。支庶之贏餘。匱乏。皆宗子總攬其大綱。而爲之哀益於其間。故宗法立而無貧富不平之患。又問世母叔母者。以世叔母本是路人。而亦期。故問也。以名服也。答辭。謂世叔母以配世叔父而有母名。故服亦與世叔父同。大傳。服衛有六。三

曰名。鄭注。名。世母叔母之屬是也。大傳又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此所謂以名服也。李氏云。雖以名服。其情則輕。喪大記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異於他期喪之未葬不食肉飲酒也。今案雜記。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鄭注。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蓋姑姊妹雖輕而情重。故踊絕於地。世母叔母。服雖重而情輕。故踊不絕地也。互詳夫之昆弟之子下。注云宗者。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喪服小記云。繼禰者為小宗。鄭謂世父為小宗。蓋主繼禰者言之。若繼禰以上之小宗。則有不服期者矣。或謂當兼大宗言之。大宗服齊衰三月。不服期。且此傳係申明大功同財之義。故知謂小宗也。宗事。謂冠昏喪祭之事。世父主之也。云資。取也者。鄭注書大傳資鬯于天子之國同。謂不足則取之于宗以濟其乏也。云為姑在室。亦如之者。案。姑在室。服之。與世叔父母同。出嫁。則大功也。雷氏云。不見姑者。欲見時早出之義。

大夫之適子為妻疏

正義曰。賈疏云。凡大夫之子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為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今案。喪服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

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案。此不杖章。唯言大夫之適子為妻。而小記謂天子諸侯之世子亦同。則大夫以上皆然。以其不杖。自大夫之適子始。故特舉以為言。然則士之適子為妻亦杖。明矣。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

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

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大夫之衆子為妻大功而問也。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父之所不降二句。答辭。又問何以不杖者。以既不

降期服。則亦當不降杖。故問也。父在則為妻不杖。亦答辭。傳知父在者。李氏云。凡言子者。父在之稱。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妻。雖得伸服。猶厭於其父。直去其杖。故在此章。今案。此說是。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注

云。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據此注。則大夫以上之適子不杖。為大夫以上尊故耳。非以父為之喪主也。問喪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彼經雖謂母喪。然其言尊者在不杖之義。則固有合矣。張氏爾岐云。前章注云。父

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蓋士禮也。若大夫之庶子。父在。僅得服大功。何得以杖即位乎。今案。張說是。但大夫之適子庶子。父沒皆得杖期。士之適子。父在亦得杖期。故經於前章但著妻服。而不言服之之人。以杖

期是爲妻之正服也。程氏瑤田亦有此說。而張氏履駁之。今附錄於此。程氏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父在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降。子亦不敢降也。然旣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曰。何以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張氏履云。此條雖爲大夫之適子言。實通乎士庶之父在爲妻。其杖期章爲妻條。則固爲父卒者立法。而父在之例。則於大夫之適子見之。若如程說。士庶爲妻父在得杖。豈其父不主適婦之喪乎。父主適婦之喪旣杖。而子亦杖。可乎。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曷嘗有大夫子之文乎。今案。此經言大夫。大夫之子。皆其與士異者。張氏謂通乎士庶。此疎於禮例之言。不足辨也。至謂父主適婦之喪。其子不杖。及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之文。則前已辨之。詳杖期章妻條下。注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者。謂降庶婦。不降適婦。是重適也。馬氏云。大夫重適。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期也。案。舅爲適婦大功。夫爲妻期。今父旣重適。不降適婦大功之服。故子亦不敢降妻之期服也。是馬與義鄭同。李氏云。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達於天子皆然。以大夫爲尊降之始。其子爲厭降之始。舉以例其餘。其說是也。云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者。親服。謂所親之本服。如爲妻本服期。今不降。仍服期。是如其親之本服服之也。云降有四品以下。是鄭廣言降服之義。賈疏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爲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繡緣。爲其妻緇冠葛經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己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爲從父母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旣以旁尊。又爲餘尊厭也。云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謂若下文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爲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李氏云。尊厭降者。禮始於周。檀弓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至周而大夫以上。始以尊降其親。惟正統不降。天子諸侯。服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長子。適婦。旁期以下。尊不同者。皆絕服。大夫於天子諸侯所絕者降一等。總則不服。司服職曰。凡凶事。服弁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是也。服弁服。謂斬衰齊衰也。其尊同者皆不降。大夫以上。其子厭於其父。降與不降。服與不服。一視其父也。公之昆弟。其尊視大夫。大

功以下。以旁尊降。其尊不同者。一。等期以上。則厭於先君餘尊。先君所不服者。服之不過大功。又大夫以尊厭其子。而公之昆弟無厭。此其異也。其為人後者及女子子嫁者。則通乎上下。皆以出降其親一等。大夫以上。於其尊不同者。則又以已尊累降之。此四品降服。不盡見於經。參互出之。今案。注降有四品之說。甚精。賈疏謂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為餘尊厭。此非也。先君餘尊之所厭。即所謂以厭降也。烏得分為二。閻氏若璣本之。謂內降有六。於鄭注外弟增餘尊降。降二者。不知傳所云降不降。皆據成人正服言之。既謂之降。則降義自明。不得增入此內。敖氏以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併入厭降中。謂降止有三。而於以尊降者。則但言大夫。而不言君。以厭降者。但言大夫之子。而不言公子。皆不可從。或又疑注厭降之說。吳氏廷華云。公子大夫之子。所以有降服者。因其父降服。其子厭於父而不得伸。非以其貴也。注謂厭降。信然。○敖氏謂大夫於庶婦降之。而至於不服。方氏苞謂庶婦服見小功章。敖誤也。今案。庶婦小功。本服也。大夫以尊降。當總麻。而大夫無總麻。故至於不服。敖不誤。

昆弟。昆。兄也。為姊妹。[疏]正義曰。賈疏云。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此亦至親以期斷。沈氏彤云。昆弟本服齊。在室。亦如之。衰期。由昆弟。而推之。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昆弟雖至親。而非至尊與至重。故服其本服。而無所加也。今案。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此未俗之禮。非正禮。辨見後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下。注云昆。兄也者。爾雅。昆。兄也。說文作鬻。云。周人謂兄曰鬻。詩葛藟。謂他人昆。毛傳。昆。兄也。此鄭所本。字以作鬻為正。玉篇。鬻。兄也。說文作鬻。今作昆者。假字也。說文。昆之本義為同也。爾雅。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說文。弟。韋東之次弟也。釋名。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是兄弟與昆弟通。然在此篇則有辨。戴氏震云。儀禮兄弟與昆弟異。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闕大功之親。戚氏庸云。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一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疏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為兄弟。即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此二者不同之大致也。又曰。喪服昆弟之文。凡三十有八。皆一本之誼也。今案。戴氏臧氏之說。似矣。然謂大功以上稱昆弟。而小功章總麻章皆有昆弟之稱。謂一本之誼稱昆弟。而外姻從母之子亦稱昆弟。則其

說猶未盡雅也。今以此篇考之。凡經皆言昆弟。不言兄弟。經是周公所作。用周時語。說文所云。周人謂兄曰昆。是也。記與傳。則有言昆弟者。有言兄弟者。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又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指服言之。蓋喪服大功以下無外姻之服。小功以下乃有之。古人通謂外姻爲兄弟。以小功總麻內皆有異姓之服。故名其服爲兄弟服。其言昆弟者。則皆指人言之。仍經例也。然兄弟亦有指人言者。鄭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總之服制之稱。止可言兄弟。不可言昆弟。其同行輩之稱。則兄弟與昆弟亦通。他經多有言兄弟者。非謂昆弟之必不可稱兄弟也。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姊妹在室。服與昆弟同。出嫁則大功也。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夫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疏〕正義正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曰。賈疏云。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注云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者。長子之弟。謂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也。前斬章云。父爲長子。是爲適長子一人。則此爲衆子。明兼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及妾子言也。敖氏云。士妻爲妾子亦期。通典載劉琚答王徽之間云。長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衰。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庾蔚之謂劉說爲得理。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者。謂女子子在室。服與衆子同。出嫁則大功也。各本皆有在室二字。賈謂鄭不云在室。蓋所見本異耳。或據以刪在室二字。非也。雷氏云。經於伯叔父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爲孺。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今案。雷說與鄭異。鄭謂經言世叔父昆弟衆子。卽包姑姊妹女子子在內。是省文之例。故於各條下補之。雷則謂經特不見其文以明嫁當及時。然則女年二十以上。或有故未嫁而死。亦爲孺服乎。雷說非矣。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者。李氏云。喪服本文皆皆士。此云衆子。則士之稱也。案。前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注云。言庶者。遠別之。此以士卑。未能遠別。故不稱庶子而稱衆子也。云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者。謂大夫以上。皆謂之庶子。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大功。天子諸侯無期以下服。故不服之。引內則者。證長子之弟與妾子同服之義。彼注云。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然則未食而見者。惟長子一人。其餘適子庶子。則皆已食而見。是長子之弟與妾子同也。或疑注分別大夫士爲非。案。鄭以經每言大夫之適子。大夫之庶子。故以長子衆子爲士之稱。前父爲長子下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蓋亦謂此。其實長子衆子與適子庶子。名異實同。凡言長子者。則不獨長子之弟爲衆子。而妾子亦爲衆子。言適子。則不獨妾子爲庶子。而適子之同母弟亦爲庶子。經中凡以適對庶言者。適謂適長一人。其餘皆庶也。

昆弟之子〔疏〕

正義曰。此世叔父為之服也。賈疏云。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陳氏銓云。男女同耳。今案。女在室同。出嫁亦降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

〔疏〕正義曰。傳欲明報義。故假問以發之。注引檀弓孔疏云。己子服期。兄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

故云引進也。朱子云。猶子訓如。謂服如己子也。沈氏彤云。凡旁親卑屬之服。皆報也。惟昆弟之子同於己子。故又有引而進之義。今案。檀弓說與上傳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不同。而皆可以發明經意。鄭以報字義上傳已盡。故引檀弓釋之。以見昆弟與己一體。其子當視如己子矣。○案上為衆子節。賈疏云。昆弟衆子及昆弟之子。皆不發傳者。以其同是一體。故無異問。此疏云。引同己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據此。似此節本無傳文。先大父曰。上世父母叔父母傳明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則義已見於彼。此不當重出。然則此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九字。疑後人因夫之昆弟之子傳文而誤衍耳。至賈疏謂引同己子。故不言報。亦非。蓋報義已見前傳。無煩重出耳。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兩言之者。適子或〔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之庶子為昆弟大功。嫌於適亦然。故以明為父後者一人也。天子諸侯為長子服斬。則天子諸侯之庶子於適昆弟。與大夫之庶子同。可知。注云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者。經言昆。復言弟。以其適子有長於妾子者。亦有小於妾子者。不定。故兩言之也。盛氏云。立

子以適不以長。故容有弟而為父後者。其庶兄服之。亦如斯例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為〔疏〕正義曰。言何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

相為大功而問也。下二句。答辭。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傳義同。盛氏云。父於長子三年。庶子期。昆弟相為亦期。服之正也。大夫以尊。故降庶子於大功。而於長子自若三年。是父之所不降也。大夫之庶子。厭於父。降其庶昆弟於大功。而於適昆弟自若期。是子亦不敢降也。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者。此釋傳父所不降之義。云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者。以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如大夫為之。皆大功也。陳氏銓云。

大夫爲衆子大功。嫡子期。今案。大夫自是承宗傳重者。當爲長子三年。陳氏謂期。非也。

適孫

〔疏〕正義曰。賈疏云。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今案。適孫承重。爲祖斬衰。祖似當從父爲長子之例。服斬。今期者。吳氏廷華云。適子死。其祖已爲之服斬。故不復爲適

孫斬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

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爲衆孫大功而問也。不敢降其適也。答辭。有適子者無適孫。則申明經之所云適孫者。乃適子已死之稱也。孫婦亦如

之。又因適孫而兼明孫婦之例也。盛氏云。傳意蓋謂孫爲祖期。祖亦當報之以期。以正尊。故降之於大功。而爲適孫。則在此章。是不敢降其適也。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者。謂適子已死。乃

立適孫爲後。是適孫將上爲祖後之人。鄭於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注云。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此云周之道。亦謂周禮。對殷禮適子死立次子爲後言也。云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者。謂長子在。則不立適孫。無適庶之

別。雖孫之長者。亦與庶孫同服大功。以明傳所云無適孫之義也。顧氏炎武云。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云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者。謂適婦

在。則雖長孫之婦。亦不得爲適孫婦。以明傳亦如之之義也。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故氏云。注蓋以斬衰章唯言父爲長子故也。又云。鄭言此者。爲適子死而無適孫者見之。且明爲適孫亦期之意也。沈氏彤云。放蓋

以此注專爲庶長及旁枝來爲後者而設。不知適曾孫。適玄孫。與庶長子。族人支子之已立者。皆將爲後者也。放說未盡。又云。黃勉齋以等人生而立後者爲非。卻恐未然。今案。此注明不爲適孫三年之義。而又以廣明立後之服。

二者相兼乃備。注雖云父。實則孫曾之爲後者亦統之也。又適孫以下。承重孫婦之服。議者不一。通典載賈誼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尙存。纔總麻。

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尙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宜在姑矣。庚蔚之云。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

自以姑爲嫡。萬氏斯大著承重妻從服說。深以賀說爲然。褚氏則取處庾之說。方氏苞云。夫受曾祖之重。而祖姑與姑並存。祖姑期。其本服。且當爲主也。孫婦期。從夫也。唯姑本大功。然不可以姑輕而婦重。緣亡夫之義。則祖姑姑婦三世皆期歟。今案。據鄭注云。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自當以虞氏庾氏之說爲是。方說亦未可從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

正義曰。此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也。賈疏云。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王氏肅云。凡服不報。以適尊降也。既出爲大宗後。其父母不得服。

以加也。故不以出降而報之。雷氏次宗云。據無所厭屈。則期爲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存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今案此二說釋經報字之義。謂亦如世叔父之於昆弟之子。以旁尊不足加尊而報之也。程子曰。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知是。則不正也。禮文蓋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父母以稱爲父母也。張子曰。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放氏云。言其。以別於所後者也。既爲所後者之子。統不可二也。顧氏炎武云。言其父母。其昆弟。皆私親之辭。吳氏廷華云。不降於齊衰三年及杖期者。嫌同於所後之母也。故降同世叔母父之服。以示大宗之重。華氏學泉云。或問爲人後者。不皆親昆弟之子。或小功總麻及族人之無服者爲之。於其本生父母之服。何如。曰。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疎異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亦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疎異也。蓋人子不得已而爲人後。降其親一等。以伸所後之尊。足矣。不容計所後之親疎遠近。而異其服也。其所以必降其親者。何也。隆於所後也。其所以不計其親疎者何也。隆於所後。亦不得薄於所生也。先王之制服。所以交致其情而無憾也。曰。降其父母之服。不易其父母之名。何也。曰。此特欲著其服。不得不係之其父母也。非爲人後者自稱之辭也。既已稱所後者謂之父母。又仍其父母之稱而不易。非不二統之旨矣。夫人子於所生。其恩固極。一旦出而爲人後。誠有大不忍於其父母。聖人斷之以義。爲降其父母之服。使之同於世叔父母。而其父母亦降其尊而爲之報。以同其子於昆弟之子。凡此者。皆所以重大宗。使割其私恩。而制之以義也。烏有仍其父母之稱。使名與實相違也哉。然則歐陽公曾子固爲人後之議所生稱親之說。非歟。曰。非也。歐曾之說。主於恩者也。吾折衷之於朱子。朱子之說。主於義者也。歐曾之言曰。爲人後者不當易其父母之稱。朱子曰。今設有爲人後者於此。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並坐。而其子侍側。稱所後父曰父。稱所生父又曰父。自是道理不可。朱子之所謂不可者。主以理也。而未嘗非情。歐曾之所言者。主以情也。而於理有所不可矣。今案。華氏之論詳而正。吳氏謂不降之於齊衰三年及杖期。而降之於不杖期。嫌與所後之母同服。亦得制禮精意。

喪服小記曰。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亦謂
本宗舅姑也。妻從夫服。夫降期。故妻降服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
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
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始
近政化也。大祖。始

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疏〕
收族者。謂別親疎。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正義曰。此傳者設爲問答。以明服期之義。并以明大宗之重也。自何以期也。至降其小宗也。再問再答。皆以明服
期之義。但問與答專據爲父。服斬言者。母統於父。明重者降。則輕者亦降可知。馬氏云。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
還爲小宗期。故曰不貳斬也。放氏云。父不可二。斬不並行。既爲所後父斬。則於所生父不得降爲期也。今案。
大宗。百世不遷之宗。小宗。五世則遷之宗。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也。禮注小記云。小宗有
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注大傳云。繼別爲宗。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謂
之大宗。又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
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并繼別子之大宗爲五也。案。此傳大宗謂所後。小宗謂
其父母。持重。謂主持宗廟祭祀之重。卽前傳所謂受重也。爲人後者孰後。問辭。後大宗也。答辭。既云持重於大
宗矣。而又云孰後者。蓋發問以明古唯大宗乃立後之義。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
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氏乾學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

以後。世無宗子之法。凡無子者即小宗亦爲之置後。彼豈盡爲祭祀起見哉。大要多爲贅產爾。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今案。從祖耐食之禮。見小記。曷爲後大宗。又發問以起下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以下。乃反復申明大宗不可無後之義。白虎通云。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是大宗小宗。皆族人所尊。而大宗又統乎小宗。故爲尊之統。禽獸與人異。知生於母而不知有父。野、郊外之地。野人。謂鄉曲之人。聞見淺狹也。都邑。是城內人民聚會之地。故左傳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民所聚曰都。釋名。邑人所聚會之稱也。此十字泛指士民言。與下學士異。算字義未詳。或曰。算、分別也。程氏瑤田云。算恐尊字之訛。觀下連言。則知尊似蒙上何尊言之。汗簡載古文尊字。與算相似。今案。以上下文義考之。似謂野人知有父而不知父之尊於母。故下接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禰、謂父也。或說與程說。似俱可通。大夫。是服官政。有治人之任者。學士。謂升於學校之士。通三物六行者也。故知尊祖。敖氏云。諸侯言太祖。天子言始祖。則始祖太祖異矣。周祖后稷。又祖文王。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此其徵也。及、謂祭及之也。程氏又云。禽獸以下。言其尊之統有自然之別。由其所知各有限也。聖人緣人情以制禮。因以辨上下而別尊卑。此所以有尊者統上。卑者統下之殊。今案。統上統下。是比擬之辭。言由尊禰尊祖。以至祭及始祖之所自出。是天子之尊。比諸侯大夫所統爲上。由繼禰繼祖以及繼別子之所自出。則大宗之尊。比小宗所統爲上。故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而復言大宗者尊之統。以結上意也。賈疏謂尊者天子諸侯。卑者大夫士。敖氏謂尊者天子。卑者諸侯。似俱泥。大宗者。收族者也。此又從尊之統上推出收族一義。皆以明大宗之重而不可絕。何休公羊傳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謂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爲之立後。陳氏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然此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白虎通云。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通典載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今案。戴范之論甚正。據前傳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玩可也語氣。非執定之辭。自是有支子。當以支子爲之。不得以適子後人耳。非謂無支子即可聽其絕也。放說害理。方駁之極是。通典又載劉得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案。此論正足濟禮之窮也。注云部邑之士。則知尊禩。近政化也者。案。部邑之中。有官府以宣布政令。故其居此者。近習禮法。而知以父爲尊。對野人僻處遠地言也。云大祖。始封之君者。謂始受封之君。若周公。大公。是也。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者。案。史記及各書。多言姜嫄履巨跡而生稷。簡狄吞卵而生契。故鄭箋詩生民玄鳥二篇。亦本之。是其感神靈而生之事也。云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者。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又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此注所謂祭天。蓋亦謂祭靈威仰。與彼義同。後儒則以始祖之所自出爲帝嚳。與鄭異。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者。謂尊統上者所統遠。尊統下者所統近。故以猶遠猶近釋之也。云收族者。謂別親疎。序昭穆者。蓋親疎別則誼益明。昭穆序則倫不紊。白虎通謂大宗所以紀理族人者。此也。又引大傳者。謹收族之事。繫之以姓而弗別。謂若周禮小史定繫世。綴之以食而弗殊。謂若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與殷異。鄭意蓋謂有大宗以收族。故其統緒可以百世不亂。如大傳所云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疏〕正義曰。賈疏云。女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吳氏廷華云。人。父母降服期。昆弟降服大功。此爲昆弟仍服期不降者。以其爲父後也。故經言昆弟之爲父後者以別之。檀弓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敖氏云。此昆弟不言報。是亦爲之大功耳。盛氏云。爲父

後者。父之適長子也。不云適昆弟。而云爲父後者。容立庶子及族人爲後也。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

猶自歸。宗其爲父後特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疏〕正義曰。自爲父何以期也。至婦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義。以下乃釋昆弟之爲父後者也。獨問爲父者。以父在爲母。亦齊衰期。而父之服本斬衰三年。故問也。婦人不貳斬也。答辭。李氏云。上傳止言不貳斬。此言婦人不貳斬者。彼謂不兩統貳父耳。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

惟於所天服斬。故傳每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或曰。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何言乎婦人不貳斬也。曰。非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內宗爲君亦期矣。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

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君乎。周禮曰。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之有爵者。謂嫁於卿大夫士者也。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異者。并服夫人。猶之仕

焉而已者并服小君耳。遂以爲服斬。則誤矣。今案。此駁雜記注之說也。婦人出嫁爲父。尙不服斬。而謂爲君服斬乎。李氏之駁。是矣。婦人不貳斬者何也。是更問不貳斬之義。故下申言之。案。婦人之義。在從人。無自專自用

之道。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與此文略異而義同。敖氏云。人所尊大者無如天。故以之爲比。蓋婦人未嫁。以父爲天。故爲父服斬。既嫁。則移所天於夫。故降父之服爲期。而爲夫服斬。人

無二天。則服亦無二斬。故曰。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又云婦人不能貳尊也者。謂婦人之德在純一。不能有二尊。猶易傳所謂從一而終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與上問同而意異。上問怪其輕。此問怪其重。謂

昆弟當降大功而亦期。故問也。婦人雖在外以下。答辭。必有歸宗。謂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宗主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可終之戒焉。

案。此說甚善。曰小宗。故服期也。言昆弟之爲父後者是小宗。歸則當宗之。故仍服期不降。以示加隆之意也。此傳言經制服。獨隆於爲父後者。其義如是。非歸宗後始服之。與下節不降其祖義同。注云從者。從其教令者。鄭

法郊特牲云。從。謂順其教令。蓋婦人之義。以順從爲正也。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者。此注當以歸字爲句。宗字屬下句。歸。卽公羊傳大歸曰來歸之歸。何注所謂廢棄來歸是也。言父雖卒。猶自有來歸之時。云宗其爲父後

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者。言父卒而歸。必以爲父後持重者爲宗主者。以其爲己之族類。雖見絕於夫家。而不自絕於族類也。持重二字。釋爲父後。言主持廟祀之重。鄭必以父卒爲言者。以父在則所謂子嫁反在父之室者。自

有父主之。不必以昆弟爲宗主也。自賈疏誤讀猶自歸宗爲句。而持字或誤作特。或誤作服。文義遂不可通矣。馬氏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此順傳文釋之。鄭則特言宗其爲父後者之義也。云曰小宗者。

言是乃小宗也者。謂傳恐人疑爲大宗。故特明之。王氏肅云。據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此解與鄭同。云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者。此鄭又轉一義以釋傳言小宗之意。蓋以經云爲父後。明是指繼禫之小宗言之。但古者小宗無子。不立後。則爲祖後。爲曾高後者。皆可以爲歸宗。故云明非一也。小宗有四。詳前。云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者。此鄭因上言小宗有四。而并言小宗之服也。案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爲大宗也。在五屬外者服之。如是五服內者。亦先服齊衰三月。而後以本服足其月數。此爲小宗。則各如其親之服服之。如同高祖總。同曾祖小功。同祖大功。同父期。與大宗異。故云辟大宗也。

繼父同居者。〔疏〕正義曰。賈疏云。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今案。經不云繼父。而云繼父同居者。李氏云。繼父服此子。無文。以繼母嫁服推之。或者以親服乎。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經亦無文。禮弓曰。父叔本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鄭氏謂服大功者是。今案。同母異父之昆弟有服。乃未俗之失。鄭以服大功爲是。亦非也。據禮。父族之服。因已與同宗而制。母黨之服。因母所自生而制。此繼父同居者。本路人。不過以其有恩於已而服之。與父族異。則不得因繼父而及其子。至母既再嫁。此異父之子。乃母再嫁所生。與母黨異。亦不得因嫁母而及其子。故禮經不爲同母異父者制服也。情聖門弟子。亦沿末流之失。不能援禮經以正之耳。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取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散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疏〕正義曰。言何以者。謂繼父非親屬而服期。故問也。詳言繼父同居之義。與之適人。謂此子隨母適人也。所適者。謂母所再嫁之夫也。馬氏云。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說文。財。人所資也。貨。財也。二字亦通。蓋金玉布帛泉穀之屬。皆爲貨財也。若是。則繼

儀禮正義 十卷二十二

父之道也。是字指上文言。謂必此子與母所再嫁之夫皆無大功之親。其夫更以貨財爲此子築廟祀先。而妻不與焉。乃得爲繼父同居之道。非泛謂嫁母後夫爲繼父也。郝氏云。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亦不依他人爲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貨財。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既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此說是也。必嘗同居云云。傳蓋恐人以不隨母適人者爲異居。故特辨之。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盛氏云。小記皆無主後。卽傳所謂子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卽傳所謂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也。三者具爲同居。一不具卽爲異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舉一以例其餘耳。今案。小記此文。蓋亦以釋此經繼父同居不同居之義。與此傳略同也。注云妻禰。謂年未滿五十者。是言其極耳。其實四十三以下。亦包之也。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者。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士冠禮云。棄爾幼志。明十九以下皆爲幼。鄭必云十五以下者。謂十五以上。則可自成立。不隨母嫁。故內則成童舞象。鄭注。成童。十五以上也。馬氏云。穉、少、幼、小也。無年限。故鄭易之。云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者。古者同祖皆同財。此無大功之親。謂無同祖以上親也。云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散非族者。以傳云爲之築宮廟。明爲此子築之。故於家門之外。不與已廟同處。以神不散非族也。賈疏云。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皆祭法庶人祭於寢也。神不散非族。大戴禮文。云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者。謂夫妻雖至親。但既嫁後。夫。則於前夫之族已絕。夫不可二故也。據此。則不敢與者。爲不敢與於祭爾。馬氏云。不敢與知之也。恐非。云此以恩服爾者。謂繼父本非親屬。特以其養育已。並爲已築廟。於生者死者皆有恩。故服之耳。云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者。以始終同居。服齊衰期。先同居。後不同居。服齊衰三月。今未嘗同居。則不獨與同居者異。卽與先同居後不同居者亦異。故無服也。馬氏釋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云。謂已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也。賈疏云。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爲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關。雖同在繼父家。全不服之矣。今案。馬以子不隨母往爲未嘗同居。賈則以初隨母往時三者有一關。卽爲未嘗同居。以此傳及小記之文考之。則賈說爲細密。蓋一有大功之親。卽非無主後者。不爲築宮廟。卽非同財祭先之義。故一事關。卽不爲同居也。惟其初時兩無大功。同財祀先。祭獨相倚。恩誼至深。故得以繼父同居目之。而爲之齊衰期。其後或繼父更有子。或已自有子。更立家廟。雖不同居。而其初時同居之恩誼不可忘。故爲之齊衰三月也。若初時三者有一關。子卽隨母往。亦不爲同居。則前章所云繼母嫁從者。但爲其母制服。而不爲嫁母之後夫制服矣。華氏

學泉云。或問儀禮有繼父之服。父可繼乎。曰。此以恩服也。聖人所以通人道之窮。使寡寡孤獨。各得其所。舉天下無顛連無告之民者也。夫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真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婦人不二夫。禮之常也。夫死妻穉子幼。遇之變也。而又無大功之親以相周恤。則此孑然孤子。係祖父再世之血食。設一旦輒死溝壑。棄兩世之孤。斬先人之祀。聖人之所大不忍也。不得已爲通其窮。制同居繼父之服。而傳爲之申明其制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嗚呼。傳之言盡之矣。夫其所以適人。而所適亦無大功之親。此其孤單獨立。年老無倚。與穉妻幼子。窮相埒耳。是故兩人之窮。常兩相恤。兩相倚。聖人之所不禁也。而第爲之教曰。所適者能以其貨財爲若子築宮廟。不絕其先祖之血食。而又爲之不悖於禮。恩莫隆焉。是則有繼父之道矣。聖人固許之爲父子矣。許爲父子。而後天下之爲繼父者。能盡其心以相恤。亦惟命之爲父子。而後天下之待繼父者。不肯其恩以相棄。使所適者幸而他日有子。則此子歸其本宗。而爲異居繼父。仍不敢忘其前日之恩。爲制齊衰三月之服以報之。若不幸而所適者終於無子。則以恩相終始。而爲同居繼父。生則爲之養。死則爲之齊衰期。此亦情之不容諉。義之無可辭者也。然必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而後許之適人。非是不得藉口以適人矣。必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以存其先祀。而後謂之繼父。非是不得託名於繼父矣。必兩無大功之親。同財而祭其祖禰。而後謂之同居繼父。非是不得比恩於同居矣。且其所以必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則不歎非族。而不敢以非禮瀆也。其所以妻不敢與焉者。婦人不二夫。而不敢以非禮干也。其所以專舉築宮廟歲祀爲繼父之道者。恩莫隆於崇其先。誼莫重於尊其祖。而不敢以私恩混也。此禮之作。所謂仁至義盡。非聖人莫之能定者也。俗儒謂周立宗子之法以收族。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疑其非周公之舊。夫宗子之法。窮鄉庶姓。或有不能及。且恐法久不能不廢。故制繼父之服。以通人道之窮。禮之作。合經權常變。以垂則於萬世。而豈拘拘守一法以爲盡善。而不爲法外之慮哉。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而乃從而疑之。奮其拘曲之說。以詆毀之。則是天下舉無可信之書也。甚矣其妄也。盛氏云。俗之薄也。柏舟之節。未可概諸凡人。凱風之嘆。時或興於孝子。聖人慮後世失節之婦。必有棄其遺孤而莫之恤者。故於齊衰杖期章。爲制繼母嫁從之服。而於此章。又著繼父同居之文。使之相收相養。而六尺之孤。庶不至轉於溝壑焉。此聖人之微權也。賈疏以爲許婦人改嫁。誤矣。或又因是而嘗聖經。是惡知禮意哉。今案。此禮蓋爲庶人而設。士之單微者。或亦有之。華氏發明聖經之義。至詳且盡。盛氏之辨亦是。故竝錄之。以詒後之疑此經者。○通典載王方慶問徐聖曰。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

父服。不知可否。聖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衰期。鄭康成曰。以恩服耳。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德達禮。更無異文。唯傅玄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為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親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貌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傳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靈之喪。並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繼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筭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衰三月。竊為折衷。方慶深善此答。今案。此論女子子為繼父之服也。其服。儀禮所不載。而其論足與禮經相發明矣。

為夫之君〔疏〕正義曰。為夫之君。其情疎。故次繼父同居者下。吳氏紱云。諸侯夫人畿內公卿大夫士之妻為天子。侯國公卿大夫士之妻為國君。凡公卿大夫士之臣之妻為其君。皆是也。方氏苞云。為夫之君服期。

經有明文。而孔穎達雜記疏亦云。於君服斬。誤也。案方說是。辨見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正義曰。言何以者。謂父母親而夫之君疎。今與出嫁為父母同。故問也。從服也。也。凡從服降所從一等。大傳曰。有婦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為服者於已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耳。子為母之黨。妻為夫之黨。夫為妻之黨。屬從也。臣為君之黨。妾子為君母之黨。妾為女君之黨。妻為夫之君。徒從也。小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謂徒從也。今案。此經不言為君之夫人有服。而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於夫人有服。彼注云。內宗、五屬之女。外宗、謂姑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是本有服者。與此泛言從夫而服者異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正義曰。此以憐其無主而加服期。故次為夫之君下。爾雅曰。男稱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白虎通云。男稱

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請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姊者，杏也。妹者，未也。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妹，味也。餘詳士冠禮。敖氏云。爲姑姊妹女子出適者降爲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爲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于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自當期，不必言報矣。程氏瑤田云。此言姑姊妹報，下經大夫之子節言唯子不報，蓋互相足。今案。此經主謂父母昆弟姪爲姑姊妹女子子之無主者服之，以示矜憐之意。其姑姊妹，亦以夫家既無主後，遇本親昆弟姪之喪，亦加降焉。是之謂報。敖氏謂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于彼，是矣。郝氏乃謂姑姊妹於姪昆弟死無主亦然。此說非也。姪昆弟無子而死，自有本宗主之，即或小宗不立後，亦可從祖耐食，與女子異。或疑夫得耐食宗子之家，其妻不從夫食乎。吳氏綬云。適子自祭其祖禰，尙有吉祭，未配者無後者與禘者等，禮從其略，焉得配邪。又案。女子子不爲父服斬者，此無主。與被出異，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乃被出而歸，與夫絕者，故爲父服斬。此則夫亡時已服斬，故不貳斬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疏〕正義曰此傳先釋經

期之故也。賈疏云。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之內親，又無五服親，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今案。賈說本雜記。是也。注云不忍降者，謂不忍降服大功，仍服期也。雷氏云。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得降其本情。故哀發於無主，而服依於天倫也。敖氏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死而無祭主，尤可哀憐。故加服期，以其本服如是也。今案。此無主，謂爲士妻者。與下經言無主者異。賈疏云。不言嫁而云適人者。適人，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其說是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正義曰此從服之輕者。故次姑姊妹女子子無主下。先言父母妻長子。而後言祖父母者。以其非服之常。故退在後也。李氏云。此服雖重。而恩則輕。雜記

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檀弓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小記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其禮若小功以下耳。君之適孀。適婦從服無文。案。下記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則君爲之服者。臣皆從服也。庚蔚之以爲經。惟見重服之從。則輕服不從可知。未知然否。服問曰。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驂乘從服。惟君所崩服也。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惟君所服者。其服視君無所降也。稅。謂喪服年月已過。乃追服之。今案。據此經。則庚氏之說爲是。室老降一等。彼注云。公士大夫之君。詳後。又據服問。君之妻長子之服及於大夫之適子。而君之父母與祖父母則否。是亦其異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正義曰。言何以者。以其情疎而俱服期。故問也。從服一

等。期也。妻則小君。服母之義。故期也。放氏云。此先總言從服。則夫人之服。亦在其中矣。以其非從斬而期。故復以小君別言之。爲小君亦謂之從服者。謂其得配於君。乃有小君之稱故也。爲母齊衰。亦云斬者。以皆三年。而略從其文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是父在而祖之不爲君者卒。君雖爲之後。亦唯服期。以父在故耳。唯祖後於父而卒者。君乃爲之斬也。蓋其斬與期。唯以父之存沒爲制。君服斬。然後臣從服期。又此言爲君之母與其

祖母。皆指其卒於夫死之後者也。其夫若在。君爲之期。則臣無服也。今案。傳兩言君之服斬。明臣所以服期。妻則小君也者。臣爲小君。本服期。而君之妻即小君。其義又與他從服期者不同。故特言之。然期雖小君本服。亦緣君而服。故均謂之從服。放說得之。經言父在爲母期。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明君三年。臣乃從服期。放氏謂經言君之母與祖母。皆指夫不在者。說亦是也。○放氏云。案。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此總釋國君有不爲君之祖若父也。注又云。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釋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也。夫君之無父而爲祖後者有二。有

君已即位。而先父卒。祖後卒者。如注所云者是也。亦或有父爲君而卒。子既代立。而祖乃卒者。注乃舉其一而遺其一。意似未備。今案。放氏分別注釋傳之意尙是。但謂其有未備。則於注義尙欠審察。蓋注父卒者以下。雖釋傳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要仍是承上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說。下故結言今君受國於曾祖也。此不過舉父卒爲祖後之一端。以示人注意。總以經所云君之父若祖。皆是未爲君而卒者。若既爲君而卒。則其臣當服斬。不服期矣。張氏爾岐云。注云。繼體之君。容有祖父之喪者。謂父有廢疾不立。而受國於祖。或祖有廢疾不立。父宜立而又早卒。受國於曾祖。故身已爲君。而又有父若祖之喪。皆爲之三年。其臣從服。爲之期也。案。此說極明。但傳意係主祖之立爲君者說。故注亦以受國於曾祖言耳。賈疏云。稍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章氏平云。彼志之說。惟與此注若祖有廢疾不立同。而兼具父在一義也。今案。朱子於宋孝宗之喪。得鄭志此條。深服鄭康成。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後人因此。謂君於祖喪。不論父在與否。皆當服斬。並謂臣於君之父若祖之喪。亦當服斬。不知朱子論宋事。則祖與父皆爲天子者。與此注義別。至鄭所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亦自爲其嗣君及孫行言耳。劉氏續三禮圖說云。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徐氏乾學深取之。謂前皇既禪位於嗣皇。則其崩也。嗣皇自行三年之服。而羣臣從君降一等服期可也。豈必執君服皆斬之說乎。據此。則君之父若祖未立爲君者。臣不宜服斬。益明矣。○汪氏琬云。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衰。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殯而後成服。父既先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沒也。適孫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待後事。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尙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灰蔚之替。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今案。承重之服。經無專條。此傳所云爲祖後者服斬。卽適孫承重之通例也。賀徐之說。正與賈疏謂父卒三年內母卒仍服期者。同一謬妄。是矣。汪氏駁之。

妾爲女君

〔疏〕正義曰。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敖氏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今案。妾亦服女君之黨。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孔疏

引賀瑒云。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故不爲服。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疏〕正義曰。妾與妻同事一人。而獨爲重服。故問

也。妾之事女君二句。答辭。賈疏云。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婦。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今案。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故爲女君服期。亦與婦服舅姑同也。注云女君。君適妻也者。案。妻與夫體敵。

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即名夫之適妻爲女君也。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云女君於妾無服者。以經傳無文也。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者。此鄭釋無服之由也。雷氏云。

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竝后之誠。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褚氏云。妾

稱適爲女君。嚴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爲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推之買妾更可知。今案注降之則嫌之說。後人駁之者甚

多。不知妾事女君如舅姑。所以明尊卑之分。而女君究不得以舅姑自居也。若竟降之。則是視妾如子婦矣。而可乎。雷氏申鄭義。極是。褚氏之說。蓋因放謂妾於女君有親者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竝引總章貴妾之文而駁之也。

婦爲舅姑

〔疏〕正義曰。妾事女君。與婦事舅姑同。故文相次也。說文。婦。服也。蓋取卑服之義。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釋名。夫之父曰舅。舅。

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餘詳士昏禮。王氏志長云。婦爲舅姑期。非輕舅姑也。重斬也。女子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降矣。何也。無二天也。婦之尊舅姑也。以舅姑之子爲天也。舅姑死而服斬。是二其天也。故不

敢也。高氏愈云。古人婦爲舅姑服齊衰期。蓋引而與己之親父母同。則亦恩義之盡矣。婦人之義。以夫爲天。不容有二。傳所謂婦人不貳斬也。華氏學泉云。先王之制禮。稱情而立文。夫斬者。斬也。三年之喪如斬。所以爲至痛極也。

先王以爲惟妻之於夫。孝子之於親。其情爾矣。非可以責婦之於舅也。且禮。女子子適人而降其父母。傳曰。不二斬也。不二斬者。不二天也。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三綱也。臣以君爲天。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

一也。臣爲君服斬。而爲君之父母期。子爲父服斬。而爲父之父母期。妻爲夫服斬。而爲夫之父母期。稱情而爲之。弗可易也。方氏苞云。婦爲舅姑期。何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慈婦順矣。其義之重。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資以誠乎。抑任其僞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今案。諸說發明經義精矣。然舅姑之服雖期。而與他期服異。通典。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期綵衣邪。苟訥答曰。子婦爲姑。既期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吳氏澄云。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故大戴禮云。與更三年喪不去。或疑經無繼姑之文。案。繼母如母。則繼姑自如姑。夫之所服。婦亦不敢不服也。經不言者。已於姑中該之矣。服問曰。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鄭注。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孔疏。公子。謂諸侯之妾子。皇姑。卽公子之母也。然則妾子之妻爲夫所生母亦期明矣。下記云。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鬻。檀弓。子柳之妻爲舅服。衣衰而繆經。子柳使之繆衰而環經。非禮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

正義曰。言何以者。據婦爲夫三年。而爲舅姑期。疑其輕。故問也。從服也。答辭。馬氏云。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妻服期也。今案。喪服

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此言當舅姑之喪而夫出之。則除服。明此服從夫而服也。唐李涪刊誤曰。女子在家。以父爲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爲舅姑。不服齊衰三年。著矣。貞元十一年。蕭據狀稱。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李荇議曰。謹案。開元禮。五服制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由此論之。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黃氏榦云。宋乾德三年十一月。尹拙等言。婦爲舅姑服期。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請別裁定。詔百官集議。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損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適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舅母服總麻。又堂姨舅服視免。詔今尊行。遂爲典制。又況三年之內。凡筵尙存。豈可夫衣蠹衰。婦襲紵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爲舅姑三年。今案。魏仁浦等以爲夫三年爲尊夫而卑舅姑。是不知

禮意甚矣。唐李若之論得之。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

是。正義曰。此世叔母為之服也。賈疏云。以義服情輕。故次在婦為舅姑下。方氏苞云。父在為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為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難

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養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沈氏彤以方說為得之。注云。男女皆是者。謂經所言子。兼男女言之也。女子子在室。則世叔母亦服之。以期。出嫁大功。盛氏云。案。此唯謂男子也。女子子則異於是。其未成人者以爲

降。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其旁親。旁親亦當逆降之矣。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叔母。在大功章。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正義曰。何以期也。此間疑其重。報之也。答辭。陳氏銓云。從於人者宜服大功。今乃期者。報之也。李氏云。從平夫而服。則當大功。報之。故期也。凡為夫之

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已。與夫同。故已報之亦與夫同也。此報服之重者。故著之。餘皆例此。今案。李說與陳同。而義益顯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

疏。正義曰。賈疏云。二妾為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馬氏云。公。諸侯也。雷氏云。嫌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

敖氏云。二妾之子為母之服。異於衆人。嫌母為其子亦然。故以明之。今案。敖說與雷雖異。要皆以明經不言士妾之故耳。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正義曰。雷氏云。

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敢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鄰於體君。跡幾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遂為言也。賈疏云。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

答云。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為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今案。鄭唯據女君體君言之。雷氏兼公子與君同體言。案。總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據此。則公子非為父後者。不得云與君同體矣。雷說未的。賈依鄭義言之。較明晰。又程氏瑤田謂妾不得體君。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

例。詳後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下。注云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者。謂女君所生第二子以下。以尊降與妾子同。諸侯夫人無服。大夫妻爲之大功也。敖氏云。公與大夫。於其子有以正服服之者。有以尊降之若絕之者。其妻與夫爲一體而從之。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亦然。二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唯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得體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遂也。褚氏云。敖謂唯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此明妾於己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女君。即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之義也。極明。

女子子爲祖父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兼男女。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馬氏云。不言女出嫁者而言。沈氏彤云。察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蓋作傳時固有之。今案此經。初閔馬氏敖氏之說。以爲得之矣。及細覈之。而知其有未然。蓋不杖期章之例。多兼男女言之。如言昆弟。不別言姊妹。言衆子。不別言女子。明即兼之可知。又昆弟之子。陳氏銓云。男女同耳。夫之昆弟之子。鄭注云。男女皆是。此其證也。則女子子在室爲祖父母之服。已包於上祖父母條內矣。奚容重出乎。唯此條專指適人者言。故傳直云不敢降其祖也。降之義生於適人。使經未言適人。傳必先申言適人。而後言不敢降。如下節女子子無主者。經未言適人。傳必申言適人。是也。當以徐氏沈氏之說爲正。陳李諸家說亦同。見下。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正義曰。此傳指適人者言之。何以期也。據適人

倫云。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郝氏敬云。祖至尊也。以適人降則大功。與昆弟等。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今案。二說俱可通。敖氏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不知此經所云兄弟服。係指小功以下言之。敖說未的。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者。案。經當有適人者三字。馬鄭作注時已脫。故云經似在室。又以傳云不敢降其祖。必出嫁乃有降義。故云傳似已嫁也。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者。鄭以傳是主已嫁者言。故云女子子有出

嫁之道。明雖出。猶不降其祖也。賈以許嫁而未嫁者言之。誤矣。陳氏銓云。鄭曰。經似在室。失其旨也。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為重出。言不敢降者。明其已嫁。傳義詳之。李氏云。章首已著祖父母。今重出之。明為已嫁者。生文。下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之服同。知此雖已嫁者。亦不降也。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為祖父母曾祖父母。皆與在室者同。然則女子子於正統之親。雖出猶不降。其為父母期者。屈於不貳斬耳。不敢降其祖。則得降其旁親。今案。陳氏李氏之說。是也。又敖氏說祖父母曾祖父母不降之義。最精。詳下章女子子為曾祖父母條下。○通典載崔凱費服駁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為其祖父母期。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為女子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期。所謂尊祖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為其祖父母大功耳。近儒若王氏錫闡。程氏瑤田等。多援女子子出適人之例。謂為人後者亦當不降本生祖服。此似是而非之論。道光四年。上令諸臣會議大清通禮各條。時內閣主稿。有中書湯儲璠者。欲主其說。以問於培羣。培羣以書答之。其略云。此說已見通典。崔凱曾駁之。謂女子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與孔倫說同。此已足見為人後者不得以女子子例矣。然義猶不止此。女子子出適人。祖父母止一而已。不聞又有祖父母也。者為人後者。既有所後之祖父母。為服期矣。而又為本生祖父母服期。非二祖乎。且女子子不降祖。經已著之。傳特明之。本生祖果服期。經傳何以無一語及之乎。朱子嘗云。如今有人為人後。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知此。以是推之。其無二祖服明矣。女子子出嫁。與出為人後。似同實異。願詳察之。其後。此說遂疑不用。至崔凱謂當降服大功。於儀禮後大宗之義亦尚未合。詳後。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

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言大夫之子為此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大夫六命婦。

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大功。則其為大夫者期矣。大夫為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則其無主者亦期也。今案此十二人。本皆期服。大夫之子。從父降旁親一等。於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之為士者。世叔母之為士妻者。皆降服大功。今以其為大夫命婦。尊與已父同。故服期。姊妹女子子出嫁。降大功。適士。又降小功。今以其為大夫妻。尊同。但降大功。又以其無主而憐之。加一等。故服期也。此大夫之子從大夫而服。經不見大夫者。

舉大夫之子以包之也。萬氏斯同以大夫之子爲適子。盛氏謂兼適庶。章氏平云。雜記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不得概之庶子。此經從服則適庶同。父卒。則如國人。又子在昆弟上者。舊說皆謂大夫之子所生子。郝氏以爲世叔父之子。譏其。又此子。叔氏以爲不別適庶。盛氏謂是衆子。非長子。據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服期。盛說也是也。爲大夫命婦者。謂此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是爲大夫者。世叔母姑姊妹女子子。是爲命婦者也。此句總承上文言。故下傳先釋之。而後釋無主之義也。唯子子字。兼男女言。詳下經。嫌諸人以大夫命婦之尊。或皆不報。故特言唯子不報以明之。此經言唯子不報。而不言諸人之報。前經言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之不報。皆舉一以見二。省文之法也。叔氏云。姑姊妹女子子云無主。則是夫先卒也。夫爲大夫而先卒。其妻猶用命婦之禮。則嘗爲大夫而已者。亦用大夫之禮可知。吳輿紱云。父爲大夫。而已之子昆弟之子又爲大夫。可見五十命爲大夫之法。不可執也。祖孫同爲大夫。又見一國之大夫不止五十也。其或老而致事。又見致事者同於現爲大夫者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

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

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疏。期也。謂此六

大夫六命婦之服。本皆宜降大功。今不降而服期。故問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答辭也。蓋大夫之子。謂爲士者。本無應降之理。因大夫已降。子厭於父。不得不從父而降。今父既不降。故子亦不敢降。章氏平云。此

章傳言父之所不降者三。上經大夫之適子爲妻。父自爲適婦大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父自爲適子斬。傳皆曰。父之所不降。此經子昆弟之子。大夫爲庶孫不降。服大功。女子子。祖亦以命婦無主爲之大功歟。程氏瑤田云。案父之所不

降。言大夫於此六大夫六命婦之親服期不降。非指其子之親而言也。若其子之世叔母。則大夫之嫂與弟婦。大夫於此人本無服。不得云不降。其子之衆子。則大夫之庶孫。本大功服。亦不得云何以期也。今案。章氏以父之所不降。

即指子所服之十二人言。與前傳言父之所不降者例同。程氏則以父之所不降。指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言。謂父於此等親不降。故子於此等親亦不降。其說似較章氏爲優。蓋其中有無服者。若以前傳例之。究於不降之義。窒礙難通耳。敖氏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承父之所不降者而問也。夫尊於朝。則妻貴於室。言其夫妻一體。同尊卑也。是以不降之。尊於朝。謂爲大夫。貴於室。謂爲內子。程氏又云。大夫不降。大夫亦宜降。傳曰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未發者也。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者。左傳傳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觀禮。諸公奉饗服。加命書其上。是命爲加爵服之名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知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鄭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是自士至上公。凡九等也。此經無士。鄭欲解命有九等。故兼士言耳。云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者。君后夫人。則君亦總謂天子諸侯也。周禮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妻。玉藻。君命屈狄。鄭注。君。女君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云此所爲者。凡六大夫六命婦者。賈疏云。六大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者。無祭主義已詳上。此謂命婦。與上別也。但命婦中兼有世母叔母。此無主。專指姑姊妹女子子言。以世叔母既爲大夫本宗。即無子亦自有主之者。不得言無主。且世叔母因尊同服期。姑姊妹女子子因尊同而又無主。憐之。加服期。二者本異。傳言命婦。蓋以別於上經之適人無主者。然嫌世叔母亦在其中矣。故鄭特辨之。而又申言之曰。其有祭主者如衆人。明有祭主。則不服期也。云唯子不報。男女不同不報。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者。鄭謂經中字兼男女言。與傳異義。故駁傳。王氏肅云。姑姊妹本大功。今以無主爲之期。故亦報已以期。女子子亦大功。今以無主爲之期。女子子本爲父母期。今雖具報。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雷氏云。以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期。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也。案此二說皆專指女子子言。與傳同。徐氏乾學云。經言唯子不報。傳獨以女子子釋之者。蓋言男子。則子爲父三年。從無服期之禮。不待言而可見。惟嫁女爲父母期。而期原其本服。不得以報言。故經曰唯子不報。鄭氏乃謂男女不同不報。而以傳之專言女子子者爲失。何其考之

不精與。至敖氏又謂經言不報。指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故言唯子不報。則益支離矣。胡氏承瑛云。經文渾括。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於期之報。故獨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於經文自是專明一義。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沈氏形謂女子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爲傳彌縫。殊可不必。今案。鄭氏以傳爲失。而後人又多申傳以駁鄭。似爲定論矣。及閱胡氏之說。而知傳其餘皆報一語。自呈疎漏。蓋女子子適人爲父期。是本服。非報。子爲父三年。亦非報。況經明言子。不言女子子。謂言子兼女子子可也。謂言子不兼子。不可也。胡氏此說。深有功於經。不獨爲功鄭氏。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者。謂傳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明有降道。故發曷爲不降之問也。案大功出降而又以尊降也。云夫尊於朝。與己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者。謂妻以夫之爵爲爵。夫之尊與己同。則妻之尊亦與己同。故不降也。據傳夫尊於朝二句。則不降命婦之問。兼有世叔母在內。鄭唯據姑姊妹女子子言。似尙未備。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疏〕

正義曰。祖父母適孫服已見前。此疑大夫或降。故因言大夫降服而及之。次在

舉大夫以明之。案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春秋傳。晏桓子卒。晏嬰麤絰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則大夫喪服與士服有異也。故鄭氏以爲士爲父服。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爲母蓋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大夫以上。乃備儀盡飾。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則同。然案經斬衰章。不見大夫士服之異。孟子亦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軒粥之食。自天子達。記傳所言。蓋周衰禮壞。或自爲服制。以相別異。記禮者因雜記之。非舊典也。敖氏云。此祖父母適孫爲士也。乃合祖母言之。所謂妻從夫爵者也。上已見祖父母適孫矣。此復著大夫之禮。則經凡不見爲服之人者。雖曰通上下言之。而實則主於士也明矣。盛氏云。大夫爲祖父母。謂父在者。及父卒而不爲祖後者也。適孫。謂適子早卒者也。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正義曰。何以期也。謂大夫於他期親之為

降其祖與適也。答辭。馬氏云。尊祖重適。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敖氏云。大夫不降祖與適。聖人制禮使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之也。傳言似有害於義理。沈氏彤云。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於其祖與適而以貴

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即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敖說非。賈疏云。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傳云不降

祖與適。明大夫於旁親降可知。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正義曰。此以妾自為其黨服。故次在此章之末。馬氏云。公。謂諸侯也。其閒有

親。故明之。下記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今案上經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則是服已在其中。復言此者。嫌妾或屈於其君。為父母不得服期。故特著之。郝氏云。舉國君及士。見凡為妾者皆得為父母期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

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疏〕正義曰。何以期也。謂妾為其父母。宜與妻異。而亦期。故問也。妾不得體君。得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為其父母遂也。答辭。陳氏銓云。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

母。故傳明之。雷氏云。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所不及。故得為其父母遂也。案此二說止釋不得體君本義。而義亦明。似不必以比例言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是言子尊

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者。案。上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亦云妾不得體君。與此傳同。鄭注上傳。以女君為比例。故於此傳亦以女君為比例。而疑傳之誤也。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此桓九年公羊傳文。何注亦云。明子尊

不加於父母。蓋說公羊者相傳之義如此。故鄭與何同也。云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者。此鄭既駁傳。更自立一義以解經。謂經因妾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特言此以明之。妾為女君之黨服。

見雜記。郝氏云。鄭以傳為誤。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嫌妾自為重服。遠君自遂。似乎不可耳。盛氏云。鄭經重出此條。嫌其或在厭降之例也。傳之此言。所以明君不厭妾之義。與經合。士妾亦有厭

降之嫌者。妾謂夫爲君。通上下之辭也。沈氏彤云。此不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蓋以女君體君。得爲其父母。遂無所厭。妾不得體君。君不厭之。故亦得爲其父母。遂不嫌等於女君也。傳本不誤。小記謂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況妻而自降其父母乎。雜記謂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豈女君而不自服其父母之服乎。此本無可疑者。不知鄭何以駁之如此。程氏瑤田云。妾不得體君二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得遂之事。總麻章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據此。是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母得遂。今一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又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外祖父母不得遂之事。若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外祖父母得遂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今諸妾不體君。亦爲其父母得遂。是其例也。今案。上傳妾不得體君。謂諸侯之君。於衆子無服。大夫之君。於衆子降服大功。妾不體君。故爲其子得服期。此傳妾不得體君。謂君於妾之父母無服。妾不體君。故爲其父母得服期。此義之易明。無煩比例而得者。其以女君爲比例。乃注家借以勘明經義。非傳者立言之意。鄭誤以傳言妾不得體君。爲對女君得體君言。故於此傳遂窒礙難通。諸家辨之。是矣。至程氏以妾子比例。在此條卻精切。於上條尙未合。不如仍從注說。蓋公妾之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在五服外。不得云遂服也。○吳氏絳云。不杖期之服。經文有未著。後人以意求之者。如女子子在室。既與男女同。則其爲世叔父母。昆弟。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期也。丈夫之爲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則爲其衆子。女子子在室者。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其嫁而反在室者。親屬相爲亦如之。妾爲己子得遂。則公妾以及士妾爲其女子子在室。及反在室者。與子同矣。妾爲君之黨服。與女君同。則爲君之父母。當如女君之爲舅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同己子矣。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繼姑亦如姑。慈母如母。則夫之慈母亦如姑矣。但孫不眼慈祖母耳。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親。如子。則所後者之父母。即己之祖父母矣。爲姊妹若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其相報者亦如之。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所後如舅姑。夫所後之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相爲。亦如之。士爲適子廢疾不受重者期。則同於衆子也。世子爲妻期。則同於大夫之適子爲妻也。凡庶昆弟爲世子期。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可推。且又臣從君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期。同於父也。則亦臣從君之服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將爲祖後者期。則以尊者不降其適推之也。君君夫人之喪。其孫曾玄之婦。從夫而服者。及內宗外宗。皆期。以輕服不可服至尊。又婦人不貳斬也。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夫不服而妻服之。以在內也。則公大夫之庶女子子

在室爲其母。
其亦期歟。

右齊衰不杖期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疏〕正義曰。齊衰無受者。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日月雖少。而服重於功。

總。故次不杖期章後也。郝氏敬謂疏衰重於大功。是也。特言衰經。以其重。故著之。餘輕者不言。略也。注云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者。凡喪。皆既葬後。以輕服易重服。謂之受。受。承也。接也。其三年者。則於練祥後。又易以輕服。詳篇首斬衰經下。此齊衰之服。三月即除。不易以輕服。故云無受也。云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者。吳氏廷華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月之後。尚須藏服。待葬時服之。若言三月。嫌葬時無服也。姜氏兆錫云。案下各傳皆言齊衰三月。然為王侯服者。仍藏以待葬服。故傳雖言三月。而經不著其月也。今案。此服不九月七月。而三月者。張氏爾岐云。大夫士三月葬。故以三月為主。吳氏又云。天道期年一大變。三月一小變。俱時之重者。不期。故三月也。云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者。案鄭注小記云。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疏。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故有可同也。李氏云。繩屨者。以麻糾繩為之。凡用麻者。以繩為輕。故齊衰期麻屨。無受者繩屨。徐氏乾學云。喪服本經。大功以下。皆不言用何屨。唯喪服小記言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則大功用繩屨也。鄭氏謂小功以下。吉屨無絢。則小功總麻同用吉屨也。又云。斬衰齊衰皆言冠。大功以下不言冠。蓋齊衰言布纓。則大功以下亦布纓可知也。斬衰言條屬。則齊衰以下亦條屬可知也。其異者。唯總麻則藻纓。小功以下則左纓。及布之升數有不同爾。其冠之形制。無不同也。今案。此不言帶。蓋亦布帶可知。又燕周云。齊衰三月。不居壘室。盛氏云。不居壘室。宜與大功同有帷帳也。亦於中門外為之。○案。賈疏以齊衰三月為義服。李氏云。曾祖父母不當為義服。吳氏廷華云。此服以曾祖為主。又云。此章當首曾祖。疑錯簡爾。賈以此章論義服。故首寓公。未然。今案。李氏吳氏之說是也。詳此篇記末。喪服以本親為主。故斬衰首父。齊衰三年及杖期首母。齊衰不杖期首祖父母。則齊衰三月。自當首曾祖父母。此章各條敘次多雜。竊疑曾祖父母後。當以庶人為國君次之。寄公為所寓又次之。為舊君之母妻又次之。大夫為舊君又次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又次之。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又次之。大夫為宗子。及曾祖父母為士者如家人二條。

又次之。女子子嫁者為曾祖父母又次之。繼父不同居者又次之。如此。較有條理。但舊本相傳已久。不敢移易。姑識所疑。俟後人考定焉。

寄公為所寓

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

〔疏〕

正義曰。注云寓亦寄也者。說文方言皆云。寓。寄也。是寓與寄義同。故寄公為所寓居之國君服也。雷氏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敖氏云。經傳不見諸侯相為服之禮。是非

服也。寄公已失國。異於諸侯。又寓於他邦之地。則不可不為其君服。蔡氏德晉云。胡仲輿謂寄公為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于八百國而已。則其開失國而為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周之制禮。非用於一時。今案寄公有被天子削地而失國者。則盛世固有之。詳下。又晉書禮志云。新禮以今無寄公之事。除之。摯虞以為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

服之。既葬而除之。

〔疏〕正義曰。此欲明寄公為失地之君。故設為問答也。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賈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李氏云。春秋傳。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郟寄

衛侯。詩序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是為寄公。今案禮記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言何以者。又為問答。以明服齊衰三月之義也。敖氏云。寄公非臣也。故但齊衰三月。而

與民同。今案本章。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故言與民同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為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王氏士讓云。案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

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今案。喪大記所云。自是主國體制如此。然如方說。亦足以昭炯戒矣。○蔡氏德晉云。康成以為

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為之齊衰者。皆三月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愚意為天子諸侯未葬。恐不應釋服。白虎通謂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亦非。沈氏彤云。案小記。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此為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於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鄭注蓋本此二條。今案。據此。則鄭說固有所本。蔡氏駁之。非矣。唯白虎通謂民始哭素服。

先葬三月。乃服齊衰。則是聞喪不服。踰時乃服。當未然耳。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

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疏〕正義曰。馬氏云。丈夫婦人。謂一族男女。皆為宗子母頭妻。王氏

云。此為族人無復五屬者。反為其宗子服也。李氏云。宗子有君族之道。故族人皆為齊衰三月。其在五屬之內。則三月之後。自以本服終之。宗子之母妻。統族人之婦。故族人亦為之服。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義由於此。蔡氏云。大宗至尊。五屬之外。皆服齊衰三月。其在五屬中者。總麻之親。服齊衰三月而除。若大功小功之親。則既服齊衰三月。乃受以大功小功之衰。以足其月數而止。今案。丈夫婦人。馬以一族男女言之。則不問五屬內外。皆為宗子服也。王氏專指五屬外言。非。又在五服內者。大功小功之親。蔡謂既服齊衰三月。乃受以功衰。本下記注。是也。或謂月算如邦人皆齊衰者。亦非。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者。案女子子在室。謂未嫁者。與嫁歸宗者。則如斬衰章所云子嫁反在父之室。謂已嫁而被出。歸於本宗者也。褚氏云。婦人。當依注指本宗女子言。故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女。非也。此服專為宗子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嫂叔無服。為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故謂無服。亦非。江氏筠云。先王制禮。服窮四世。獨於宗子。雖絕屬。亦為之服者。以尊祖敬宗之義大。不可拘以此限也。嫂叔之不為服。特以遠嫌耳。尊祖之義。既非親盡所得而奪。又豈遠嫌所得而奪乎。又云。案鄭論五屬之內。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服齊衰期。其大功小功。俱先服齊衰三月。卒哭乃受功衰。總麻則與絕屬者同齊衰三月。然則嫂叔既無服。不論親疏。俱宜同齊衰三月。程氏瑤田云。注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丈夫婦人。並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為在室者。若異姓婦人。以路人來。與夫許合。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於夫之昆弟且無服。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之。同姓婦人。為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今案。褚氏江氏程氏之說是也。又程氏謂丈夫婦人。經中凡四見。詳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下。宗子繼別為大宗之義。詳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下。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

服也。〔疏〕

正義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怪其重而問也。尊祖也三句。答辭。宗子之母在二句。則又申言母在不為妻服之義。以補經所未及也。雷氏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沒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

祖之心。放氏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祖者。己之所自出也。尊之。重本也。然其尊祖之誠。無由自盡。故於敬宗見之。蓋敬其為別子之後者。乃所以尊別子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此為宗子與其母妻服。皆敬宗之事。故傳言之。沈氏彤云。祖。太祖也。宗。宗子也。宗子者。太祖之正體。而奉事太祖以收族。族人當敬之如太祖。故即以曾祖齊衰三月之服服之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者。放氏云。謂宗子之母雖老。而妾代主家事。若先其母而卒。族人亦不為服。蓋其母尚在故也。此義與宗子不孤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意實相類。姜氏兆錫云。此猶有適子無適孫之意。以一宗無二服故也。方氏苞云。賈疏謂母在年未七十。則自與祭。故族人為之服。非也。祭必夫婦親之。故舅攷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請於姑。則宗子之母不與祭明矣。族人所以為之服者。雖不與祭。而族人合食。及將嫁之女。教於宗室。領之者必宗子之母。其妻不敢代也。今案。宗子母在而妻死。族人雖不為服。而宗子得為其妻禫。喪服小記曰。宗子母在為妻禫。亦以舅沒姑老。有承祭之重故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疏）

正義曰。舊君。舊蒙恩深。今雖退歸田里。不忘舊德。故服之也。雷氏云。身既反昔。服亦同人。蓋謙遠之情。居身之道也。然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故爰及母妻也。放氏云。

君。亦謂舊君也。在國而云舊君者。明其不見為臣也。此服大夫士同之。顧氏炎武云。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而妻之辭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今案。此為舊君。經傳皆不言大夫。故放兼士言之。蓋凡為舊臣者之通禮也。

傳曰。為舊君者就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而仕焉而已。

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正義曰。傳以經言為舊君者非一。故發問也。孰謂之謂。吳氏廷華云。疑當作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正義曰。傳以經言為舊君者非一。故發問也。孰謂之謂。吳氏廷華云。疑當作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正義曰。傳以經言為舊君者非一。故發問也。孰謂之謂。吳氏廷華云。疑當作也。

辭。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傳意謂母妻為小君。故宜服也。臣在位。為君服斬。為君之母妻服期。俱見前。李氏云。仕焉而已。則釋斬而齊。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宅者。謂致仕者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宅者。稷謂。與庶人正同。故其服亦同。放氏云。已。猶止也。鄭氏以為致仕。是也。此嘗仕矣。今又在國。其服宜異於民。乃亦齊衰三月者。蓋不在其位。則

不宜服斬。以同於見爲臣者。而臣於君又無期服。故但齊衰三月。而不嫌其與民同也。然又爲小君服。則亦異於民矣。通典載虞喜議云。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與傳義違。非也。又殷泉源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爲舊君齊衰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今案傳以母妻爲小君。似專指國君言。張氏惠言謂君爲有地之君。兼天子諸侯及大夫言。似亦可通。據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大夫之臣亦爲舊君服也。注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大夫七十而致事。見曲禮。其有廢疾不任事者。則亦致仕也。吳氏紱云。古人臣進退不苟。微嫌細故。則奉身而退。如子文三仕三已。柳下惠三黜。可見也。鄭注專以老與廢疾爲致仕。似未該。今案。注言若是。舉以例其餘也。云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者。以民但爲君服而不爲小君服。今致仕者兼服小君。是以其受恩深於民故也。○徐氏乾學云。禮於舊君之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身雖朝宇者。爲舊君君之妻。是也。其一。以道去君。身遠宗國者。大夫爲舊君。是也。其一。臣誼已絕。出居他邦。或改事新主者。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是也。原臣之於君。義當服斬。乃不服斬而服齊。甚至有不服者。何也。恩有淺深。故服與不服有異也。其仕焉而已者。雖身猶在國。較之居官食祿者。其恩已輕。故降而服齊。猶以君臣誼重。故服君而并服其母妻也。其以道去君者。雖義猶未絕。較之致仕家居者。其恩更輕。故但服其君。而不服其母妻也。其出居他邦者。雖恩義已絕。而妻子之屬本國者。不可以無服。故妻與長子行服。而其身則不服也。乃知去官從故官之品。此後世之令。不可以語周禮也。今案。此章言舊君者三。前一條指凡仕者。後二條指爲大夫者。前一條以在國之臣言。後二條以去國之臣言。而大夫在外條。主言其妻子之服。大夫爲舊君條。主言大夫自服。皆謂恩義未絕者。徐氏謂大夫在外。恩義已絕。其身不服。說本賈疏及檀弓孔疏。非也。詳後。

庶人爲國君

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疏〕正義曰。

此服男女同之。白虎通云。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

爲之制也。注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李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庶人在官者不杖斬。同於民而已。褚氏云。注言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正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已包之。故氏誤會注意。乃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今案傳屢言與民同。則齊衰三月。乃庶人本服。以其分與臣異。不可服斬。又不可以輕服服君故也。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者。白虎通云。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氏賤

而王貴。故三月而已。此鄭所本也。禮弓曰。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謂庶人也。又曰。三月。天下服。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喪也。吳氏紱云。侯國之民不服天子者。勢瀾遠而分逾尊。故不可制服。然過密八音。亦足以致其情矣。采地之民為公卿大夫之君無服。爵不世也。庶人為君之母妻無服。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在外。待放。〔疏〕正義曰。李氏云。上下條曰舊君。此曰舊國君者。以在其國而大夫不言為本君服。據雜記。是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案遠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其君尊卑敵。則反服。此在外中兩者俱有。以其服不服不定。故空其文。賈說偏矣。又云。放氏謂妻子亦在外。非也。經祇云大夫在外。則其妻子在國可知。其云舊國君者。乃對大夫在外立文。非據其妻子言也。今案江說是矣。但此條主言大夫之妻長子服。故不言大夫之服。傳亦不言之。以大夫在位。其妻為君服期。長子為君服斬。今大夫在外。嫡其妻及長子仍服期與斬。故特著之。至大夫恩義未絕。在外亦服齊衰三月。雜記所云反服。是也。若恩義已絕。則雖所仕之君尊卑敵。亦不服。其妻子亦不得留於國中矣。諸家謂大夫在外無服。非。詳後舊君條下。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以經云在外。明是已去本國。適異國也。待放義。亦詳後舊君下。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疏〕正義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怪其輕而問也。妻言與民同也。二句。答辭。沈氏彤云。士去去。可以無服。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於民。故不著之也。敖駁傳。非。今案。萬氏斯同據此條。謂上致仕者。其妻長子亦宜為舊君服。案上為舊君。不專指大夫言。舊君亦不專指國君言。故經不著妻子之服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者。鄭以傳但言長子未去。而不言妻未去。故為此義解之。此歸宗。是歸寧父母。與前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者異。春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引之者。謂大夫不外娶之事。通典載賀循云。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民。故從民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為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值君薨。則服也。鄭听云。案禮。

本國。適異國也。待放義。亦詳後舊君下。

妻爲期。而長子三年。今夫雖在外。妻尙未去。恐或者嫌猶宜期。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於民爾。今案。鄭氏歸宗往來之說。諸家駁之。據鄭所云。亦以妻爲未去也。沈氏云。妻與民同。唯未去。故與民同也。但鄭意亦當備。固有從夫而歸宗往來者。此說是。蓋妻有從夫出者。亦有從長子在國者。鄭注專爲從夫出者言之。明出者服。則未出者亦服可知。賀氏申鄭義甚明。至長子言未去。明宗廟猶存。通典載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此皆釋經言長子及傳未去之義也。或曰。傳言妻與民同。亦兼未去者言。長子言未去。亦謂與民同。是互言之。其說亦通。云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者。鄭意蓋謂長子在國奉宗廟。則君臣之義未絕。故爲之服。若長子已去。宗廟無存。恩義已絕。即可不服矣。此中言傳義。而亦見大夫去國在外猶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疏〕正義曰。徐氏乾學云。案徐駿五服集證。此條分而爲二。一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

居。兩有大功之親者。引小記曰。有主後者爲異居。注云。隨母之子。雖與繼父同居。而繼父或有親子。及隨母之子有兄弟及堂兄弟爲主後也。雖與同居。亦爲先同而後異。義亦明晰。今案。此與同居服齊衰期者。皆宜有報服。經不

言者。闕也。餘詳繼父同居者條下。

曾祖父母〔疏〕正義曰。爾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祖母。郭注。曾、猶重也。謂祖之上又有祖

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劇噴。壽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祖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沈氏括云。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先儒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諱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祖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顧氏云。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

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如此。然宗廟之中。竝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蒯文王。稱曾孫劄。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又云。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人之壽。以百年為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盛氏云。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又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舅孫。舅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自玄孫而下。五世各有名稱。而宗廟之中。自孫之子而下皆稱曾孫者。不唯義取於重。且以玄來等皆疏遠之名。故不稱也。然爾雅孫之名及於八世。而祖之名止於四世。高祖父之父母。其謂之何。曰自高祖王父之考以上。統謂之祖而已。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所謂祖考者。即高祖王父之考也。而直云祖考。則自此以上。都無異名可知。喪服經。高祖已上。略而不言。以其相及者鮮。且自曾祖而推之可知也。顯云。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是也。云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則非矣。今案經不言高祖之服。鄭氏謂與曾祖同服。後儒推之。謂曾高而上。苟有相及者。皆服齊衰三月。蓋以正統之親。當要不容無服。理自可通。顧氏謂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則沿沈氏由祖而上皆曾祖之說。盛氏駁之。是也。唐貞觀中。魏徵奏高祖曾祖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開元禮。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朱子謂未為不可。然非制禮本意。詳下。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

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怪其三月太輕。齊衰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又重。故發問也。小功者以下。答辭。古

人通謂外姻為兄弟。而喪服小功以下。外姻之服亦在焉。故名其服為兄弟之服。下傳云。小功以下為兄弟。是也。江氏筠云。大功乃同財之親。小功係兄弟之服。是五服中親疏一界別也。敖氏謂大功亦為兄弟服。非矣。今案。兄弟之服。止可施於旁親。故不敢以服至尊。而服齊衰三月也。至祭。謂曾祖父母。義詳前章祖父母條下。注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者。此鄭以五服之數推言之。謂曾祖宜小功。以釋傳言小

功之義也。案三年間云。至親以期斷。是期爲父正服。由是推之。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總麻也。云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者。此鄭因經未言高祖。故又推言之。以明高祖與曾祖同服之義。蓋父之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至期。由是推之。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是皆有小功之差。故其服宜同也。下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此鄭明高祖有服之義也。近程氏瑤田著喪服足徵記。謂高祖玄孫無服。喪服經不言高祖玄孫者。不制服也。其說以大傳四世而總麻爲據。云四世而總麻之窮也。謂曾孫總麻服。至此而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謂已爲玄孫無服。但以祖免行事。張氏履辨之云。逮見高祖。即以服曾祖齊衰三月者服之。逮見玄孫。即以服曾孫總麻者服之。經不著。可推而知也。小記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已合上下數之。大傳之四世五世不數已。且大傳本指旁殺。若謂五世祖免指高祖玄孫。則正統也。謂之同姓可邪。且上數高祖。下數玄孫。亦止四世。不得數已而爲五世。以己方計其人之世數而爲服之差。固不得自占一世也。荀子有天下者祭七世。除太祖二祧。則高祖爲四世。如程氏說。豈高祖爲五世廟乎。程氏又云。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玄孫。五世祖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也。張氏辨之云。子孫出於己。從下數者也。故視子爲一世。玄孫爲四世。昆弟同出於父。從旁數者也。故視昆弟爲一世。又從旁而下至昆弟之玄孫爲五世。然昆弟之玄孫雖爲五世。而已之玄孫仍爲四世。不得爲玄孫無服引例也。其言甚繁。不具。錄要以張氏之說爲正。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者。以曾祖宜小功五月。今易爲齊衰。是重其衰麻。所以尊至尊也。易爲三月。是減其日月。見恩稍殺也。放氏云。日月雖減於小功。而衰麻之屬。實過於大功。且專爲尊者之服。是以日月之多寡。有所不計。禮有似殺而實隆者。此之謂歟。沈氏彤云。王志長疑曾祖減至三月。高祖同服。殊未安。案。曾祖之所以減至三月者。爲欲與齊衰之加相折除也。蓋曾祖之本服小功。加一等爲大功。又加一等爲齊衰。父與祖加一等。曾祖恩疏。而願加二等。不可也。故於其本月數而降一等。以月數之降。除衰服之加。得加服止一等。若高祖之本服總麻。月數已無可降。而總又不敢以服至尊。禮窮。則同與曾祖皆齊衰三月。宜也。何不安之與有。又云。唐開元禮。增曾祖爲五月。則齊衰加本服二等。而月數如其本服。失輕重之義矣。吳氏廷華云。期年天道一大變。三月天道一小變。其義相似。故齊衰之服。惟期與三月。祖期。則高曾自應三月。此理之確不可易者。方氏苞云。高祖與曾祖同服。無可殺也。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爲五月。高祖爲三月。而例以小功總麻之月數。未達於正體之義。以上諸說。皆發明鄭義者也。王氏肅云。祖期。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爲說者。服本以期爲正。父則倍之。故再期。祖亦加焉。故服期。

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以小功言之耳。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而言也。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為之小功。從祖昆弟，固與已為兄弟之族，而從祖父與已父為從父兄弟者也。從祖祖父，則與已祖父為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祖父兄弟小功之服，服祖父之尊者。故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徐氏乾學云：王說非也。此所云小功者，非指小功五月之期，乃指小功衰裳之服也。蓋謂小功布衰裳之服，乃兄弟之服，不可以加至尊，故用齊衰。觀傳文三服字，其義了然。今案：王以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三者，釋兄弟之服，說殊迂曲。徐氏駁之，是矣。

大夫為宗子〔疏〕案：正義曰：盛氏云：唯言宗子，則宗子之母妻蓋無服矣。此其異於衆人者也。今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疏〕正義曰：言何以者，疑大夫之尊可不為服，故問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答辭：馬氏云：五屬孫，雖為大

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云：大夫不奪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小宗且然。大宗可知。今案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

舊君，大夫待放。〔疏〕正義曰：此條主謂大夫自服，經但言舊君者，蒙上宗子條大夫為之文也。禮曰：仕而未有祿，未去者，〔疏〕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彼是初仕未得祿者，此既為大夫，則已有田祿可知。不言孤卿者，

古者卿為上大夫，言大夫，可以該之也。盛氏云：經：大夫為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十七字，宜作一句讀。四人者，三為士，一為士妻，而大夫之服無少異，不敢以已貴而降其宗與君與祖也。今案：傳未嘗言不降君，此說顯與傳背。斷不可從。秦氏蕙田云：此條但蒙上大夫為文，不合以下為士者為文，其說是也。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鄭以前條及此條皆為大夫待放，而前是已去，此是未去者。蓋以前有大夫在外之文，而此不著，前言舊國君，而此不言國故也。然據傳亦似已去者。詳下。○雷氏云：經前已有為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是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無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服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掃其宗廟，則但不為戎首而已，以其猶復未絕，故得同於庶人，適足以反復於君，不獲及其親也。今案雷氏以此但為舊君服，不為舊君之母妻服，與仕焉而已者異，其說是矣。至待放未去，乃是注文，雷亦以為傳云，則

失檢也。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壻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疏〕正義曰：傳以

禮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服。故直言大夫爲國君。對上經其妻長子爲舊國君立文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沈氏彤云：此問怪其輕，觀答辭亦言與民同可見也。大夫去，君壻其宗廟。方氏苞云：宗子去國，庶子爲壇而祭，其留者不敢辟廟門，故君命有司春秋掃除，示望其歸守先祀以相感動耳。今案：此言大夫去而君尚有恩於其臣，故爲之服也。宗廟，舉其重者言之。壻其宗廟，謂君使長子攬除宗廟，以守先祀，當以戴氏說爲正。方氏謂命有司掃除，恐未然，不服斬，而服齊衰三月，是與民同服也。馬氏云：據不在列位，不敢自比於留臣，故自同於庶人也。此正答何以服齊衰之問也。何大夫之謂乎，言既去位，何仍謂爲大夫，蓋以其去君以道，而恩誼猶未絕，故謂爲大夫也。此設爲問答，以明經言大夫之義，并上言大夫在外者釋之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案白虎通云：諸侯之臣，諫不從，得去，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又云：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以其祿三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鄭上注云：待放未去，及此注云：待放於郊未絕，皆據白虎通言也。通典載崇氏問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壻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此亦本鄭注待放未去言也。云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者，曲禮文。鄭引以證未絕之事也。云妻子自若民也者，謂妻子亦與民同服齊衰三月，不服期與斬也。傳以妻子之服已見於上，故此不言，鄭恐人疑與大夫在外者有異，故特言之。徐氏乾學云：以道去君，則凡有故而去者，皆是也。何獨指三諫不從者乎？且既曰去國，明謂身適他國矣。鄭注引曲禮爵祿有列於朝二句，不知曲禮上文明言去國三世，則非在本國彰彰矣。何得執爲待放於郊乎？江氏筠云：前服主於妻子，欲顯妻長子之未去，故經言大夫在外，此服則大夫自爲，去與未去者同，故沒其文也。蓋傳云：大夫去，君壻其宗廟，參以孟子有故而及去三年不反之文，則知去後亦應爲服，去如此，未去益可知。注特說得一半耳。今案以道去君，卽孔子所謂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故鄭假三諫不從者言之。明其自行去君。非以罪見逐。其實以道去君。所包者廣。孔子之臚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亦是。鄭特舉一端以明之耳。至爵祿有列於朝二句。乃斷章取義。以證未絕之事。皆不足為鄭病。惟尋繹傳文。似指已去者言。江氏謂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其說似為得之。然則上文大夫在外。亦是恩義未絕者。其大夫亦為服明矣。戴氏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與此傳合。若有罪見逐。君絕其祿位。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惟上條主言妻長子之服。故不言大夫之服。此條主言大夫之服。故不言妻子之服。其實一條皆是恩義未絕。大夫去與未去。及其妻與長子之在國者。皆服齊衰三月也。黃氏乾行謂大夫在外。即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禮所謂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者。非矣。或曰。此傳言大夫去。是去位。非去國。注云。待放未去。是言未去國。傳注正合。今案孟子。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所謂禮。即指此經言也。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孟子所言。即本傳義。據云導之出疆。則不得云未去國矣。但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待放已去。而值君薨。皆服齊衰三月。故傳舉已去者以包之也。又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案子思所言。與此傳亦相發明。鄭注前以仕焉而已者。言後以放逐之臣言。不無自相矛盾。徐氏譏之。是矣。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疏〕

正義曰。此亦蒙上大夫為之文。故傳以大夫言之。經不云如士。而云如衆人。明曾祖父母之服。無貴賤。同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

正義曰。此亦疑大夫當以尊降。故問也。前章大夫為祖父母為士者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此與彼同義。蓋尊

祖父母。亦是正統之親。與旁親異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未嫁者同於前為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敖氏云。此不降之服。似不必言未嫁者。經

蓋顯大功
章立文。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言嫁於大夫者。明

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體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疏〕正義曰。馬氏云。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服也。嫁者嫁爲大夫妻也。

降其祖父也。沈氏彤云。傳嫁者四句。專釋嫁者未嫁者。凡女行於大夫曰嫁。故曰嫁於大夫。未嫁者蓋許字於大夫者也。逆降旁親。惟字於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理。江氏筠云。未嫁而降。義殊可疑。金氏榜曰。此

主言大夫之女子也。大夫之子得從大夫而降。女子蓋亦如之。經故與嫁者說言耳。得此說而疑乃冰解。蓋上三條俱是大夫禮。本條又有嫁於大夫之文。更驗之大功章而益顯其說不可易也。今案女行於大夫曰嫁。沈氏以未

嫁者爲許字於大夫而未嫁。其說是矣。江氏據金說。謂未嫁者爲大夫之女。得從大夫而降。似可存備一說。馬氏以十五以上爲成人。與鄭異。詳下。何以服齊衰三月。亦疑其當降而問也。不敢降其祖也。答辭。馬氏謂雖爲天王

后亦不降。是也。敖氏云。女子子之適人者。降其父母一等。乃不降其祖與曾祖者。蓋章服止於齊衰三月。其自大功以下。則服至尊者不用焉。故父母之三年。可降而爲齊衰期。而祖之齊衰期。不可降而爲大功。曾祖之齊衰三

月。又不可降而無服。此所以二祖之服俱不降也。案此說最精。否則何以降父母而不降祖與曾祖乎。李氏謂父母之降期。屈於不二斬。不如此說之確。敖氏又謂傳言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不相通。似失其旨。沈氏云。嫁於

大夫。字於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敖駁傳。非。注云言嫁於大夫者。雖明尊。猶不降也者。以嫁於大夫。尊宜可以降。而猶不降。則適士者之不降可知。是舉尊以明之也。云成

人。謂年二十已笄體者也者。內則。十有五年而笄。鄭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案。馬以成人爲十五以上。許嫁者。據內則言也。鄭必易爲二十者。以

十九以下爲長孀。二十乃爲成人。且經言未嫁。傳必云成人而未嫁者。以成人則有出道。嫌或有所降。故鄭舉年二十者言之。餘詳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禮之下。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者。謂不敢以尊降其祖。則以尊降旁親明

矣。下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是也。○吳氏紱云。此服爲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同。大夫不降其

祖。則天子諸侯爲曾高祖父母之不爲天子諸侯者同。爲人後者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則已之曾祖父母。其曾祖父母。

則己之高祖父母也。畿內之民服天子。與侯國之民服國君同。凡民為君服。夫妻同。大夫不降其宗。則服宗子之母妻。與士同。

右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

〔疏〕

正義曰。此本服齊斬。為殯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齊衰三月之下。無受者。不以輕服受之。終喪一服而已。不

言月數者。或九或七。異也。李氏云。衰裳不言齊者。齊之可知。無受者。既卒哭。不變服也。服問曰。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所謂無受也。楊氏復云。斬衰冠繩纒。齊衰冠布纒。齊衰以下。不見所用何纒。案雜記云。總冠纒纒。注云。纒當為澡麻帶經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為纒。以此條推之。則自纒而上。亦皆冠布纒而未澡。至纒。始澡其纒耳。吳氏紱云。不言布帶。因於齊衰可知也。其纒繩纒。見齊衰三月章注。○斬衰疏衰不言功與布者。以不加人功。未成布也。此則稍加以人功。而其鍛治之功麤略。故謂之大功布也。若小功。則功差細密矣。沽猶略也。沽下之字。放作也。似長。賈疏云。言鍛治。可以加灰矣。吳氏紱云。此服七升者。蓋猶勿灰也。灰則為有事矣。案。吳說是也。

子女子子之長殯中殯。

傷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殯。女子子許嫁。不為殯也。

〔疏〕正義曰。馬氏云。子者。男子之已為子。及女子子之殯服也。成人服期。長中殯降一等服。大功也。不書

男子女子者。男女異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為殯。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為殯也。其未許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為殯。李氏云。言子者。長子亦在焉。以殯死略之。故氏云。言子。又言女子子以殊之。是經之正例。凡言子者。皆謂男子。吳氏廷華云。本服長子斬。衆子及室女皆期。殯則並降為大功。今案此云長殯中殯者。中從上。其服同。故連言之也。又殯服首子女子者。以是已所生。非旁親。故列於前。賈疏云。中殯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殯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殯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殯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注云。殯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古者男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故鄭以殯為未冠笄而死也。釋名。未二十而死曰殯。殯。傷也。可哀傷也。廣雅釋詁。殯。傷也。傷與傷通。是以其可哀傷而名為殯也。云女子子許嫁不為殯也者。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殯。婦人笄而不為殯。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春秋。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傳皆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是女子許嫁而笄。即不為殯矣。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鄭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而馬氏云。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為殯也。其未許

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爲癯。義與鄭同。其云女子十五許嫁笄者。據內則十有五年而笄言也。又男二十而冠。爲正法。亦容有早冠者。冠不爲癯也。通典載東晉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而出。轉禮之大。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玄曰。癯年爲大夫。乃不爲癯。爲士猶癯之。檀弓曰。魯人欲勿癯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癯也。不亦可乎。此有功而癯也。通典又云。凡臣不癯君。子不癯父。妻不癯夫。蔡氏德晉云。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是固有年十四五而婚娶者矣。律以傳文。十九至十六爲長癯。十五至十二爲中癯。則父與人皆有卒於癯之年者矣。旣冠昏。不得復以癯服服之。則凡有妻子者皆勿癯。可也。此皆謂年未二十而不爲癯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緝。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故癯之經不繆。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癯。十五至十二爲中癯。十一至八歲爲下癯。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癯。無服之癯。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癯。癯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緝。猶敘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繆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癯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闕適庶也。〔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長癯中癯之本服。有斬與齊。今俱大功。故問也。未成人

句。答辭。兩言未成人者。以此降爲大功及無受。皆以未成人之故。其文緝。其文不緝。乃正釋無受之義。癯之經不繆垂。則亦文不緝之故。舉之以爲無受比例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癯以下。乃釋經長癯中癯下癯名義。而又詳言無服之癯。以補經所未及也。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癯。謂八歲以下至始生。皆無服也。大戴禮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齠。毀齒也。然則有服之癯。斷自八歲爲始。義蓋本此。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爲癯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

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今案傳不云七歲以下。而云不滿八歲以下者。謂必實歷七歲。入八歲限。乃爲下殯。如每歲十二月。七歲八十四月。若有八五月者爲滿八歲。否則仍在七歲限內。未滿八歲矣。射氏所謂以月計者。殆合傳意也。沈氏形云。此不滿八歲以下者。本在服內之殯。以其不滿八歲。故抑之。使無服也。傳又云。以日易月之殯。殯而無服者。恐人疑以日易月之殯。爲有以日易月之服。故又申言之。放氏云。子生三月。則父名之者。三月天時一變。故名子者法之。未名則不哭者。子見於父。父乃名之。未名。則是未之見也。未見。則未成父子之恩。故不哭。此義與婦之未廟見而死者相類。今案。內則。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是子生三月父名之之也。傳言此者。又以見無服之殯。七歲至生三月。其限也。注云。縛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案變除之節。詳斬衰經下。廣雅。緇。數也。說文。緇。繁采師也。其文緇者。謂禮文繁數。既葬。受以輕服。有變除之節也。不緇則無變除之節。故無受也。云不緇垂者。案鄭云。帶。謂要經也。謂要經也。樛當從手旁。石經原刻作樛。是也。廣雅。樛。束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亦云。樛。束也。樛垂。謂結束其帶之垂者。今本作樛。假借字。南有樛木傳云。木下曲曰樛。又檀弓。衣衰而緇。鄭注。緇讀爲不樛垂之樛。足見字以作樛爲正矣。放氏云。樛當作樛。非。又云。經。謂首經也。垂者。其纓也。褚氏云。要經有樛散之變。始散樛樛者。爲變其文經也。始終不樛者爲不變。其文不緇也。若首經。則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但有纓無纓之別。無樛垂不樛垂之異。故以爲首經。誤。今案。褚說是也。云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者。凡喪。小斂後皆服麻。大功以上。垂其帶不絞。是謂散帶。散帶與不樛垂同。故鄭引以爲證。但彼是成人之喪。初時不絞。至成服乃絞。此則初終不絞也。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殯而無服者。哭之而已者。鄭以傳既云無服。而又云死則哭之。則以日易月。當謂哭日。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賈疏謂若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既於子女子下發傳。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馬融王肅云。以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殯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與鄭不同。劉氏敞云。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則殯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期。則殯之十三日。其說本馬王。而惟言父母於子。不及餘親。又與馬王異。李氏云。八十四日哭之。惟期親則然。大功親以下。不復有以日易月之哭。馬王之說非也。期親長中殯降而大功。下殯降而小功。猶有總一等。以無服之殯。未及於禮。不以總服之。隨其生月。制爲哭日。若大功。則長中殯降而小功。下殯降而總。無服之殯。服名已絕。與小功中殯。總之長殯。皆已無服。奈何生三月而更制哭日乎。束皙曰。

總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焉。敖氏云。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唯用於凡有齊斬之親者。自大功之親以下則否。蓋齊斬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次言之。則七歲以下。猶宜有服。但其不入當服之限。是以略之。然其恩之輕重。與殤之在總麻者相等。故不可不計日而哭之。若滿七歲者。哭之八十四日。則亦近於總麻之日月矣。是其差也。江氏筠云。如馬王諱。則齊斬之親。命名以上。與七歲者同旬。旬有三日之哭。是太無區別也。而八歲者。雖疏得三月之服。七歲者。雖親不及半月之哭。則又著別過當也。據殤之長中下。定於歲之多寡。則自初生以至七歲。豈得無分。而以哭代服。亦不容太相闊絕。則注謂計歲之月。爲哭之日者。得之。且易月之月。與三月之月。一字豈容異解。明不如注說之得也。沈氏云。以日易月。馬融劉敞之說是。注疏之說。決不可從。說父母以百歲而終。計其月當一千二百。依鄭質所云。哭之三年。尙不滿千日。豈有哭七歲之殤。而日數反過於哭父母者乎。敖以爲近於總麻之日數。則總麻之喪。安得日日而哭乎。亦非也。孔氏廣森云。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週七歲。每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令連旬之外。累月之餘。區區孩童。哭慟不已。疑非理也。今案。馬鄭二義不同。諸儒互相詰難。如通典所載淳于睿、范甯、戴逵、庾蔚之之說詳矣。然駁馬者。江爲最確。駁鄭者。沈孔爲最精。馬鄭二說。俱有難從。今以傳文釋之。竊疑殤而無服者。謂但哀傷之而無服。非謂哭也。沈氏謂此殤字當作傷。疑重出無義。案殤本訓傷。不必改字。傳子生三月數語。蓋謂已三月者哭之。未三月者不哭。以證子之生月有多寡。則父母之哀情有淺深。故生一月者哀傷之一日。生七歲者哀傷之八十四日。以爲斷制。使勿過情。蓋雖無服。而亦制此禮。以節父母之哀。非謂八十四日便日日哭之也。通典載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葬于園。既葬止哭。不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案此解正得傳義。其云既葬止哭。於理尤合。則所謂無服之殤。以日易月者。亦但不飲酒食肉。不作樂。以終喪之日而已。鄭氏誤以哭爲言。於理途多窒礙。其以生一月爲一日者。自確也。至李敖諸家。謂無服之殤。專指期親以上言。亦本通典所載諸儒舊說。賈劉則唯據父母於子言。案此傳發於子女子子下。而傳末子生三月云云。又唯言父子。以是證之。賈劉之說。不可易矣。云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者。以下云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知之也。程氏瑤田云。案經於子見長殤中殤。而小功章不見下殤。於昆弟之子女子子見下殤於小功章。而此經不見長殤中殤。蓋互文也。敖以爲脫文。大謬。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者。謂言子可以兼男女。而此經又言女子子者。以子中兼有適庶。故殊言之。以明適庶同耶。適子亦降服大功也。○徐氏乾學云。儀禮有三殤之服。漢晉迄元。皆因之。明初。集禮一書。亦仍其制。至改制孝慈錄。

盡去殯服不載。士大夫遭此變者。既不可盡用成人之禮。又不可竟安於無服。不得已多依倣古禮行之。亦禮以義起者矣。

叔父之殯長中殯。姑姊妹之長殯中殯。昆弟之長殯中殯。夫之昆弟之子女子之長殯中殯。適孫之

長殯中殯。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殯中殯〔疏〕 正義曰。叔父之長殯中殯。兄之子為之也。姑姊妹之長

中殯。世叔母為之也。賈疏云。自叔父之長殯中殯。至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殯中殯。皆是成人齊衰期。長殯中殯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郝氏敬云。尊屬之殯。止於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於父。則無殯也。盛氏云。祖為適孫之長殯中殯。大夫以上同。凡言適孫。皆無適子者。今案。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本期服。與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異。詳不杖期章。

公為適子之長殯中殯。大夫為適子之長殯中殯。 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殯。天子亦如之。〔疏〕 正義曰。賈疏云。公為

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為殯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唯言適子也。敖氏云。公亦有為適子長殯之服。則國君之世子。亦必二十而後冠如衆人矣。注云公君也者。以經但言公。嫌與公孤之公同。故訓為君。謂五等之君也。爾雅釋詁云。公、侯、君也。云諸侯大夫不降適殯者。重適也者。謂與凡人之為適殯者同。是不降也。馬氏云。公謂諸侯也。重適也。大夫亦重適。故皆不降。服大功也。義與鄭同。云天子亦如之者。謂天子亦不降適殯也。祭法曰。王下祭殯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其長殯皆九月。纓經。其中殯七月。不纓經。 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疏〕 正義曰。馬氏云。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長殯以成人。其經

有纓。中殯賤禮略。其經無纓也。陳氏銓云。長中殯。唯以經有纓無纓為異耳。今案長殯亦未成人。中殯以其年少於長殯。非賤也。又長殯九月。中殯七月。不獨有纓無纓為異。馬陳之說。似皆疎矣。李氏云。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之正無七月。七月者。謂此中殯之服也。徐氏乾學云。禮無七月之服。唯殯有之。蓋長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中殯則無定。其在大功之

瘍。則中從上而降一等。在小功之瘍。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小功之服同。其降一等者。不可即與大功之服同。故特設七月以處之。誠先王盡愛盡倫之善制也。王氏士讓云。此瘍大功無受。則冠衰經帶皆不變也。終其九月七月之數。除之而已。今案。長瘍中瘍均入大功章者。以其服皆以大功布爲之也。然中瘍殺於長瘍。有九月纓經。七月不纓經之異。故經於此總著之。言其者。指爲之服者言也。經。謂首經也。注云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者。以長瘍情重於中瘍。故經有纓也。云自大功已上。經有纓者。此鄭廣解成人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成人五服中。唯大功言經纓。餘皆不言。鄭以此經言九月經纓。七月不纓經。則成人大功九月已上經有纓。小功五月已下經無纓。明矣。云以一條繩爲之者。賈疏云。鄭見斬衰冠纓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故知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繩屬之經。垂下爲纓。可知。今案王氏肅云。大功已上。以繩爲經之纓也。義與鄭同。又賈疏謂經之有纓。所以固經。吳氏紱云。經以有纓無纓爲重輕服之別。非藉以固經也。若云固經。則無纓者其謂之何。此說是矣。

右大功瘍九月七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處。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

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疏。正義曰。李氏云。此章衰裳三等。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冠皆十升。義服故曰受以小功衰也。下記曰。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言此受服之差也。經纓者。經有纓也。大功九月已上經有纓。故於此著之。即。就也。敖氏云。齊衰以上。其經皆不言經纓。故於此成人大功言之。乃因輕以見重。且明有纓者之止於此也。受以小功衰者。謂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也。即葛。說麻經帶。就葛經帶也。三月而變衰葛。九月而除之。此章特著受月者。以承上經無受之後。嫌與之同。亦且明受衰之止於此也。今案。大功以上。經皆有纓。獨於此言之者。以文承中瘍不纓經之後。嫌亦無纓。故特著之於此。言布帶者。明自齊衰以下。帶皆用布。其升數其視其衰耳。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謂於三月變服後。以小功衰及葛經帶終九月之期也。下小功章注云。即。就也。郝氏敬云。去故就新曰。說文。葛。緇絺草也。無葛則以頰代之。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頰。鄭注。頰。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頰。是也。注云受猶承也者。謂小功衰與大功布相承服之。故云受猶承也。云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者。案天子至士。皆於葬後受以輕服。士卒哭與葬同月。天子諸侯卿大夫卒哭與葬異月。故大夫以上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也。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者。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鄭注。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據此。則士三月葬。葬月反哭。反哭受服。是三月也。大夫三月葬。葬即反虞。亦三月。故以三月為主大夫士言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無大功之服。云此雖有君為姊妹女子子嫁於國者。非內喪也者。賈疏謂彼國自以五月葬後受服。此諸侯為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意蓋以非內喪。不必拘五月之期耳。敖氏云。此三月受服。上下同之。章內有君為姊妹女子子嫁於國者。而服問又言君主適婦之喪。是諸侯雖無大功。而於其尊同者。若所不可得而絕者。亦服此服也。其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者。為外喪。君之受服。固不視其卒哭之節。適婦雖內喪。而其禮則比於命婦。但三月而葬。故君亦惟三月而受服也。今案。敖氏申明鄭義。又補出適婦一層。尤密。云古文依此禮也者。戴氏震云。古文下或當有許脫。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經以葛經。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正義曰。注云此受

者。明受盡於此也者。閒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注云。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皆以其冠為受。此云十一升。是受之下也。必於此發傳者。見受服盡於此也。李氏云。傳據義服大功而言。義服大功衰九升。受以小功衰十一升。服之有受者止於此。小功以下無受也。敖氏云。大功布三等。受布一等。此於大功與受布各見一等者。但以其一一相當者言也。觀此。則其上二等之受布亦可見矣。江氏筠云。大功三等。殯九月者七升。殯七月者八升。此則九升。故云大功布九升。小功二等。殯服十升以外。皆十一升。故云小功布十一升。今案。傳以大功中有降有正有義。而其服至九升而止。受服至小功十一升而止。故舉其下者言之。而其上者可見。敖說是也。江說與記注遠。似未可從。云又受麻經以葛經者。鄭以經云即葛經。是以葛經易麻經。而傳但言衰布。未言葛經之制。故引閒傳以明之。案前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謂大功變服之葛經帶。降初喪一等。五分去一。與小功初喪所服之麻經帶大小同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疏

正義曰。大功章首此者。以女子子是已所生。非旁親故也。姑姊妹與女子子四人。本服期。適人則降大功。因其服同。故連言之。李氏云。雜記曰。伯母叔母。疏

度。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絕地。離地也。伯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姑姊妹雖已出降。其情猶不殺也。敖氏云。不杖期章。不特著爲此親在室者之服。蓋以此條見之經之例然也。其他不見者放。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疏〕出降也。敖氏云。以出者降其本親之服。故此亦降之也。禮弓

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此鄭注所本。薄。謂降服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爲之杖期禮也。此雖言姑姊妹。而女子子義亦同。

從父昆弟。世父叔父之子也。其〔疏〕正義曰。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郭注。從父而別。案。鄭云

之子。自父身言也。同父昆弟期。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服大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從父姊妹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正義曰。此本宗昆弟也。次於從父昆弟後者。猶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列於世叔

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正義曰。此本服期。今大功。故問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

之。以所後爲親也。賈疏云。於本宗除親。皆降一等。非。詳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

庶孫。男女皆是。下齊小功章曰〔疏〕正義曰。賈疏云。卑於昆弟。故次之。陳氏銓云。自非嫡孫一人。皆爲庶孫。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也。今案。有適子者無適孫。適子在。則凡孫皆爲庶孫也。孫於祖父母服期。

祖父母於庶孫。以尊加之。故不爲報服而服大功也。若適子先死。則爲適孫一人期。詳不杖期章。注云男女皆是者。謂女孩孫在室亦如之也。云下齊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者。以彼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適。庶孫從男女言。明

此庶孫亦兼男女。故引以爲證也。

適婦。適婦。適。疏。正義曰。賈疏云。陳於孫。故次之。黃氏餘云。適婦無所指斥。明關天子諸侯。今案。眼問曰。子之妻。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君既爲適婦。喪主。則亦服大功可知。是適婦之服。通於天子諸侯也。

爾雅。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是適子之妻爲適婦也。內則又謂適婦爲家婦。義同。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婦言適者。疏。正義曰。言何以者。禮爲庶婦小功而問也。不降其適也。答辭。馬氏云。重適。故不降之爲耶也。陳氏餘云。婦爲舅姑

眼期。舅姑爲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也。此爲婦大功。故傳釋不降。李氏云。婦人從服夫黨之尊者。降於夫一等。所爲服者。亦降其夫一等報之。婦爲舅姑期。舅姑宜爲之大功。又以正尊降之。服小功。惟適婦則不降。王氏士讓云。言不降。有降者。喪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人大功而降者也。今案傳云。不降其適。對庶婦言。陳氏李氏之說最明晰。敖氏云。亦加隆之服。婦從其夫而服舅姑期。舅姑以正尊而加尊焉。故例爲之小功。此異其爲適。故加一等也。沈氏彤云。通典載劉玢云。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故以適婦大功爲加隆。蓋本諸此。其實非也。齊氏云。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吳氏紱云。由適以之庶。則庶爲降。由庶以之適。則適爲隆。二義皆可通。今案。吳氏欲調停敖說。然庶婦之小功。究不得謂爲本服。則自以傳言不降者爲是耳。賈疏云。父母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適婦無正體之義故也。唐貞觀中加適婦爲期眼。詳小功章庶婦下。○注以適庶之名。本由子起。今婦亦言適者。以其夫爲適子。則妻亦爲適婦。故云從夫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疏。正義曰。此下言婦人之服。故次於此。章首男子爲姊妹適人。爲父後者眼期也。

昆弟有期與大功之異。昆弟則皆爲之大功耳。注云。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眼期也者。盛氏載氏謂。今本爲下脫一爲字。是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眼期。見不杖期章。鄭謂父在。則爲爲父後者。與衆昆弟。同服大功。父沒。乃服期者。蓋以爲後是據父沒言也。盛氏云。此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同是應降而不降。不必父沒乃爲之眼期。今案此云衆昆弟。明對爲父後者言之。猶案子對長子言之。昆弟之爲父後者在期章。衆昆弟在此章。經已分別

明晰。似不必以父在父
沒爲言。盛讀可從。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
服同。

〔疏〕

正義曰。此姑已適人者爲姪服也。賈疏云。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今案爾雅。女子

矣。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姪指子鬪言。是謂男爲姪也。公羊傳。莊十九年。以姪婦從。姪者何。兄之子也。釋名。姑謂兄弟之女爲姪。是謂女爲姪也。此經云姪丈夫婦人。猶言姪男姪女也。敖氏云。必言丈夫婦人者。明男女皆謂之姪也。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言報。疑報字非誤則衍。盛氏云。上主爲丈夫言。此則兼言婦人。故復云報以明之。今案盛說是也。注云爲姪男女服同者。鄭意謂女子在室。與男同。然已嫁者亦不降也。李氏云。言婦人者。明已嫁者與在室之服同。下經。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姪于大夫者大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則以出降者。兩皆出。亦止降一等。褚氏云。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是也。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

正義曰。賈疏云。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名唯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朱子曰。古人不謂兄弟之

子爲姪。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程子非不知此。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字不是稱呼。是記禮者之辭。古人無云猶子者。○徐氏乾學云。此條當與上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合爲一條。蓋此姪丈夫婦人報。皆女子子適人者爲之也。盛氏云。此與上節經文宜合爲一篇。言女子子適人者。爲此四等之親服。而此四等之親。亦以是服報之也。丈夫。男昆弟及姪也。婦人。女昆弟及姪女也。此等皆期親。降在大功。今案。此姪丈夫婦人。本蒙上女子子適人者爲之文。徐氏謂皆適人者爲之。其說是矣。但衆昆弟對爲父後者言。姪兼姪女言。不得合爲一條。盛氏謂丈夫婦人。兼承昆弟姪言。稱氏瑤田說亦同。不知姊妹相爲之服。已包於章首條內。喪服經傳。於男則曰昆弟。於女則曰姊妹。截然分明。無女昆弟之稱。盛氏濫捏牽合。斷不可從。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

正義曰。此以從服。故次昆弟姪後。賈疏云。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

服期。不服報。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期。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李氏云。爲昆弟子夫之昆弟子之妻之服。經無文。案下經爲夫之姑小功。爲夫之諸祖父母總。皆言

報。則夫之旁尊於卑者之婦皆報之。不盡出耳。王肅以為與衆子之婦同服小功。非旁尊報之例也。敖氏云。不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略也。沈氏彤亦以賈疏及王說為非。謂放說得之。又云。夫之祖父母為此妻。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程氏瑤田云。夫之世叔父母。經不見報文。不服也。曷言不服也。不可服也。舅姑於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夫之祖父母於孫婦服總。今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小功。同於庶婦矣。總麻。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於服儀矣。張氏履云。旁服無不報。以此婦之為已大功也。而置之不報。有是理乎。又引沈子敦云。夫之諸祖父母報。不以同孫婦為嫌。而從子之妻。何獨以同庶婦孫婦為嫌。從祖祖父母猶為此婦服。而世叔父母反不為服。亦非旁殺之義。今案。夫之世叔父母。當以其服報之。經不言者。因祖父母不當言報。故於世叔父母之報文亦從省。以可推而知也。李氏沈氏張氏之說是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

秩。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男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以其重而問也。從服也。答辭。馬氏云。從夫為之服。降一等也。陳氏銓云。凡從服皆降一等。今案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皆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故服大功。又問夫之昆弟何以無服者。蓋以夫之昆弟。夫亦服期。妻當從服大功。今經不為制服。故問也。其夫屬乎父道者以下。乃反覆申言無服之義以答之也。凡婦人隨夫為尊卑。夫屬父道。妻即為母道。父屬子道。妻即為婦道。若昆弟之妻。與己尊卑同。不可謂弟妻為婦。亦不可謂嫂為母。故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此母婦之名。服所由定。而稱之不可紊亂。故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李氏云。昆弟之妻。本非母婦之行。不可服以母婦之服。又不得以妻道屬其昆弟之妻。故昆弟之妻。與夫之昆弟不相為服。敖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為答。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違。沈氏云。案嫂不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

弟。不相為服。敖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為答。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違。沈氏云。案嫂不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

義。今案。沈說是也。此傳所云。亦見禮記大傳。蓋聖賢相傳論服之微旨。禮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此記者別述所聞。然皆足以發明經不制服之義。孔疏引何平叔云。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范氏祖禹云。嫂不可謂母。則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程子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沈氏云。推而遠之。爲叔在夫行。嫂在妻行。有所嫌故爾。傳舉其上下。記舉其中。合之而義乃備。程子謂叔與嫂何嫌之有。此程子自道其意。若先王之服術。通徹上下。不專爲中人以上制也。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夫生則不通問。死則爲之衰麻。何義乎。且所以不爲服於其死者。正使之遠別於其生也。顧氏炎武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闕而不同。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繫猶總。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不獨以其名也。吳氏絨云。夫之姊妹。上非母道。下非婦道。而相爲服。則嫂叔之無服以遠嫌。明矣。官氏獻瑤云。在禮。嫂叔不通問。其亡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故記曰。推而遠之也。是則制禮者坊世之深意也。今案。程子論無屬之義極精。而推遠之義。諸家發明亦詳。記說未可偏廢。然禮之坊。多在嫂叔者。以其分尤親。故尤致別嫌之意。奔喪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謂不能爲位以哭也。據此。則兄公於弟妻。遠之尤深。其宜避嫌。不待言矣。顧氏謂鄭此注足補禮記所未及。信然。○校勘記云。言婦人棄姓。至則爲婦行。二十四字。今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楊氏無。浦鏗云。爾雅疏亦有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八字。今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與疏合。通典母乎下。更有言不可三字。案若無言不可三字。則空述傳文。殊覺無謂。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稱。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耳。三字宜補入。叟。釋文作叟。老人下。集釋有之字。今案大傳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亦云。言不可也。則此三字當有明矣。嚴本亦無。今據通典補。注云道猶行也者。謂行輩也。云言婦人棄姓無常秩者。謂尊卑無一定也。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者。朱子云。案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盛氏云。弟之妻爲婦。文見爾雅。故鄭爲之說曰。卑遠之。故謂之婦。然非傳義也。朱子駭之。當

矣。云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者。賈疏云。叟者兩號。若孔注尙書西蜀叟。叟是頑愚之惡稱。若左傳云趙叟在後。叟是老人之善名。故云老人之稱。云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者。言傳所云。是序男女昭穆之別也。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者。此正釋無服之義也。沈氏云。上言母而下言子。上言婦而下言舅。是直以母爲親母。婦爲子婦矣。據傳文上云母道婦道。而下以母婦承之。則謂母爲世叔母之母。謂婦爲昆弟子婦之婦。乃與兩道字切合。案沈說亦是。引大傳者。證名不可不慎之義。彼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太宗曰。同爨尙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於是魏徵、令狐德棻等奏議。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沈氏云。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租免。爲位哭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而加麻矣。非若顏師古所云。闔門縞素。已獨玄黃莫改者也。又云。孩童之叔。被鞠養於長嫂。則既葬之後。心喪終期。亦庶幾恩義之兼盡乎。後世因鞠養之恩。而制嫂叔之服。因嫂叔制服。而并制兄公弟妻之服。如魏徵諸人。皆不知先王之禮意者也。今案稚叔鞠於長嫂。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禮當爲天下萬世遵行。不當爲一二人立制。當時唐臣阿徇帝旨。遂議制服。而其援以爲說者。僅以長嫂於稚叔有鞠養之恩。及子思哭嫂爲位爲辭。然子思之哭嫂。禮未言其有服也。至弟妻與夫兄相爲服。絕無義可言。若此傳詳明無屬之理。禮記又著遠別之義。足見禮經不爲制服。實本天理人情。歷聖相傳。未之有改。雖貞觀中議定制。而其後虛履冰、元行冲之流。尙以爲宜依舊禮。亦可知禮之協於人心者不可易矣。竊謂夫之兄弟。當依禮經無服。遭喪。則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弔服加麻。叔於長嫂。更爲位以哭。若有早歲而孤。爲嫂所鞠養以長者。則或如韓昌黎之於鄭氏服期以報。或盡心喪之禮。在其人自行之。而不必垂爲定制。可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子謂庶

〔疏〕

正義曰。此著大夫之禮。故次女子後。合世叔

期章言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例同。賈疏云。大夫爲此八者本期。今以爲士。降大功。放氏云。不杖期章。爲此親之爲大夫命婦者云大夫之子。此云大夫。互見其人以相備也。今案經不言報。則此八者爲大夫皆如其親服服期。明矣。注云子謂庶子者。以長子在斬衰章。故知謂庶子也。馬注與鄭同。喪服小記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注。大夫爲庶子大功。是也。朱子云。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謂此。王氏士讓云。子非旁親。亦降

之者。適爲本。庶爲支。猶之旁親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尊同。謂亦爲大夫。親服。期。者。親服。期。大夫。[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以本

同也以下。答辭。尊不同。謂大夫與士也。馬氏云。皆期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注云尊同謂亦爲大夫者。以上八者爲士。故尊不同。若亦爲大夫。則尊同也。云親服期者。謂其本親之服是期也。因尊不同。降大功。若尊同。則得服期也。馬氏云。尊同亦爲大夫服期也。與鄭義同。褚氏云。此等有父爲大夫而存者。卽是尊同不降。王氏士讓云。大夫士雖同爲臣。而服命殊矣。燕射則有堂上堂下之班。鄉飲酒則有齒與不齒之異。卽五服之喪。而哭位別焉。若喪服不爲之減殺。則他禮皆窒礙而不可行。故大夫降其旁親。理當然也。嘗爲大夫而已者。猶降。詳不杖期章。華氏學泉云。或問大夫之降其期以下服。何也。曰。先王制服。尊尊親親之義並重。曰尊尊。則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大夫統此矣。尊不敵親。故雖天子不敢降其正期。親不適尊。故雖大夫得降其旁期。或曰。天子諸侯之貴。其於諸父昆弟。有君臣之分矣。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宜也。大夫於諸父昆弟。無君臣之分。其所以必識其親以伸其貴。何也。曰。古者諸侯之封。不過百里。大夫之仕於其國。其父兄宗族之爲士者。皆其所統也。不使之衆著於尊尊之義。不可以爲治。後世士大夫之仕者。離其鄉數千里。故雖入爲公卿。出爲牧伯。而五服之親。不聞有所降殺。其時義宜爾也。大夫之子。以大夫而降。何也。曰。此亦從尊尊之義推之也。國無二君。家無二尊。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以尊降。大夫之子及公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卽公子也。以先公之餘尊降。大夫無餘尊。故大夫沒。大夫之子不降。今案王說華說。發明大夫降期之義精矣。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二人

各自爲母妻。爲昆弟服大功。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馬氏云。言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期。父沒伸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爲母期。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從大夫而降也。今案。馬解庶昆弟庶子之義。是矣。其言諸侯大夫貴妾之服。與禮經不合。張氏爾岐云。據注及疏。此經文昆弟二字。舊在傳後。鄭君始移在傳前。與母妻合文。汪氏琬云。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

之庶子。為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議心喪二十五月為限。唯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為王遠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為祖母。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注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者。以其繫於今公而言昆弟。不言公子。是父已卒矣。又下傳云先君。亦已卒之稱。故鄭知父卒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繫於大夫而言庶子。是大夫在矣。又下傳云從降。亦大夫在之辭。故鄭知父在也。云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者。以經中言適庶之例。凡適妻所生第二子。皆為庶子。但君大夫於適妻不降。則適妻子為母。自皆得伸其本服。今服大功。故知經所云為母。指妾子為其生母言也。其為妻。為庶昆弟。則適妻所生第二子皆服大功。以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為妻。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證之。可知。故鄭云或者。蓋謂為妻昆弟大功。庶所同。唯為母大功。當專指妾子言耳。以經中言庶之例。與他條稍異。故不欲正言庶之。而言或。謙若不敢定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

子亦不敢降也。

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一。父所不降。謂適也。以此等親皆宜

服期。今大功。故問也。以下皆答辭。先君餘尊之所厭二句。則答言公之庶昆弟為母妻昆弟大功之義也。國君絕期。於妾及庶子庶婦。皆不為服。故君在。則公子厭於父之尊。於昆弟無服。而為母若妻在五服之外。下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為其妻緇冠葛經帶麻衣緇緣。是也。君卒。向之公子。今為公之庶昆弟。然猶厭於餘尊。止服大功而已。雷氏云。公羊傳云。國君以國為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禮經釋例云。故氏謂其死者猶為餘尊之所厭。大謬。竊謂公之庶昆弟。其父雖卒。而適子尚為諸侯。是先君之祿尊猶在。故為所厭。不得伸也。大夫之庶子二句。則答言庶子為母妻昆弟大功之義也。陳氏銓云。從乎大夫而降。謂父在者。蓋大夫降其妻及庶子庶婦之服。故大夫之庶子於母妻昆弟之服。亦降期而為大功。此從父而降也。但父卒則無餘尊所厭耳。父之所不降二句。則因降而兼言不降之義也。李氏云。厭降與尊降異。尊降者。不降其正統之親。及旁親之尊同者。厭降者。父所不服。則皆不敢服之。穀梁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公之昆弟。其尊與大夫等。而其服有不同者。以此公之昆弟。於大功以下。乃無餘尊之厭。得伸。於尊不同者。則自以己旁尊降之一等。與大夫同。注云

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者。蓋大夫之庶子。本無降其母妻昆弟之理。因從父而降。故父卒得伸本服。爲母三年。爲妻昆弟期也。顧氏炎武云。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云昆弟。庶昆弟也者。謂此經所言昆弟。指庶昆弟言。若適昆弟。則父亦不降也。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者。賈疏云。言舊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爲厭降之文。不得知舊讀也。云父所不降。謂適也者。謂適妻適子適婦之等。皆君大夫所不降也。○徐氏乾學云。此昆弟二字。本在下條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上。鄭氏謂宜在此。愚謂此條爲母爲妻。與下記公子爲其母妻相照。彼公子以父在。故既葬卽除。此則父沒。故得申大功。至大夫之庶子。又專於公之庶昆弟。雖父在。亦得申大功。故同類言之。初何嘗及於昆弟乎。今雖從注疏之本。不敢擅易。而解義決當以舊讀爲正。程氏瑤田云。先君餘尊之所厭。止於爲母爲妻。蓋母妻者。其私親也。故以君厭之。若夫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昆弟二字。斷屬下節。余從舊讀。不憑鄭君也。又云。上條著大夫之服。則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皆在所包。何以知之。小功廢服中。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一條。卽上大夫條之長殤服。於其大夫下。連言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卽可決大夫條之大夫二字。實包三人也。此條別出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專著其爲母爲妻。遠不同於大夫及公之適昆弟大夫之適子。蓋公之適昆弟。其母諸侯夫人也。服齊衰三年。其妻亦猶大夫妻。服期。大夫之適子。其母其妻。皆大夫之所不降者。今別出者。著二庶之爲母妻也。若二庶之昆弟。以公之庶昆弟言。其於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之爲昆弟服大功。若其昆弟已爲大夫。則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矣。安得以先君餘尊厭之邪。若大夫庶子之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已包在上條大夫爲子昆弟庶子之子諸人中。奚必別出之邪。禮釋例云。賈疏謂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所謂傳下者。傳曰之下也。蓋舊讀傳曰。昆弟何以大功也。其義原可兩通。近人有以昆弟二字屬下節經文之首者。則讀之不可通矣。胡氏承珙云。經不見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故特以昆弟與母妻一例於此見之。而後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始著。至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爲大夫者。已見不杖期章。而其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獨無所見。故亦於此見之。若如舊讀。置昆弟二字於下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於義無屬。於文不辭矣。鄭君改讀極精。後人故欲從舊讀。而強爲之解。非也。今案以昆弟二字置於下條之首。則文義不順。此斷不可從。

唯喪服各章。各省文互見。據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小功殤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注云。公之昆弟猶大夫。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昆弟之為大夫者。與大夫同。則大夫之子為昆弟之為士者大功。亦當與大夫同。程氏謂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即包於上大夫條內。不必別出。亦自有理。且大夫之子。無論適庶。為昆弟之不為大夫者。皆大功。若謂大夫之庶子為昆弟之不為大夫者無所見。故於此見之。則大夫之適子為昆弟之不為大夫者。又於何見之乎。徐氏程氏謂此條但言為母為妻。不兼昆弟。以下記公子為母妻在五服之外證之。其說似是。竊疑昆弟二字屬上屬下。皆非。當屬衍文耳。今仍依鄭釋之。而節錄諸家說於後。並附管見。俟後人考定焉。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疏正義曰。或本有移上經昆弟二字。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疏置於皆字上者。此大非。辨見

前。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者。從父昆弟。本大功。若為大夫。則以尊降。今兩為大夫。尊同不降。此為彼服大功。彼為此亦服大功。故云互相為服。以釋皆字之義。明皆服大功也。云其為士者。降在小功者。謂大夫為從父昆弟之為士者。則降一等服小功也。云適子為之亦如之者。此兩為大功之服。適庶同。不以適子而有異也。李氏云。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敖氏云。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大夫公之昆弟於此親。則尊同也。大夫之子於此親。則亦以其父之所不降者也。故皆服其親服。今案。此條以皆字起。似是承上文之辭。敖說亦通。大夫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服。是正解。不當遺之。賈李說尚未合。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疏正義曰。此世叔母為之服也。不言世叔父為之。父昆弟下。馬氏云。在室者期。適人者降大功也。○注以婦人子即女子子。而經不言女子子。因出見恩疎者。言女。則已所生。是親。言婦。則為人婦。是疎。今不言女子子。而言婦人子者。以其出適人。降服大功。故言婦人子以見其恩之疎也。陳氏銓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為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徐氏乾學以陳說為長。今竝錄之。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皆為此也。妾為君疏正義曰。賈

君之庶子。輕於爲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今案鄭以此經專爲一條。不合下文也。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者。鄭以此傳問答。爲此經而發。今在下者。彼注云。文爛在下爾故也。蓋大夫與大夫之妻爲庶子大功。此大夫之妾爲大夫之庶子亦大功。是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言君之黨。明非妾所生子。且亦見從君而服之義。沈氏彤云。妾從女君而服君之黨。則爲君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亦大功可知也。云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者。此與女君同也。云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者。大夫之妾自爲其子期。見不杖期章。異於女君之大功也。鄭言此者。見經所言庶子爲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王氏肅云。大夫之妾爲他妾之子大功九月。自諸侯以上不服。義與鄭同。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者。士及士妻爲衆子期。故妾亦期。衆子與此庶子一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正義曰。瞿中溶云。石本原刻無

女子。○賈疏云。此是女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云舊讀者。賈疏以爲馬融之輩舊讀如此。今案。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條。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又爲一條。亦大夫之妾爲之。鄭則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自爲一條。不連上經也。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鄭申述舊讀之說。但此注文義未了。不應截斷。當與下注聯合爲一。詳下。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

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典此

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妾爲君之黨服。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疏〕爲下。通典有女字。注同。案。有女字。非是。經云君之庶子。是君之黨。非女君之黨也。○鄭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十九字。爲此經之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爲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之傳。共三十五字。皆爲傳文。至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乃鄭注之文。訛入傳內。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此。其誤已久。近儒辨正甚確。詳下。○校勘記云。注當言其以見之。見。徐本。通典。集釋。敖氏。

俱作明。下足以見之矣。賈疏述注作見。文綱在下爾。通典爾作耳。今案。兩見字作明。亦通。嚴本俱作明。今從之。此注當與上舊讀以下三十二字。下言以下二十一字。共爲一節。後人傳寫誤分之。戴氏震云。賈疏謂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疏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據疏此說。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十字爲傳文。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共十一字。爲鄭所加。不知經既見世父母叔父母姊妹十字。傳不應重見此十字。而絕不釋其意。是二十一字通爲鄭注無疑。且考其文義。上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言字。一謂字。皆指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氣連貫。不可截斷。盛氏云。注意與傳文本無不合。奈爲傳寫者所誤。故人不能無疑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三句。據注當在經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而簡脫在此。此誤於漢以前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據疏。是鄭君置之。當屬注。而大書連於傳。此誤於唐以前者也。褚氏云。此條細玩賈疏。注混於傳。真屬顯然。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姊妹以下。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列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阮氏學海堂本校勘記云。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者爲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於傳文女君同之下。則一氣相連。曰言。曰下言。文義顯然矣。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於傳日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今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諸家辨爲注文。確不可易。秦氏蕙田。孔氏廣森。胡氏承珙。亦同此說。金氏榜。江氏筠。又謂此傳。唯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傳文。餘皆屬注文。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爲注引齊衰三月章傳文。以明舊讀者之意。其說未然。蓋嫁者以下十九字。爲此經之傳。何以大功也十六字。爲上經之傳。因脫爛在此。舊讀遂誤合爲一。若如金氏江氏謂注引前傳文。以明舊讀者之意。則當有駁語。何以注末反爲成人而未嫁者申明其義。是其說必不然矣。鄭與舊讀異。而傳文不異。必須將傳注混淆之處辨清。然後經義可解。考此注但辨舊讀之誤。而不言傳誤。則下言二十一字。斷非傳文無疑。且以通篇傳文考之。辭句簡古。亦無此下言等文法。則斷爲注文。又何疑也。蓋舊讀以大夫之妾爲首。以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一條。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爲一條。故注先述其說。而後駁之。褚氏云。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是言其第一誤也。注又曰。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者。謂妾自

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此說是也。云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亦當言其以明之者。謂世父母以下。果爲妾私親之服。則爲下當有其字。如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之類。今不言其。是辭與義遠。非私親明矣。又引齊衰三月章者。鄭以此經爲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之服。與彼經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文法一例。足明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連上經爲文矣。此鄭駁舊讀之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欄在下爾者。謂此傳十六字。本當在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上。因簡册脫爛。故誤在下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此釋本傳義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等七人。本皆期服。今嫁者降服大功。未嫁者亦降大功。故傳以成人釋之。言此未嫁者乃成人而未嫁。明已笄禮及年二十以上。故注謂成人則有出嫁之道。雖未出。亦逆降也。父以下。旁親也。注又云將出當及時者。恐將嫁之時。而遭旁親期服。則不能及時而嫁。若逆降在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故云明當及時也。盛氏云。嫁者。因出降也。不云適人。而云嫁者。見其雖貴爲大夫妻。不再降也。又云。昏姻之時。男女之正。王政之所重也。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謂父母喪也。聖人權於二者之間。以父母之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重而時輕。故使之遂其服。以世叔父諸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輕而時重。故使之遂其時。此逆降之禮所由設也。褚氏云。前章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此條意重在許字者之逆降。又云。逆降之節。未必一許嫁卽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遂同於已嫁之例耳。孔氏廣森云。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經例。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然則未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或許適士而未行者。皆通言在室耳。唯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嫁。著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禮經釋例云。未嫁者。謂許於大夫而未嫁者。蓋尊尊之義。故鄭注亦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胡氏承瑛云。逆降之說。梁朱巽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未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也。今案此及爲曾祖父母條。一言其降旁親。一言其不降正親。無論已嫁未嫁皆然。故連言嫁者未嫁者。然未嫁而逆降旁親。必其許嫁於大夫。而年在及笄以上者。故經言嫁。不言適人。而傳亦俱以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釋之也。注言將出者當及時。正以明

傳成人之義。其引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條作比例。亦正以傳釋此經與彼文同。足明經言嫁之旨。注之與傳。彙無不合。至盛氏言逆降重昏姻之時。褚氏言逆降在請期之後。孔氏及釋例言逆降爲貴貴尊尊之義。胡氏言逆降義本經傳。皆足以發明注說。此鄭義之灼然昭著者也。萬氏斯大云。此條言大夫之妾當服大功者。在君之家。則有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在私家。則有世父母叔父母姊妹。經傳其明。以鄭不從舊讀爲非。徐氏乾學更駁逆降之說。而皆以下言至服其私親也爲傳釋經之文。不知此二十一字乃注文誤入也。王氏志長。郝氏敬。張氏爾岐。汪氏琬。姜氏兆錫。程氏瑤田。亦皆以舊讀爲是。朱子云。今考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昆弟。又見於此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放氏云。經初無爲女子子未嫁者之禮。又云。爲世父母以下。乃適人者之通禮。經必不特爲此妾發之。又此妾爲私親大功者。亦不止於是也。傳說俱失之。案放不知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文。故謂傳爲失。然其指駁舊讀。則固確甚。金氏榜云。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庶子蓋通男女言之。彼據適人。此闕在室。則君之庶子下。不得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凡此皆舊讀之必不可通者。鄭氏之注。乃駁舊讀。非駁傳文。傳雖有錯簡。而解經固自無誤。由後人分裂鄭注。又誤注入傳。遂使此經之義。替亂難明。今雖不敢遽易舊本。而傳注混淆。有必不容不辨者。因考定重列於後。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以上鄭注以前經傳之次。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以上依鄭注釐訂經傳之次。

注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

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以上訂正鄭注原文。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等姑姊妹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

次在此也。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今案。馬注見通典。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說。非注原文也。此公之昆弟。亦庶昆弟。大夫之妻爲姑姊妹。賈疏以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是也。又謂此四等人尊卑同。皆降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放氏云。大夫公之昆弟爲此服。則尊同也。大夫之子。則亦從乎大夫而爲之也。經言大夫大夫之子爲服者多矣。於是乃著大夫之妻者。以爲此條可與之相通。故因而見之也。褚氏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者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

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疏〕

正義曰。此因大夫為姑姊等嫁於大夫之服而及之也。馬氏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

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為大功也。今案。馬氏謂君為諸侯。是矣。關天子元士卿大夫說。以尊同之義。非也。李氏云。禮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春秋。伯姬卒。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

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敖氏云。以上條例之。則夫人公子之服。亦當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不得禰。不得祖者。不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

已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復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祀別子也。公〔疏〕正義曰。何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

以諸侯絕期以下服。今服大功。故問也。尊同也二句。答辭。馬氏云。諸侯絕期。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其親服。今案。姑姊妹女子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大功者。其親服也。尊同。故服。尊不

同。則不服之矣。或曰。兼釋上節大夫公之昆弟於為命婦者。亦通。諸侯之子稱公子。以下則因諸侯以尊降其親。而廣言尊卑之別。並言尊降旁親之服。皆指諸侯言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為諸侯。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所生之

子。則稱公孫。鄭注檀弓。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禰。禰廟。祖。祖廟。公子公孫不得禰祖諸侯。此則以其不為諸侯。而別於為諸侯者。是自卑別於尊也。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如周禮典命。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等。鄭

注。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是支庶之子孫。有封為五等諸侯之事也。祖。謂大祖廟。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是也。世世。謂不祧也。是人。指封為國君者。世世奉封為國君者

爲大祖而祀之。不祀公子爲大祖。此則以始封者爲諸侯。而別於不爲諸侯者。是自尊別於卑也。張氏爾岐云。自由也。由其位之或卑或尊爲別。是也。此自尊別於卑。不祀公子。乃後世子孫別之。非封君之意。楊氏復疑以尊自始封之君。所以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始封君之父未嘗臣之。故始封之君不敢臣也。封君之子所以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卽始封君謂之昆弟。而未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昆弟者。卽始封君之子。始封君嘗臣之者也。故今爲封君之子者亦臣之。封君之孫所謂諸父昆弟者。卽始封君之子所臣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孫亦臣之。故下文繼之以君之所不臣。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今案不臣則爲服。臣之則不服。此傳於盡臣諸父昆弟下。而卽接言服不服之義也。李氏云。所不臣者。鄭氏謂以其親服服之。苟顛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如圭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疑亦未然。盛氏云。不臣者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所不臣者爲此始封之君若子服。亦如之。賈疏云。當服斬。恐非是。臣之。則臣服斬而君絕服矣。又云。此言子之服與否。皆從乎君而爲之也。前傳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亦是此意。此主爲諸侯。故言服與不服。以諸侯有絕而無降也。今案諸侯絕旁服。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苟說非。盛說是也。李駁虞說亦是。注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者。鄭恐人疑公子公孫不得以諸侯爲父祖。故特解之。謂傳所云禰與祖者。謂不得立禰廟祖廟而祭之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卽其義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又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有大功德者。詳郊特牲孔疏所引五經異義。云禰大夫已下祭其祖禰者。謂公子之子孫。有爲卿大夫士者。則但祭其祖禰。不得祭諸侯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官師。中下士也。此禰大夫已下之制也。若公子身爲大夫。則其父自有適子爲諸侯者立廟祭之。不得立禰廟以祭其父。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立禰廟以祭公子。不得立祖廟以祭其祖之爲諸侯者。至公子之孫爲大夫。則以公子爲祖。以公子之子爲禰。是爲祭其祖禰。不得以諸侯爲祖禰也。爲士者亦如之。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復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祀別子也者。公子亦稱別子。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鄭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若然。則別子當爲祖矣。而傳云不祖公子者。以此受封之君。有功德而爲諸侯。當世世祖之。故不復祀別子也。云公子若

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者。諸侯五廟。四親廟。一大祖廟也。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此云不祖公子。謂不祀公子爲大祖耳。若公子在高祖以下。則自如其親服。立廟祀之。如公子於始受封者。父也。則在禰廟。祖也。則在祖廟。曾祖高祖也。則在曾祖廟高祖廟。但四親廟以次遞遷。公子在高祖以上。親盡無服。則遷其主於禘。而毀其廟。不復祀之。非若受封之君。後世尊爲大祖。親盡不毀也。云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者。言此非以釋經。但因國君得以尊降其旁親之服。故推極言之。其尊卑之義有如此云。○蔡氏德晉補服四條。爲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大夫適子爲庶昆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女子子適人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報。又云。政和禮。有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二條。當取以補其闕。

右大功九月

儀禮正義

卷二十四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疏〕

正義曰。此諸侯之臣爲天子服。天子七月而葬。既葬除之。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總衰裳者。以總布爲衰裳也。下記曰。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

升。馬氏云。經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漢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敖氏云。七月而除。則經未必纓也。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今案戴氏德謂經制同小功。據經麻不言。當從馬說。又此帶亦用布。其升數當與衰同。詳前杖期章。敖謂與冠同。非。又戴氏德射氏慈皆云吉纓無綯。敖氏云。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者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也。姜氏兆錫以敖說爲是。

傳曰。總衰者。以小功之纓也。

治其纓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纓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古陽有鄧總。

〔疏〕正義曰。總衰者何。問

辭也。以小功之纓也。答辭。以。用也。言用小功之纓爲之也。敖氏讀何以爲句。非。○賈疏述注云。而成布四升半。又云。以服至尊也。校勘記云。徐本。布下有尊字。至下無尊字。張氏淳從疏。今案。集釋與疏同。不誤。嚴

本與徐同。今從集釋本。云治其纓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程氏瑤田云。纓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纓名也。其纓名。則大功衰之纓。即名大功之纓。小功衰之纓。即名小功之纓。獨總衰不治纓之纓。即治小功之

纓。以纓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羸也。云細其纓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喪服以布纓之羸細。見

衰威之淺深。今細其纓者。以臣於諸侯者。其於天子受恩輕也。纓如小功。而升數獨少者。以服至尊。不可用小功之布。下記注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纓者。案說文云。

纓。細疏布也。段氏注云。案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成布。而此用小功之纓四升半成布。是爲纓細而布疏。其名曰總者。布本有一種細而疏者曰纓。但不若總衰之大疏。而總衰之名總。實用其意。故鄭舉凡布以明之。釋名說總衰。

亦曰細而疏如縵也。今案。釋名釋采帛又云。縵。裏也。齊人謂涼為裏。言服之輕細涼裏也。蓋縵細而布疏。故輕涼。檀弓。縣子曰。絺衣縵裏。非古也。鄭注。非時尙輕涼慢禮。又叔仲衍使子柳之妻為其舅縵裏。鄭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是縵裏。禮經特制。以為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之服。而春秋時。凡期功之喪皆服之。則失禮甚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弟鮒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卽縵也。云今南陽有鄧縵者。舉漢時縵布。以證其細而疏也。孔氏廣森云。鄧者。南陽郡縣名。故南都賦曰。襍登鄧縵。賈以為鄧氏造布有名縵。望文強解。失之。今案。檀弓孔疏云。縵。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是鄧為縣名也。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今案上下。而單言大夫者。皆兼卿言之。此篇是也。放氏云。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為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可以無服。故為之變而制此縵裏焉。不齊衰三月者。亦遵於其舊國君之服也。

傳曰何以縵裏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疏〕正義曰。何以縵裏也。

以諸侯之大夫於天子。其分遠。其情薄。而為之制服。故問也。答云。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者。言其接見於天子有時。故為制服也。注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鄭以諸侯使大夫行聘。禮。得以時會集京師。見於天子。故轉接為會也。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聘。以除邦國之惡。鄭注。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鞮。謂一眼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鞮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是其見於天子之事也。盛氏云。言此者。明其有是恩義。故有是服。聖人不為恩義所不及者制服也。既為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無不為天子服者。賈疏云。不聘即不服。非。說者又以接見天子為會葬。尤謬。今案。盛說是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此士庶民亦諸侯之士庶民也。鄭以經但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及士庶。則不服可知。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故為縵裏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為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嘗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沈氏彤云。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劭。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未可非也。方氏苞謂士亦富有服。使從君朝覲。適遭

大喪。士獨吉服。駭人觀聽。今案。畿外諸侯之臣。與天子遠。其閒亦自有等差焉。士雖有隨從作介之事。而分學於大夫。故不爲制服。若在王朝而遭喪。亦當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達吉服乎。至大夫因有接見之禮。而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自皆當服。斷從射氏之言無疑矣。

右總衰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深麻帶經。五月者。

深者。治去學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疏〕正義曰。此殤小功者。在成人

功。係本齊斬之親。粹而在此。故列成人小功之前。以見其親重也。賈疏云。自上以來。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章多以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也。又殤大功言無受。此直言月數。不言無受者。下章言卽葛。此章不言卽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屨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絢也。李氏云。深麻者。以牡麻深戛之。小功以下皆然。又云。凡喪。年月已過。而始聞喪者。大功以上。皆追服之。謂之稅。小功則否。檀弓曰。小功不稅。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放氏云。小功布之纁。纁於總之纁矣。乃曰小功者。對大功立文也。不善牡麻與無受者。可知也。今案。大功以上。麻不深。小功以下。深治之。亦以其服輕故也。雜記曰。總冠纁纁。鄭注。纁當爲深麻帶經之深。所謂深麻帶經者。卽指此經之文也。彼疏謂讀從喪服小記。誤矣。注云深者治去學垢。不絕其本也者。李坊。謂麻皮之污垢。濯治之。使略潔白也。儒行曰。澡身而浴德。亦是修治之義。不絕其本。謂不斷其本。連根爲之。引小記者。證帶不絕本也。文出而反以報之。作誦。此引作屈。義同。鄭注小記云。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深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褚氏云。小記孔疏云。首經無根。要經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矣。孔疏又引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深。婦人帶牡麻而經深。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今案經言深麻帶經。則帶經皆以深麻爲之。惟下殤小功帶不絕本爲異耳。李氏謂賀說非鄭義。是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

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本皆期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賈疏云。自叔父以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

者。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之下殤。皆當在此。經不盡見之。略可知也。今案。敖氏以不見子之下殤等為文脫。非矣。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賈疏

云。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李氏云。為其昆弟。少之長殤三字。敖氏云。為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殤亦如之。張氏爾岐云。為人後者為其昆

弟。與凡人之為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今案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係指凡人為之。非謂為人後者為之也。經以二者長殤之服同。故總言之。敖氏張氏說最明晰。又此二者中殤之服。與長殤同。經不言者。以中從上。略之。詳下傳。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問也。喪服之等。其重者自大功而上。輕者自小功而下。已

於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殤。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盛氏云。殤大功章。長殤中殤並見。則齊斬之殤中從上。經文已明。至此章但見長殤而不及中殤。總麻章又或但見下殤而不及中殤。故傳發其例

於此。以此是大功之殤之第一條也。從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從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殤中從上。皆降為小功。唯下殤總麻也。小功之殤中從下。皆降為無服。唯長殤總麻也。注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

者。賈疏云。以其總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發問。是以云據從父昆弟也。姜氏兆錫云。此章所以下殤。其長殤中殤。多見大功章。若此所列長殤。除庶孫丈夫婦人之下殤。及從父昆弟

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見總麻章外。其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中殤下殤。為從父昆弟之中殤。大夫等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下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中殤下殤。皆不見也。以此條在前。乃發於此以明之耳。云

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大功小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殯服也。賈疏云。以其總麻章傳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殯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殯與大功之殯據成人。明此大功小功亦據服其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者。據此傳云。大功之殯中從上。以大功重於小功也。若齊衰則又重於大功。明亦中從上可知。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殯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賈疏云。鄭以此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總麻章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爲殯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爲夫之親下故也。張氏爾岐云。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殯與長殯同。成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殯與下殯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此男子服殯者之法。若婦人爲夫族服殯法。又在後總麻傳也。今案。張說極明。自鄭氏敬以大功小功爲指殯服言。與鄭異。後人每從而和之。至程氏喪服足徵記。竝以傳傳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四語爲經文。尤非也。辨見總麻傳末。

爲夫之叔父之長殯。不見中殯者。〔疏〕正義曰。此婦人爲夫族服。故次在此。馬氏云。成人大功。長殯降一等。中從下也。〔疏〕等。故服小功。注云不見中殯者。中從下也者。案總麻傳末云。大功

之殯中從下。注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故知此經言長殯。不言中殯。爲中從下也。總麻章云。夫之叔父之中殯下殯。彼文中下殯連言。是中從下明矣。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殯。〔疏〕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期。下

子女女子。與夫同。李氏云。昆弟之子女女子下殯。在此章。則長中殯當大功矣。公大夫爲適長中殯大功。則下殯亦小功也。互文耳。程氏瑤田云。昆弟之子女女子之長中殯。未見大功殯服章。此亦如大功殯服章見子之長中殯。而其中殯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今案經所不見者。諸家以爲互文。是也。以此知下殯小功中。有長子斬衰之服。降而在此者。亦以殯死略之。與衆子同矣。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疏〕正義曰。馬氏云。適人姑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殯降一等。故小功

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盛氏云。案姑在室爲姪。與世叔父同。本服期。長殯當降爲大功。今在此小功。明是已適人者也。丈夫婦人。兼姪與庶孫言。雷說非。今案。此二者不言中殯。以中從上可知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者。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

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

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正義曰。此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三等入為此

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

殤服之。今案。馬謂大夫無昆弟之殤。與鄭異。以全篇例考之。無有謂畏厭溺為殤者。說未確。注云大夫為昆弟之

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者。昆弟成人本服期。長殤當降在大功。今降在小功。明是

昆弟為士若不仕者也。李氏云。大夫為昆弟之為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為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

大功章不見大夫為昆弟之長殤者。為大夫無殤服也。五十命為大夫者。禮之常。其或少有才德。命為大夫者。雖在殤

年而死。亦不以殤服服之。故大夫無為昆弟之殤大功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校勘記云。通

典。無下有母字。通解無作庶。張氏曰。案疏云。若為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為母。見歎

不申。今此經不為母服。為昆弟以下長殤並同。故不言庶也。考疏之義。無蓋庶字也。從疏。案此須如通典作此無母

服。乃與賈疏合。張氏改無為庶。非疏意。李氏云。上章公之昆弟言庶者。主見妾母之服。此無取於庶之義。故不言

庶。今案。據李說。似亦當從通典為是。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者。闕。通也。謂大夫之子服此七

種人。長殤小功。適庶同。故亦不言庶也。云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者。李氏云。公子之重

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為期。而公之昆弟相為大功。途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為庶子以

下之殤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今案放氏云。其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總服也。此

說是。放又云。此已為大夫。不應有昆與姊之殤。而此經乃爾。蓋以昆弟姊妹宜連文。且此條亦不專主於大夫故也。

案此說未合經義。吳氏絳云。大夫而有兄弟殤者。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為子昆弟之子為大夫者之服。則大夫不必五

十。亦有少年為之者可知。賈疏謂有盛德者固然。然亦有公族高勳。世為大夫者。適子雖未冠。已為大夫。而姊若庶

兄尙在長殤之限者。其說是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君之庶。〔疏〕正義曰。馬氏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至成人。同在大功。上

已言君之庶子。故此略之。爲君之女子子亦然。是雖大功之殤。亦中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皆宜中從上。而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論也。其下殤。亦不服之。今案大夫之妾爲庶子成人服大功。已見上章。其適子之長殤。大夫爲之大功。妾亦同也。○鄭以經未言君。故特著之。必云君之庶子者。以其庶子中。兼有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馬謂殤賤不言君。非。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者。

卽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疏〕正義曰。開傳曰。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紉也。〔疏〕此是成人。

小功。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敖氏云。卽葛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郝氏敬云。牡麻。洗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經兼首要。卽葛。謂三月既葬。以葛易澡麻。所以異於降服小功也。王氏士讓云。殤小功言澡。亦牡麻。此言牡。亦澡之。文互見。今案。殤小功重於成人小功。而用澡麻爲帶經。則此亦澡之明矣。不言布帶與冠。亦略也。注云卽就也。謂去麻就葛也。云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者。謂衰不變。而經變。以故衰葛經終五月之期也。衰不變。則裳亦不變可知。大功以上。既葬。衰裳皆變。故云小功輕。對大功以上言也。敖氏云。此變麻卽葛。乃不易衰者。爲無受布也。開傳曰。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謂纊細同。鄭引之者。證小功有變麻服葛之事也。云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紉也者。鄭以小功以下之屨。經無明文。故引舊說爲據。紉在屨頭。詳士冠禮。周禮屨人注云。屨有紉者。飾也。賈疏云。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紉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祖父母之昆弟之親。〔疏〕正義曰。爾雅。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母。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祖父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祖母。馬氏云。從祖祖

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祖父母者。從祖祖父母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盛氏云。爲從祖祖父母者。昆弟之孫也。爲從祖祖父母者。從父昆弟之子也。并服其妻者。以名服也。此四人皆報。故合言之。方氏苞云。世叔父母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五服唯兄弟服遞降一等。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敖氏云。案。注意謂從祖祖父母。乃祖父之昆弟。從祖父。乃祖父之昆弟之子。故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或曰。注內祖父二字平讀。從祖祖父母。是祖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是父之昆弟之親。今案。從祖祖父母。爲祖之親昆弟。而從祖父。則父之從

父昆弟也。此及下從祖昆弟三者。皆從祖而別。故以從祖名之。當以放說為是。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也。正義曰。馬氏云。謂曾祖孫也。於己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弟之子。今案馬云。曾祖孫。謂曾祖之曾孫。省一曾字耳。湛氏若水曰。何以小功也。其祖

與吾之祖出一人之身是也。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所云父之從父昆弟。即己之從祖父也。陳氏銓云。從祖父之子。同出曾祖也。義與馬同。黃氏云。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也。其子謂從祖父。又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昆弟

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已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小功。名為三小功。下一世。以子旁殺之義推之。當服總。此三小功一總。與己同出曾祖。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也。疏曰。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之女。與鄭云父之昆弟之女。一也。張氏爾岐云。此當通下文孫報之。故不言出適與在室。誤矣。盛氏云。女子子所逆降者。唯旁期耳。為其

嫁當及時。至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於昏媾之時。固無害。無逆降例也。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疏曰。正義曰。爾雅。子之子為孫。上大功章庶孫。鄭注云。男女皆是。故此云。女

案經。孫不言女者。放氏云。適人。則為女孫無嫌。故不必言女。又云。三者適人。其服同。謂此姊妹孫三者。在室大功。適人皆降小功也。方氏苞。蔡氏德晉。說亦同。程氏瑤田云。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知必承從父姊妹

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總麻章。比例而知之也。今案此說最確。鄭注大功章從父昆弟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是鄭以此章從父姊妹為指適人者言明甚。鄭本不誤。賈自誤耳。以此斷之。則從父姊妹孫適人

者。當合為一節。無疑矣。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恩舉其親。疏曰。正義曰。馬氏云。在室者齊衰期。適人大功。以為大功

也。滿氏若水云。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為人後降也。適人又降也。今案。此所謂累降也。放氏云。經於前章為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己為一體也。然則

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書文也。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今案。敖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儀禮後大宗之義耳。古者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故傳曰。爲人後者執後。後大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喪服一篇。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其四條。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以出後大宗。降三年爲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出後大宗。降期爲大功也。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長塋再降。故小功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出後大宗。姊妹與昆弟同降大功。以適人再降。故小功也。經所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非盡無服也。以所後之親疎爲服也。傳曰。爲所爲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皆如親子也。記曰。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與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疎爲斷。不以本宗爲斷。審矣。所以然者。爲後有受重之義。卽與親子無異。故仰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下生物也。使之一本。職是故也。然而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猶必制降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弟姊妹一體故耳。自餘本宗之親固不得援以爲例矣。不然。豈有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一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自賈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人遂謂本宗期服之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總麻。且云。以所後之親疎爲斷。設出後在疎遠。則本宗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哉。汪均之曰。戴氏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爲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案。古之重大宗如是。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服。止言父母昆弟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以見大宗之重。後世不明乎古者唯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之義。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資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親疎爲服。設出後在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議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俗異。儀禮重大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爲大宗。夫父尙可絕。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況大宗爲尊之統。以大宗之祖臨之。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卽本生祖無服。亦其心安而理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輒欲議增。由

不明後大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耐食之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爲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尙屬可行。然欲執此以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失之遠矣。今案。汪氏發明儀禮重大宗之義。極精。足見放說正得禮經本義也。或又以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之證。不知記所云兄弟。非指餘親言也。辨見後。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鄭以姊妹爲親於姑。故舉姊妹。而姑之恩輕者亦降可知。陳氏銓云。姑不見者。同可知也。此本鄭說也。馬氏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此以姑爲仍服本服不降。與鄭異。今案。馬鄭之說皆失之。鄭謂舉姊妹可以該姑。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曰父母。曰昆弟。曰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疎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祇言姊妹。不言姑也。經始以凡人之所同者。言之可定爲制。則言之。而非凡人之所同者。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經於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且若出後在同祖以外之伯叔父。則當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其服又無定。豈姊妹亦不言矣。又喪服經傳中。言姑姊妹者十有五。言姊妹者。唯此與從父姊妹二條。從父姊妹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此條則以姑與姊妹有殊。故亦不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尙未周察也。至馬謂不降姑。考大功章。姑姊妹適人者同降大功。則何不降之有。蓋緣未審爲人後者之姑與姊妹有殊。而誤爲此說。是皆未得經不言之指也。

爲外祖父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也。今案上是本族之服。此是外親之服。故言爲以別之。若云情重。則父與君何以不言爲乎。賈說非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則

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又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上秋期章傳曰。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爾雅。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徐氏乾學云。案外祖父母之名。總之則一。分之則有十三。子爲母之父母。一也。前母子爲後母之父母。二也。後母子爲前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四也。庶子爲繼適母之父母。五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六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七也。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父母。八也。庶女之子爲母之適母。九也。女之子爲母之生母。十也。慈母之子爲慈母之父母。十一也。出妻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二也。嫁母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三也。凡若此者。其在於古有服不服。今則無有不服。所不服者。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而已。又云。案虞喜謂縱有

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不知次其母者久。此從服也。所從則已。曷爲服之。竊謂當服在堂繼母之黨耳。吳氏紱云。外祖父母有常服。六子爲因母之父母。一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五也。以上女子子同。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其餘則皆不服。汪氏琬云。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爲其黨服。曰。鄭注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今案。徐氏謂庶子不爲生母之父母服。據後代律制言也。下記云。不爲後如邦人。則在禮。庶子不爲父後者。得爲其生母之黨服。詳下記。又庶子爲適母之父母服。詳本章。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疏〕

正義曰。何以小功也。據外親之服不過總。故發問也。以尊加也。答辭。馬氏云。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也。本服總。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積

氏寅亮云。馬鄭皆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總。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故乃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何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今案。稽說是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母之姊妹。

〔疏〕

正義曰。注云從母母之姊妹者。馬注同。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此正稱也。釋

邢侯之姨。左傳。蔡侯曰。吾姨也。是也。孔仲達云。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故左傳襄二十三年云。穆姜之姨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是因父呼妻之姊妹爲姨。子遂呼母之姊妹爲姨。後世并有姨兄弟姊妹之稱。皆俗稱耳。喪服經謂父之昆弟曰從父。母之姊妹曰從母。皆從乎父母而名也。江氏筠云。袁準謂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彼殆忘有總麻章耳。如其說。則從母昆弟。乃己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總。案江說是也。袁氏以從母爲父妾。則禮經不見母之姊妹服矣。不可從。云報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李氏云。從母爲旁尊。故報之。言婦人者。異姓無出降。已嫁與在室者同服。故舉其成人之名。此申馬義也。敖氏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敖意蓋以此丈夫婦人爲指成人言。上篇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爲指未成人言。

也。程氏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一也。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並指同性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又云。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成人者。此名之所由起也。於殤而曰丈夫婦人。散文通也。今案。程氏謂丈夫婦人四經並指同性。是矣。其謂婦人爲專指在室者言。則非。此條當從馬說。大功章之婦人。亦不專指在室言也。且彼文丈夫婦人。專承姪言。不兼昆弟。辨已見前。又此經連言丈夫婦人者四。故謂三。亦誤。鄭注此條云。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注大功章云。爲姪男女同。是鄭以丈夫婦人爲男女之稱爾。於齊衰三月章。必云女子子在室者。恐人疑出嫁者亦服宗子也。此及大功章不言在室。蓋亦兼已嫁者言矣。○蔡氏云。或疑從母適本宗之服。管邵戩曰。案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異姓之服矣。今案。庶子爲君母之從母。詳下。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卻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詳總麻章舅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丈。〔疏〕正義曰。傳以服舅總。而

加也。謂因有母名。故加至小功。是正答其問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又推言之。以明外祖從母之小功爲加也。馬氏云。外祖從母。其親皆總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鄭云。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者。以外親之屬。皆係異姓。故先王制禮。其正服不過於總也。雷氏云。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總。於義雖當。求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申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總。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庚蔚之云。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總斷若。抑異姓以敦已族也。又云。男女異長。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方氏苞云。從母之服。乃隆於母之兄弟。何也。與母同生而又同類。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是以稱其情

而爲之服也。○汪氏疏云。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爲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以分內。而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爲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也。唐太宗頗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顧氏炎武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章綽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母母服至袒免。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貞觀修禮。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玄之開。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凶徵兆。備見於斯。開元初。虢履水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會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率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期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皆總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喪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祖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棄其敝。庸可正乎。楊仲昌議曰。案儀禮爲舅總。鄭文貞公據徵議同從世例。加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

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為小功。舅母總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及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今案顧氏所引各說。多本舊唐書禮儀志。於內親外親服制差等。言之最為明晰。因此傳言外親之服皆總。故備錄於此。

夫之姑姊妹。婦娣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疏]正義曰。爾雅。夫之姑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禮記昏

姑姊妹服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為服。李氏云。婦娣婦兩見。則相為服自明。報文指為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婦娣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并蒙上文。放氏云。婦娣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爵之尊卑而異也。吳氏紱云。昆弟一為大夫。一為士。則大夫降其昆弟小功。婦娣婦相為小功。雖命婦亦不降。以其夫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爵而異也。今案。報字總承上言。放氏吳氏之說是。馬氏謂姑報姪婦。李氏謂報文專指夫之姑姊妹。皆非也。婦娣之服。因同居而非。此條當分兩類。夫之姑姊妹為一類。婦娣婦為一類。夫之二字。專屬姑姊妹言。李氏謂使婦娣婦并蒙上文。亦非。注云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以不見適人之服。故知在室及嫁不殊也。云因恩輕略從降者。夫為姑姊妹正服期。出嫁降服大功。妻從服降一等。在室正服大功。出嫁降服小功。今因恩輕。不分在室與出嫁。一從降服小功之例服之。是略也。案婦人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服。而為夫之從父姊妹無服。亦是其略也。放氏云。從服者宜有一定之制。不必隨時變易也。

傳曰。婦娣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婦娣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釋婦為婦娣。婦娣謂長

婦為娣。[疏]正義曰。譙氏周云。父母既歿。兄弟異居。又或改娶。則婦娣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為倫。惟取婦。同室而已。則親婦娣與堂婦娣。不應有殊。經殊其服。以夫之親疎者。是本夫與為倫也。婦人於夫之

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服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總麻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庚氏蔚之云。傳以同居爲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常須同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聞而服之總也。今人謂從夫昆弟爲同堂。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別有義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故氏云。婦人於夫之昆弟。以遠嫌無服。假令從服。亦僅可以及於其昆弟之身。不可以復及其妻也。然則婦無相爲服之義。而禮有之者。則以居室相親。不可無服故爾。然二人或有並居室者。有不能居室者。亦未必有常共居室者。而相爲服之義。惟主於此者。蓋本其禮之所由生者言也。方氏苞云。古者大功同財而異宮。期之兄弟。未有異居者。以問寢視膳佐饌。羣子婦所同也。故婦無相與居於室中。夫之從父兄弟之妻。都宮則同。而所居分南北東西。故曰相與同室。今案。傳先釋婦無相與居於室中。而後發何以小功之間。故諸家皆以傳爲專指婦無相與居也。故說深得制禮精意。方說分別亦精。程氏瑤田云。案夫之姊妹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并夫之姊妹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案程說似亦可通。然總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正以昆弟妻本無爲服之義。其制服實由相與居室中及同室而生。則此傳爲專釋婦無相與居室也。注云。婦無相與居室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者。鄭意蓋謂兄妻爲姒。弟妻爲娣也。又云。長婦謂稱婦爲娣。娣謂長婦爲姒。此爾雅文。鄭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娣。鄭引爾雅者。蓋證娣之爲弟。姒之爲長。以明傳弟長之義也。徐氏乾學云。傳文弟長者。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非以娣爲長也。公羊傳云。娣者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娣。自以長解姒。今案。吳語。長弟許諾。章昭云。長、先也。弟、後也。然則弟長猶後先耳。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夫以先來爲姒。後來爲娣。則姒明是兄妻。娣明是弟妻。而傳之以弟釋娣。以長釋姒。益無疑矣。爾雅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此雖指同嫁一夫而言。與此不同。然姒長娣弟。固昭然也。馬氏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敬也。據此。則馬鄭義同。賈疏因成十一年左傳穆姜稱聲伯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遂以娣姒據婦年大小。不據夫年大小。非鄭義矣。方言。築婁、匹也。郭注。兄弟婦相呼爲築婁。是娣姒匹敵之證。近儒徐氏乾學、沈氏彤、盛氏世佐、吳氏廷華、秦氏蕙田、江氏筠。皆以賈說爲非。沈氏云。左傳戴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稱而妻長。曷嘗有明文乎。婦

人從夫。長婦穉婦。當據夫年大小也。盛氏云。婦人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則其婦之稱。亦以夫之長幼為斷明矣。賈疏誤。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為嫂者。朱子云。單舉則可通謂之嫂。蓋相推讓之義耳。是也。江氏云。春秋傳不著婦稱。疑爾時兩相稱俱曰嫂。蓋以避媵之有姪婦也。今案。左傳杜注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嫂。則是春秋時兩相稱皆曰嫂。與禮經爾雅不同。其不足為婦年長媵之證明矣。左傳孔疏亦同。賈說皆誤也。萬氏斯同。方氏苞。孔氏廣森。皆駁賈疏之誤。而萬氏孔氏又據穆姜叔向嫂二事。謂婦長而嫂幼。誤與賈同。蓋其說始於敖氏。傳弟長也之弟。敖本誤作婦。故謂傳文以長釋婦。不知婦之為弟。嫂之為長。爾雅釋名各書。悉與傳合。古訓昭然。不可隱改也。方氏又謂弟長言兄弟之友恭。因制婦之服。以教親睦。則益支離附會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疏〕正義曰。馬氏

各自為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視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鄭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言以為士。故降服小功也。義本與馬同。惟因經末言為士。故特著之。亦者。亦適士之文也。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嫁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馬云。適人大功。意蓋指嫁大夫者言。然語婦蒙混矣。敖氏云。經不言適人。而言適士者。所以見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也。經之例多類此。公之昆弟於其從父昆弟之不為大夫者。乃小功者。以其非公子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疏〕正義曰。盧氏文昭云。為下當有君之二字。各本

本有明矣。校勘記謂君之二字。蒙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而省。似未必然。通典為下有君之二字。而庶子下又有女子子三字者。校勘記謂以注入經。是也。經云庶子。不言女子子者。以言適人。則女子子自明。且以見大功章適小功章之言妾為庶子。俱兼男女言也。李氏云。上文云適士。則此亦適士也。鄭氏曰。凡女子。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今案據此例。則適人即是適士。不必破人為士矣。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者。因經未言女子子而著之也。敖氏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今案。子有受重之義。故別其長者為適。女則雖女君所生。亦無長幼之異。經必言庶者。為兼有他妾之女也。若妾為其所生女。則在室期。適人大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達也。馬氏

妻。在子為適母。一也。妾謂夫之適妻為女君。故妾子因之謂適母為君母耳。君母之父母。即外祖父母也。云從母。君母之姊妹。義詳前。馬氏云。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為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總麻。外無二統者。又云。從君母為親服也。君母。無所復厭。則不為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賈疏云。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今案。兼服之是也。馬氏謂君母在。自降外祖總麻。君母不在。乃伸小功。案自降外祖總麻。馬之臆說耳。下記曰。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云不為後如邦人。則雖君母在。為已母之父母亦小功矣。鄭注服間。亦云。外親無二統。彼據因母繼母言。若妾子之為其外祖父母。與妾之為其父母例同。此自別為一義。蓋妾母不得以統言也。徐氏乾學云。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馬說非。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庶子為君母。如適子。疏曰。正義曰。何以

典有從服也三字。各本無。據馬氏云。從君母為親服也。似亦有此三字。蓋此三字。正答何以小功之問。下二句。乃申言其義耳。不云君母死。而云君母不在者。賈疏云。或出或死。容有數事不在也。敖氏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別於己之外親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無服也。郝氏敬云。君母在。不敢不服。聖人於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為用也。今案。君母之父母姊妹昆弟卒。君母之痛方深。凡君母所生之子。無不為服。而已見其哀痛。獨晏然不與同憂。是自外於君母矣。而敢乎。所以從之為服也。若君母不在。則無所見以動其情。故不服。此所謂徒從也。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孔疏謂妾為女君之黨。庶子為君母之親。皆是徒從也。喪服小記曰。從服者。所從凶則已。鄭注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此所云從服者。即徒從也。小記又曰。屬從者。所從雖殯也服。鄭注謂若自為己之母黨。小記又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孔疏。君母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此言君母卒。妾子為君母後者。亦不服其黨。則其不為君母後者不服。益可知矣。小記又曰。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此言其母為妾所生。其母卒。亦不為母之適母服也。通典。車氏問臧熹曰。妾子既服先適母之黨。又服繼適母之黨否。熹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適母黨。則後適母黨義無以異。熹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及先適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適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庚蔚之曰。適母雖有三四。宜以始生所遇適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注云不

敢不服者。恩實輕也者。言君母之父母姊妹。於己恩實輕。但以君母故不敢不服耳。前傳曰。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此義雖別於彼。而其言不敢之意。則有同也。云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者。此申言從服之義也。庶子。謂妾子也。妾子為君母服。與適子為母同。故為君母之黨服。亦與適子同。但君母不在。則不服其黨。與適子略異耳。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疏正義曰。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戴氏聖云。君慈已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戴意以經庶母。指大夫之貴妾言。大夫為貴妾總。其適妻之子亦服總。故以慈已服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妻之子亦不服慈已。但服總耳。雷氏云。大夫不服凡

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為庶母總哉。大夫惟服姪婦。今所服者。將姪婦之庶母。說與戴同。是皆以君子子為大夫之適妻子。庶母為大夫之貴妾也。鄭云大夫之適妻子。蓋本於戴。又云公子者。以公子與大夫尊卑同。故兼言

公子之適妻子也。金氏榜云。士為庶母總。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服總。此君子子為士之子明矣。齊衰三年章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已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言。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今案。此庶母慈已之服。本為

適妻子而制。故此注主適妻子言。但妾子養於他妾。亦為慈已。故齊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此妾子養於他妾者也。金氏謂適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書多以稱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不及士子。與金氏專指士子言。皆偏也。喪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已二條。蓋皆大夫士之禮。諸侯以上無之。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注。言無服

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是鄭亦兼士言之矣。皇氏謂有士字為誤。非也。士之妻自養其子。固不必有慈母。然或妻有故。不能養。而妾代養之。亦即慈已者也。惟此服本因總而加。士不論貴妾賤妾。其子皆以為庶母而服總。大夫則必貴妾。而其子乃服總。此則小異者耳。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

總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疏〕云。君子子者。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疏〕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君子言。明父在可知。父沒則不服。謂不服其加服。諸氏云。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已而加。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服爲庶母本服之總。云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者。據此傳言以慈已加。不言以慈已服。則是本服爲總。因慈已加至小功耳。禮。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無服。故知君子子亦從士禮爲庶母總也。若戴氏雷氏之義。則以大夫子爲父之貴妾總。此庶母。自指貴妾也。詳上。然據鄭此注。則庶母慈已之服。亦兼有士子明矣。馬氏云。爲慈養已者服小功。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已。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賤妾服總。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陳氏銓云。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貴人者。謂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沒之後。得行士禮爲庶母總也。有慈養已者。乃加服小功。今案。貴人當從馬說。妾有貴妾。而妻更貴於妾。故以適妻爲貴人。此經特云爲庶母。則知此服本爲適妻子而制。故傳以貴人之子釋之也。鄭於傳貴人無注。而內則。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鄭注云。貴人。大夫以上。則知陳說本此矣。但陳氏謂父沒之後。乃服庶母慈已之服。則與鄭注適相反。馬氏謂父沒。貴賤妾皆小功。說更無據。惠氏棟嘗其疑誤後學。誠然。竊以慈已之服。父在父沒。皆當服之。敖氏云。父在且伸此服。父沒可知。江氏筠云。以慈已加服。係於已。不由於父。父之存沒同耳。此說是也。鄭引內則者。證庶母慈已之義。自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往。皆內則文。大夫之子有食母。亦內則文。彼注云。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又云。大夫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此注引內則之文。而云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蓋以慈母食母爲慈已比附耳。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者。以彼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充三母。則可者與諸母。自是兩種人。鄭以諸母爲衆妾。故以可者爲傅姆之屬。賤於諸母。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文選注引漢書音義云。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是傅姆義同。內則注云。傅御之屬。與此異者。案士喪禮有外御。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既夕記又有內御。注云。內御。女御也。喪大記孔疏云。內外宜別。內御。婦人。然則御即婦人在內侍從之屬。亦賤於諸母也。段氏儀禮漢讀考云。案內則可者。當作阿者。古字假借也。列女範節乳母傳曰。君子謂爲乳子室於宮。擇諸

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華孟姬傳曰。妃后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霍夫人顯傳曰。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楚昭伯羸傳曰。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他書亦言長於阿保之手。說文。姆與嬰皆訓女師。嬰讀若阿。疑阿卽嬰字。教女子子者。男子幼。則亦教之也。今案。段氏謂可疑當作阿。亦自有據。故錄存之。云其不慈已。則總可矣者。謂此三母若非慈已者。則亦服總可矣。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謂內則有三母。此但言慈母。不言師保。以慈母居師保之中。慈母服。則師保亦服可知。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者。亦內則文。彼注云。劬、勞也。謂世子生。卜擇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一人。使之食子。及三年而出歸。則君有以勞賜之。與庶母慈已者異。故云非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亦內則文。鄭以君子子爲大夫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食子者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母。亦無食母。故專指大夫公子言也。或疑內則所言三母。是國君之禮。非大夫之禮。案。通典載陳鏗問汜闞。疑大夫無此禮。汜闞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內則孔疏亦云。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又梁武帝分別慈母爲三。謂齊衰三年章所云慈母如母。則命爲母子。服以三年者。此章庶母慈已。則適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服以小功者。內則曾子問所云慈母。則皆無服。其說已具載於齊衰三年章內。又謂內則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謂鄭引彼無服以注慈已爲謬。褚氏云。內則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爲傅姆等。而遺卻諸母。非矣。今案。諸家駁鄭之說未當。故皆不足以難鄭。惟此條之義。當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條爲比附。不必以內則慈母食母爲比附。蓋此兩條。皆謂大夫士之子無母者。彼妾子無母。使他妾養之。命爲母子。則服三年。所謂貴父之命也。此適子無母。使妾養之。不得命妾爲母。而其慈養之恩不可沒。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而特制爲小功之服。其妾子之無母。養於他妾。而未命爲母子者。服亦如之。是皆以其爲庶母。而又有慈已之恩。故加以此服也。必知此條爲子無母者。以梁武帝及禮記疏所引熊氏說。皆指無母者言。卽鄭注慈母如母傳云。不命爲母子。則服庶母慈已者之服。明亦指無母者言。故知此條當與慈母如母條相比附。以其無母而爲他母所慈養。故制三年及小功之服也。若內則之三母。是平日養子之法。非無母而使之養。且有選於傅姆之中。不必盡爲庶母者。亦與此條名實不符。又引大夫之子有食母爲證。而彼注以乳母當之。則亦服止於總。不得服小功。又內則師慈保三母。彼注明云人君養子之法。而此注說國君之制。但引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以明非慈母。不無矯揉

遷就。又士妻自養其子。士未嘗無妾也。總之。鄭以此為大夫之制。故強引內則以相比附。而中多罅漏。後人所以不滿於此注者多也。○蔡氏德晉云。附補五條。為適孫之婦。為不傳重適婦。及傳重非適婦。為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為所後者之妻之父母姊妹。今案。不傳重適婦。即小記所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是也。

右小功五月

總麻三月者。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

〔疏〕正義曰。此章在五服之內為最輕。三月既葬除之。無受也。寫不別章略之。吳氏紱云。若不及三月而葬者。如其期服之而後除。注

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者。謂以總布為衰裳。以麻為經帶。故服名總麻也。段氏玉裁云。總者。布名。猶大功小功皆布名也。注當云總麻。總布衰裳。今本脫一總字。今案。總義詳下。麻。深麻也。賈疏云。上寫小功章云。深麻經帶。況總服輕。明亦深麻可知。云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者。謂經管云總裳麻經。今但云總麻。是省文也。敖氏云。齊衰三月。不言繩屨。大功不言冠布纓。小功不言布帶。總麻不言衰經。服彌輕。則文彌略也。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總冠纒纒。

〔疏〕

正義曰。李氏云。開傳。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事。猶治也。朝服之布。其經千二百縷。總半之。升數雖少。而縷之精麤如朝服。故服次小功也。敖氏云。抽其半。則成布七升有半也。乃在

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為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朱氏軾云。縷具曰窳。窳四十齒為一升。齒兩縷。共八十縷。抽其半。則每齒一縷。十五升。本千二百縷。此十五升。則六百縷也。冠裳亦同。段氏玉裁云。凡布幅廣二尺二寸。禮經布八十縷為一升。猶說文之布八十縷為稷也。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練衰小功之縷四升有半。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總布朝服之縷七升有半。升數各不同。而皆合二尺二寸之度以成布。十五升去半者。十五升。朝服之升數也。去其半。則為七升有半。朝服用十五升。其布密。總用其半。其布疏。總衰用小功之縷。而升數不及半。總用朝服之縷。而升數祇取半。皆聖人因宜適變之精意。今案。總之縷精麤既如朝服。而升數亦如之。則何以別於吉服。故必抽其半為七升有半也。說文。總。十五升布也。

與傳文異。當有脫誤。金氏榜據之。謂總亦十五升布。非矣。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鄭沽。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今案。據雜記云。去其半而總。則總非十五升布明甚。此傳云有事其縷。謂澡治之使細。無事其布。謂不加灰治之使滑易也。蓋加灰治其布使滑易。則是錫矣。互詳記傳。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下。姜氏兆錫謂十五升抽其半。乃是去其半升。爲十四升有半。盛氏世佐取之。謂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半者。皆謂半升也。其說似乎有據。今附存焉。注云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治其縷。即傳所謂有事其縷也。蓋治之則縷細如絲。故取此義。名爲總也。云或曰有絲服用布。何衰凶服乃用絲乎。言其不然也。云抽。猶去也者。案抽不訓去。但此傳云抽其半。與開傳雜記云去其半。義同。故云抽猶去也。云雜記曰。總冠纓者。此因經未言總之冠與纓。故引雜記以明之。彼注云。纓當爲澡麻帶經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李氏云。冠之布與衰同。纓則加澡治之。又事其布也。斬衰冠纓。纓重於冠。齊衰以下布纓。纓與冠同。總冠澡纓。纓輕於冠。服輕者冠彌飾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正義曰。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孫。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族父者。高祖之曾孫。已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高祖之玄孫。已之三從昆弟也。爾雅。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即此經族曾祖父母也。爾雅又云。父之從祖兄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則父之從祖兄弟之父爲族祖王父。即此經族祖父母也。爾雅。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兄弟之妻爲族母。今本爾雅作族祖母。誤。即此經族父母也。爾雅。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即此經族昆弟也。黃氏云。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已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總。李氏云。族之爲言屬也。骨肉相連屬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杜預云。同族。謂高祖以下也。此四總麻與已同出於高祖。恐其親盡相疎。故以族名之。今案。爾雅。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謂之親同姓。則無服矣。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吳氏廷華云。據下從祖昆弟之子條爲族父之報服。則四者皆報也。注文亦高祖之孫下。據通典及賈疏述注。俱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一句。鄭意以族曾祖父爲高祖之子。則族祖父亦高祖之孫。二者同出於高

祖。而皆有服。明高祖亦當有服也。賈疏云。已上至高祖為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不言高祖。以為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餘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馬氏云。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徐氏乾學云。馬云。從祖昆弟之親。謂從祖昆弟之父耳。與鄭注言親字不同。

庶孫之婦〔疏〕正義曰。馬氏云。祖父母為適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總。李氏云。適孫之婦無文。以次差之。當小功也。庶婦小功。適婦則大功。庶孫之婦總。故適孫之婦當小功。今案。庶婦見小功

章。此庶孫之婦總。蓋亦殺於庶子婦也。

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疏〕從上者。案殤小功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謂成人本服大功者。其殤服當中從上。是以為庶孫之長殤。已見殤小功章。明中殤從上。亦在彼章。此不得復言中殤也。故云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云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賈疏云。謂大功

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為下也。程氏瑤田謂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以鄭注為非。張氏履辨之云。中殤非從上。即從下。實無容獨見。且見中不見下。惟下

從中乃可。若中從下。仍當見下不見中。如前傳所云也。今案。此辨極是。馬氏云。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疎者略耳。王氏肅云。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士為庶孫大功。則

大夫為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案馬氏謂中下殤降二等。已於傳大功之殤中從上義不合。王氏以此為大夫為孫服。尤謬。皆不及鄭注之精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疏〕正義曰。從祖姑者。從祖之女。於已為從姑。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孫女。於已為再從祖姑姊妹。於已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總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為服也。

從祖姑姊妹。於已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總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為服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者。〔疏〕正義曰。從祖父者。從祖之子。從祖昆弟者。從祖之孫。其本服皆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者。〔疏〕見小功章。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中下殤無

服。故不見也。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據前傳小功之殤中從下。故言長殤。不言中殤也。馬謂中下殤無服。故不見。意亦是。而不如鄭說據傳之精。賈疏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敖氏云。上章之首。連言三小功。此惟見二者之殤。蓋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

外孫。女子子。〔疏〕正義曰。李氏云。女外適所生。故曰外孫。外祖父母以尊加小功。為外孫自從其正服總。車氏按。外孫之子。〔疏〕曰。外孫為外祖服小功者。由母而推之也。故重。外祖為外孫服總麻者。由女而推之也。故輕。

敖氏云。此服亦男女同。爾雅。女子子之子為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明中從下。〔疏〕正義曰。從父昆弟。本服大功。其長殤亦小功。俱見小功章。故下殤在此章也。馬氏云。降二等。故服總也。妻為夫之叔父之長殤。見小功章。故中下殤在此。馬氏云。妻為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但此兩條。一言下殤。一言中殤。不同者。妻為夫之親服大功之殤。中從下。故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若丈夫為殤服。大功之殤中從上。故不言中殤。敖氏云。見中殤者。明其與前條異。張氏謂云。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其中從下。必連言之。以見與從父昆弟姪者之專言下殤為中從上之不同處。是此條言中殤下殤之義也。

從母之長殤報。〔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敖氏云。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或略於殤也。今案。外親之殤服。僅有此條者。外親之服皆總。殤則無服。惟從母加服小功。故長殤總。中下殤亦無服也。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疏〕正義曰。此庶子。謂妾子也。賈疏云。此謂無家適。惟有妾子。父死。妾子承後。為其母總也。李氏云。此服自土上達天子皆然。今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唯近臣及僕。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孔疏。練冠。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鄭注。

儀禮正義 十一 卷二十四

二五

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案。孔疏是。或謂大夫以上無總服。不知無總服。乃指旁親言之。盛氏世佐云。至情所關。雖加一日愈於已。苟有死於宮中之例。可援以少伸吾情焉。雖天子諸侯。亦不以貴而絕其母也。此說得之。又此爲父後。故降而服總。不以嫡母之存沒異也。或謂厭於嫡母。尤非。

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

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疏〕正義曰。何以總也。怪其不服母之

乃傳者引舊傳以明之。尊者謂父。私親謂其母。庶子爲父後。傳父之重。即與父爲一體。而妾母不得體君。是已之私親。故不敢服也。馬氏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總也。然則何以服總也。乃

再問辭。以與尊者爲一體。即當無服。今服總何也。有死於宮中者以下。又是答辭。馬氏云。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爲缺一時不舉祭。因是總服也。今案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臣妾。葬而後祭。即其義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即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

如國人也。是也。云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謂君在。庶子爲母在五服外。大夫在。庶子爲母大功。士雖在。庶子爲母亦期。與衆人同。沒亦三年也。詳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下。蓋爲父後則服總。不爲父後。則其服如

是也。○吳氏廷華云。敖氏本無因字。又案。其妻之服。當以晉孔瑚從降說爲是。

士爲庶母〔疏〕正義曰。賀氏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總麻。雷氏次宗云。爲五服之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蓋大夫以上。庶母無服。

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詭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正義曰。何以總也。問辭。以名服也。答辭。馬氏云。以有母名。爲之服總也。傳又云。大夫以

上。爲庶母無服。此解經獨言士之義也。敖氏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以庶母之服。而大夫以上無總服故也。又大夫以上。於其有親者。且降之絕之。則此無服亦宜矣。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婦也。天疏正義曰。注云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

之君也者。上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此注云。公士大夫之君。指此。云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者。謂於臣妾中。別其貴者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斬衰章傳曰。室老士。貴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家相邑宰爲公士大夫之貴臣也。云貴妾。姪婦也者。姪是妻之兄女。婦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曲禮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婦。故此爲妾之貴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天子諸侯絕昏以下。故爲臣妾無服。云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者。戴氏震校集釋。以注則士二字爲衍文。是也。鄭謂士既卑無臣。而其妾又賤。不足以別其貴者。但以有子無子分之而已。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此鄭所本也。彼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與此注義同。蓋鄭以此經服貴臣貴妾認者。專爲公士大夫之君。故歷言天子諸侯及士以明之也。馬氏云。君爲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婦也。陳氏銓云。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婦。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爲姪婦。然則天子諸侯絕期。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每降一等而已。爲臣妾貴者。有總麻三月也。今案。陳氏分別天子諸侯大夫貴臣貴妾。較馬尤精。又馬氏解此經。兼天子諸侯言。陳氏則專指大夫言。意亦同鄭也。秦氏惠田謂陳說與馬同。誤矣。通典載袁悠問雷次宗曰。喪服。大夫爲貴臣貴妾總。何以便爲庶母無服。又案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諸侯爲妾齊衰。禮歟。鄭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總耳。左傳云。晉少姜卒。齊使晏嬰請緇室。叔向對曰。寡君以在緇絰之中。案此。諸侯爲妾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爲貴妾總。案注。貴妾。姪婦也。夫姪婦實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至於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旁親。豈容媵妾更爲服也。鄭注檀弓。謂諸侯爲貴妾總。與所注喪服相違。左傳。少姜緇絰之言。是春秋時諸侯淫侈。乃爲齊緇。非周公之明典也。今案。雷氏之答。與鄭此注同。惟大夫爲貴臣貴妾總。而爲庶母無服。不能無疑焉。敖氏云。此亦士爲之也。大夫以上無總服。張氏爾岐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於義似難強通。此殆承上士爲庶母之文言。士禮耳。其私屬亦可謂之臣。妾之有子者。即貴者也。沈氏彤云。士之貴臣。謂羣吏之長。若士冠特牲之所謂宰也。又云。士亦姪婦具爲正。觀昏禮可見。亭林謂士無姪婦。非也。凌先生云。經所云貴臣貴妾。在士冠庶母之下。明指士

之匿妾也。貴臣貴妾。即曲禮所謂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家相者。貴臣也。長妾者。貴妾也。士不名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則云世臣姪婦矣。鄭君必欲守其士卑無臣之說。謂此指公士大夫之君。不無強經從己之病。恐不可從。以上數說與鄭異。今并錄附焉。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疏〕正義曰。言以其為臣妾之貴者而服之。則凡臣妾不得而同矣。

乳母。謂養子者有它故。〔疏〕正義曰。乳母專以乳哺言。與慈母養已者異。荀子曰。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是昌黎、蘇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為之銘。為之總。喪服圖注乃云。父妾乳哺者。譯其矣。今案。父妾慈養已者。命為母子。則服三年。不命為母子。則服小功。不得服三月也。呂氏之辨精矣。注云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者。鄭意以此乳母本非養子者。乃因養子者有疾病它故。使賤者代之。則固不以為父妾也。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云選於傳御。亦非謂父妾可知。惟此二注義有不同。內則注因經云食母。明是食養子者。故以此經乳母當之。此注不言食母。而云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則其義較廣。如士之妻。固自養其子。然或有疾病死凶等事。豈能不使它人代乳乎。又庶人之家有故。而代乳者亦多。竊謂此服當通大夫士庶人言之。唯大夫之子。父在不服。父沒乃服。故氏之說是也。至國君之子。於師慈保母皆無服。則固不為乳母服耳。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士為乳母服。以其乳養。於已有母名。郝氏敬云。乳母。外人婦代食子者。本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今案二說發明也。傳義是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為。〔疏〕正義曰。從祖昆弟之子。即己之再從昆弟之子也。注云族父母為之服者。章首保為矣。此條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為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也。傳義是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為。〔疏〕正義曰。從祖昆弟之子。即己之再從昆弟之子也。注云族父母為之服者。章首保為矣。此條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為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也。傳義是也。

歟。徐氏乾學云。族父爲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父必爲昆弟之曾孫服。族祖父必爲從父昆弟之孫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不具耳。今案。徐說是也。

曾孫孫之子。〔疏〕正義曰。爾雅。孫之子爲曾孫。敖氏云。此曾祖爲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爲子期。爲孫大功。則爲曾孫宜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爲已齊衰三月。故已亦爲之總麻三月。不可過於其爲已之月數。

也。沈氏彤云。凡正尊爲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於其爲已之服一等。總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爲曾孫宜也。若立爲適曾孫。則視適孫。其玄孫以下。亦稱曾孫。服俱同。今案。沈說是也。玄孫爲高祖服。與曾孫爲曾祖同。則高祖爲玄孫服。亦與曾祖爲曾孫同。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正義曰。父之姑。即祖父之姊妹也。注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者。爾雅。女子謂弟之子爲之姊妹。謂姪之子爲歸孫。是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名云。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

故其所生爲孫也。鄭駁五經義疏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今案爾雅又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父之姑即王姑也。李氏云。不言適人者。行屬已尊。適人可知。猶從祖祖父之不言殤服也。盛氏世佐云。此同曾祖之親也。其成人而未嫁者。服之如從祖父。適人者降一等。故在此經不云適人者。亦文省。徐氏乾學云。己之姑大功。則父之姑宜小功。而乃降至總麻者。猶己之世叔父期年。而父之世叔父小功也。

從母昆弟〔疏〕正義曰。從母昆弟。即從母之子也。爾雅曰。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敖氏云。此服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此外親之輕者。而亦服之。故薄發問也。以名服也者。馬氏云。姊妹之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昆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敖氏云。名謂昆弟之名。母爲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歟。今案。賈疏專以名屬從母言。敖氏專以名屬昆弟言。不如馬說之備。蓋二義兼有之也。

儀禮正義 十一 卷二十四

二九

甥。姊妹之子。〔疏〕正義曰。此舅為姊妹之子服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然則出與甥。名異實同矣。釋名。甥。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放氏云。亦丈夫婦人同。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疏〕正義曰。甥者何也。問甥何以稱也。謂吾舅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不可謂之父矣。其可謂之母乎。故聖人更之曰姑。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蓋不敢以昆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以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不可謂之母矣。其可謂之父乎。故聖人更之曰舅。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蓋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盛氏世佐云。甥之名不一。故傳釋之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明其對舅立文為姊妹之子也。爾雅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孟子云。帝當甥于武室。是甥亦名甥矣。以上諸甥。皆與此甥舅之甥異。今案。何以總也。報之也。亦問答辭。言甥為舅總。故舅亦報之以總也。唐貞觀中。令甥為舅。加服小功。後顯慶中。亦令舅報甥小功。

壻。女子子之。〔疏〕正義曰。爾雅。女子子之夫為壻。說文。壻者。女之夫也。从士从胥。開一夫也。知十為士。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為壻也。今案。壻亦稱甥。見上。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正義曰。何以總。問辭。報之也。答辭。馬氏云。壻從女而為已服總。故報之以總也。

妻之父母。〔疏〕正義曰。爾雅。妻之夫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釋名。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為歸。〔本一作婦。段改作歸。〕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成氏云。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今案。妻之父母亦稱舅姑。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注。舅姑。妻之父母。是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妻而。〔疏〕正義曰。馬氏云。壻從妻而服總也。義與鄭同。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為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放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注。凡公子眠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喪服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徐氏乾學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蓋緣世子得遂其妻服。而公子於妻則在五服之外。經冠麻衣。既葬而卽除。彼於妻既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今案。徐說是也。

姑之子也。外兄弟。疏。正義曰。此舅之子爲姑之子服也。注。以姑之子爲外兄弟者。李氏云。姑外適而生。故曰外兄弟。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正義曰。李氏云。姑之子從於母而服已。已則報之。餘詳舅之子下。

舅。母之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徐本集釋通解俱作昆。楊氏作兄。案。毛本亦作兄。戴氏靈校集釋云。昆。今

子謂其五屬之內亦然。至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及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皆不得稱昆弟。而兄弟又爲小功以下通稱。此經傳中辨別親疏義例。不宜混同也。今案。戴說是。爾雅。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釋名。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母之昆弟曰舅。亦如之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母而。疏。正義曰。注云從於母而服之者。母爲昆弟服大功。子從之服總也。敖氏

矣。車氏按云。姑。父之姊妹也。舅。母之昆弟也。其親同而服乃不同者。蓋姑之服。由父之同氣推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之異姓推之也。故輕。唐貞觀中。增舅服爲小功。與從母同。顧氏炎武云。唐人所論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祖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俗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緇矣。知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緇矣。華氏學泉云。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及姑姊妹之夫。皆無服。何也。曰。服有五。而其族三。曰父族。母族。妻族。俗稱三黨是也。姑姊妹之有服。父族也。從

關葛本俱脫報字。○注諸祖父下。徐陳通解要義俱無母字。通典集釋俱有。闕本父母二字擠刻。今案有母字是也。嚴本亦脫。今補。校勘記又云。通典引鄭注從祖祖父母下。有卽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卽父之堂兄弟也。十七字。又注末蓋從服總下。有於夫皆有名。於己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三十字。皆不類鄭注。蓋杜氏所附益。唯從祖父母四字。宜據補。程氏瑤田云。注外祖字。當爲從祖之譌。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亦是從祖字之譌。段氏玉裁云。注末當作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此以外祖父母破曾祖父母之說也。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見小功章。妻從服總。見禮記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注。賈作疏時。未能正誤字耳。經明言諸祖父母。或則祖父母三字成文。故注於內親舉從祖祖父母。於外親舉外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從服總。而兩祖父母報之。或欲以曾祖父母易去外祖父母。故鄭復辨之。言假令曾祖父母在內。則不得云報。言外祖父母在內。則與本經禮記合。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見小功章。妻皆從服總。皆報。今案此注疑竇頗多。據校勘記之說。則從祖祖父母下。當有從祖父母四字。據程說。則外祖父母爲從祖父母之譌。第二個曾祖父母亦爲從祖父母之譌。據段說。則當依今本作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第二個曾祖父母爲外祖父母之譌。三說似段得之。而未盡是。蓋程氏以諸祖爲指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二者。其說本於故氏。吳氏廷華云。從祖祖父母乃父行。非祖父行也。江氏筠云。敖以從祖父母入諸祖內。其於服固是矣。而祖字卻涉假借。褚氏寅亮云。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爲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父母。妻亦服之。據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也。沈氏彤云。夫之從祖祖父母旁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以上數說。皆與段略同。明諸祖中不得有從祖父母也。其引服問以證爲夫之外祖父母服。尤確。至注末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云云。似可依原文解。不必改曾爲外。蓋鄭意以夫服小功者。妻從服降一等總。而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夫皆服小功。故以夫之諸祖爲指二者言也。而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者。緣當時有人解諸祖兼曾祖在內。故鄭駁之。謂經明云報。若以爲曾祖。則於曾孫婦無服。何得云報乎。又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者。此因妻爲夫之曾祖父母服。經無明文。故因或說而并明之。恐人疑曾孫婦於夫之曾祖亦無服也。若如段說。改曾爲外。則外祖父母。夫服小功。上已言之。何用復說乎。但曾孫爲曾祖齊衰三月。而鄭云正服小功者。鄭意以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故也。說具齊衰三月章。沈氏彤云。鄭意以曾祖爲曾孫服總。於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於夫之曾祖父母。固從服總。以夫爲曾祖父母。雖齊衰

三月。而正服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總也。正服猶云本服。其說是也。又程氏謂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不知經言夫之諸祖父母。正是舉遠以包近。大功章見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則從祖父母有服明甚。段氏謂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是也。馬氏云。妻為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總不報也。從祖祖父母旁尊。故報也。案馬說未明晰。似有脫文。不如鄭說之精也。

君母之昆弟〔疏〕正義曰。馬氏云。妾子為嫡夫人昆弟服也。今案此即上文所謂舅也。云君母之昆弟者。義繫君母言之。與前章言君母之父母同。放氏云。此服亦不報。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而服總也。徐本作而舅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之也。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黃氏不烈云。舅

服之。謂以服舅者服之也。今本作而服總也。非。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以妾子為君母之昆弟服。與為君母之父母從母同。故依前傳釋之也。義詳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下。馬氏云。從母在為之服。

義與鄭同。敖氏云。庶子從君母之服。唯止於此。不及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因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正義曰。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

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總也。又案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娣姒也。其服降於親娣姒。故服總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

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疏〕正義曰。何以總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也。問辭。以為

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答辭。此釋經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義也。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夫本不為服。而其妻乃相為服者。馬氏云。娣姒以同室相親。生衰總之服。是也。檀弓曰。同爨總。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乃因妻為夫黨

之親服。而并言其為夫黨之親殤服之例也。賈疏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注皆謂服其成人也。校勘記云。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放氏。俱無謂字。

通典服上有謂字。與前小功齊章注合。今案通解及今注疏本。服作明。亦無謂字。今從通典。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以上小功章婦如婦傳云。相與居室中。此傳云。相與同室。明是親疏不同。蓋同室者。乃大功同門共財之親。居室者。則期之親。朝夕與居者也。故彼小功。而此則總也。餘詳小功章婦如婦傳。下云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齊衰大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齊衰以齊無服齊衰故也。云大功之殯中從下。則小功之殯亦中從下也者。大功重於小功。大功之殯中從下。明小功之殯亦中從下可知。上殯小功章注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彼注舉輕以明重。此注舉重以明輕。賈疏謂皆是省文。舉一以包二是也。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上殯小功章傳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是主謂丈夫爲殯者服。此傳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是主謂婦人爲殯者服也。但注不云婦人爲殯者服。而云妻爲夫之親服者。以婦人爲本宗殯服。亦與丈夫同。惟爲夫黨之親殯服。與丈夫異。所以然者。妻從夫服。本降一等。齊衰之殯。長殯中殯夫服大功者。妻服小功。下殯夫服小功者。妻服總麻。大功之殯。長殯中殯夫服小功。下殯夫服總麻者。妻惟長殯服總麻。中殯下殯則無服。若小功之殯。雖長殯。妻亦無服。故變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以別於丈夫也。其爲夫黨之殯服。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敖氏云。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此主言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殯。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殯也。不宜在此。蓋脫文也。又云。齊衰之殯中從上二句。亦脫文。失其次而在此。褚氏寅亮云。此雖筮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殯。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殯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殯二句。故賈疏言爲下婦人著殯服而發之也。何放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殯發凡於未者。以別於男子。今案。褚說是也。又程氏喪服足徵記。亦駁鄭注。以此四句爲經。沈氏堯取之。而張氏履凌氏曙皆辨之。今錄其說於後。沈氏堯云。程易疇足徵記駁鄭注處。精確不刊。如總麻章末長殯中殯降一等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之殯。大功之殯。指成人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殯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殯。小功之殯。即據殯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殯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殯。故大功之殯中從上。即齊衰之殯中從上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殯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殯。其中殯則從下殯而降在總麻。所謂小功之殯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殯中從下。即大功之殯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謂皆據成人。以前爲主丈夫爲殯者服。後主婦人爲殯者服。改庶孫之中殯爲下殯。譯。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氏之誤。非鄭氏之謬也。齊衰之殯中從上者。降在大功。謂大功之殯中從上。即齊衰之殯中從上。其說無所闕。若大功之殯中從下。其長殯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總麻。則當云總麻之殯中從下。蓋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下皆可冠以本服。若即據殯服而言。則長中殯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殯。而下殯在小功者。即不得云大功之殯。長殯在小功者。可云小

功之殤。而中從下入總麻者。卽不得云小功之殤。今中從下非小功。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本服也。程氏說看似直徹。而細案之。文義已不甚通如此。又云。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殤。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其爲中從上也。竝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殤。中亦從上。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章。而中殤獨未見。故傳以發之。至於婦人爲夫族大功之殤。則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總麻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文不合也。故於總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殤中從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異者。因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殤中殤四句爲經文。則中殤之從上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明是大功之殤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而督此異名同實之傳。卽發問。亦但答以中從下也。卽與經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且果小功之殤。卽指殤服。試曲爲解曰。此小功之殤。長殤也。其中則從下而入總麻也。而昆弟之子女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之下殤。亦皆小功之殤也。而其中乃竝從上而在大功章。亦與小功之殤中從下之文相戾。程氏之說。其不可通。又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隆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異。惟大夫之妾爲庶子之殤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例不協。然此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難。至小功以上。妻亦有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衰之殤較重。故中從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殤獨異。大功之長殤稍重。亦不可異。下殤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殤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凌氏曙云。程氏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纏總麻章末。遂誤以爲總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贊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總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上。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總麻也。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殤從下殤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况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以上俱見張氏履喪服足徵記辨疏內。其申明注義。駁正程說。詳矣是矣。凌先

生禮經釋例云。近有謂此四句爲喪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平地起波。噓宋儒錯簡之熾。其風不可長也。案此亦是駁足徵記之說。凌先生與程同邑同講學者。故不欲顯庠其名也。

卷二十五

記〔疏〕

正義曰。吳氏廷華疑義云。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爲其母。至惡辨有首布總以上。疑爲經文。凡衰外割幅以下。則記文也。今案。凡衰外割幅以下無傳。故吳氏云然。蓋亦泥於子夏作傳之說也。盛氏世佐云。諸說

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似爲近之。餘詳篇首目錄下及士冠禮記下。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纁緣。爲其妻纁冠葛經帶。麻衣纁緣。皆既葬除之。

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麻者。總麻

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纁淺絳也。一染謂之纁。練冠而麻衣。纁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纁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

也。爲妻纁冠葛。〔疏〕正義曰。言公子。謂父存也。大功章言公之庶昆弟。則父沒也。父沒爲母妻大功。父存則制此經帶。妻輕。〔疏〕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也。鄭氏謂三月而葬。詳下。注云公子君之

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公子是適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之統稱。對適長子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爲母。皆得伸其正服。故知此爲母。謂妾子爲所生母也。爲妻。則庶子皆同。云麻者。總麻之經帶也者。五服總

麻最輕。故舉以爲言。案。下解麻衣云如小功。此云總麻者。總麻與小功經帶同也。記先言麻而後言麻衣。故知此麻指首經與要帶言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者。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鄭注。麻衣。白布深衣。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鄭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彼麻

衣制同。而不用小功布爲衣異。故鄭云此麻衣者。以別之也。案深衣用十五升布。此用小功布。而云如深衣者。如其制度耳。蓋深衣連衣裳爲之。此記言麻衣。不言衰裳。故知亦如深衣不制衰裳。是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蟋

蟀孔疏云。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纁纁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李氏云。父在。士之子爲其母妻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妻大功。則公子宜爲其母妻小功矣。故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

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布耳。其實筓箋解麻衣爲深衣。案深衣純以采。麻衣純以布。二者不同。而詩箋謂麻衣即

深衣者。以其皆用白布。故得通稱也。云纓淺絳也。一染謂之縹者。說文。絳。大赤也。縹。赤黃色。是縹為淺絳也。一染謂之縹。爾雅文。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縹。三染謂之纁。引之以證一染之為色淺也。云練冠而麻衣。縹緣。三年練之受飾也者。五服皆用生布。此用練熟布為冠。故云練冠也。說文。練。凍也。凍者。澗也。澗者。漸也。漸者。汰米也。凍繪汰諸水中。如汰米然。已凍之帛曰練。今案。布之名練。亦是已凍者。方氏整謂用練帛為冠。非矣。沈氏彤云。練冠升數。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小功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是練冠為餘服。非正服。蓋奪其正服。即以餘服為正也。沈氏大成云。注當疊縹緣二字。今本脫。蓋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縹緣也。對麻衣之名深衣中衣者以采緣。名長衣者以素緣而言。下云。縹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縹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緣是飾邊之名。三年之喪。以縹為練之受飾。故下即引檀弓以明之。亦是餘服。非正服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縹緣。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縹為飾。是也。此縹緣。用縹色布為之。賈疏於縹冠。則云以布為縹色於縹緣則云以縹為縹色。一綸而解為二。失之矣。又開傳。期而小祥。練冠縹緣。據孔疏。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敖氏乃謂為緣冠。尤誤。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止此服不奪其恩也者。公子被厭。不得為母服。今於五服外權制此服。以達其情。是不奪其母子之恩也。云為妻經冠葛經帶。妻輕者。以為妻麻衣縹緣。與母同。而以葛為冠。以葛為經帶。與母異。是妻之喪輕於母也。馬氏云。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其妻輕。故經冠葛帶。義與鄭同。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

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正義曰。傳問為母妾何以不在五服之中。怪其輕而問也。敖氏

不在五服中之意。君之所為服。子亦各以其服服之。傳又因上文而并言此。以見凡公子之服與不服。其義皆不在己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邵氏寶云。庶母於君為妾。庶子之

妾。於君為庶婦。君服妾。不服妾。服家婦。不服庶婦。君之所不服。而權制此服焉。故在五服之外。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口篇文也。或謂此十八字當屬上經注文之末。賈疏云。鄭意

注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雖有早晚。故至此引之。其說是也。案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卿大夫三月而葬。則公子之妻。亦三月而葬。可知。○李氏云。齊王子有其母死。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也。公子既以厭降其母妻。爲其母妻之黨無服。其妻於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舅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陽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致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鄒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後先生云。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總。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繡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父至尊故也。經傳無厭於嫡母之說。蓋沿趙岐之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疏)正義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之義不同而其服則同是以總云降一等也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此兄弟所包甚廣凡旁親期功以下皆是賈疏云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以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以下也今案賈氏此辨甚確據下傳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然則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專指兄弟皆在他邦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者而言不可以解他處兄弟明矣近人泥於小功以下四字於兄弟之義遂多窒礙難通沈氏彤云賈云上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案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孀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父以上爲祖父之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長兄弟也昆弟以至從祖昆弟爲己之兄弟即特牲之衆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即特牲之兄弟弟子也姑姊妹女子

子。爲父及己之女兒弟。卽特性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親。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總。此大夫以下三人絕總。則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於兄弟之爲宗子不降。

各本皆作於。今從於。又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本皆如是。敖氏疑之子二字爲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議引。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撰喪服足徵記。因之。雖其說不同。而皆以石經爲誤。凌先生云。記文本明。近儒據通典改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淆。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金戴之說。

非。當以唐石經爲正。○記曰。爲人後者。是以此四字提首。而下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兩相應。於兄弟降一等報。爲本宗旁親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爲所後旁親之服也。言若子。則不降等矣。言若子。則其

相爲服自見。不必言報矣。於本宗則降。於所後則不降。重一本也。此兄弟卽昆弟。記文言兄弟者。言兄弟服者。二。下文兄弟皆在他邦。與兄弟居。傳指爲小功以下。其言兄弟服。亦指小功以下言之。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

兄弟之服也。是兄弟服指小功以下言也。此節兄弟及上兄弟。皆不指小功以下。辨已見前。鄭於上兄弟。及下凡妾爲私兄弟。皆以族親解之。而此節無注。則知兄弟卽謂昆弟矣。於兄弟降一等。卽經所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

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於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爲其父母報一例。此說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

其昆弟三字。則臆斷。不可從耳。近儒因傳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遂謂兄弟與昆弟異。不知以服而言。則兄弟不可爲昆弟。以人而言。則昆弟亦可稱兄弟。且儀禮。爲人後者後大宗。於其父母昆弟姊妹外。皆不制降一等之服。而惟以

所後之親疏爲斷。辨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記不云所爲後之兄弟。而云所爲後之兄弟之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亦兄弟也。因上兄弟而類及也。後人者無親兄弟。而容有從兄弟。沈氏彤云。所爲後。謂我所爲之後之

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已爲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也。諸氏實亮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二說較然分明。視金戴諸家之據通典曲解者。

豈不允當乎。褚氏又云。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遠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有可爲後者。而廢疾不任事也。今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是爲後不必定屬親兄弟之子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宗子。指爲

人後者。恐人疑入繼大宗。主宗事。本親不爲降服。故云。緦。明兩相爲服皆降也。今案。據此注。則儀禮所謂爲人後者皆降大宗。益明矣。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疏〕正義曰。兄弟皆在

以其俱在異地無家室之親。而有死者。則生者爲之服加一等。如無服。則爲之總。總則加服小功。小功加服大功。愍其客死故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幼小父母俱亡。不及知之。依兄弟同居。而兄弟死。則此不及知父母者爲加服一等。此雖不在他邦而亦加者。所以答其撫育之恩也。或謂不及知父母者死。而此與居之兄弟。愍其孤幼。爲加一等之服。非矣。禮氏云。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謂加。注云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仇者。此釋所以在他邦之由也。行仕出遊爲一事。辟仇爲一事。若猶及也。見王尚書經傳釋詞。行仕出遊。謂因行道求仕而出遊。如孔子周流列國。是也。辟仇。謂若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是也。吳氏廷華補被放者一層。謂若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是也。又云。在他邦不必同行。或先後相值。亦是耳。此駁賈疏之說也。案在他邦亦容有同行者。亦容有先後相值者。一說相兼乃備。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此謂父母卒而其子尙小。故不及知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

〔疏〕正義曰。傳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者爲何如兄弟耳。小功以下爲兄弟。謂小功及總祖免無服之兄弟。皆當加一等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者。大功之服本重。不可再加。兄弟又爲昆弟之通稱。若

不明其爲何等兄弟。恐人疑期服大功之親亦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明專指此節而言。不可泥此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是疏遠者。故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共居之義。其人幼小而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以其爲義所當然。不必加服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

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正義曰。敖氏云。朋友相爲弔。服加麻也。此亦爲其客死於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祭。朋友虞祔而已。

友祖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固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今案大傳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今爲朋友而祖免。比於同宗五世之親。是加服也。○校勘記云。注舊說下集釋。要義。敖

氏。俱無云字。沈氏大成云。士喪禮注及周禮司服注引舊說。皆無云字。今案。嚴本有云字。衍文。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祖時則祖。祖則去冠代之以免者。謂在他邦。無親屬爲主喪。則朋友服之。即當爲之主也。既爲之

主。則遇禮節有當祖時。亦必祖。祖則不當著冠。故代之以免。此釋禮所以祖免之由也。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此鄭義所本。云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案士喪禮。

衆主人免於房。注云。舊說以爲免如冠狀。廣一寸。義互詳彼。汪氏宛云。宋儒程氏大昌嘗辨祖免。謂免如字。不當音問。又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卻繞於紒。是故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

嘗以冠名之也。程氏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之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問喪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於不冠矣。程氏曰。衰

經冠裳。俱有其制。而祖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用布。即免之制也。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使以兔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

審矣。將祖先免。故曰祖而踊之。又曰祖成踊。是祖以踊也。冠者不袒。故爲免以代之。是免以袒也。又有事則袒。先袒。將祖先免。故曰祖而踊之。又曰祖成踊。是祖以踊也。冠者不袒。故爲免以代之。是免以袒也。又有事則袒。

故飯舍。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凡斂者袒。大斂主人及親者袒。既夕啓殯商祝免袒之類。凡動變皆袒。於事便也。大斂之前。主人及總麻皆免。既殯。總小功不免也。虞卒哭則免之。故當事而祖免者。五服之所同也。但五世親

盡。宜袒則袒。宜免則免。事畢則除之而無服耳。今案。汪氏辨免之制甚精。華氏說袒之義亦詳。并錄之。云已猶止也者。已字有數義。此已字則作止解。詩毛傳亦云。已。止也。云歸有主則止也者。以朋友在他邦。無爲之主故袒

免。歸有主。則不袒免也。又云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此鄭推出一義。蓋據小記朋友虞祔之文。故即引以爲證也。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彼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

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案。主人之喪。再祭。謂練祥。言主幼少。而大功之親爲之主喪。則必爲之練及祥。朋友主喪者但虞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尙幼。無近親爲之主

喪。朋友亦必爲之主。是未止也。稽氏云。注言爲之喪。更補記未備。今案注言歸猶未止。亦備記所未備也。

朋友。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

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

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總衰爲喪服。其

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

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裘以素。辟

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爲弔服麻經帶而已。孔氏穎達云。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旣葬除之。朱子云。五服

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也。案禮言朋友麻。而不言師服者。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閔於孔

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今案弔服加麻。師與朋友

同。見檀弓注。而其異於朋友者。心喪三年。出行亦經。檀弓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孔子之喪。二三

子皆經而出。是也。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者。謂朋友雖非親屬。而有同道之恩。故於其

歿也。相爲之服。論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有同道之恩也。知用總之經帶者。以五服唯總最輕也。引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者。證朋友服麻經之事也。彼注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是也。云居則經。出則否者。對上孔子之喪皆經而出言也。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檀弓。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請製帶經而入。鄭注。所弔者朋友。是知朋友之喪服麻經帶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記但云朋友麻。而不言衰。則不別制衰。但用弔服。而加麻經帶焉。可知。故云其服弔服也。云周禮曰者。司服職文。鄭引以證弔服也。云凡弔當事則弁經服者。沈氏大成云。周禮司服本文作凡弔事弁經服。無當字。則字。此因小記有當事則弁經之語而誤衍。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者。案司服注同。彼注又云。經大如總之經。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鄭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孔疏。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經。是周禮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繞也。云其服有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者。據司服言也。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者。司服文。彼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稽氏云。疑之言擬。以

十四升布疑於十五升之吉布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敖氏謂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者。案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下記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雜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是鄭義所本。惟司服王三衰。其首服皆弁經。諸侯有弁經皮弁之異。故云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鄭注服問云。不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同。注司服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與此注義異。喪服小記孔疏申之。謂皮弁錫衰有二義。一則弔異國臣皮弁。自弔已臣弁經。一則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至當事乃弁經也。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者。大夫以上無總服。士有總服。故弔服不以總衰而以疑衰也。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者。此鄭引論語以破舊說也。引羔裘玄冠。而併引緇衣羔裘者。以緇衣用布而素裘與玄冠皆是朝服。不以弔也。司服注亦引舊說而破之。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賈疏云。以其未小斂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皆有似也。江氏琦云。素下之說是矣。其引檀弓爲證。恐非鄭義。朝服所以云似者。以其布十五升。而疑衰則十四升。相近故也。云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謂士之弔服。實用疑衰。其當事弁經。不當事則皮弁。亦與卿大夫同。惟諸侯疑衰用疑裳。士疑衰改用素裳。是辟諸侯也。司服注亦云。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敖氏謂士當事素冠。則庶人用何冠以弔乎。敖說非也。云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者。謂此朋友麻。卽用疑衰素裳而加麻也。云庶人不爵弁。弔服素冠委貌者。謂庶人無爵弁。故不用弁經。而素冠委貌也。注不言其服。蓋亦疑衰素裳可知。賈此疏以爲白布深衣。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司服疏謂庶人弔服亦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其說得之。餘詳下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沈氏彤云。朋友不必其爵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旣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主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敖氏謂國君不相弔。未必有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遙哭之無殊於相弔歟。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經。是也。遙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卽國君朋友之服也。今案。沈說是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

之君。

〔疏〕

正義曰。臣從君服。已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矣。此記復言君。故知是公士大夫之君也。公士大夫稱君。義已見前。

斬衰章。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義詳下。天子諸侯之臣。重服從。輕服不從。此室老家臣。即兄弟服亦從服。是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特記之。降一等者。如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總也。言室老不言邑宰。賈疏謂邑宰遠臣。不從服。室老近臣。故從君服。義或然。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正義曰。兄弟服者。謂小功以下之服。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庚蔚之謂蔣濟成祭。排棄經傳。荀樹已說。誠然。賈疏云。妻從夫服。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沈氏彤云。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此條是總括之辭。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江氏琦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爲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爲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總。總降一等則無服矣。今案。沈說江說是也。

庶子爲後者爲他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正義曰。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總。故於生母之黨無服也。邦人猶言衆人。言庶子若不爲後。則爲其母黨服。與衆人同也。盛氏云。不言從母昆弟舅之子者。舉其重者而輕者可知。不爲後如邦人。據士禮而言也。若公子。大夫之庶子。爲尊者所厭。雖不爲後。於其母且不得伸三年。於母黨之服亦不得伸也。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二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

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大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疏〕正義。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總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

曰。賈疏云。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孤爲孺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徐氏乾學云。大功衰。小功衰者。蓋成人宗子死。族人服之用齊衰。今宗子而殤。則服當降一等。宗子服止三月。無可得而降。故不降其月數。但降其衰制。不用齊衰。而用大功之衰。小功之衰也。期仍三月。服之常也。衣用功衰。服之變也。今案皆三月者。謂三月而除之。親則月算如邦人者。謂親則月數與衆人同。各隨其親服之。不皆三月也。注云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也者。以記言孤。明對不孤者而言。不孤。則其父尙在。族人爲其父服。不爲其子服。與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義同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者。此鄭申言宗子有不孤之義也。或父有廢疾。不能主宗事。而子代之。或父年已七十。老而傳家事。而子代之。是皆有父在。不孤也。云孤爲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者。言此孤爲之服。亦中從上。長殤中殤。則用大功衰。下殤則用小功衰。其服皆如大功小功之殤服。而月數則三也。雖下殤不用總麻者。重宗子也。云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者。言此服之三月者。皆在五屬之外。與宗子疎遠。本無服者也。絕屬。卽大傳所云親屬端矣也。云親謂在五屬之內者。指本有服者言也。云算。數也者。爾雅釋詁文。以下申言月算如邦人之義也。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者。謂有期之親者。宗子成人。服之齊衰期。殤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者。謂大功之親本九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以終九月之數。殤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數。殤則降等。與絕屬者同三月也。云有總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總麻之親本三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殤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爲期年。小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爲八月。不知鄭注所謂九月五月者。連齊衰三月計之。此與大功章言布衰裳。杜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文法一例。徐氏蓋未之思也。

改葬。總。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而除。〔疏〕正義曰。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李氏云。言舉服之下者。以其緇也。吳氏絀云。改葬。總。三。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大夫以上無總服。此有之者。非常服。禮窮則同耳。今案改葬。與過時而葬者異。

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不變服。除何有焉。汪氏疏云。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主喪者不除。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則過時而葬。主喪者宜仍服新衰矣。注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者。案。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改葬非出於不得已。惟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不能不改葬。故禮爲制改葬之服也。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於馮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其以他故崩壞之事。韓氏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關之類。放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其世子之類。案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謂棺槨及凡送葬之物有毀敗者。皆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奠如大斂者。奠所以依神。既啓壙見尸柩。必有奠。其設之如大斂奠也。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案。改葬未必朝祖。而云從廟之廟者。放氏云。注言此者。以微改葬之奠。當如大斂耳。蓋祖奠如大斂奠。故鄭氏以此況彼。謂改葬之奠。宜與之同也。吳徐整問射慈云。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祭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廟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大牢。諸侯少牢。云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者。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今案。鄭氏言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者。江氏琦云。改葬究竟係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又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氏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云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謂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無服也。云總三月而除之者。以總本服三月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今案。馬注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必三月爲異。王注亦謂不待三月。後儒多從鄭說。趙商答陳樞問。謂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賀氏循云。鄭云三月者。以親親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氏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遂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

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韓氏愈云。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朱子云。禮宜從厚。從也。鄭可也。

童子唯當室總。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疏。正義曰。李氏云。問喪曰。禮曰。童子

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免而杖。乃有總服也。注云童子。未冠之稱也者。古者二十而冠。十九以下為童子也。馬氏云。童子。未成人也。雜記疏引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其意蓋以十五以下

即未能當室也。云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不為父後。則自有任家事之人。不必以童子當之也。惟其無父無兄。而以身主家事。則不能無與族人往來晉接之時。故云為家主。與族人為禮也。鄭注問喪云。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

此注雖不言無父兄。義當與彼同。若有父兄。則不得云為家主矣。敖氏謂童子當室有父在者。非也。云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言於族人有總麻之親者。雖年稚恩義未至。然既與之為禮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疏。正義曰。記言唯當室總。則不當室自無總服。而傳言之者。嫌期功之服亦無也。蓋童子不當室。雖無總服。而期功以上之服則仍服之。故雜記曰。童子哭不偯。

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謂期功以上之親。而缺此五事。亦以未成人寬之。不責其備禮也。然當室則於族人有總服。而於期親以上之服。亦必備此五者。故曰。當室則杖。言杖。則五禮皆備可知矣。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也。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

疏。正義曰。妾言凡者。總包諸侯之妾。與大夫士之妾言。不杖期章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知諸侯之妾亦同也。天子之妾。當不服之。如邦人者。謂與衆人同。注云嫌厭降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妾為私親。疑為君與女君

所厭降。實則不厭。故服同邦人常法。如女子子適人者之服也。或曰。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記明之。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者。案兄弟之服。所該甚廣。此云私兄弟。明指妾本族之親言。故鄭云。目其族親也。

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也者。以記但云妾為私兄弟。則是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旁親之服者。如士之女為大夫妻之類是也。云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

亦不敢降也者。妾爲父母。已見經不杖期章。此記言私兄弟。明指昆弟旁觀言之。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是以適人降在大功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以其爲父後。是小宗子。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降之而服期也。此記既云如邦人。則衆所降者降之。衆所不降者亦不敢降。故鄭申言之也。此注當以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作一句讀。宗子。卽指爲父後者。李氏云。如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射慈。謹周。賀循。以爲大宗子亦不降。案齊衰三月章。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婦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今案。李說是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

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正義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者。鄭恐人以弔於命婦。爲命婦死而弔其夫也。弔於大夫。爲大夫死而弔其妻也。江氏筠云。汪鈍翁以命婦弔大夫爲非。由未究注義耳。秦氏蕙田云。曲禮曰。知生者弔。大夫死而命婦往弔其妻。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爲弔服也。引服問者。證大夫相弔用錫衰也。敖氏云。服問以錫衰爲大夫相爲之服。則命婦相弔。亦錫衰矣。盛氏云。此本與死者無服。故但服弔服而已。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舛無首素總。〔疏〕正義曰。敖氏云。有錫。疑當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記未誤之文歟。沈氏彤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略。亦非言之序。敖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卽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滑易。不見有事其布之意。敖言先鄭作滑易。殊屬傳會。○錫者何也。以錫在五服外。故問也。答云。麻之有錫者。見錫亦以麻爲之也。十五升抽其半。與總同。詳總麻章傳下。但總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則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此錫與總所以異也。雜記云。加灰錫也。卽此有事其布之謂。斬衰章傳云。冠六升。緘而勿灰。然則不加灰。雖緘不可謂之有事也。總衰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舛無首素總。〔疏〕正義曰。敖氏云。有錫。疑當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記未誤之文歟。沈氏彤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總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略。亦非言之序。敖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卽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滑易。不見有事其布之意。敖言先鄭作滑易。殊屬傳會。○錫者何也。以錫在五服外。故問也。答云。麻之有錫者。見錫亦以麻爲之也。十五升抽其半。與總同。詳總麻章傳下。但總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則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此錫與總所以異也。雜記云。加灰錫也。卽此有事其布之謂。斬衰章傳云。冠六升。緘而勿灰。然則不加灰。雖緘不可謂之有事也。總衰

云。有事其縷。蓋亦加灰治之。故氏云。錫不治縷。則其縷不如縷之細。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縷。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校勘記云。注錫者不治其縷。錫上。徐本楊氏俱有不字。前總麻三月者傳疏引此注。唯聶氏無不字。各本俱有。哀在外也。徐本無也字。亦與總麻疏合。雖當事。徐陳集釋俱作雖。毛本雖作唯。重修監本誤作准。皮弁錫衰而已。徐本無弁字。張氏曰。監本云。皮弁錫衰。從監本。則如朋友服下。徐本。集釋。俱有矣字。今案。錫上有不字。非也。皮下無弁字。亦非。餘俱從徐本。云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者。鄭注周禮司服同。褚氏云。哀在內。哀在外。指所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賈疏云。士輕。無服弁經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為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總衰。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沈氏形以注雖字本作唯。賈出注語作雖。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並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事。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違。與士喪禮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而已。蓋諸侯為卿大夫常錫衰。為士唯當事錫衰。為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啓殯之時。否大斂與殯。則主人未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冠不與君同。蓋當事弁經也。今案。詳注而已。語氣。似作雖為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並附錄於此。以待後人考正。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者。詳前朋友麻下。云凡婦人相弔。吉筭無首素總者。因記言命婦弔錫衰。而未言首服。故特明之。云凡者。謂卿大夫妻與士妻也。鄭注檀弓亦云。婦人弔。皆吉筭無首素總。孔疏以為大戴禮文。李氏云。婦人筭總相將。男子弔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為父母。卒哭。折吉吉筭之首。故弔服吉無筭首也。○凡弔服之見於經注者。周禮司服曰。凡弔事弁經服。鄭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司服又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注。君為臣服弔服也。此天子之弔服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鄭注。不當事則皮弁。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雖不親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又鄭注司服云。諸侯亦以錫衰為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又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又鄭注上朋友麻云。諸侯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以小記及服問考之。諸侯惟有錫衰弔卿大夫之文。而首服有皮弁弁經二

者。據服問云。當事則弁經。不當事自皮弁也。鄭氏以天子皆弁經。歸侯不皆弁經。而變其冠爲皮弁。詳天子。又謂諸侯於己國之臣皮弁。於他國之臣弁經。其諸侯弔士之服。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注謂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於此注云。君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當事不弁經。以別於弔己國卿大夫也。但其服云錫衰。不云疑衰。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皆與文王世子注異。孔賈二疏。以士於君有師友之恩。故錫衰釋之。詳士喪禮。君若有賜焉。下。經惟言諸侯錫衰。據鄭注。則三衰俱有。孔賈申之。以司服云。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諸侯之弔服也。此記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禮喪服小記謂大夫相爲。使如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又曰。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雜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鄭注。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又鄭注朋友麻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又鄭注司服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案。大夫之於大夫弁經。已見雜記及小記。則此注殆爲大夫於士言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則無朋友之恩者。不弁經。此注云。卿大夫弔士。推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此卿大夫之弔服也。上朋友麻注云。士以纁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云。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此注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注司服云。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案士弔當事弁經。則不當事亦皮弁。上注所謂弁經皮弁之時如卿大夫也。此士之弔服也。又朋友麻注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檀弓疏謂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冠素委貌也。司服疏則謂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士服同而冠異。今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常用以弔。似孔疏前說及司服疏爲是矣。此庶人弔服也。此記云命婦弔錫衰。鄭注檀弓魯婦人之璽而弔也云。禮。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筭無首素纁。此婦人弔服也。以上所論。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見於經注而可考者。如此。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鬢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言以鬢則鬢有疏正

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與婦爲舅姑。其服皆期。已見不杖期章。因經未言首服。故記明之。惡筭有首以鬢。異於斬衰三年者之箭筭而鬢。此筭鬢連言。是已成服之鬢也。詳斬衰章布總箭筭鬢衰三年下。盛氏云。惡筭有首。差飾也。然則箭筭無首明矣。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子。謂女子子也。初喪亦惡筭有首以鬢。至卒哭後。或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筭而折其首以著之。敖氏云。以筭者。著筭之稱也。以筭。則不復鬢矣。布總。兼子與婦言之。盛氏云。此不專

爲女子發。乃言於子折筭首之下者。欲終言筭制而後及之耳。今案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鄭注云。齊衰之總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總經及傳下。○舊解有云。縚無筭。故鄭辨之。李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蓋縚以爲筭。縚筭之文相連。亦縚有筭之證。江氏筠云。縚有二種。一爲去筭之縚。士喪禮。婦人縚於室。及既夕所云縚者。是也。一爲著筭之縚。此記所言及斬衰章箭筭縚是也。以其可去筭。故縚得與免相對。又以其可著筭。故免僅施之。當事。而縚得用於平時也。今案鄭言縚有著筭者。則固有不着筭者。江說是也。

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字。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

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筭者。以櫛之木爲筭。或曰櫛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鑄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大帥也。據在夫家。宜言婦。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筭。吉筭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折其首者。爲其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疏〕正義曰。傳恐人疑箭筭亦有首。故云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以別之。而即申言

非。又記但云折筭首。傳恐人疑爲折惡筭之首。故云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又云。吉筭者。象筭也。言吉筭以象骨爲之。據周禮弁師。天子諸侯皆玉筭。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筭。蓋謂大夫妻以下也。吉筭尺二寸。喪筭長尺。亦見斬衰章傳下。記初言女子子及婦之筭。後乃獨言子折筭首而不及婦。故傳發問以明之也。○校勘記云。注喪

之大事畢。閔監葛本。喪俱誤作筭。吉筭尊至義也。十二字。徐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今本在爲其大帥也下。通解無。盧云。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賈疏順文爲釋。與今本合。今案變其尊。謂變惡筭而吉筭。非指折其首言也。詳賈疏。是上下牽連總解。而其述注。則於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之後。即述吉

筭尊云云。明不與今本同。盧說非。仍從徐本。云櫛筭者。以櫛之木爲筭。或曰櫛筭者。蓋見檀弓有櫛以爲筭之文而兩解之也。賈疏據玉藻櫛用櫛。謂櫛用櫛木爲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筭。故鄭兩存之也。敖氏云。此傳

之櫛。疑即檀弓之櫛。蓋聲相近而轉爲櫛耳。經義述聞云。櫛本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筭。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筭。且櫛木爲筭。則直稱櫛筭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云櫛筭乎。蓋櫛當讀爲即。即梓木也。梓木

爲惡。故以爲喪筭。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櫛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梓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梓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筭是也。今案賈敖之說

櫛。故以爲喪筭。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櫛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梓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梓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筭是也。今案賈敖之說

櫛。故以爲喪筭。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櫛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梓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梓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筭是也。今案賈敖之說

櫛。故以爲喪筭。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櫛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梓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梓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筭是也。今案賈敖之說

說未的。當從述聞爲正。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鑣摘頭矣者。惠氏棟云。鄭以摘頭解筭者。筭之首。猶摘之頭。漢之摘。古之筭也。續漢志曰。摘長一尺爲簪。今案。鄭解有首在櫛筭之後。是指吉筭之首言之。故以漢時刻鑣摘頭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者。蓋葬畢而處。處而卒哭。是喪之大事畢也。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彼注云。歸。謂歸夫家也。但既練而歸。是正法。卒哭後。容有事而歸。以其喪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之也。云而著吉筭。吉筭。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者。蓋歸夫家。不可純凶。筭在首爲尊。而首服尤以吉筭爲尊。若仍惡筭不變。則恐舅姑以爲嫌。故易惡筭而著吉筭。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總之屬。則不變之矣。云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者。以首有刻鑣太飾。故折去之。卒哭未練。亦不可純吉也。云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以歸於夫家宜言婦。而仍稱子者。以子是對父母之稱。是欲終守子道。不忘父母之恩也。故氏云。終。終喪也。言婦惡筭以終喪。無折筭首之事。故不言婦也。今案。放說與鄭異。鄭以傳不言婦之婦。仍指女子子言。終之爲終子道。其說似迂曲。不若放以婦即記婦爲舅姑之婦。終之爲終喪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筭以終喪。其證也。後儒若張氏爾岐。沈氏彤。江氏筠。盧氏文弼。皆以放義爲長。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疏〕正義曰。妾爲女君。已見不杖期章。此記其首服。并及爲君之長子首衰章。賈疏云。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爲長子亦三年。李氏云。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首服同。其爲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首服。亦惡筭有首布總也。故氏云。筭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暨也。或曰。不言室。省文。

凡衰外削幅。衰內削幅。幅三衻。制。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衻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疏〕正義曰。自此至祛尺二寸。記喪服衰裳之制。及尺寸之數也。云凡者。兼五服言之。謂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衰裳外削內削。及裳每幅三衻之制。五服皆同也。唯斬衰不緝其邊。齊衰以下則緝之爲異耳。李氏云。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幅向內也。幅三衻者。據裳而言。故氏云。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舉之類。裳幅不變者。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必變也。今案。衰爲廣

長當心者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故以衰與裳對言也。注云削猶殺也者。廣雅釋詁。削與殺皆訓滅。故鄭以殺謂之。謂滅殺其幅之邊也。高誘注淮南。亦云。削。殺也。江氏永云。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殺字與此義異。彼殺謂斜裁。此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然則衰外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外也。裳內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內也。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謂大古時。冠衣皆以白布為之。士冠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大古。唐虞以上是也。先知為上。謂衣也。後知為下。謂裳也。初時唯知便體。故外殺其幅。後稍知飾觀。故內殺其幅。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者。言大古時。吉凶皆用此服。後世聖人更定制。乃專以此為喪服也。云衿者。謂辟兩側。空中者也。莊子云。形之與形亦辟矣。釋文。辟。相著也。然則辟兩側者。謂以兩側相著合。則其中央自空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謂六冕爵弁皮弁朝服玄端之屬。辟積。即衿也。朝祭之裳。每幅辟積無數。此裳則限以三辟積。亦其與吉服異者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者。謂祭服朝服喪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即論語所謂帷裳也。賈疏云。前為陽。後為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案帷裳之必須辟積者。以其前三後四。共七幅。每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為縫。仍存二尺七幅。共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太寬。與身不相附。但人身有廣狹不同。故辟積不定其數。喪服之裳。雖限以三辟積。而亦不言其寸數多寡也。至深衣長衣之等。連衣裳為之。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無辟積。與帷裳異。江氏永云。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此四幅皆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為衿。玉藻云。衿當旁。是也。論語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今案。深衣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衿。故下廣上狹。要開不須也。辟積。

若齊裳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衰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疏〕正義曰。上言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者。五服所同。但五服

邊也。不齊者。謂斬也。先言裳而後言衰者。齊本據裳言之。曲禮。去齊尺。玉藻。足如覆齊。鄭注皆云。齊。裳下緝也。論語。攝齊升堂。皇疏亦云。齊裳下縫。故先言裳也。注云齊緝也者。據齊衰三年章傳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斬衰不緝。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四者皆緝。故云一斬四緝也。云緝衰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者。說文。展。轉也。謂轉其邊而緝之。緝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內。緝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外。而後施緘功也。此內

外與削幅之內外同者。亦所以別於吉服上外削內削。指布幅兩畔之邊言。故言幅。此則指衰裳竟體之邊言。故不言幅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疏正義曰。負亦名負版。見下注。敖氏引孔子式負版者為據。江氏蓋祇見字面同。而喜為牽合。與衣帶下尺句解作經帶之帶。同一釋耳。注云負在背上者。賈疏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云適辟領也者。適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尺八寸也。此言其廣也。其長。敖氏以為比於衰。或然。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疏正義曰。適在兩肩。博四寸者。指之兩相并闕中言之也。注云博。廣也者。上言負廣出於適寸。此言適博四寸出於衰。所云出者。據橫闕而言。鄭思人疑博與廣有異。故釋之。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者。李氏云。衣領當項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厭之。是為辟領所開處。則闕中也。辟領與闕中。每旁合為八寸。通左右計之。則尺六寸。衰廣四寸當心。辟領旁各出衰外六寸。闕中或作闕中。謂闕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有二寸注。加辟領八寸。李氏亦云。辟領。賈氏作闕中。以文義詳之。此注似作闕。是也。吳氏廷華云。衣當領處。縱橫各翦入四寸。以所翦各反摺向外。覆於肩。謂之適。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為闕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適亦如之。今案。據吳氏之說。以為適方八寸。則每旁覆於肩者。縱有八寸。而橫闕止四寸。合兩旁八寸。并闕中為尺六寸也。敖氏以為當項之處。縱廣四寸。而橫之闊狹不定。則與方領之制殊矣。似未可從。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衰在胸前。以兩肩辟領望之。出衰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止四寸。而辟領兩旁有尺六寸。則其出於衰外可知。故不必著其寸數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疏正義曰。注云廣袤當心也者。衰、長也。言其上下左右適當心之處也。衰當心。是前有衰也。負在背上。是後有負版也。適在兩肩。是左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辟領。設於前後左右。皆以表其哀戚之心。是無所不在也。李氏云。衰、表其哀摧之心。負。言負其悲哀。適言主於念親。不及他事。今案。黃氏榦

儀禮正義 十一 卷二十五

楊氏復。據注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衰負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此外皆不用。敖氏則謂凡凶服弔服。無不有衰。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版。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先大父云。衰是綴於當心之名。而凶服弔服之上衣。亦當以黃楊之說爲正。褚氏云。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非也。

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疏〕正義曰。五服皆言衰裳。鄭注斬衰章。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是通謂上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帶。謂當帶之閒。故鄭以要釋之。或以帶爲經帶絞帶。固誤。即因注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爲衣要。亦非。裳有要。而衣無要也。云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者。此廣尺。謂縱廣一尺。故賈疏辨之。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羸細。取足爲限也。又云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衿掩裳兩相下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腰間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每不能掩。故於當帶處。以布綴之。垂下長尺。以掩裳際也。今案。吳說最明晰。

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疏〕正義曰。玉藻云。衽當旁。鄭注。衽。謂裳

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永云。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衿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袂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服祭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深衣之衽也。今案。江氏言衽制特詳。故備錄之此。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者。謂裳兩旁之際。本

不連合。故制爲此衽以掩之。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此衽二尺五寸。是與紳齊也。云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者。戴氏震校集釋云。燕尾一尺五寸。各本訛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留正一尺。中一尺五寸。交裁之。得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通正與燕尾共二尺五寸爲衽。今改正。校勘記云。諸本皆誤。唯敖氏作燕尾一尺五寸。不誤。今案。三尺五寸之布。除去正一

尺者二。仍一尺五寸。斜裁之。爲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爲二尺五寸。成上寬下狹之形。以其寬頭綴之於衣。自上垂下。如燕尾然。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者此也。左傳。魯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即此衽。賈疏

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故鄭上斬衰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屬猶連也。連〔疏〕正義曰。袂袖也。注云屬猶連也者。言此記屬字之義與連同。說文屬連也。幅用之。屬之於衣。欲其與袂中縱橫正方也。敖氏云。袂屬幅而不削。是緣合之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詘之及肘。

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加辟

領八寸。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辟領。李氏曰。辟領。賈氏作闕中。今案。此計用布之數。當作辟領爲是。今本作闕中。則又因闕中而誤也。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賈

疏云。上云袂。據從身向袂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李氏云。袂中。謂袂自上向掖下之廣狹也。中人之肘尺二寸。袂可以回肘。故袂中二尺二寸。左右袂中與身參齊。故舉衣之尺寸。以見袂中也。布幅二尺二寸。袂中與衣身

長亦二尺二寸。以其正方。故謂之端衰。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無等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王氏廷相云。此言衣者。目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今案深衣云。袂之高下可以運肘。彼注云。袂衣袂當掖之縫也。與此言袂中義同。

說文。肘。臂節也。肱。臂上也。二者相近。故深衣言肘。而注以肱言之。義亦同也。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計衣身用布多少之數。未計及袂袂及負衽之等也。賈疏云。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稽氏云。倍二尺二寸爲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合左右兩邊言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

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闕中者。言說太新而鑿。

祛尺二寸。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疏〕正義曰。馬氏云。祛。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

手也。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疏〕拱上右手。鄭義與馬略同。玉藻言深衣之制。亦曰祛尺二

寸。鄭注。祛。袂口也。袂卽袖也。馬云。尺二寸。足以容拱手。而鄭云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者。以拱時必併兩手。故尙尙左尙右之分也。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併兩手也。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者。以拱時必併兩手。故尙尙左尙右之分也。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尙左。是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也。李氏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圍裁之。至袂口而狹。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圍以應規。是也。雜記曰。凡卉經。其衰侈袂。侈袂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敖氏云。此袂廣二尺二寸。而袪尺二寸。亦謂圍殺一尺。如深衣之袪也。此衣與袪袷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萬氏斯同云。袪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上一尺二寸不縫也。故袪謂之袖口。乃通典謂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今案。通典非萬說亦非。當以圍殺之說爲是。雜記所云其衰侈袂者。大夫以上之巾服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

其受冠皆同。以服。〔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斬衰齊衰及大功之受服。并言總衰衰冠之升數也。以經各章俱未明至尊。宜少差也。言。故特記之。案。斬衰章傳云。衰三升。冠六升。開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

布六升。冠七升。卽此記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也。唯此記并言三升有半之衰爲異耳。以其冠爲受者。謂以初喪成服時冠六升之布。爲既葬後受衰之布。受冠七升者。謂以七升之布。爲既葬後受冠之布也。黃氏榘云。案練再受服。

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

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斬衰章賈疏云。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開傳小祥練冠孔疏云。

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根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

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假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縫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

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衰心之遺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當考。今案。父母之喪。其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終喪服之。橫渠之說是也。詳篇首斬衰經下。注云衰。斬衰也者。此條是言斬衰之制。因記未言斬。故明之。

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者。以傳記無文。故引或說爲證也。李氏云。義服者。爲君服也。三升半之衰。不見於開傳。經記亦無降正義服之文。先儒以開傳齊功之衰各有三。差之爲三等。又以此記之三升半爲義服。今案舊說以臣爲君之

等爲斬衰義服。不知臣之爲君。當與子爲父同。戴氏震以三升有半之衰。專爲公士大夫之臣服其君。較舊說爲長。詳前斬衰章云。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開傳曰。齊衰四升五升六升。今以六升布爲冠。是齊衰之下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謂斬衰初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變而服衰六升。冠七升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謂衰有三升三升半之分。而冠同六升。受冠同七升。以斬服所以服至尊。不得過爲差別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衰既稍差。冠自不必再差。是少差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

父母。疏正義曰。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者。謂既葬後。以初喪成服時之冠七升布爲衰。更以八升布爲冠也。云此

謂爲母服也者。開傳曰。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是爲母服也。褚氏云。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其說是也。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者。此因記未言而注申之。亦以其冠爲受。謂既葬後亦以初喪成服時之冠布爲衰也。云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謂齊衰有正服義服。而記不悉著之。以制服主於父母。故特舉爲母之服言之。舉重以見其餘也。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縗。疏正義曰。此記總衰及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經云既

葬除之。則無受也。李氏云。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總衰雖四升有半而縗則細。故冠與之同。注云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者。本上經文。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縗之精麤也者。謂此經喪服之序。總衰在小功上。以總衰用小功之縗。其精麤同。故服序相次。是欲著其縗之精麤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而此總衰四升有半。是在齊衰之中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用齊衰三月章傳文。言小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縗與小功同。而減其升數。與小功異也。吳氏廷華云。

經總衰在大功後者。以喪期爲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爲次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備。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

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總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疏〕曰。正義開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彼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以此但云齊衰四升。而彼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是較此記多二等。此記但云大功八升若九升。而彼兼言七升。此記但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彼兼言十二升。是較此記多一等。故彼注以開傳是極列衣服之差。與此記主於受服言者異也。此記若字。當與及字與字同義。經傳釋詞曰。若。猶及也。與也。吳氏廷華疑義云。此記大功不言七升者。蓋因上齊衰受衰七升。明爲大功之衰。故與小功不言十二升。皆爲省文也。江氏錡云。不言七升者。以與下小功二等相配。蓋記人固不悉數備見。觀上齊衰闕二等。可明也。此與大功章傳俱不言十二升者。當以其止爲受冠之所用。而衣不及之耳。今案吳氏省文之說未的。江說與注略近。注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謂以小功二等爲大功受服之差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者。敖氏云。注謂記者於小功言十升若十一升。不言十二升。是主於受服。故於大功亦但言八升若九升以當之。而不必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并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其文不相值也。鄭意蓋如此。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者。謂降服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既葬皆以冠十升之布爲衰。義服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亦以冠十一升之布爲衰。鄭言此者。以大功正服義服受布止差二等。故不及十二升也。敖氏云。此齊衰以至小功服各有三等。自大功以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三等。各如其次焉。大功之上。亦受小功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之。大功之中。當受以小功之中。大功之下。當受以小功之下。而乃不然。中者亦受以小功之上。下者則受以小功之中。止校二等。此非有他故。蓋欲以小功之下十二升者。爲大功義服之受冠而然也。大功受冠。亦多於受布一等。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斬衰既葬以冠六升布爲受。是受以齊衰之下也。大功正服亦受以冠十升之布。義服受以十一升之布。而不受以小功之下。是受之以正也。所以然者。斬衰本重。故受服降三等。輕之以抑其哀情。大功正服本輕。故受服但差二等。使之從禮而不至於不及。聖人制禮之意如是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總麻無受也者。謂小功降服正服義服三者。皆以故衰就葛。終五月之期。而無受服。以及總麻三月亦無受。故記均不言之也。云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者。謂大功有受服。而此亦不言受。以大功章明云受以小功衰。故此但列其升數之差而已。鄭言此者。以終明此條主爲受服而記之意也。

附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

五服用布升數。詳於禮記開傳。而略具於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於疏內極

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抵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幹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異。其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於訂證也。近盛氏世佐撰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撰讀儀禮私記。著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而江氏較爲細密。今參稽各家。竝下己意。別爲圖說於後。

衰冠升數圖說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衰三升有半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齊衰三年服

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爲爲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爲母。雖降三年爲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爲母服。而下即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

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正之名。自相歧異也。黃例楊圖皆以爲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爲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爲之說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爲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曰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服之正也。旣得伸三年矣。不可爲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爲齊衰之說。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爲降服者。固非。而以爲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爲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爲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爲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今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反。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

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斷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降服同上。正服同上。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故黃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是也。今增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與祖父母服同乎。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

殤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殤大功則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殤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疏云。殤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例因增

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今案鄭注明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殤服皆是降服。則不得別為義服九升明矣。蓋降而在大功者。其服本非大功。因降在此。當重於正服義服。故殤大功在大功前。殤小功在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為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蓋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
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目。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爲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殤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殤爲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即葛五月·無受·正服衰十一升·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即葛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列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殤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總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總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
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例楊圖賈疏云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降正義服圖說

斬衰正服

父。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附傳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

斬衰義服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為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為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為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服經文列諸侯為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為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三年服

父卒為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母為長子。附記。妾為君之長子。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為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為降服。母為長子。及附記一條為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為正。以為母三條及母為長子一條皆為正服。以附記一條為義服。謂舊以母為長子為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為長子。既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為母者同。今案以母為長子。與子為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

條同列爲三年服焉。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賈疏以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改父在爲母爲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尤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爲母衰冠有別。子爲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爲降服。若母爲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於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答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爲降。且不特不得爲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爲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適孫。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不降正。大夫之適子爲妻。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

之爲父後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親。女子子爲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大夫之子爲父母適孫爲士者。

齊衰不杖期義服

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夫之昆弟之子。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爲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爲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爲之說曰。信齋列適孫於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得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爲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勞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爲長子傳。對衆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寄公爲所寓。庶人爲國君。爲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舊君。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繼父不同居者。不降義。大夫爲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爲次楊圖分四層以爲曾祖父母者爲首以爲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爲所寓及爲君者又次之以繼父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爲殤一條分附殤大功殤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爲祖承重二條及妾爲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爲殤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并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爲殤附於齊衰三月大夫爲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爲殤服又其衰爲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爲二而各附於其殤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爲殤一條本是殤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爲宗子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爲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殤大功降服

子女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不降降。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以上楊圖不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爲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爲義服。旣以殤降在此。亦當爲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立不降正之目。然竊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於三者之內。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今標目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入焉。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爲夫之昆弟之婦

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不降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庶孫。適婦。不降正。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義服

夫之祖父母世
父母叔父母。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列於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黃例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降服。其言曰。姑在室爲姪。姪爲姑與世叔父同。本皆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爲降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而爲之說曰。妾爲君庶子之服。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也。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也。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功一條屬之義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功一條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義服。其小功五月一條。則俱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爲降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爲殤而降。成人小功以出適而降。今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鬪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爲不降降。今從江氏。

總衰七月服

諸侯之大夫
爲天子。

殤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
 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長殤。為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女子子
 子之下殤。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子之下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
 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附記宗子孤為殤小功衰三月
 親則月算
 如邦人。

殤無正義服。黃例以為夫之叔父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子之下殤二條。為義服。江氏仍之。楊圖
 以為夫之叔父之長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二條。為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
 氏以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辨見殤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
 從江氏附入也。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大夫大夫之子公之
 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為外祖父母。從母丈夫
 婦人報。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
 娣姒婦報。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黃例因賈疏誤分為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
 云。從父姊妹。勉齋列之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

本爲一條也。考鄭於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總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以上皆殤服。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庶

總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外孫。士爲庶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壻。妻之父母。姑之子。舅。舅之子。君母之昆弟。

總麻義服

貴臣貴妾。乳母。夫之諸祖父母報。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以上略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是不爲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總。以爲父後而

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爲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之服。彼兩條皆爲正服。則此爲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既爲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爲有間矣。先儒以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爲僱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爲庶母。當從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今案江說是也。○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略舉數條列於後。餘可例推。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父母。總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總麻章從祖姑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爲庶母總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以慈己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娣姒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總。以相與同室。則生總之

親焉是也。

